海滨故人 归雁

庐隐



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

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

为保存我国现代文学资料，满足研究、教学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的需要，我们将陆续选印自“五四”文学革命运动至新中国建立这一时期的部分现代文学原著。这些作品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及其影响各有不同，但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，可以显示出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轨迹。




海濱故人
廬隱女士著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
原本封面

庐隐

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

海滨故人
归雁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八五年·北京

庐隐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《海滨故人》，中篇小说《归雁》分别于一九二五年七月由商务印书馆、一九三〇年六月由神州国光社出版。此次重印悉依初版本，并将二书辑为一册，对其中个别明显错字作了校正。



海滨故人　归雁

Haibin Guren　Gui Yan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朝内大街166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181.000　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　印张9 5/8　插页2

1985年12月北京第1版　1985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13,300

书号10019·3884　定价1.65元

目　录

海滨故人

归　雁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海 滨 故 人

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一个著作家

他住在河北迎宾旅馆里已经三年了，他是一个很和蔼的少年人，也是一个思想宏富的著作家；他很孤凄，没有父亲母亲和兄弟姊妹；独自一个住在这二层楼上，靠东边三十五号那间小屋子里；桌上堆满了纸和书；地板上也满了算草的废纸；他的床铺上没有很厚的褥和被，可是也堆满了书和纸；这少年终日里埋在书丛纸堆里，书是他唯一的朋友；他觉得除书以外，没有更宝贵的东西了！书能帮助他的思想，能告诉他许多他不知道的知识；所以他无论对于那一种事情，心里都很能了解；并且他也是一个富于感情的少年，很喜欢听人的赞美和颂扬；一双黑漆漆的眼珠，时时转动，好象表示他脑筋的活动一样；他也是一个很雄伟美貌的少年，只是他一天不离开这个屋子，没有适当的运动，所以脸上渐渐褪了红色，泛上白色来，坚实的筋肉也慢慢松弛了；但是他的脑筋还是很活泼强旺，没有丝毫微弱的表象；他镇天坐在书案前面，拿了一枝笔，只管写，有时停住了，可是笔还不曾放下，用左手托着头部，左肘支在桌上，不住的沉思默想，两只眼对着窗外蓝色的天凝然神注，他常常是这样。有时一个黄颈红冠的啄木鸟，从半天空忽的一声飞在他窗前一棵

树上，张开翅膀射着那从一丝丝柳叶穿过的太阳，放着黄色闪烁的光；他的眼珠也转动起来，丢了他微积分的思想，去注意啄木鸟的美丽和柳叶的碧绿；到了冬天，柳枝上都满了白色的雪花，和一条条玻璃穗子，他也很注意去看；秋天的风吹了梧桐树叶刷刷价响，或乌鸦噪杂的声音，他或者也要推开窗户望望，因为他的神经很敏锐，容易受刺激；遇到春天的黄莺儿，在他窗前的桃花树上叫唤的时候，他竟放下他永不轻易放下的笔，离开他亲密的椅和桌，在屋子里破纸堆上慢慢踱来踱去的想；有时候也走到窗前去呼吸。

今天他照旧起得很早，一个红火球似的太阳，也渐渐从东方向西边来，天上一层薄薄的浮云，和空气中的雾气都慢慢散了；天上露出半边粉红的彩云，衬着那宝蓝色的天，煞是娇艳，可是这少年著作家，不很注意，约略动一动眼珠，又低下头在一个本子上写他所算出来的新微积分，他写得很快，看他右手不住的动就可以知道了。

“当啷！当啷！”一阵钟声，已经是早点的时候了，他还不动，照旧很快的往下写，一直写，这是他的常态，茶房看惯了，也不来打搅他；他肚子忽一阵阵的响起来，心里觉得空洞洞的；他很失意的放下笔，踱出他的屋子，走到旅馆的饭堂，不说甚么，就坐在西边犄角一张桌子旁，把馒头夹着小菜，很快的吞下去，随后茶役端进一碗小米粥来，他也是很快的咽下去；急急回到那间屋里，把门依旧锁上，伸了一个懒腰，照旧坐在那张椅上，伏着桌子继续写下去，他没有甚么朋友，所以他一天很安静的著作，没有一个人来搅他，也

没有人和他通信；可以说他是世界上一个顶孤凄落寞的人；但是五年以前，他也曾有朋友，有恋爱的人；可是他的好运现在已经过去了！

一天下午河北某胡同口，有一个年纪约二十上下的女郎，身上穿戴很齐整的，玫瑰色的颊，和点漆的眼珠，衬着清如秋水的眼白，露着聪明清利的眼光，站在那里很疑迟的张望；对着胡同口白字的蓝色牌子望，一直望了好几处，都露着失望的神色，末了走到顶南边一条胡同，只听她轻轻的念道"荣庆里……荣庆里……"随手从提包里，拿出一张纸念道："荣庆里迎宾馆三十五号……"她念到这里，脸上的愁云惨雾，一霎那都没有了；露出她娇艳活泼的面庞，很快的往迎宾旅馆那边走；她走得太急了，脸上的汗一颗颗象真珠似的流了下来；她用手帕擦了又走；约十分钟已经到一所楼房面前，她仰着头，看了看扁额，很郑重的看了又看；这才慢慢走进去，到了柜房那里，只见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老头儿，在那里打算盘，很认真的打，对她看了一眼，不说甚么，嘴里念着三五一十五，六七四十二，手里拨着那算盘子，滴滴嗒嗒地响；她不敢惊动他，怔怔在那里出神，后来从里头出来一个茶房，手里拿着开水壶，左肩上搭了一条手巾，对着她问道："姑娘！要住栈房吗？"她急忙摇头说："不是！不是！我是来找人的。"茶房道："你找人呵，找那一位呢？"她很迟疑的说："你们这里二层楼上东边三十五号，不是住着一位邵浮尘先生吗？""哦！你找邵浮尘邵先生呵？"茶房说完这句话，低下头不再言语，心里可在那里奇怪，"邵先生他在这旅馆

里住了三年别说没一个人来看过他，就连一封信都没人寄给他，谁想道还有一位体面的女子来找他！……”她看茶房不动也不说话，她不禁有些不自在，脸上起了一朵红云和烦闷的眼光，表示出她心里很急很苦的神情！她到底忍不住了！因问茶房道：“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呵，你怎么不说话？”“是！是！有一位邵先生住在三十五号，从这里向东去上了楼梯向右拐，那间屋子就是，可是姑娘你贵姓呵？你告诉我好给你去通报，”她听了这话很不耐烦道：“你不用问我姓什么，你就和他说有人找他好啦！”“哦！那末，你先在这里等一等我去说来；”茶房忙忙的上楼去了；她心里很乱，一阵阵地乱跳，现着忧愁悲伤的神色，眼睛渐渐红了，似乎要哭出来，茶房来了道：“请跟我上来罢！”她很慢的挪动她巍颤颤的身体，跟着茶房一步步的往上走；她很费力，两只腿象有几十斤重！

少年著作家，丢下他的笔，把地板上的纸拾了起来，把窗户开得很大，对着窗口用力的呼吸，他的心跳得很利害！两只手互相用力的摩擦，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，来往不住的走；很急很重的脚步声，震得地板发响，楼下都听见了！“邵先生客来了；”茶房说完忙忙出去了，他听了这话不说甚么，不知不觉拔去门上的锁匙，呀！一声门开了，少年著作家和她怔住了！大家的脸色都由红变成白，更由白变成青的了！她的身体不住的抖，一包眼泪，从眼眶里一滴一滴往外涌；她和他对怔了好久好久，他才叹了一口气，轻轻的说道：“沁芬！你为甚么来？”他的声音很低弱，并且夹着哭声！她这

时候稍为清楚了，赶紧走进屋子关上门，她倚在门上很失望的低下头，用手帕蒙着脸哭！很伤心的哭！他这时候的心，几乎碎了！想起五年前，她在中西女塾念书时，有一天下午，正是春光明媚，她在河北公园一块石头上坐着看书，我和她那天就认识了，从那天以后，这园子的花和草——就是那已经干枯一半的柳枝，和枝上的鸟，都添了生气，草地上时常有她和我的足迹；长方的铁椅上当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，有两个很活泼的青年，坐在那里轻轻的谈笑；来往的游人，往往站住了脚，对她和我注目，河里的鱼，也对着她和我很活泼地跳舞！哼！金钱真是万恶的魔鬼，竟夺去她和我的生机和幸福！他想到这里，脸上颜色又红起来，头上的筋也一根根暴了起来，对着她很绝决的道："沁芬！我想你不应该到这里来！……我们见面是最不幸的事情！但是……"她这时候止住了哭，很悲痛的说道："浮尘！我想你总应该原谅我！……我很知道我们相见是不幸的事情！但是你果然不愿意见我吗？"她的气色益发青白得难看，两只眼直了，怔怔地对着他望，久久的望着；他也不说甚么，照样的怔了半天，末后由他绝望懊恼的眼光里掉下眼泪来了！很沉痛的说道："沁芬！我想罗俶他的运气很好，他可以常常爱你，作你生命的寄托！……无论怎么样穷人总没有幸福！无论甚么幸福穷人都是没份的！"她的心实在要裂了！因为她没能力可以使浮尘得到幸福！她现在已经作了罗俶的妻子！罗俶确是很富足，一个月有五百元的进项，他的屋子里有很好的西洋式桌椅；极值钱的字画，和温软的绸缎被褥，铜丝

的大床；也有许多仆人使唤，她的马车很时新的，并且有强壮的高马，她出门坐着很方便；但是她常常的忧愁，锁紧了她的眉峰，独自坐在很静寞的屋里，数那壁上时计摇摆的次数；她有一个黄金的小盒子，当罗颁出去的时候，她常常开了盒子对着那张相片，和爱情充满的信和诗神往，有时微微露出笑容，有时很失望的叹气和落泪！但是她为了甚么？谁也不知道！就是这少年著作家也不知道！她现在不能说甚么，因为她的心已经碎了！哇的一声一口鲜红的血从她口里喷了出来；身体摇荡站不住了！他急了顾不得甚么，走过去扶助她，她实在支持不住了！她的头竟倒在他的怀里，昏过去了！他又急又痛，但是他不能叫茶房进来帮助他，只得用力把她慢慢扶到自己的床铺上，用开水撬开牙关，灌了进去；半天她才呀的一声哭了！他不能说甚么，也呜咽的哭了！这时候太阳已经下了山，他知道不能再耽误了！赶紧叫茶房喊了一辆马车送她回去。

她回去就病了，玫瑰色的颊和唇，都变了青白色，漆黑头发散开了，披在肩上和额上，很憔悴的睡在床上，罗颁急得请医生买药，找看护妇，但是她的血还是不住的吐！这天晚上她张开眼往屋子里望了望，静悄悄地没一个人，她自己用力的爬起来，拿了一张纸和一枝笔，已经辛苦得出了许多汗，她又倒在床上了！歇了一歇又用力转过身子，伏在床上，用没力气的手在纸上颤巍巍地写道："我不幸！生命和爱情，被金钱强买去！但是我的形体是没法子卖了！我的灵魂仍旧完完全全交还你！一个金盒子也送给你作一个纪

念！你……"她写到这里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满纸满床，都是腥红的血点！她忍不住眼泪落下来了！看护妇进来见了这种情形，也很伤心，对她怔怔的望着；她对着看护妇点点头，意思叫她到面前来，看护妇走过来了；她用手指着才写的那信说道："信！摺……起……"她又喘起来不能说了！看护妇不明白，她又用力的说道："摺起来……放在盒子里……""啊呀！"她又吐了！看护妇忙着灌进药水去！她果然很安静的睡了；看护妇把信放好，看见盒子盖上写着"送邵浮尘先生收"，看护妇心里忽的生出一种疑问，她为甚么要写信给邵浮尘？"啊呀！好热！"她脸上果然烧得通红；后来她竟坐起来了！看护妇知道这是回光反照；她已是没有多少时候的命了！因赶紧把罗俶叫起来；罗俶很惊惶的走了进来，看她坐在那里，通红的脸，和干枯的眼睛又是急又是伤心！罗俶走到床前，她很恳切的说道："我很对不住你！但是实在是我父母对不起你！"她说着哭了！罗俶的喉咙，也哽住了，不能回答，后来她就指着那个盒子对罗俶说道："这个盒子你能应许我替他送去吗？"罗俶看了邵浮尘三个字，一阵心痛，象是刀子戳了似的，咬紧了嘴唇，血差不多要出来了！末后对她说道："你放心！咳！沁芬我实在害了你！"她一阵心痛，灵魂就此慢慢出了躯壳，飘飘荡荡到太虚幻境去了！只有罗俶的哭声和街上的木鱼声，一断一续的，兀自伴着失了知觉的沁芬在枯寂凄凉的夜里！

隔了几天在法租界的一个医院里，一天早晨来了一个少年——他是个狂人——，披散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，赤着

脚，两只眼睛都红了，瞪得和铜铃一般大，两块颧骨象山峰似的凸出来，颜色和蜡纸一般白，简直和博物室里所陈列的髑髅差不多；他住在第三层楼上，一间很大的屋子里；这屋子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药水瓶以外，没有别的东西；他睡下又爬起来，在满屋子转来转去，嘴里喃喃的说，后来他竟大声叫起来了，“沁芬！你为甚么爱他！……我的微积分明天出版了！你欢喜吗？哼！谁说他是一个著作家？——只是一个罪人——我得了人的赞美和颂扬，沁芬的肠子要笑断了！不！不！我不相信！啊呀！这腥红的是甚么？血……血……她为甚么要出血？哼！这要比罂粟花好看得多呢！”他拿起药瓶狠命往地下一摔，瓶子破了！药水流了满地；他直着喉咙惨笑起来；最后他把衣服都解开，露出枯瘦的胸膛来，拿着破瓶子用力往心头一刺；红的血出来了，染红了他的白色小褂和裤子，他大笑起来道：“沁芬！沁芬！我也有血给你！”医生和看护妇开了门进来，大家都失望对着这少年著作家邵浮尘只是摇头叹息！他忽的跳了起来，又摔倒了，他不能动了，医生和看护妇把他扶在床上，脉息已经很微弱了！第二天早晨六点钟的时候，这个可怜的少年著作家，也离开这世界，去找他的沁芬去了！

一 封 信

冬天的日子实在太短，现在太阳只露着些微弱的残照，射在玻璃公司的黑烟筒上，一闪一闪的放光。屋子里也渐渐黑上来，但那火炉里熊熊的火光，却照耀着地毡现出一片红润；我坐在炉边一张卧椅上，四面沉寂的空气围绕着我，差不多要睡着了。

哨唧唧一阵电话铃响，我就赶忙走过去接了，原来是我的朋友王彝西的电话，约我到她家里参观她们的家庭康乐会的成立会，我很高兴的答应了，披上围巾，戴上手套，叫了一辆车子，约有一刻钟就到了。许多来宾已经都坐在礼堂里，我进去也照样的坐下，恰好才开会。她的兄弟克逊报告了开会的宗旨——建设新家庭为改造社会的基础——跟着就是她小弟弟仕予，年纪只有七岁，也有一篇很明瞭恳切的演说，满屋子鼓掌的声音，劈拍劈拍响个不住；后来她们姊妹三人又有一个很美丽的跳舞，约有一点钟这会开完了。来宾出了礼堂，散在各屋子，三五成群的谈笑，我就和彝西还有几个同学围着炉子成一个半圆圈坐着，大家说故事猜谜；热闹极了；在这个个人快愉充满心田的景象中，忽然我心里起了一个念头，因问彝西道："清漪有信来吗？"彝西听了这话并不答言，凝神从她衣袋里拿出一封信来，我心里很急，

等不到她递给我，早就夺过来了。文宣她们也急着要看，因而我就把这封信高声念了出来，下面的话，正是清漪说的：

我亲爱的老友彝西，我们又有两个礼拜没通信了——因为没甚么可告诉你的话，所以也就不写，昨天我忽得到一件很可怜的消息——这个你应该也是这样想；前几个月，你到我家里来，梅生不仍旧是一个很活泼天真的小女孩子吗？我想你总能记得她今年只有十五岁；但是她是一个很微弱可怜的小羊，她的母亲没有能力保护她，因为没有饭和衣服，使她很活泼的生长，所以当她十二岁的时候，就常到我家里帮她母亲作活，——她母亲在我家佣工差不多够八年了——那时候我就很爱她，每逢我有空的时候，常常教她认字；她很聪明，一双漆黑明亮的眼珠，你不是也称赞过她吗？我很佩服你的眼光，她实在是一个天才！

我曾记得有一次，从学堂里回来，抄了一个很好听的唱歌，我就和着钢琴唱了两遍，她在旁边凝神听着，等我唱完了，她笑嘻嘻和我说她也愿意唱这个歌，要我教她，我想她通共只认了不到二百个字，怎能唱这歌呢？我就告诉她说："你没有这个能力，等过些日子再教你；"她听了这话很不高兴，后来她再三说她要试试看，我没法子，就教了她一遍，老友！你猜怎么样？她竟唱出来了！如此的才质，我真没有多见呢！

我自从知道了梅生的天才，我格外的喜爱她，这时候我家里曾请一个先生教我弟妹，因也叫梅生和他们一齐念书；她的精神益发畅快活泼，一直这样过了两年，她已经是十四岁了。她的母亲因为要到乡下看她外祖母去，也要把她带回去，过了一年萧妈仍旧到我家来，但是梅生竟没同来，我心里很奇怪就问她，萧妈还未答言，已经先哭了！

呀！老友！可怜的历史，就从此开始了！

萧妈哭了半天，才断断续续的说道："小姐！梅生……死……死了！……唉！"

我听了这一句话，心里不知是苦是愁！呀！老友！一个人若是忽然听见她夙昔所爱的人好好的便死了；这不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吗？……

但是梅生到底为甚么死的呢？我不能不追问；后来听萧妈说，才知道梅生因为她外祖母病了，没钱买药，和他们庄子上陈大郎借了二十块钱，陈大郎本是一个"为富不仁"的恶棍，他看见梅生就起了不良的心，所以才把钱借给她！

老友！你想乡下人知道甚么？何曾知道因这有限的二十块钱，便把个可爱的孩子——或者将来的天才——送掉了！

有一天晚上，濛濛的细雨。把个村庄浇得非常湿润，在村子东头有一间小茅屋，外面的篱笆墙已经倒了一半，茅屋的土墙也破了一个洞，从这洞里，露出一线黯淡的灯光，射在那棵小枣树的树枝上，树枝被风吹得上下飘宕，隐隐约约好象是一个美人在那惨绿灯光下跳舞似的。这时候屋子里发出一阵呻吟的声音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媪，睡在木板床上，这上头除了一捆稻草，和一床又薄又破的被窝以外，没有别的。一个中年妇人，坐在这老媪的床沿，"愁眉不展"脸上露出无限愁苦憔悴的形状，不住用手替睡在床上的老媪，在胸口上不住的摩挲，屋角有一个三脚破炉，上头斜放着一个沙吊子，那炉子里有几块烧残的煤球，还有些许火气，旁边站着一个满身褴褛的女孩子，面上黑灰涂满了，但是她那明亮的眼珠；和雪白的牙齿；红润的嘴唇；苦闷，肮脏，却掩不住她的秀媚聪明！

这时候忽听中年妇人轻轻的说道：

“梅生呀！这屋子露风，……外婆怕吹，你想个法子把它补上罢！”

老友！你看到这里，应该很明白这屋里的老媪，就是萧妈的妈；中年妇人就是萧妈了，至于那个可爱的女孩子，除了梅生还有谁呢？呀！可怜啊！老友！梅生的外婆年纪很大，况且又没钱调养，所以不到十几天，这个“睡病呻吟”的老媪，便两眼一闭，七十五年的岁月，就此结束了！

梅生外婆死的时候，身上只有一件很薄的棉袄，和一条破旧的棉裤，此外除了一张破桌子，和一个三脚火炉沙吊子，更没有甚么，现在人虽死了，药钱可以不必再费，但是埋葬的一笔款怎么样呢？先借陈大郎的十块钱，早就用得精光，萧妈左思右想，也想不出一个好法子来，末后还是托人向陈大郎又借了十块钱，买了一口薄棺材，把老媪装起来葬在义冢上，萧妈的心事才算完了。但是借陈大郎的钱又怎么还呢？

老友呀！我知道你必定也要发这个疑问。

梅生这天一早起来，一轮红日正射在这茅屋上，屋子里立刻明亮了；梅生帮着她妈收拾床上的稻草，和扫净地上的灰尘；萧妈坐在床上包他们几件已经破了的衣裳；预备第二天早上回北京。这时候忽听见篱笆旁的一个老黑狗汪汪叫个不住，梅生掀开那破穴上补的纸向外张望，只见一个年约三十八九岁的男人正向里走……一直走到屋里。

“啊唷，陈老爷你来啦？……怎么好？钱……”

“钱啊？日子真好快，眼看又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了。佣人割粮食，正等着用钱呢！”

老友呀！你想萧妈她一年到头的辛苦，只有三十多块钱的进项，她吃饭穿衣那一样少得了钱？一时那有二十块钱拿出来还

人家呢？我听萧妈说到这里，很替她为难！你觉得怎么样？

过了两天庄上的刘二——陈大郎的管家——又来了，立逼着萧妈还钱，并且不只二十块，连本带利二十五块呢！她有甚么法子还？只好再三再四的恳求陈大郎暂宽些时；但是陈大郎本居此为奇货，又怎能放松她们呢？后来陈大郎竟越发狠起来，他说若是不还钱，就要到县里去打官司。可怜萧妈吓得只是发抖。

老友你应当知道，法庭待乡下人是甚么样？那一群如狼似虎的衙役，和可怕森严的公堂；什么人见了都是胆寒。

萧妈她自然不敢去了！但是陈大郎的目的达到了！……

老友，穷人真是可怜呢！……甚么是世界，简直是一座惨愁怨苦的地狱！

在一天下午，庄南那所高大青砖瓦房，东边上屋里，一个年纪三十多岁的妇人，脸上的脂粉涂得极厚，把本来青黄色的皮肤都遮过了；但那干枯细长的皱纹，反被粉衬得格外显明；一双狠毒而嫉妒的眼珠，露着逼人的凶光；穿着一身花缎的衣裤，盘脚坐在床上，床中间放着一份抽大烟的器具；烟杆上还留着抽余的烟灰；这时候门外走进一个三十左右的男人，头上戴着瓜皮小帽，身上穿着一件蓝布大衫，象是听差模样，向这妇人道："太太那件事情已经打听着了 大约老爷的意思太太总是知道的，小人不敢胡说。"

这妇人很愤恨的大声说道："死不长进的老货！……她现在到底在那里？赶快把她带进来！"

仆人应了一声"是"退出去，没有五分钟的工夫带进一个人来，眼中充满了泪水，映着太阳亮晶晶发出愁苦惧怕的光来；两只腿索索地抖个不住！低着头跟这仆人向里走，才一进门，这妇人睁大了她那赛铜铃的眼珠，把这个微弱失去保护的小羔羊，上

下打量个不住！末后忽听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道："模样倒还妖精似的，怪不得惹得他——那个恶鬼——千方百计弄了来！好呀！我可叫你们安生呢！"

末后这妇人自言自语的说了半天，她的气越说越旺，竟厉声向梅生道："你既到了我这里，第一要知道规矩，早上天没亮就得起来，扫院子，烧火，预备开水；晚上伺候着我们都睡了才许你睡，没得我的话，不准和别的人说一句话，或出这屋子一步，晚上就拿张板凳在门后头搭铺睡觉……这些话，都听见了没有？"梅生吓怔了，不知要说甚么？这妇人看她不应，走过去，伸出手来，狠命在她左右颊上打个不休；牙血和鼻血染了她的大襟和脸上，斑斑点点好象开残的桃花落片，但这妇人怒气还没消，听梅生痛哭，益发火上加油，从床底下拿一块棉花塞住她的嘴，从墙上摘下一根藤鞭，用力毒打！

老友啊！可怜她细嫩的皮肉上，怎经得起这无情的夏楚呢？我写到这里，我的眼泪已经不能安份在泪胞里存着，竟夺眶而出了，你也有同情吗？

我把这封信念到这里，我的心跳起来；我的眼泪充满了眼眶，遮住了瞳人，我竟不能再往下念了，彝西和文宣她们，也低下头不说甚么，这时候屋子里十分沉静，只听见风吹树枝，刷拉刷拉的响，和远远狗叫的声音罢了！停了好久，我又续着念下去：

梅生遭了这顿毒打，竟痛得昏沉过去，第二天满身都露着青紫的伤痕和浮肿；活泼的眼睛也失了清莹皎洁的光；眼皮肿了起来，象两个核桃似的。

萧妈听了这个消息赶紧跑到那里，但陈家的仆人不许她进

去，她没能力反抗，站在门口痛哭了一阵，自己回去了！

过了几天，陈家后院厕所旁边，有一间矮小的破屋子，窗格子已经被风打得斜在一边，从这窗户看进去，很模糊，看不见甚么，因为太阳已经下山了，但那细弱的呻吟声，和惨凄的哭声，却顺着风吹过来，末后在这呻吟声中更夹一种哀厉的呼声"妈呀！……痛……天啊！"喊了许久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应她，或安慰她！若有只是那冥冥中的上帝罢了！

哀号的声音，渐渐微弱，还余着些许断续的呻吟声，如此支持了一夜，直到第二天的阳光重照到这个破屋子来的时候，那微弱的小羔羊面上露着笑容，因为她已经离开这五浊世界，人间地狱，到极乐园去了！

老友！梅生的结果就是如此了！我所要告诉你的，也就由此告一段落，但是老友！你对于这段悲剧觉得很平常吗？……我心里不知为什么，好象有一种东西填住了我的气管似的，我实在觉得不平！……这或许是我没有多经验，你以为怎样呢？……可是你再来我家的时候，永不能见那个聪敏可爱的小孩子了！只有她的影子，和她的命运，或者要永久存在你脑子里，因为这是很深的印象！再谈！

我把这封信念完了。大家仍旧沉默，回想前一点钟彝西姊妹兄弟开会的乐趣，大家不能再愉快，因为愁苦的同情充满了大家的心田！

铛，铛，铛，壁上的钟一连响了十下，这才觉得时候已经不早，遂都分途回去；我也坐了车子，趁着昏沉的夜色，映着几点的疏星，冒着寒风晚雾回来，到了家里，这个很深的印象，仍不住在我脑子里回旋，直到现在！……

两个小学生

国枢今天早晨绝早就起来了。月儿的倩影还隐约云端，偷窥世人未醒的酣梦呢！他急急穿好衣服，也顾不得吃点心，背上他的小书包——里面装着昨夜他亲爱的母亲替他预备的饼，和鲜黄色甜美可口的鸡蛋糕；还有红如胭脂的苹果——他含着微微的笑容；轻轻走出街门，向东约走一里多路，他便站在一家红漆大门前面用小手轻轻拍了两下：呀的一声门开了；一个年纪和他相仿佛的孩子，也含着微微的笑容，愉快的眼光，走上前来，拉着国枢的手，两人并肩走到靠西边的一间书房里去。国枢带着喜悦和惶恐疑惧的余情轻轻问他的小伴侣道：“坚生——你母亲没有拦阻你吗？”

“可不是吗？我几乎急得要哭了，后来还是我姊姊说也去，母亲才答应了！你呢？……”

国枢听坚生问他，含着笑道：“我也是和你一样；母亲起先一定不许我去，她说：‘这么点小孩子，也学管那些事；请甚么愿？倘若闯出祸来，岂不是白吃亏吗？没的吓得爹妈的心都碎了！’我没有说话，但是我就急得哭起来了！我爹爹想了半天才说：‘他们学生去请愿，按理说只有有效没效罢了。断不至有甚么意外的祸事，他既是一定要去，也就让

他去，小孩子们也应该使他们锻炼锻炼。'我母亲这才没说甚么，末了又嘱咐我早点回去，……我还怕她今天早起又许翻悔，不叫我去，所以我一早就出来了，也没告诉她呢。"

坚生道："我们今天去了，不知总统答应我们的要求不答应呢？……现在快七点了，我们快去吧！你看这天上的雨还没止住，母亲要是知道一定不叫我们去呢！"

"对啦！我们赶紧走吧！"

说着他们俩手牵着手走出大门，天上布满着阴云，雨点如联珠般淅淅沥沥落个不止；他们两个并无些许畏怯的样子，活泼泼地支着一把雨伞往前走去；脚底下沾满了滑泥，几次要滑倒，但是他们互相牵扯着，才没有摔下去。

几个他们的同伴，从远远走过来了，彼此含笑取下帽子行了早晨见面的礼，络绎着走向白色粉墙，那边一个黑油漆大门里去，大门的两旁还挂着两块五尺长的木板，写着北京公立第二高等小学校字样，他们进去了，但是满院里站满了他们的同学，正在乱糟糟搬运白纸小旗，见他们俩进来了，很欢迎地叫道："呀！你们来了，好啊！"说着递过两面旗子来，他们接了旗子，见大家都按着秩序，排起队伍来，也就赶紧插进队中，一个稍大的学生——他们的代表，站在高台阶大声的说道："今天我们大家为了教育的前途，都抱着绝大牺牲去和政府请愿，但愿诸位亲爱的同学，还要有坚持到底的精神，人人不要露出畏怯的气象，并且在街上走的时候，大家更要保持好秩序，现出我们学生无上的尊严。"

他的话说完，仍回到队中，这时候大家脸上都露出勇敢

庄严的样子来，在他们队伍的前面，那一个年纪最小的汴忱，披着满肩的黄黑色的头发，挺直胸膛，含着微微的笑容，头也不回地，跟着大队前面两个拿旗子的学生向前去。现在走到转湾的地方了，国枢一眼正看见他那小同学尊严的样子，立刻受了暗示，更直起他们的身体，放齐他们的脚步。

不久他们的目的地到了，那金字辉煌的高等师范学校的扁额已在面前，他们益发振起精神，用整齐和谐的脚步向操场里面去，忽听见耳旁刷刺、刷刺的声音，好似风吹落叶那般清脆，眼前一片白旗，上下飞舞，有如穿花蝴蝶活泼而踊跃，这就是所有的学生，欢迎他们的小朋友的诚意；他们脸上都含着笑容，但是无论他们怎样的伪饰，那一种深藏灵府的惨愁悲愤的情绪，仍旧不时的流露出来；看着他们纯洁无瑕的小朋友，满身淋着无情的愁雨，沾着泞腻的污泥，衬着他们时时振作活泼的精神，益发使他们灵魂上感受一种委曲难伸的苦痛，大家不约而同的寂静了，只听见微微地叹息声，在空中回旋萦绕，含着无限悲哀恻怨的味道。

哨子响了，大家都预备着进发，于是踏踏地脚步声充塞在空气里头，大队直向西长街公府门口走去，街上过路的人，看了这个大队——冒雨前进的大队，不禁受了一种暗示，竟停止他们的脚步，忘了他们所急要作的事，只是怔怔地站在那里——无限怀疑的表示，有的和他的同伴说："这不知又为了甚么事呢？这些个学生们究竟也想不开，放着优游行乐的地方，不去开心，却来这大雨底下淋着，莫非说他们这么作，就能感动那衣冠禽兽的什么……这些孩子们

更是无辜受罪了！”国枢听了那人的话，不觉抬头对他望望，只见那人眼圈红着，眉峰皱着，似乎要哭的样子，自己也不知道为甚么，就觉得鼻子一酸，落下泪来。坚生一回头，正好看见，不知甚么缘故，因轻轻地扯他的手道：“是不是冷了，肚子痛吧！”国枢喉咙里哽咽得不能回答，只是摇摇头，坚生正要再往下推究的时候，不提防花拉一声，两人都吓怔了。

公府面前那两扇大铁门，现在闭得紧紧的——适才惊人的声响，就是这个拒绝公道的铁门作他胜利的快鸣呢！——一队队的黄衣卫兵和警察，层层叠叠地站满了公府的门前，凶狠狠地对着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，就好似身临十万雄兵大敌似的，——他们聚精会神的各处调派救兵，后盾埋伏，煞费苦心啊！但是学生们为了公理而来，公理就是他们的唯一的兵器，对着这些——兵士和武器，他们并不畏怯，停止在公府的门口，冀得公理战胜最后的胜利。

他们现在不前进了，虽是助威的淫雨，冷峻的气焰时时刺激他们的皮肤，僵冷他们的热血，他们绝不退后一步，就是那小小的国枢和坚生也只紧紧互握住他们的手，抵抗天公的恶作剧。两只黑漆似的眼睛，不住望着他们自己所委任的代表，表示一种坚决诚挚的样子，希望他们能得到圆满的结果，但是铁门紧紧闭住，没有一点同情的卫兵，安能了解他们这些孩子们赤心热肠呢？他们只明白他们每月是有八块钱的薪水，这是他们的主人——唯一的主人的恩典赏给他们的，他们才能不委身沟壑，并且还能作威作福欺压他们的同类，他们得到这许多利益，怎能不格外感激他们的主

人呢？至于这些学生们，究竟算得了甚么啊！他们这么想着，益发觉得他们的恩人的可感，这些学生可恶了！所以他们的面容，越变越凶，国枢和坚生的手也越握越紧，他们不能更矜持了。恐怖的神已经打破他们紧闭的心门，闯入占住了，他们嫩弱的心灵几乎碎了！他们的面色渐渐失掉红润，转入苍白而黯淡了！

“他们不开门，怎么办呢？”国枢低声和坚生说；坚生摇摇头不回答甚么，只是跕起脚来，看着那许多欲入不得站在门口焦愁满面的代表，叹了一声，紧紧握住国枢的手道：“咦！怎么好？”国枢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；彼此对看着发闷，如是的过了两点多钟，一些办法也想不出来了！

远远地一队人也向这边来了，手里也拿着白色旗子，但是国枢和坚生望过去，这些来人，没有和他们一般大的同伴，只是有胡须和他们父亲和叔叔相仿佛的人们，他们不明白到底是谁。“呀！那不是我们的吴老师吗？”坚生一壁嚷着，一壁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了。适才的满面愁容，顷刻都洗刷干净。又见自己队里的同伴，各个人都举起旗子，正如早晨欢迎他们的一样。这时候人声嘈杂，国枢和坚生也不觉跟着“哈拉，哈拉”的乱叫；这队人渐渐走近总统府那座铁门前面了。但这两扇门仍旧关得一条缝都没有，只听见一声“往前进啊！”果见人头攒动，一齐向前蜂涌而进，国枢和坚生和他们的小朋友也一齐向前拥进；但是还没走上两步，只听见唉呀哭叫的声音，把这愁闷的空气，更一变而为惨凄悲痛的空气了。

国枢和坚生正在往前走，前面的人忽一齐向后退，后边的人不提防被这一挤，更加着满地的滑泥，都滑倒地上，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也不能幸免了！国枢摔在路旁，头部碰伤，鲜血被面，一时支持不住昏晕过去，及至清醒过来，抬头向前一看，但见适才那些如虎狼的卫兵，举着枪杆刀把，不分头面，对着他们的教师和同学，正在乱砍哪！刹时间哭声震天，鲜血湿透了他们的衣服，更流到地上和泥水渗和得暗红刺目，国枢正看到心碎魂越的时候，忽听见一声凄苦的惨叫"国枢！好痛啊！"国枢一吓回头一看隔他约有十步光景，他亲爱的小朋友坚生，满面鲜红的血倒在那一堆的泥水里，愁苦的形状，把国枢的心刺碎了，一声哀叫又昏过去，任他的朋友怎样呼救，他也不曾知道啊！

行路的人，看了这两个小学生——可怜的孩子，万分的凄惨，都赶紧回过头去，偷拭他们同情的辛酸泪，不忍再看那两个孩子了。

这时候的雨，仍是沛然未息，新华门一带已变作血肉横飞的战场，什么人民代表的总统府的尊严，早已烟消云灭，不知去向了！便是那不懂人事的苍天，也把那助威的淫雨，化作悲惨哀悯的痛泪，滴在那些被黑暗压制，有怀莫伸的学生们身上，作深情的慰藉和洗刷了。

这绝大的惨剧——摧人肝胆的惨剧，和那两个小学生的哀呼，便是"不仁"的天地，也不忍目睹了！现在已是背过他光明的脸，露出那黑暗沉沉的背影来，惟有那三层楼上一间小屋子里，露出些微黯淡的灯光；夹着两个孩子呼痛和

呻吟的悲声，从那窗隙里送了出来。

“唉！这些孩子们，永远不肯听话！他们的任性，只是苦了无数作母亲的心！”

“谁说不是呢？我早就说，不用去，去了也没有用处！他们这些大人那有工夫来理你们这些无力无财的秀才，他偏不听，还有他爹纵着他，说甚么请愿是法律应许的行为，不能干涉啦，我也不知道这些，自然让他去了……现在果然闯出这么个大祸来，还说甚么法律呢？……这孩子真不叫人省心！养活了这么大，也不是容易！……倘若有个好歹……！那便怎么……”

她伤心泪哽住喉咙不能再往下说了！那一个母亲也禁不住伤心，她们的话头断了，只是呜咽的哭声破了夜的沉寂。

微弱的呻吟声，打断她们的哭声，一个小孩子巍颤颤地声音叫道：“娘啊！……那边的兵又拿着刀，砍破坚生的头了，嗳呀！……怕呵！”说着不住用手摸着他头上包的那块白布，脸上露出极可怜恐惧的颜色——灰白而惨淡！

他母亲带着哭声安慰他道：“国枢啊！你醒醒吧，不用怕。娘在这里看着你呢！坚生也在这里，没有人来打他，你放心呵！”

国枢果睁大了眼睛，对着他慈爱的母亲的脸上望着道：“娘呵！你为甚么哭？他们的心比石头还硬呢！哭是没用的，那两扇门是永远不开的啊！……”

坚生这时清醒了，听见国枢的话，一阵心急，竟哭道：

“呵！那门永远不开吗？……娘呵！怎么办？”说着握着他母亲的手不住的流泪，两个母亲看见两个孩子可怜的样子，忍不住把住他们的头，悲悲切切地哭作一团。

惨凄的哭声，刺碎了全医院的病人的心，无数同情的叹声，和那母子的血泪，衬出无限夜的苍凉，和世界的黑暗来！

灵魂可以卖吗

荷姑她是我的邻居张诚的女儿，她从十五岁上，就在城里那所大棉纱工厂里，作一个纺纱的女工，现在已经四年了。

当夏天熹微的晨光，笼罩着万物的时候，那铿锵悠扬地工厂开门的钟声，常常唤醒这城里居民的晓梦，告诉工人们作工的时间到了。那时我推开临街的玻璃窗，向外张望，必定看见荷姑拿着一个小盒子，里边装着几块烧饼，或是还有两片咸肉，——这就是工厂里的午饭；从这里匆匆地走过，我常喜欢看着她，她也时常注视我，所以我们总算是一个相识的朋友呢！

初时我和她遇见的时候，只不过彼此对望着，仅在这两双视线里，打个照会。后来日子长了，我们也更熟悉了，不象从前那种拘束冷淡了；每次遇见的时候，彼此都含着温和地微笑，表示我们无限的情意。

今天我照常推开窗户，向下看去，荷姑推开柴门，匆匆地向这边来了，她来到我的窗下，便停住了，满脸露着很愁闷和怀疑的神气，仰着头，含着乞求的眼神颤巍巍地道："你愿意帮助我吗？"说完俯下头去，静待我的回答，我虽不知道

她要我帮助她作甚么，但是我的确很愿意尽我的力量帮助她，我更不忍看她那可怜的状态，我竟顾不得思索，急忙地应道："能够！能够！凡是你所要我作的事，我都愿意帮助你！"

"呵！谢上帝！你肯帮助我了！"荷姑极诚恳的这么说着，眼睛里露出欣悦的光采来，那两颊温和的笑痕，在我的灵魂里，又增了一层更深的印象，甜美，神秘，使人永远不易忘记呢！过了些时，她又对我说："今天下午六点钟的时候，我们再会吧！现在我还须到工厂里去，"我也说道："再会吧！"她便回转身子，匆匆地向工厂的那条路上去了。

荷姑走了！连影子都看不见了！但是我还怔怔地俯在窗子上，回想她那种可怜的神情，不禁使我生出一种神秘微妙的情感，和激昂慷慨的壮气；我觉得世界上可怜的人实在太多，但是象荷姑那种委曲沉痛的可怜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！她现在要求我帮助她，我的能力大约总有胜过她的，这是上帝给我为善的机会，实在是很难得而可贵的机会！我应当怎样地利用呵！

我决定帮助她了！那末我所帮助她的，必要使她满足，所以我现在应该预备了。她若果和我借钱，我一定尽我所有的帮助她，她若是有一种大需要，我直接不能给她，也要和母亲商量把我下月应得的费用，一齐给她，一定使她满足她所需要的。人们生活在世界上，缺乏金钱，实在是不幸的运命呢！但是能济人之急，才是人类互助的精神，可贵的德性！我有绝大的自尊心，不愿意作个自私自利的动物，我不

住的这么想，我豪侠的壮气，也不住的增加，恨不得荷姑立刻就来，我不要她向我乞求，便把我所有的钱，好好地递给她，使她可以少受些疑难和愁虑的苦！

我自从荷姑走后，我心里没有一刻宁贴，那一股勇于为善的壮气，直使我的心容留不下，时时流露在我的行动里，说话的声音特别沉着，走路都不象平日了。今天的我仿佛是古时候的虬髯客和红拂那一流的人，“气概不可一世”。

今天的日子，过得特别慢，往日那太阳射在棉纱厂的烟筒尖上，是很容易的事情，可是今天，我至少总有十几次，从这窗外看过去，日影总没到那里，现在还差一寸呢！

“呵！那烟筒的尖上，现在不是射着太阳，放出闪烁的光来吗？荷姑就要来了！”我俯在窗子上，不禁喜欢得自言自语起来。

远远地一队工人，从工厂里络绎着出来了；他们有的向南边的大街上去；有的到东边那广场里去，顷刻间便都散尽了。但是荷姑还不见出来，我急切地盼望着，又过了些时，那工厂的大铁门，才又“呀”的一声开了，荷姑忙忙地往我们这条胡同里来，她脸上满了汗珠，好似雨点般滴下来，两颊红得直象胭脂，头筋一根根从皮肤里隐隐地印出来，表示那工厂里恶浊的空气，和疲劳的压迫。

她渐渐地走近了，我们的视线彼此接触上了，她微微地笑着走到我的书房里来，我等不得和她说什么话，我便跑到我的卧室里，把那早已预备好的一包钱，送到荷姑面前很高兴的向她说：“你拿回去吧！若果还有需用，我更想法子帮助

你！”

荷姑起先似乎很不明白地向我凝视着，后来她忽叹了一口气，冷笑道：“世界上应该还有比钱更为需要的东西吧！”

我真不明白，也没有想到，荷姑为什么竟有这种出人意料的情形？但是我不能不后悔，我未曾料到她的需要，就造次把含侮辱人类的金钱，也可以说是万恶的金钱给她，竟致刺激得她感伤，唉！这真是一种极大的羞耻！我的眼睛不敢抬起来了！羞和急的情绪，激成无数的泪水，从我深邃的心里流出来！

我们彼此各自伤心寂静着，好久好久，荷姑才拭干她的眼泪和我说道：“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小故事，或者可以说是我四年以来的历史；这个就是我要求你帮助的。”我就点头应许她，以下的话，便是她所告诉我的故事了。

“在四年前，我实在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孩子，现在自然是不象了！但是那时候我在中学预科里念书，无论谁不能想象我会有今天这种沉闷呢？”

荷姑说到这里，不禁叹息流下泪来，我看着她那种凄苦憔悴的神气，怎能不陪着她落下许多同情泪呢？等了许久，荷姑才又继续说：

“日子过得极快，好似闪电一般，这个冰雪森严的冬天，早又回去了，那时我离中学预科毕业期，只有半年了，偏偏我的父亲的旧病，因春天到了，便又发作起来，不能到店里去作事，家境十分困难，我不能不丢弃这张将要到手的毕业

文凭，回到家里侍奉父亲的病！当然我不能不灰心！但是这还算不得什么，因为慈爱的父母，和弟妹，可以给我许多安慰，不过没有几天，我的叔叔便托人替我荐到那所绝大的绵纱厂里作女工，一个月也有十几块钱的进项，于是我便不能不离开我的父母弟妹，去作工了，幸亏这时我父亲的病差不多快好了，我还不至于十分不放心。

“走到工厂临近的那条街上，早就听见轧轧隆隆的声音，这种声音，实含着残忍和使人厌憎的意思，足以给人一种极大不快的刺激，更有那乌黑的煤烟和污腻的油气，更加使人头目昏胀！

“我第一天进这工厂的门，看见四面黯淡的神气，实在忍耐不住，但是这些新奇的境地，和庞大的机器，确能使我的思想轮子，不住的转动，细察这些机器的装置和应用，实在不能说没有一点兴趣呢！过了几天，我被编入纺纱的那一队里，那个纺车的装置和转动，我开手学习，也很要用我的脑力，去领会和记忆，所以那时候，我仍不失为一个有活泼思想的人，常常从那油光的大铜片上，映出我两颊微笑的窝痕。

“那一年春天，很随便的过去了！所有鲜红的桃花托上，那时不是托着桃花，是托着嫩绿带毛的小桃子，榆树的残花落了一地，那叶子却长得非常茂盛，遮蔽着那灼人肌肤的太阳，竟是一个天然的凉篷。所有春天的燕子、杜鹃、黄莺儿，也都躲到别处去了，这一切新鲜夏天的景致，本来很容易给人们一种新刺激和新趣味。但是在那工厂里的人，

实在得不到这种机会呢！

“我每天早晨，一定的时间到工厂里去，没有别的爽快的事情和希望，只是每次见你俯在窗子上，微笑着招呼，那便是我一天里最快活的事情了！除了这件，便是那急徐高低永没变更过一次的轧轧隆隆的机器声，充满了我的两耳和心灵，和永远用一定规矩去转动那纺车，这便是我每天的工作了！我的工作实在使我厌烦，有时我看见别的工人打铁，我便有一个极热烈的愿望，就是要想把那铁锤放在我的手中，拿起来试打两下，使那金黄色的火星，格外多些，似乎能使这沉黑的工厂，变光明些。

“有一次我看着刘良站在那铁炉旁边，磨擦那把铁锤子，火星四散，不觉看怔了，竟忘记使纺车转动，忽听见一种严厉的声音道‘唉！’我吓了一跳，抬头只见管纺纱组的工头板着铁青的面孔，恶狠狠地向我道：‘这个工作便是你唯一的责任，除此以外，你不应该更想什么；因为工厂里用钱雇你们来，不是叫你运用思想，只是运用你的手足和机器一样，谋得最大的利益，实在是你们的本分！’

“唉！这些话我当时实在不能完全明白，不过我从那天起，我果然不敢更想什么，渐渐成了习惯，除了谋利和得工资以外，也似乎不能更想什么了！便是离开工厂以后，耳朵还是充满着纺车轧轧的声音，和机器隆隆的声音；脑子里也只有纺车怎样动转的影子，和努力纺纱的念头，别的一切东西，我都觉得仿佛很隔膜的。

“这样过了三四年，我自己也觉得我实在是一副很好的

机器，和那纺车似乎没有很大的分别，因为我纺纱不过是手自然的活动，有秩序的旋转，除此更没有别的意义。至于我转动的熟习，可以说是不能再增加了！

“在那年秋天里的一天——八月十号——是工厂开厂的纪念日，放了一天工，我心里觉得十分烦闷，便约了和我同组的一个同伴，到城外去疏散，我们出了城，耳旁顿觉得清静了！天空也是一望无涯的苍碧，不着些微的云雾，只有一阵阵地西风吹着那梧桐叶子，发出一种清脆的音乐来，和那激石潺潺的水声，互相应和，我们来到河边，寂静的站在那里，水里映出两个人影，惊散了无数的游鱼，深深地躲向河底去了。

“我们后来拣到一块白润的石头上坐下了，悄悄地看着水里的树影，上下不住的摇荡，一个乌鸦斜刺里飞过去了。无限幽深的美，充满了我们此刻的灵魂里，细微的思潮，好似游丝般不住地荡漾，许多的往事，久已被工厂里的机器声压没了，现在仿佛大梦初醒，逐渐地浮上心头。

“忽一阵尖利的秋风，吹过那残荷的清香来，五年前一个深刻的印象，从我灵魂深处，渐渐地涌现上来，好似电影片一般的明显；在一个乡野的地方，天上的凉云，好似流水般急驰过去，斜阳射在那蜿蜒的荷花池上，照着荷叶上水珠，晶晶发亮，一队活泼的女学生，围绕着那荷花池，唱着歌儿，这个快乐的旅行，实在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呢！今天的荷花香，正是前五年的荷花香，但是现在的我，绝不是前五年的我了！

“我想到我可亲爱的学伴，更想到放在学校标本室的荷瓣和秋葵，我心里的感动，我真不知道怎样可以形容出来，使你真切的知道！”

荷姑说到这里，喉咙忽咽住了，眼眶里满含着痛泪，望着碧蓝的天空，似乎求上帝帮助她，超拔她似的，其实这实在是她的妄想呵！我这时满心的疑云乃越积越厚，忍不住的问荷姑道：“你要我帮助的到底是什么呢？”

荷姑被我一问，才又往下说她的故事：

“那时我和我的同伴各自默默地沉思着，后来我的同伴忽和我说：‘我想我自从进了工厂以后，我便不是我了！唉！我们的灵魂可以卖吗？’呵！这是何等痛心的疑问！我只觉得一阵心酸，愁苦的情绪，乱了我的心，我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！停了半天只是自己问着自己道：‘灵魂可以卖吗？’除此我不能更说别的了！

“我们为了这个痛心的疑问，都呆呆地瞪视那去而不返的流水，不发一言，忽然从芦苇丛中，跑出四五个活泼的水鸭来，在水里自如的游泳着，捕捉那肥美的水虫充饥，水鸭的自由，便使我们生出一种嫉恨的思想——失了灵魂的工人，还不如水鸭呢！——而这一群恼人的水鸭，也似明白我们的失意，对着我们，作出傲慢得意的高吟，不住‘呵，呵！’的叫着，这个我们真不能更忍受了！便急急地离开这境地，回到那尘烟充满的城里去。

“第二天工厂照旧开工，我还是很早地到了工厂里，坐在纺车的旁边，用手不住摇转着，而我目光和思想，却注视

在全厂的工人身上，见他们手足的转动，永远是从左向右，他们所站的地方，也永远没有改动分毫，他们工作的熟练，实在是自然极了！当早晨工厂动工钟响的时候，工人便都象机器开了锁，一直不止的工作，等到工厂停工钟响了，他们也象机器上了锁，不再转动了！他们的面色，是黧黑里隐着青黄，眼光都是木强的，便是作了一天的工作，所得的成绩，他们也不见得有什么愉快，只有那发工资的一天，大家脸上是露着凄惨的微笑！

“我渐渐地明白了，我同伴的话实在是不错，这工厂里的工人，实在不止是单卖他们的劳力，他们没有一些思想和出主意的机会，——灵魂应享的权利，他们不是卖了他们的灵魂吗？

“但是我永远不敢相信，我的想头是对的，因为灵魂的可贵，实在是无价之宝，这有限的工资便可以买去？或者工人便甘心卖出吗？……‘灵魂可以卖吗？’这个绝大的难题，谁能用忠诚平正的心，给我们一个圆满的回答呢！”

荷姑说完这段故事，只是低着头，用手摸弄着她的衣襟，脸上露着十分沉痛的样子，我心里只觉得七上八下的乱跳，更不能说出半句话来，过了些时荷姑才又说道：“我所求你帮助我的，就是请你告诉我，灵魂可以卖吗？”

我被她这一问，实在不敢回答，因为这世界上的事情不合理的太多啊！我实在自悔孟浪，为什么不问明白，便应许帮助她呢？现在弄得欲罢不能我急得眼泪湿透了衣襟，但还是一句话没有，荷姑见我这种为难的情形，不禁叹道：“金

钱虽是可以帮助无告的穷人，但是失了灵魂的人的苦恼，实在更甚于没有金钱的百倍呢！人们只知道用金钱周济人，而不肯代人赎回比金钱更要紧的灵魂！”

她现在不再说什么了！我更不能说什么了！只有忏悔和羞愧的情绪，激成一种小声浪，责备我道：“帮助人呵！用你的勇气回答她呵！灵魂可以卖吗？”

思　　潮

开着窗户，对着场圃，很暇豫的眺望；绿草刚刚萌芽，碧桃却含着无限的春意，对人微微笑着——轻盈而娇艳；花影射在横塘里，惹得鱼儿上下的征逐；清闲快乐，这么过一生，便北面封王也比不上这个好呵！在这波清气爽的境地，几个亲密的朋友，拉着手在这草地上散步，唱着甜美的歌儿，天上的安琪儿都要羡慕呢！要是倦了，就坐在这块滑润的石头歇着，听水声潺潺地流着，正是一种天然的音乐，这石头多少"玲珑透剔"呵！……呀！象是甚么地方也有这么一块？……哦！不错，三个卷着头发，露着雪白小腿，蓝眼睛白脸蛋的小女孩，倚在那石头上，三四个游公园的男学生，拿着照像器给她们拍照，那个顶小的，忽然垂着眼皮，突着嘴叫道："萧妈！我生气啦！"这个声音娇憨而清脆，惹得四围许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，都张着嘴，眯着眼，嘻嘻哈哈地笑个不住。奇怪呵！他们真象上了机器似的，嘴里不住叫着"这孩子真有意思！……真有意思，嘻嘻嘻！"眼睛眯着，不细看简直看不出缝来。

一个老头，一只手拿着一根拐杖；一只手摸着胡子：弯曲着腰，也是"哈哈哈"地笑；她更奇怪，倚在小山石上，一

边张着嘴笑得唉呀，唉呀的，一边眼泪却好象"断线真珠般"往下坠。

忽然大家都寂静了，许许多多的眼神，都集中在那三个天真烂熳的孩子身上；她们也很知道照像是一件很要注意的事情；挺直了腰，放好手，仰着头，碧蓝的三对小眼，也都聚精会神，对着像架那边望着，现在已是准备好了，一个男学生笑着对她们说："别动呵！要照啦！"忽然顶小的那个，眼睛一转，不知想起甚么？赶紧转过头来，对着她那个看妈嚷道："你瞧，你瞧，那边一只小狗狗；……一只狗狗，"说着小手不由得举起来往远处——一只西洋狮子狗伏的地方指着；跟着小腿也不觉得抬起来，一步一步的向前迈，渐渐迈得更快，竟跑着追起那个小狗来了。

许多经过她们旁边的游人，都站住看她们；起初人们都怔怔地望着她——追小狗的女孩子；灵魂都被她那活泼天真的微妙勾了去，寂静和幽秘是这时候的空气；忽然一回头，见那两个稍大的女孩子，仍旧很稳静的站在那里，预备和希望照一张很整齐的相；这才提醒了大家，一阵哈哈的笑声，立刻破了空气的寂静。

她追着小狗，跑得累了，细弱的娇喘，涨得柔嫩的面皮，红艳直象浇着露水，新开的紫玫瑰花。额上的头发，也散了下来，覆在脸上；小手不住在胸口摩挲，望了众人一眼，又犇犇跳跳地跑开了；跑到萧妈面前，接了小白帽子，斜歪着戴在头上，憨皮的样子和稚琴简直差不多；当天热的时候，在大马路上不是时常看见稚琴戴着那顶白蓬布帽子摇摇摆摆

的走过吗？得意而且活泼的神情，时时从她眼睛里流露出来；公司门口那架大镜子，当她走过这里的时候，必要照一回。

照镜子原是靠不住的事情啊！从前新世界里放着八架镜子，每一架镜子，把人照成一个样子，八架镜子就把人照成八个样子，德福她长得极胖——在学堂里验起身体来，她的体重总在一百五十斤以上，她可是极不相信她是真胖，那天她逛新世界，看见一个个来逛的太太小姐们，都很细挑，竟惹起她的怀疑心来："我果比她们胖吗？"这个念头老在她心里起伏，恰好她走到这架镜子面前——一个照人细长的镜子里，立刻露出一个"长身玉立"的她，这一喜欢真非同小可啊！她不觉自言自语的道："人家都说我胖，块头大不好看，他们真是没眼睛呢？绍玉她在我们一堆算是顶小顶瘦的了，可是和我也差不多呢！到底是镜子有准啊！"

胖子顶怕人说胖，可是爱睡觉，就足以作胖子的特征呢，姚先生他也是一个胖子，脂肪真多呵，五脏都被脂肪蒙住了，脑子也胶住啦，所以顶喜欢睡觉，无论坐在车上或是椅上，到不了三分钟，就可睡着；站在门槛上，或柱旁边，也是立刻要打呼的……那天他站在台阶上，看人家行结婚礼，嘴里还衔着一枝吕宋烟，忽然烟卷从他嘴里掉了下来；跟着"了不得，快着，快着……"一阵的乱叫，大家都吓住了，抬头往对面一看，原来是他又睡觉了，险些儿摔下来，幸亏旁边的人扶得快，不然怕免不了头破血流呢！——野狗又得一顿饱了。

嘿！野狗吃人血真可怕呢！上次西郊外，难民阿三，不是被野狗把腿咬断了吗？血流了一地，象一道小红河似的，野狗不久就把他喝干了！人真可怜呵！作了难民更可怜，对了他们“泣饥号寒”的同类，谁有良心能不为他们叫屈呢？我们当然要帮助他们，使他们得到平安；他们又何尝不希望人家拯救他们？只是他们的运气不好，有心的又没力，有力的又没心！他们就是把一只耕地的肥牛牵出来卖，这个牛也不受他们的支配呢！无论卖给谁，它都要用它那个犄角，作抵抗的武器，和人家拚命呢！必得等到王大来了，用一种甚么降魔的方法，它才帖帖服服跟他去了……世界上没有方法是不能作事呵！

人家说王大知道牛脾气，所以他能降伏牛，这些难民他不知道牛脾气，又怎么会降伏牛，以至于要牛救济他们呢？乡下人真不懂事呵！那个马惊了，赵老婆子不知道躲进屋里去，反倒躲在放螃蟹的木桶里；螃蟹本是“横行公子”，它怎解得救济人？赵老婆的脚，竟被它那两把大剪子夹得出了血，只得不顾命的从桶里窜了出来；一个不小心，木桶倒了，养螃蟹的腥水，浇了她一身，直象一个雨淋的水鸡，象刺猬般的缩作一团；怎么不可笑呢！

公园的小孩，……胖子都赶不上这个有趣，哈哈！我不禁对着天空大笑起来。

“嘿！你莫非真得了神经病吗？”她——我的表妹推了我一下；我才定了神，四面的看看，除了从窗户射进来的阳光，照着壁上的钟闪闪放光——似乎是新鲜的以外；其余的

布置没改平日分毫的样子。刚才所涌现我眼前的东西，原来都是起伏不定的思潮，那个傻老太太也只是从前的印象——现在的思潮呵！……

余　　泪

这时候春天已快完了！尤牧师家里那两棵大白梨树上，已经没有花朵；我隔着窗子望过去，几个和枣一般大的小梨，挂在枝子上；我便问尤老太太道："这梨树种了几年了？结的梨还能吃吗？"尤老太太眯缝着眼，侧着头，向窗外望了望道："那个吗？……还能吃……种的年代已不少了！"说着便又用手指掐算了半天道："哼！……差不多和比伦一般年纪呢！日子真快呵！比伦已经十三岁了……便是你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。"说着又对我望了望。

我听了尤老太太的话，便不由得想起以往许多的陈迹来了！我记得十一年前，我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；因为过于顽皮的缘故，我的母亲便把我送到尤老太太这里来，请她用严厉的方法训练我，这时尤老太太正作着修道院的院长，并且在这修道院里还附属着一个高等小学校，尤老太太便叫我在一年级的课堂里上课；我初到这里来时，很觉得不惯；她们常常用很严厉的眼光，凝视我，每逢我卧在草地上，和那只白毛狮子狗玩耍的时候，没有一次不被尤老太太责罚的！还有一次我为这个过失，被关在一间又黑又阴的地窖里；那个可恨没有怜悯心的黑猫，真把我吓死了！当时我

便大声痛哭，喊叫起来，还好慈爱的白教师从这里过，听见我的哭声，便开了地窖，把我领了出来；那时尤老太太也因为听见我哭叫的声音赶来了，见我已经出来，伏在白教师怀里抖颤着的可怜形状，便改了她的怒容，露着愁闷的神气，叹了一声道："孩子！你该听话了吧！……这种的惩罚是上帝常常驯练他的小羊的。"我当时愤恨极了！嘴里虽不敢说甚么；心里着实的想咒骂她。

后来因为起了革命的战事；我全家都移往天津去了，母亲便叫人把我接回来；我临离修道院的时候，白教师亲自送我上了车，还微笑和我说："可爱的孩子！愿上帝保佑你！祝福你！……我们或者还可以再见呢！"我这时不知怎么也会觉得不好过起来，坐在车上，凝视白教师慈爱而微含泪痕的眼波，我又跳下车来，俯在白教师怀里呜呜咽咽哭起来了！这时尤老太太也来到门口送我上车；见我又跳下来，便奇异的叹着道："唉！上帝的小羊！现在应该分别了！……不要悲伤！孩子！上帝可以保佑你使我们一定有相见的日子，至迟也过不了最后受裁判的时候！……孩子！你舍不得那只狗吗？那实在是你的小伴侣！天父一样的也爱惜那些生物呢！不要悲伤！到处都有你的好伴侣；因为上帝承认一切人都是他的儿子！基督一样的要替他们流血！孩子！你明白吗？去吧！去吧！"我听了尤老太太这些话，心里已觉安慰了许多！又经车夫的催促，没法子又跳上车子，车夫很快的加了两鞭，那马便放开蹄子，向前飞奔去了。没有五分钟已看不见那尤老太太和白教师的影儿了。

自从那次分别后，我家里虽然不久又回到北京来，但是我已经改了求学的地点；一直不曾到那里去，现在不觉已是十一年了！

尤老太太这时正掀着那《颂主诗歌》看，嘴里也不住的哼哼着，和十一年前的样子似乎没有变更；不过嗓音觉得微弱些，头发更白了，竟和银丝那么白得发亮，——因为她正迎着太阳坐着——脸上的皱纹也深了，量起来总有两三分的光景，我看到这里也不禁叹道：——

"光阴实在快得和马跑一样，我们不见已经十一年了。"

"十一年了吗？可怕的日子。快得竟不容人喘气！象这个样子甚么事情，不都是一瞥就完了吗？"尤老太太说着不住的叹息着；我也没话回答她，只是怔怔地在那里回想，那一句："什么事情不都是一瞥就完了吗？"尤老太太见我不回答她的话，便又说道："你们青年的人，大约不明白这个道理；你们高高兴兴在那里度春天的光阴，那里知道，一转眼可怕的秋天和冬天，便追着你们的后边来了！那时你们或者明白，什么事情都是一瞥就过去了！"

"是的！我们很明白事情真正和流水一般，一瞥就完了！过去了！"我随随便便地，这么答应，其实我这时那有工夫，想到这些上头去呢？我正在回忆她——可亲可爱的白教师呢？她一副纯洁温蔼的眼波，时时流露出诚实和慈悲的表示来；衬着她那时现笑容的嘴唇，——不厚不薄的嘴唇皮，——实在没有一点不适当的样子，她总喜欢穿着一身白衣服，仿佛圣母那般纯洁！那般尊严！她每次跪在神像前祈

祷；我听了她那恳挚的声调，我不由得便要大受感动，……现在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！我回想她便怎么样呢？我实在很愿意知道一点关于她的消息呢！……这个尤老太太许知道，我便决定问她了。

“尤老太太！你能告诉点关于白教师的消息吗？……我实在很记念她！”

“呵！孩子！……你现在大了！但是我还是称你孩子吧！孩子是没有罪孽的……你愿意知道白教师的消息吗？……不错！少年人总是有好奇心！”

尤老太太一边说着，一边用手理平那本圣书已经卷叠起来的书角；说到这里，忽然又把话截断，说别的去；用手指着那特别卷叠的书角说：“孩子们用东西永不知道爱惜……三角钱原不是很容易的呢！”我还是记挂白教师的消息，见她停住不说，因又提醒她道：

“白教师到底怎么样呵！”

“哦！果然孩子们没有忍耐心，这算什么你便急了！……好！好！你把椅子靠近我些。”我果真把椅子向她挪了一挪。

“好孩子！……到底不和从前那样顽皮了！……上帝要永远保佑你呵！”尤老太太说着话又把眼镜脱了下来；谨谨慎慎把它放在盒子里，用手绢擦了擦眼睛，对我看了看才说道：

“孩子！注意听着呵！……不！当我告诉你她的消息之前，我应当祷告上帝！使她的光荣，永远普照在世界上！”说

着她果真跪在神像前，发着诚恳的高声祷告说：——

“主呵！我们的天父！你是极慈悲的！你愿意人类都为他们的朋友舍命！爱他们的同伴和自己一样！主呵！时机到了！求你帮助我，能使我的话，深深印在这个少年人的心上，爱她的同伴，和她自己一样！……主呵！我知道你必不拒绝我的请求呵！慈爱的天父！……阿们。”

她诚恳的声调，使我受了极大的感动；不由自主也跪在她的旁边了！

尤老太太祷告完，站了起来，满面露着安宁的微笑说道：“孩子！我们这里坐着吧！现在可以开始说这段故事了！”我们就都到靠窗户那边的椅子上坐下。

“孩子！你记得你为什么缘故离开我这里吗？”

“是的！我很记得！就是为了革命的战事！”尤老太太听我这样回答，便点点头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不错！你记性很不坏！……但是这种深刻的印象，谁都不容易把他忘记呢？……流了多少血呵！唉！上帝！……罪过！差不多成了河了！最可怕的在这修道院门前，大槐树上，挂着那个没有头，脖颈缩在腔子里边去，满了血痕的尸首，我那天真是不舒服！不幸的，残忍的，人类我为他们流泪！我为他们羞辱！为什么自己这样残害自己？”尤老太太说到这里当真的流下泪来，我也不免一阵心酸，觉得他们实在太残忍了！

“自从发见那个死尸之后，我在圣母的神像前，为他们祈祷了整整一个礼拜，有一天我正在替他们忏悔，祷告得最痛切的时候，我实在禁不住为他们痛哭！忽然听见一个人

很深沉叹息的声音，我这时候真以为圣母显现，便慢慢抬起头来，往神像前面一看，只是一个人穿着洁白的大衣，低着头，垂着眼皮，丝毫不动的站在那里，那种静穆幽深的神情，我一时竟糊涂了，认不出她便是白教师，我用手在我胸前画了十字，又继续祈祷下去，那声调更加诚恳了！等到起来的时候，忽见那个女子，也跪在那神像的面前呢！这时我才认出她来，我便问她。

"'你也是为那尸首的缘故，来替他们忏悔吗？'她便叹了一声道：'这不过战事的开始呵！比这个残忍不知道还有多少呢！'

"'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呢？'我不免怀疑着这么问白教师，她只流着泪说：'这只有求上帝帮助我们，用基督的名义唤醒他们罪恶的梦！……因为基督是吩咐他的门徒，爱他们的朋友，和爱自己一样！'

"好！这个使命要谁去担当呢！……差不多他们的心和铁一样的硬了！他们看流血是一件下酒的美菜呢！"

尤老太太述到这里，便拍着我的肩膀说："这些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！……他们流的血都已干得没有痕迹！但是现在怎么样呢？……他们现在不革命了，流的血倒快成了海了！这是为甚么？……唉！怕只有上帝知道吧！"尤老太太这时端起茶杯，咽了一口茶，用手摸了摸她额上那深而且宽的皱纹，又接着往下说道：

"自从我们在神像前，遇见的那一天分手后，我一直五天，没有看见白教师，我很觉得奇怪！平常她不是这样的，

我们差不多，每一日在朝晨上查经的时候，都要见面一次的；……当时我很责怪她！……少年人作事没有一点计算，这种乱烘烘的时代，还敢到街上乱跑去，我问了她同住的朋友，她们也不明白她，究竟到什么地方去，就知道她在前五日的一个下午，她穿上出门旅行的外衣，手里提了一个小皮包，匆匆地出大门去了。她走到院子里的时候，曾遇见那个看门的犹大，她只告诉他，有要紧的事，出去走走，别的她也全没多说一句。

“一直过了两礼拜，还不见她回来；大家的确惊慌起来，我更没了主意！便跑到李牧师那里，请他派人去探访探访，李牧师便派了四个美国兵到大街各巷找了几天，也一点踪影都没有！……唉！孩子！你们大约没有尝过这种惊人的风波吧！

“又过了两天，忽然接到她一封信，这封信是在天津发的，她信里说：

> 在基督的足下，不幸发生了自己残害自己的罪恶来，谁能不为这事伤心和羞耻呢？……在一堆的小羊里，我们看见了一个猛虎，来欺辱他们，我们不能不愤怒去赶开他，没有爱心的强暴！为这些小羊的保护者！若果我们看见一群羊，他们自己纷争起来了！甚至于大羊咬起小羊的脖颈来！我们怎么样呢？他们原是同类呵！唉，天下最可伤心的事，有过于这个的吗？最羞耻的事，有过于这个吗？不幸的羊群，现在真真自相残害起来了！他们在湖北、武昌设下可怕的枪炮，他们的血已经成了河了！他们还没有明白他们的错误，唉！亲爱的院长呵！我愿意担当上帝的使命，去

唤醒他们的迷梦，这是上帝委托我的，——是我应尽的责任，我在天津耽搁两天；还要折回来到汉口去，但是我没有机会，和你握别了！我们预备在上帝那里见吧！愿上帝祝福你！

"她这封信到了以后，我们便都到礼拜堂为她祈祷上帝，帮助她早早成功！但从那天以后，我们便不知道她的踪迹了！不久战事终止，共和成功，我们会友正在礼拜堂聚会，感谢基督的恩惠；使人类不再发生，拿流血作下酒的菜的残忍心。忽听见一个少年痛哭的声音，我们知道他一定有甚么很伤心的罪恶，所以我们也都替他恳切的忏悔！祷告完了，我们都站起来，同唱《颂主诗歌》，……孩子！这种习惯！你应该还记得吧！……我们那时按着这个顺序，聚完会，正要散会的时候；忽见适才痛哭的少年，跑到宣道台上来说：'诸位亲爱的会友呵！唉！慈悲的天父！'他又不禁的流下泪来！我们到会的人没有一个脸上不现着惊奇的神气，……孩子！你知道！我那时候也免不了惊奇呢！……我今年活到五十二岁只见过这么一次呢！

"那少年哭了半天，他才又接下去说：'我在上帝面前犯了极大的罪，我的手杀死过许多我的同伴！——为了战争的缘故——他们流的血，可以把我飘起来，送到黑暗深坑里去！但是我还是不明白，我是犯了不可忏悔的罪！有一天，我正在杀戮我的敌军，最出力的时候，——因为我是把他们战败了；所以我心里着实的快意！我觉得我的枪和刀，也非常活泼，和我一样露着笑容，忽然在我身后，发现了很奇异的声音，我不免回过头来一看，只见红十字队的一个队员叫

作白吾性的，站在我的身后，眼里满蓄泪水，脸色惨白着，我看了忽然手便软了！不能再去残害我的同类了！因问她说你为什么这个样子？'

"'唉！可怜的熊海夫，你杀了他们觉得怎么样？'唉！诸君！我对于白女士所问的这个问题，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杀他们一个头，便好象从西瓜梗上，切下一个西瓜来，杀了就完了！我觉得怎么样？但是当时我被她真诚热情激动了，我便不能不想一想，我杀了他们，觉得怎么样了！唉呀！诸君！我尝到了灵魂上的痛苦了！当真我这时觉得满身都是罪恶！和狞鬼一样的残忍！他们的头，和我的头，一样长在脖子上，这是很自然的，我为什么要把他故意的割下来呢？我当时越想越苦痛，我的灵魂真是受了绝大的创，忽然流下泪来，我把手里的枪刀都抛弃了，跪在她，——纯洁的天使——面前求她赦免我的罪，求她替我忏悔，她很温和在我额上亲了一下说道：'上帝一定祝福你！……他永远不弃掉迷路能回头的小羊！'我这时心里得了她的洗刷，果然轻松多了！正要和她一齐回营去，谁知敌军乘我们没有防备，冷不防放过一枪来，正射在她的胸口上，唉！可怜她不久便到上帝那里去了！她临死的时候，还微笑说：'熊先生我能使你回到你应该走的正路上去，永远爱你的同伴，这是我最荣幸的纪念！我们再见吧！到上帝那里便可以见着了！'

"'唉！诸君！可敬的上帝的使者，白女士她现在回到上帝那里去了！我们应该继续她的工作，给人类世界开一线的光明，替无数的罪人忏悔呵！'

"我们听了这少年述说完这一段故事；便又接着开了一个追悼白教师的会，这便是她最荣耀的纪念了！孩子！你以为怎么样呢！"

我这时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，只有点点头，过了些时，尤老太太又说道："孩子！我回想起那残忍的把戏，挂在那槐树上，……这不过一瞥都完了！但是我余泪还没有干了！为这个羞耻和伤心，唉！上帝确能知道呵！"

月下的回忆

晚凉的时候，困倦的睡魔都退避了，我们便乘兴登大连的南山，在南山之巅，可以看见大连全市。我们出发的时候已经是暮色苍茫，看不见娇媚的夕阳影子了，登山的时候，眼前模糊；只隐约能辨人影；漱玉穿着高底皮鞋，几次要摔倒，都被淡如扶住，因此每人都存了戒心，不敢大意了。

到了山巅，大连全市的电灯，如中宵的繁星般，密密层层满布太空，淡如说是钻石缀成的大衣，披在淡装的素娥身上，漱玉说比得不确，不如说我们乘了云梯，到了清虚上界，下望诸星，吐豪光千丈的情景为逼真些。

他们两人的争论，无形中引动我们的幻想，子豪仰天吟道："举首问明月，不知天上今夕是何年？"她的吟声未竭，大家的心灵都被打动了，互相问道："今天是阴历几时？有月亮吗？"有的说十五；有的说十七；有的说十六；漱玉高声道："不用争了！今日是十六，不信看我的日记本去！"子豪说："既是十六，月光应当还是圆的，怎么这时候还没看见出来呢？"淡如说："你看那两个山峰的中间一片红润，不是月亮将要出来的预兆吗？"我们集中目力，都望那边看去了，果见那红光越来越红，半边灼灼的天，象是着了火，我们静悄悄

地望了些时，那月儿已露出一角来了；颜色和丹砂一般红，渐渐大了也渐渐淡了，约有五分钟的时候；全个团团的月儿，已经高高站在南山之巅，下窥芸芸众生了，我们都拍着手，表示欢迎的意思；于豪说："是我们多情欢迎明月？还是明月多情，见我们深夜登山来欢迎我们呢？"这个问题提出来后，大家议论的声音，立刻破了深山的寂静，和夜的消沉，那酣眠高枝的鹧鸪也吓得飞起来了。

淡如最喜欢在清澈的月下，妩媚的花前，作苍凉的声音读诗吟词，这时又在那里高唱南唐李后主的《虞美人》，诵到"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"声调更加凄楚；这声调随着空气震荡，更轻轻浸进我的心灵深处；对着现在玄妙笼月的南山的大连，不禁更回想到三日前所看见污浊充满的大连，不能不生一种深刻的回忆了！

在一个广场上，有无数的儿童，拿着几个球在那里横穿竖冲的乱跑，不久铃声响了，一个一个和一群蜜蜂般地涌进学校门去了；当他们往里走的时候，我脑膜上已经张好了白幕，专等照这形形式式的电影，顽皮没有礼貌的行动；憔悴带黄色的面庞，受压迫含抑闷的眼光，一色色都从我面前过去了，印入心幕了。

进了课堂，里头坐着五十多个学生，一个三十多岁，有一点胡须的男教员，正在那里讲历史，"支那之部"四个字端端正正写在黑板上，我心里忽然一动，我想大连是谁的地方啊？用的可是日本的教科书——教书的又是日本教员——

这本来没有什么，教育和学问是没有国界的，除了政治的臭味——他是不许藩篱这边的人和藩篱那边的人握手，以外人们的心都和电流一般相通的——这个很自然……

“这是那里来的，不是日本人吗？”靠着我站在这边两个小学生在那窃窃私语，遂打断我的思路，只留心听他们的谈话，过了些时，那个较小的学生说“这是支那北京来的，你没看见先生在揭示板写的告白吗？”我听了这口气真奇怪，分明是日本人的口气，原来大连人已受了软化了吗？不久，我们出了这课堂，孩子们的谈论听不见了。

那一天晚上，我们住的房子里，灯光格外明亮；在灯光之下有一个瘦长脸的男子，在那里指手画脚演说：“诸君！诸君！你们知道用吗啡培成的果子，给人吃了，比那百万雄兵的毒还要大吗？教育是好名词，然而这种含毒质的教育，正和吗啡果相同……你们知道吗？大连的孩子谁也不晓得有中华民国呵！他们已经中了吗啡果的毒了！……

中了毒无论怎样，终久是要发作的，你看那一条街上是西岗子一连有一千余家的暗娼，是谁开的，原来是保护治安的警察老爷，和暗探老爷们勾通地棍办的，警察老爷和暗探老爷，都是吃了吗啡果子的大连公学校的卒业生呵！”

他说到那里，两个拳头不住在桌上乱击，口里不住的诅咒，眼泪不竭的涌出，一颗赤心几乎从嘴里跳了出来！歇了一歇他又说：

我有一个朋友，在一天下午，从西岗子路过；就见那灰

色的墙根底下每一家的门口，都有一个邪形鸠面的男子蹲在那里，看见他走过去的时候，由第一个人起，连续着打起呼啸来；这种奇异的暗号，真是使人惊吓，好象一群恶魔要捕人的神气；更奇怪的，打过这呼啸以后立刻各家的门又都开了；有妖态荡气的妇人，向外探头，我那个朋友，看见她们那种样子，已明白她们要强留客人的意思，只得低下头，急急走过，经过他们门前，有的捉他的衣袖，有的和他调笑，幸亏他穿的是西装，他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来历，不敢过于造次，他才得脱了虎口，当他才走出胡同口的时候，从胡同的那一头，来了一个穿着黄灰色短衣裤的工人；他们依样的作那呼啸的暗号；他回头一看，那人已被东首第二家的一个高颧骨的妇人拖进去了！

唉！这不是吗啡果的种子，开的沉沦的花吗？

我正在回忆从前的种种，忽潋玉在我肩上击了一下说："好好地月亮不看，却在这漆黑树影底下发什么怔。"

潋玉的话打断我的回忆，现在我不再想什么了，东西张望，只怕辜负了眼前的美景！

远远地海水，放出寒栗的光芒来；我寄我的深愁于流水，我将我的苦闷付清光；只是那多事的月亮，无论如何把我尘浊的影子，清清楚楚反射在那块白石头上；我对着她，好象怜她，又好象恼她；怜她无故受尽了苦痛的磨折！恨她为什么自己要着迹，若没这有形的她，也没有这影子的她了，无形无迹，又何至被有形有迹的世界折磨呢？……连累

得我的灵魂受苦恼……

夜深了！月儿的影子偏了，我们又从来处去了。

或人的悲哀

亲爱的朋友KY：

我的病大约是没有希望治好了！前天你走后，我独自坐在窗前玫瑰花丛前面，那时太阳才下山，余辉还灿烂地射着我的眼睛，我心脏的跳跃很利害，我不敢多想甚么，只是注意那玫瑰花，娇艳的色彩，和清润的香气，这时风渐渐大了，于我的病体不能适宜，嫒姊在门口招呼我进去呢。

我到了屋里，仍旧坐在我天天坐着的那张软布椅上，壁上的相片，一张张在我心幕上跳跃着，过去的一件一件事情，也涌到我洁白的心幕上来，唉！KY，已经过去的，是事情的形式，那深刻的，使人酸楚的味道，仍旧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，渗在我的血液里，回忆着便不免要饮泣！

第一次，使我忏悔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在紫藤花架下，那几张石头椅子上坐着，你和心印谈人生究竟的问题，你那时很郑重的说："人生那里有究竟！一切的事情，都不过象演戏一般，谁不是涂着粉墨，戴着假面具上场呢？……"后来你又说："梅生和昭仁他们一场定婚；又一场离婚的事情，简直更是告诉我们说：人事是作戏，就是神圣的爱情，也是靠不住的，起初大家十分爱恋的定婚，后来大家又十分憎恶的离

起婚来。一切的事情，都是靠不住的，”心印听了你的话，她便决绝的说：“我们游戏人间吧！”我当时虽然没有开口，给你们一种明白的表示，但是我心里更决绝的，和心印一样，要从此游戏人间了！

从那天以后，我便完全改了我的态度；把从前冷静考虑的心思，都收起来，只一味的放荡着，——好象没有目的地的船，在海洋中飘泊，无论遇到怎么大的难事；我总是任我那时情感的自然，喜怒笑骂都无忌惮了！

有一天晚上，我独自坐在冷清清的书房里，忽然张升送进一封信来，是叔和来的。他说：他现在很闷，要到我这里谈谈，问我有工夫没有？我那时毫不用考虑，就回了他一封说：“我正冷清得苦；你来很好！”不久叔和真来了，我们随意的谈话，竟销磨了四点多钟的光阴；后来他走了，我心里忽然一动，我想今天晚上的事情，恐怕有些太欠考虑吧？……但是已经过去了！况且我是游戏人间呢！我转念到这里，也就安贴了。

谁知自从这一天以后，叔和便天天写信给我，起初不过谈些学术上的问题，我也不以为奇，有来必回，最后他忽然来了一封信说：“我对于你实在是十三分的爱慕；现在我和吟雪的婚事，已经取消了，希望你不要使我失望！”

KY！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，你总该知道呵！我生平最恨见异思迁的人，况且吟雪和我也有一面之缘；总算是朋友，谁能作此种不可思议的事呢？当时我就写了一封信，痛痛地拒绝他了。但是他仍然纠缠不清，常常以自杀来威胁

我，使我脆弱的心灵，受了非常的打激！每天里，寸肠九回，既恨人生多罪恶！又悔自家太孟浪！唉！KY！我失眠的病，就因此而起了！现在更蔓延到心脏了！昨天医生用听筒听了听，他说很要小心，节虑少思，或者可以望好，唉！KY！这种种色色的事情，怎能使我不思呢？

明天我打算搬到妇婴医院去，以后来信，就寄到那边第二层楼十五号房间；写得乏了！再谈吧！

你的朋友亚侠

六月十日

亲爱的KY：

我报告你一件很好的消息，我的心脏病，已渐渐好了！失眠也比从前减轻，从前每一天夜里，至多只睡到三四个钟头，就不能再睡了。现在居然能睡到六个钟头，我自已真觉得欢喜，想你也一定要为我额手称贺！是不是？

我还告诉你一件事，这医院里，有一个看护妇刘女士，是一个最笃信宗教的人，她每天从下午两点钟以后，便来看护我，她为人十分和蔼，她常常劝我信教；我起初很不以为然，我想宗教的信仰，可以遮蔽真理的发现；不过现在我却有些相信了！因为我似乎知道真理是寻不到，不如暂且将此心寄托于宗教，或者在生的岁月里，不至于过分的苦痛！

昨天夜里，月色十分清明，我把屋里的电灯拧灭了；看那皎洁的月光，慢慢透进我屋里来；刘女士穿了一身白衣服，跪在床前低声的祷祝，一种恳切的声音，直透过我的耳

膜，深深地侵进我的心田里，我此时忽感一种不可思议的刺激，我觉得月光带进神秘的色彩来，罩住了世界上的一切，我这时虽不敢确定宇宙间有神，然而我却相信，在眼睛能看见的世界以外，一定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了。

我这一夜，几乎没闭眼，怔怔想了一夜，第二天我的病症又添了！不过我这时徬徨的心神好象有了归着，下午睡了一觉，现在已经觉得十分痊愈了！马大夫也很奇怪我好得这么快，他说：若以此种比例推下去，——没有变动；再有三四天，便可出院了。

今天心印来看我一次，她近来颜色很不好！不知道有甚么病，你有工夫可以去看看她，大约她现在徬徨歧路；必定很苦！

你昨天叫人送来的一束兰花；今天还很有生气，这时他正映着含笑的朝阳，更显得精神百倍，我希望你前途的幸福也和这花一样灿烂！再谈，祝你康健！

亚 侠

七月六日

KY吾友：

我现在真要预备到日本去找我的哥哥，因为我自从病后便不耐幽居，听说蓬莱的风景佳绝，我去散散心，大约病更可以除根了。

我希望你明天能来，因为我打算后天早车到天津乘长沙丸东渡，在这里的朋友，除了你，和心印以外，还有文生，

明天我们四个人，在我家里畅叙一下罢！我这一走、大约总要半年才能回来呢！

你明天来的时候，请你把昨天我叫人送给你看的那封心印的信带了来，她那边有一个问题，——“名利的代价是什么？”我当时心里很烦，没有详细的回答她，打算明天见面时，我们四个人讨论一个结果出来，不过这个问题，又是和“人生究竟的问题”差不多，恐怕结果，又是悲的多，乐的少，唉！何苦呵！我们这些人，总是不能安于现在，求究竟，——这于人类的思想，固然有进步，但是精神消磨得未免太多了！……但望明天的讨论可以得到意外的完满就好了！

我现在屋子里乱得不成样子，箱子里的东西乱七八糟堆了一床，我理得实在心烦，所以跑到外书房里来，给你们写信，使我的眼睛不看见，心就不烦了！说到这里，我又想起一件事了。

KY！你记得前些日子；我们看见一个盲诗人的作品，他说：“中午的太阳，把世界和世界的一切惊异，指示给人们，但是夜，却把宇宙无数的星，无际限的空间，——全生活，广大和惊异指示给人们。白昼指示给人们的，不过是人的世界，黑暗和污秽。夜却能把无限的宇宙指示给人们，那里有美丽的女神，唱着甜美的歌，温美的云，织成洁白的地毯，星儿和月儿，围随着低低地唱，轻轻地舞。”这些美丽的东西，岂是我们眼睛所能领略得到的呢？KY 我宁愿作一个瞎子呢！倘若我真是个瞎子，那些可厌的杂乱的东西，再不会到我心幕上来了。但是不幸！我实在不是个瞎子，我

免不了要看世界上种种的罪恶的痕迹了！

任笔写来，不知说些什么，好了！别的话留着明天面谈吧！

亚 侠

九月二日

KY呵！

丝丝的细雨敲着窗子，密密的黑云罩着天空，澎湃的波涛震动着船身；海天辽阔，四顾苍茫，我已经在海里过了一夜，这时正是开船的第二天早晨。

前夜，那所灰色墙的精致小房子里的四个人，握着手谈着天何等的快乐？现在我是离你们，一秒比一秒远了！唉！为什么别离竟这样苦呵！

我记得：分别的那一天晚上，心印指着那迢迢的碧水说："人生和水一样的流动，岁月和水一样的飞逝；水流过去了，不能再回来！岁月跑过去了，也不能再回来！希望亚侠不要和碧水时光一样。早去早回呵。"KY 这话真使我感动，我禁不住哭了！

你们送我上船，听见汽笛呜咽悲鸣着，你们便不忍再看我，忍着泪，急急转过头走去了，我呢？怔立在甲板上；不住的对你们望，你们以为我看不见你们了，用手帕拭泪；偷眼往我这边看，咳！KY这不过是小别，便这样难堪！以后的事情，可以设想吗？

"名利的代价是什么？"心印的答案：是"愁苦劳碌。"你

却说："是人生生命的波动；若果没有这个波动，世界将呈一种不可思议的枯寂！"你们的话在我心里；起伏不定的浪头，在我眼底；我是浮沉在这波动之上，我一生所得的代价，只是愁苦劳碌。唉！KY！我心徬徨得很呵！往那条路上去呢？……我还是游戏人间吧！

今天没有什么风浪，船很平稳，下午雨渐渐住了，露出流丹般的彩霞，罩着炊烟般的软雾；前面孤岛隐约，仿佛一只水鸦伏在那里。海水是深碧的；浪花涌起，好象田田荷丛中窥人的睡莲。我坐在甲板上一张旧了的藤椅里，看海潮浩浩荡荡，翻腾奔掀，心里充满了惊惧的茫然无主的情绪，人生的真象，大约就是如此了。

再有三天，就可到神户；一星期后可到东京，到东京住什么地方，现在还没有定，不过你们的信，可寄到早稻田大学我哥哥那里好了。

我的失眠症，和心脏病，昨日夜里又有些发作，大约是因为劳碌太过的缘故，今夜风平浪静，当得一好睡！

现在已经黄昏了。海上的黄昏又是一番景象，海水被红日映成紫色，波浪被余辉射成银花，光华灿烂，你若是到了这里，大约又要喜欢得手舞足蹈了！晚饭的铃响了，我吃饭去。再谈！

亚 侠

九月五日

KY吾友：——

我到东京，不觉已经五天了。此地的人情风俗和祖国相差太远了！他们的饮食，多喜生冷；他们起居，都在席子上，和我们祖国从前席地而坐的习惯一样，这是进化呢？还是退化？最可厌的是无论到什么地方，都要脱了鞋子走路；这样赤足的生活，真是不惯！满街都是吱吱咖咖木屐的声音，震得我头疼，我现在厌烦东京的纷纷搅搅，和北京一样！浮光底下；所盖的形形色色，也和北京一样！莫非凡是都会的地方都是罪恶荟萃之所吗？真是烦煞人！

昨天下午我到东洋妇女和平会去，——正是她们开常会的时候，我因一个朋友的介绍，得与此会；我未到会以前，我理想中的会员们，精神的结晶，是纯洁的，是热诚的。及至到会以后，所看见的妇女，是满面脂粉气，贵族氏的夫人小姐；她们所说的和平，是片面的，就和那冒牌的共产主义者，只许我共他人之产，不许人共我的产一样。KY！这大约是：人世间必不可免的现象吧？

昨天回来以后，总念念不忘日间赴会的事，夜里不得睡，失眠的病又引起了！今天心脏，觉得又在急速的跳，不过我所带来的药，还有许多，吃了一些或者不至于再患。

今午吃完饭后，我跟着我哥哥，去见一位社会主义者，他住的地方，离东京很远，要走一点半钟。我们一点钟，从东京出发，两点半到那里；那地方很幽静，四围种着碧绿的树木和菜蔬，他的屋子就在这万绿丛中。我们刚到了他那门口，从他房子对面，那个小小草棚底下，走出两个警察来，盘问我们住址、籍贯、姓名，与这个社会主义者的关系。我当

时见了这种情形，心里实感一种非常的苦痛，我想这些，巩固各人阶级和权利的自私之虫，不知他们造了多少罪孽呢？KY呵！那时我的心血沸腾了！若果有手枪在手，我一定要把那几个借强权干涉我神圣自由的恶贼的胸口，打穿了呢！

麻烦了半天，我们才得进去，见着那位社会主义者；他的面貌很和善，但是眼神却十分沉着。我见了他，我的心仿佛热起来了！从前对于世界所抱的悲观，而酿成的消极，不觉得变了！这时的亚侠，只想用弹药炸死那些妨碍人们到光明路上去的障碍物，KY！这种的狂热，回来后想想，不觉失笑！

今天我们谈的话很多，不过却不能算是畅快；因为我们坐的那间屋子的窗下，有两个警察在那里监察着；直到我们要走的时候，那位社会主义者才说了一句比较畅快的话，他说："为主义牺牲生命，是最乐的事，与其被人的索子缠死，不如用自己的枪，对准喉咙打死！"KY！这话的味道，何其隽永呵！

晚上我哥哥的朋友孙成来谈，这个人很有趣，客中得有几个解闷的，很不错！

写得不少了，再说罢！

亚 侠

九月二十日

KY呵！

我现在不幸又病了！仍旧失眠，心脏跳动，和在京时候的程度差不多。前三天搬进松井医院，作客的人病了，除了

哥哥的慰问外，还有谁来看视呢！况且我的病又是失眠，夜里睡不着，两只眼看见的，是桌子上的许多药瓶，药末的纸包，和那似睡非睡的电灯，灯上罩着深绿的罩子，——医生恐光线太强，于病体不适的缘故。——四围的空气，十分消沉、暗淡。耳朵所听见的，是那些病人无力的吟呻；凄切的呼唤，有时还夹着隐隐地哭声！

KY！我仿佛已经明白死是什么了！我回想在北京妇婴医院的时候看护妇刘女士告诉我的话了；她说："生的时候，作了好事，死后便可以到上帝的面前，那里是永久的乐园，没有一个人脸上有愁容，也没有一个人掉眼泪！"KY！我并不是信宗教的人，但是我在精神徬徨无着处的时候，我不能不寻出信仰的对象来；所以我健全的时候，我只在人间寻道路，我病痛的时候，便要在人间之外的世界，寻新境界了。

这几天，我一闭眼，便有一个美丽的花园，——意象所造成的花园，立在我面前，比较人间无论那一处都美满得多；我现在只求死，好象死比生要乐得多呢！

人间实在是虚伪得可怕！孙成和继梓——也是在东京认识的，我哥哥的同学；他们两个为了我这个不相干的人，互相猜忌，互相倾轧，有一次，恰巧他们两人，不约而同时都到医院来看我，两个人见面之后，那种嫉妒仇视的样子，竟使我失惊！KY！我这时才恍然明白了！人类的利己心，是非常可怕的！并且他们要是欢喜什么东西，便要据那件东西为己有！

唉！我和他们两个，只是浅薄的友谊，那里想到他们的

贪心，如此利害！竟要作成套子，把我束住呢？KY！我的志向你是知道的，我的人生观你是明白的，我对于我的生，是非常厌恶的！我对于世界，也是非常轻视的，不过我既生了，就不能不设法不虚此生！我对于人类，抽象的概念，是觉得可爱的，但对于每一个人，我终觉得是可厌的！他们天天送鲜花来，送糖果来，我因为人与人必有交际，对于他们的友谊，我不能不感谢他们！但是照现在看起来，他们对于我，不能说不是另有作用呵！

KY！你记得，前年夏天，我们在万牲园的那个池子旁边钓鱼，买了一块肉，那时你曾对我说："亚侠！作人也和作鱼一样，人对付人也和对付鱼一样！我们要钓鱼，拿他甘心，我们不能不先用肉，去引诱他，他要想吃肉，就不免要为我们所甘心了！"这话我现在想起来，实在佩服你的见识，我现在是被钓的鱼，他们是要抢着钓我的渔夫，KY！人与人的交际不过如此呵！

心印昨天有信来，说她现在十分苦闷，知与情常常起剧烈的战争！知战胜了，便要沉于不得究竟的苦海，永劫难回！情战胜了，便要沉沦于情的苦海，也是永劫不回！她现在大有自杀的倾向。她这封信，使我感触很深！KY！我们四个人，除了文生尚有些勇气奋斗外，心印你我三个人，困顿得真苦呵！

我病中的思想分外多，我想了便要写出来给你看，好象二十年来，茹苦含辛的生活，都可以在我给你的信里寻出来。

KY！奇怪得很！我自从六月间病后，我便觉得我这病是不能好的，所以我有一次和你说，希望你，把我从病时，给你的信，要特别留意保存起来。……但是死不死，现在我自己还不知道，随意说说，你不要因此悲伤吧！有工夫多来信，再谈。祝你快乐！

亚 侠

十一月三日

KY：

读你昨天的来信，实在叫我不忍！你为了我前些日子的那封信，竟悲伤了几天！KY！我实在感激你！但是你也太想不开了！这世界不过是个寄旅，不只我要回去，便是你，心印，文生，——无论谁？迟早都是要回去的呵！我现在若果死了，不过太早一点。所以你对于我的话，十分痛心！那你何妨，想我现在是已经百岁的人，我便是死了，也是不可逃数的，那也就没什么可伤心了！

这地方，实在不能久住了！这里的人，和我的隔膜更深，他们站在桥那边；我站在桥这边；要想握手是很难的，我现在决定回国了！

昨天医生来说：我的病很危险！若果不能摒除思虑，恐怕没有好的希望！我自己也这样想，所以我不能不即作归计了！我的姑妈，在杭州住，我打算到她家去，或者能借天然的美景，疗治我的沉疴，我们见面，大约又要迟些日子了。

昨夜我因不能睡，医生不许我看书，我更加思前想后的

睡不着，后来我把我的日记本，拿来偷读，当时我的感触，和回忆的热度，都非常利害，我顾不得我的病了！我起来把笔作书，但是写来写去，都写不上三四个字，便写不下去了，因又放下笔，把日记本打开细读，读到三月十日，我给心印的信上面，有几首诗说：

“我在世界上，
不过是浮在太空的行云！
一阵风便把我吹散了，
还用得着思前想后吗？”

“假若智慧之神不光顾我，
苦闷的眼泪
永远不会从我心里流出来呵！”

这一首诗可以为我矛盾的心理写照；我一方说不想什么，一方却不能不想什么，我的眼泪便从此流不尽了！这种矛盾的心理，最近更利害，一方面我希望病快好，一方面我又希望死，有时觉得死比什么都甜美！病得利害的时候，我又惧怕死神，果真来临！KY呵！死活的谜，我始终猜不透！只有凭造物主的支配罢了！

我的行期，大约是三天以内，我在路上，或者还有信给你。

现在天气渐渐冷了。长途跋涉，诚知不宜，我哥哥也曾阻止我，留我到了春天再走，但是KY！我心里的秘密，谁能知道呢？我当初到日本去，是要想寻光明的花园，结果只多

看了些人类偏狭心理的怪现状！他们每逢谈到东亚和平的话，他们便要眉飞色舞的说：这是他们唯一的责任，也是他们唯一的权利！欧美人民是不容染指的。他们不用镜子，照他们魑魅的怪状，但我不幸都看在眼里，印在心头，我怎能不思虑？我的病如何不添重？我不立刻走，怎么过呢？

况且我的病，能好不能好，我自己毫无把握！我固然是厌恶人间，但是我活了二十余年，我究竟是个人，不能没有人类的感情，我还有母亲，我还有兄嫂，他们和我相处很久；我要走了，也应该和他们辞别，我所以等不到春天，就要赶回来了！

我到杭州住一个礼拜，就到上海去，若果那时病好了，当到北京和你们一会。

我从五点钟，给你写信，现在天已大亮了！医生要来我怕他责备我，就此搁笔吧！

亚侠

十二月五日

亲爱的KY：

我离东京的时候，接到你的一封信，当时忙于整理行装，没有覆你，现在我到杭州了。我姑妈的屋子，正在湖边，是一所很精致的小楼；推开楼窗，全湖的景色，都收入脑海，我疲病之身，受此自然的美丽的沐浴，觉得振刷不少！

湖上天气的变幻，非常奇异，我昨天到这里，安顿好行李，我便在这窗前的藤椅上坐下，我看见湖上的雾，很快

——大约五分钟的工夫，便密密幂起，四围的山，都慢慢地模糊了。跟着淅淅沥沥的雨点往下洒，游湖的小船，被雨打得船身左右震荡，但是不到半点钟，雨住云散，天空飞翔着鲜红的彩霞，青山也都露出格外翠碧的色彩来。山涧里的白云，随风袅娜，真是如画境般的湖山，我好象作了画中的无愁童子，我的病似乎好了许多。

我姑妈家里的表兄，名叫剑楚的，我们本是幼年的伴侣；但是隔了五六年不见，大家都觉得生疏了！这时他已经有一个小孩子，他的神气，自然不象从前那样活泼，不过我苦闷的时候，还是和他谈谈说说觉得好些！（十二月二十日写到此）

KY！我写这封信的一半，我的病又变了！所以直迟了五天，才能继续着写下去，唉！KY！你知道恶消息又传来了！

我给你写信的那天晚上，——我才写了上半段，剑楚来找我，他说："唯逸已于昨晚死了！"唉！KY！这是什么消息？你回想一年前，我和你说唯逸的事情，你能不惜然吗？唯逸他是极有志气的青年，他热心研究社会主义，他曾决心要为主义牺牲，但是他因为失了感情的慰藉，他竟抑抑病了，昨晚竟至于死了。

他有一封信给我，写得十分凄楚，里头有一段说："亚侠！自从前年夏天起，我便种了病的因，只因为认识了你！……但是我的环境，是不容我起奢望的，这是知识告诉我，不可自困！然而我的精神，从此失了根据。我觉得人生真太干枯！我本身失去生活的趣味，我何心去助增别人的生

活趣味？为主义牺牲的心，抵不过我厌生的心，……但是我也不愿意作非常的事，为了感情，牺牲我前途的一切！且知你素来洁身自好，我也决不忍因爱你故，而害你，但是我终放不下你！亚侠！现在病已深入了！我深藏心头的秘密，才敢贡诸你的面前！你若能为你忠心的仆人，叫一声可怜！我在九泉之灵也就荣幸不少了！……”唉！KY！游戏人间的结果，只是如此呵！

我失眠两天了！昨天还吐了几口血，现在疲乏得很！不知道还能给你几封信呵！

亚 侠伏枕书

十二月二十五日

KY 亲爱的朋友：

在这一个星期里，我接到你两封信，心印和文生各一封信，但是我病了，不能回你们！

唉！KY！我想不到，我已经不能回上海了！也不能到北京了！昨天我姑妈打电报，给我的家里，今天我母亲嫂嫂已经来了！她们见了我，只是掉眼泪，我的心也未尝不酸！但是奇怪得很！我的泪泉，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干枯了？

自从上礼拜起，我就知道我的病，是不能好了！我便把我一生的事情，从头回想一遍，拉杂写了下来！现在我已经四肢无力，头脑作痛，眼光四散，我不能写了！唉！

…………

“我一生的事情，平常得很！没什么可记，但是我精神

上起的变化，却十分剧烈；我幼年的时候，天真烂漫，不知痛苦。到了十六岁以后，我的智情都十分发达起来。我中学卒业以后，我要到西洋去留学，因为种种的关系，作不到，我要投身作革命党，也被家庭阻止，这时我深尝苦痛的滋味！

但是这些磨折，尚不足以苦我！最不幸的，是接二连三，把我陷入感情的漩涡，使我欲拔不能！这时一方，又被知识苦缠着，要探求人生的究竟，化费了不知多少心血，也求不到答案！这时的心，徬徨到极点了！不免想到世界既是找不出究竟来，人间又有什么真的价值呢？努力奋斗，又有什么结果呢？并且人生除了死，没有更比较大的事情，我既不怕死，还有什么事不可作呢！……唉！这时的我，几乎深陷堕落之海了！……幸一方面好强的心，很占势力，当我要想放纵性欲的时候；他在我头上，打了一棒，我不觉又惊醒了！不敢往这里走，但是究竟往什么地方去呢？我每天夜里，睡在床上，殚精竭虑的苦事搜求，然而没有结果！

我在极苦痛的时候，我便想自杀，然而我究竟没有勇气！我否认世界的一切；于是我便实行我游戏人间的主义，第一次就失败了！接二连三的，失败了五六次！唯逸因我而死！叔和因我而病！我何尝游戏人间？只被人间游戏了我！……自身的究竟，既不可得，茫茫前途，如何不生悲凄之感！

唉！天乎！不可治的失眠病，从此发生！心脏病，从此种根！颠顿了将及一年，现在将要收束了！

今夜他们都睡了。更深人静，万感丛集！——虽没死的勇气，然而心头如火煎逼！头脑如刀劈，剑裂！我纵不欲

死，病魔亦将缠我至于死呵！死神还不降临我？实在等不得了！这时我努力爬下床来，抖战的两腿，使我自己惊异！这时窗子外面，射进一缕寒光来，湖面上银花闪烁，我晓得那湖底下朱红色的珊瑚床，已为我豫备好了！云母石的枕头；碧绿青苔泥的被褥，件件都整理了！……我回去吧！唉！亲爱的母亲！嫂嫂！KY……再见吧！”

…………

我表姊，昨夜不知什么时候，跳在湖心死了！她所写的信，和她自己的最后的一页日记，都放在枕边。唉！湖水森寒，从此人天路隔！KY！姊呵！我表姊临命时候，瘦弱的可怜的影子，永远深深刻在我脑幕上，今天晚上，我走到她住的屋子里去，但见雪白的被单上，溅着几滴鲜红的血迹，那有我表姊的影子呢？我禁不住坐在她往日常坐的那张椅子上，痛哭了！

她的尸首，始终没有捞到，大约是沉在湖底，或者已随流流到海里去了。

她所有的东西，都收拾好，交给我舅母带回去，有一本小书，——《生之谜》，上面写着留给你作纪念品的，我现在由邮寄给你，望你好好保存了吧！

亚　侠的表妹附书。

一月九日

丽石的日记

今日春雨不住响的滴着，窗外天容惜淡，耳边风声凄厉，我静坐幽斋，思潮起伏，只觉怅然惘然！

去年的今天，正是我的朋友丽石超脱的日子，现在春天已经回来了，并且一样的风凄雨冷，但丽石那惨白梨花般的两靥，谁知变成什么样了！

丽石的死，医生说是心脏病，但我相信丽石确是死于心病，不是死于身病，她留下的日记，可以证实，现在我将她的日记发表了吧！

十二月二十一日

不记日记已经半年了。只感觉着学校的生活单调，吃饭，睡觉，板滞的上课，教员戴上道德的假面具，象俳优般舞着唱着，我们便象傻子般看着听着，真是无聊极了。

图书馆里，摆满了古人的陈迹，我掀开了屈原的《离骚》念了几页，心窃怪其愚——怀王也值得深恋吗？……

下午回家，寂闷更甚；这时的心绪，真微玄至不可捉摸……日来绝要自制，不让消极的思想入据灵台，所以又忙把案头的奋斗杂志来读。

晚饭后，得归生从上海来信——不过寥寥几行，但都系心坎中流出，他近来因得不到一个归宿地，常常自戕其身，白兰地酒，两天便要喝完一瓶，……他说："沉醉的当中，就是他忘忧的时候"唉！可怜的少年人！感情的海里，岂容轻陷？固然指路的红灯，只有一盏，但是这"万矢之的"底红灯，谁能料定自己便是得胜者呢？

其实象海兰那样的女子，世界上绝不是仅有，不过归生是永远不了解这层罢了。

今夜因为复归生的信，竟受大困——的确我搜尽枯肠，也找不出一句很恰当的话，那是足以安慰他的，……其实人当真正苦闷的时候，绝不是几句话所能安慰的哟！

十二月二十二日

今天因俗例的冬至节，学堂里放了一天假，早晨看姑母们忙着预备祭祖，不免起了想家的情绪，忆起"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"怆然下泪！

姑丈年老多病，这两天更觉颓唐，干皱的面皮，消沉的心情，真觉老时的可怜！

午后沅青打发侍者送红梅来，并有一封信说："现由花厂买得红梅两株，遣人送上，聊袭古人寄梅伴读的意思"。我写了回信，打发来人回去，将那两盆梅花，放在书案的两旁，不久斜阳销迹，残月初升，那清淡的光华，正笼照在那两株红梅上，更见精神。

今夜睡得极迟，但心潮波涌，入梦仍难，寂寞长夜，只有

梅花吐着幽香，安慰这生的漂泊者呵！

十二月二十四日

穷冬严寒，朔风虎吼，心绪更觉无聊，切盼沅青的信，但是已经三次失望了。大约她有病吧？但是不至如此，因为昨天见面的时候，她依旧活泼泼地，毫无要病的表示呵，咳！除此还有别的原因吗？……我和她相识两年了，当第一次接谈时，我固然不能决定她是怎样的一个人，但是由我们不断的通信和谈话看来，她大约不至于很残忍和无情吧！……不过："爱情是不能买预约券的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……"变幻不测的人类，谁能认定他们要走的路呢？

下午到学校听某博士的讲演，不期遇见沅青，我的忧疑更深，心想沅青既然没病，为什么不来信呢？当时赌气也不去理她，草草把演讲听完，愁闷着回家去了，晚饭懒吃，独坐沉思，想到无聊的地方，陡忆起佛经所说："菩萨畏因，众生畏果"。我不自造恶因，安得生此恶果？从此以后，谨慎造因罢！情感的漩涡里，只是愁苦和忌恨罢了，何如澄澈此心，求慰于不变的"真如"呢……想到这里，心潮渐平，不久就入睡乡了。

十二月二十五日

昨夜睡时，心境平稳，恶梦全无，今早醒来，不期那红灼灼的太阳，照满绿窗了。我忙忙自床上坐了起来，忽见桌上放着一封信，那封套的尺寸和色泽，已足使我澄澈的心紊乱

了，我用最速的目力，把那信看完了，觉得昨天的忏悔真是多余，人生若无感情维系，活着究有何趣？春天的玫瑰花芽，不是亏了太阳的照拂，怎能露出娇艳的色泽？人类生活，若缺乏情感的点缀，便要常沦到干枯的境地了，昨天的芥蒂，好似秋天的浮云，一阵风洗净了。

下午赴漱生的约，在公园聚会，心境开朗，觉得那庄严的松柏，都含着深甜的笑容，景由心造，真是不错。

十二月二十六日

今天到某校看新剧，得到一种极劣的感想，——当我初到剧场时，见她们站在门口，高声譁笑着，遇见来宾由她们身边经过，她们总作出那骄傲的样子来，惹得那些喜趁机侮辱女性的青年，窃窃评论，他们所说的话，自然不是持平之论，但是喜虚荣的缺点，却是不可避免之讥呵！

下午雯薇来——她本是一个活泼的女孩，可惜近来却憔悴了——当我们回述着儿时的兴趣，过去的快乐，更比身受时加倍，但不久我们的论点变了。

雯薇结婚已经三年了，在人们的观察，谁都觉得她很幸福，想不到她内心原藏着深刻的悲哀，今天却在我面前发现了，她说："结婚以前的岁月，是希望的，也是极有生趣的，好象买彩票，希望中彩的心理一样，而结婚后的岁月，是中彩以后，打算分配这财产用途的时候，只感得劳碌，烦躁，但当阿玉——她的女儿——没出世之前，还不觉得，……现在才真觉得彩票中后的无趣了。孩子譬如是一根柔韧的彩线，

被她捆住了，虽是厌烦，也无法解脱。”

四点半钟雯薇走了，我独自回忆着她的话，记得《甲必丹之女》书里，有某军官与彼得的谈话说：“一娶妻什么事都完了。”更感烦闷！

十二月二十七日

呵！我不幸竟病了，昨夜觉得心躁头晕，今天竟不能起床了，静悄悄睡在软藤的床上，变幻的白云，从我头顶慢慢经过，爽飒的风声，时时在我左右回旋，似慰我的寂寞。

我健全的时候，无时不在栗栗中觅生活，我只领略到烦搅，和疲敝的滋味，今天我才觉得不断活动的人类的世界，也有所谓“静”的境地。

我从早上八点钟醒来，现在已是下午四点钟了，我每回想到健全时的劳碌和压迫，我不免要恳求上帝，使我永远在病中，永远和静的主宰——幽秘之神——相接近。

我实在自觉惭愧，我一年三百六十日中，没有一天过的是我真愿过的日子，我到学校去上课，多半是为那上课的铃声所勉强，我恬静的坐在位子上，多半是为教员和学校的规则所勉强，我一身都是担子，我全心也都为担子的压迫，没有工夫想我所要想的。

今天病了，我的先生可以原恕我，不必板坐在书桌里，我的朋友原谅我，不必勉强陪着她们到操场上散步，……因为病被众人所原谅，把种种的担子都暂且搁下，我简直是个被赦的犯人，喜悦何如？

我记得海兰曾对我说:"在无聊和勉强的生活里，我只盼黑夜快来，并望永永不要天明，那末我便可忘了一切的烦恼了。"她也是一个生的厌烦者呵!

我最爱读元人的曲，平日为刻板的工作范围了，使我不能如愿，今夜神思略清，因拿了一本《元曲》就着烂闪的灯光细读，真是比哥仑布发现了新大陆，还要快活呢!

我读到《黄粱梦》一折，好象身驾云雾，随着骊山老母的绳拂，上穷碧落了。我看到东华帝君对吕岩说:"……把些个人间富贵，都作了眼底浮云，"又说:"他每得道清平有几人?何不早抽身?出世尘，尽白云满溪锁洞门，将一函经手自繙;一炉香手自焚，这的是清闲真道本。"似喜似悟，唉!可怜的怯弱者呵!在担子底下奋斗筋疲力尽，谁能保不走这条自私自利的路呢!

每逢遇到不如意事时，起初总是愤愤难平，最后就思解脱，这何尝是真解脱，唉!只自苦罢了!

十二月二十九日

二十八日热度稍高，全身软疲，不耐作字，日记因阙，今早服了三粒"金鸡纳霜"，这时略觉清楚。

回想昨天情景，只是昏睡，而睡时恶梦极多，不是被逐于虎狼，就是被困于水火，在这恐怖的梦中，上帝已指示出人生的缩影了。

午后雯薇使人来问病，并附一信说:"我吐血的病，三年以来，时好时坏，但我不怕死，死了就完了。"她的见解实在

不错！人生的大限，至于死而已；死了自然就完了。但死终不是很自然的事呵！不愿意生的人固不少，可是同时也最怕死；这大约就是滋苦之因了。

我想起雯薇的病因，多半是由于内心的抑郁，她当初作学生的时代，十分好强，自从把身体捐入家庭，便弄得事事不如人了——好强的人，只能听人的赞扬，不幸受了非议，所有的希望便要立刻销沉了。其实引起人们最大的同情，只能求之于死后，那时用不着猜忌和倾轧了。

下午归生的信又来了，他除为海兰而烦闷外，没有别的话说，恰巧这时海兰也正来看我，我便将归生的信让她自己看去，我从旁边观察她的态度，只见她两眉深锁，双睛发直；等了许久，她才对我说："我受名教的束缚太甚了，……并且我不能听人们的非议，他的意思，我终久要辜负了，请你替我尽友谊的安慰吧！……这一定没有结果的希望！"她这种似迎似拒的心理，看得出她智情激战的痕迹。

正月一日

今天是新年的元旦，当我睡在床上，看小表妹把新日历换那旧的时，固然也感到日子的飞快；光阴一霎便成过去了。但跟着又成了未来，过去的不断过去，未来的也不断而来，浅近的比喻，就是一盏无限大的走马灯，究有什么意思！

今天看我病的人更多了，她们并且怕我寂寞，倡议在我房里打牌伴着我，我难却她们的美意，其实我实在不欢迎呢！

正月三日

我的病已经好了，今天沅青来看我，我们便在屋里围着火炉清谈竟日。

我自从病后，一直不曾和归生通信，——其实我们的情感只是友谊的，我从不愿从异性那里求安慰，因为和他们——异性——的交接，总觉得不自由。

沅青她极和我表同情，因此我们两人从泛泛的友谊上，而变成同性的爱恋了。

的确我们两人都有长久的计划，昨夜我们说到将来共同生活的乐趣，真使我兴奋！我一夜都是作着未来的快乐梦。

我梦见在一道小溪的旁边，有一所很清雅的草屋，屋的前面，种着两棵大柳树，柳枝飘拂在草房的顶上，柳树根下，拴着一只小船，那时正是斜日横窗，白云封洞，我和沅青坐在这小船里，御着清波，渐渐驰进那芦苇丛里去。这时天上忽下起小雨来，我们被芦苇严严遮住，看不见雨形，只听见淅淅沥沥地雨声，过了好久时已入夜，我们忙忙把船开回，这时月光又从那薄薄凉云里露出来，照得碧水如翡翠砌成，沅青叫我到水晶宫里去游逛，我便当真跳下水，忽觉心里一惊就醒了。

回思梦境，正是我们平日所希冀的呵！

正月四日

今天因为沅青不曾来，只感苦闷！走到我和沅青同坐

着念英文的地方，更觉得忽忽如有所失。

我独自坐在葡萄架下，只是回忆和沅青同游同息的陈事：玫瑰花含着笑容，听我们甜蜜的深谈，黄莺藏在叶底，偷看我们欢乐的轻舞，人们看见我们一样的衣裙，联袂着由公园的马路上走过，如何的注目呵！唉！沅青是我的安慰者，也是我的鼓舞者，我不是为自己而生，我实在是为她而生呢？

晚上沅青遣人送了一封信来说："亲爱的丽石！我决定你今天必大受苦闷了！……但是我为母亲的使命，不能不忍心暂且离开你。我从前不是和你说过，我有一个舅舅住在天津吗？因为小表弟的周岁，母亲要带我去祝贺，大约至迟五六天以内，总可以回来，你可以找雯薇玩玩，免得寂寞！"我把这信，已经反复看得能够背诵了，但有什么益处，寂寞益我苦！无聊使我悲！渴望增我怒！

正月十日

沅青走后，只觉恹恹懒动，每天下课后，只有睡觉，差强人意！

今天接到天津的电话，沅青今夜可以到京，我的心怀开放了，一等到柳梢头没了日影，我便急急吩咐厨房开饭；老妈子打脸水，姑母问我忙甚么？我才觉得自己的忘情，不禁羞惭得说不出话来。

到了火车站，离火车到时还差一点多钟呢！这才懊悔来的太早了！

盼得心头焦躁了，望得两眼发酸了，这才听见呜呜汽笛响，车子慢慢进了站台，接客的人，纷纷赶上去欢迎他们的亲友，我只远远站着，对那车窗一个个望去；望到最后的一辆车子，果见沅青含笑望我招手呢！忙忙奔了过去，不知对她说什么好，只是嬉嬉对笑，出了站台，雇了车子一直到我家来，因为沅青应许我今夜住在这里。

正月十一日

昨夜和沅青说的话太多了，不免少睡了觉，今天觉得十分疲倦，但是因沅青的原故，今夜依旧要睡的很晚呢？

今天沅青回家去了，但黄昏时她又来找我，她进我屋门的时候，我只乐得手舞足蹈！不过当我看她的面色时，不禁使我心脉狂跳，她双睛红肿，脸色青黄，好象受了极大的刺激。我禁不住细细追问，她说“没有什么！作人苦罢了！”这话还没说完，她的眼泪却如潮涌般滚下来，后来她竟俯在我的怀里痛哭起来，急得我不知怎样才好，只有陪着她哭。我问她为什么伤心？她始终不曾告诉我，晚上她家里打发车子来接她，她才勉强擦干眼泪走了。

沅青走后，我回想适才的情境，又伤心，又惊疑，想到她家追问她，安慰她，但是时已夜深，出去不便。只有勉强制止可怕的想头，把这沉冥的夜度过。

正月十二日

为了昨夜的悲伤和失眠，今天觉得头痛心烦，不过仍旧

很早起来，打算去看沅青，我在梳头的时候，忽沅青叫人送封信来，我急急打开念道：

丽石！丽石！

人类真是固执的，自私的呵！我们稚弱的生命完全被他们支配了！被他们戕贼了！

我们理想的生活，被她们所不容，丽石！我真不忍使你知道这恶劣的消息！但是我们分别在即了，我又怎忍始终瞒你呢！

我的表兄他或者是个有为的青年——这个并不是由我观察到的，只是我的母亲对他的考语，他们因为爱我，要我与这有为的青年结婚，咳！丽石！你为什么不早打主意，穿上男子的礼服，戴上男子的帽子，妆作男子的行动，和我家里求婚呢？现在人家知道你是女子，不许你和我结婚，偏偏去找出那什么有为的青年来了。

他们又仿佛很能体谅人，昨晚母亲对我说："你和表兄，虽是小时常见面的，但是你们的性情能否相合，还不知道，你舅舅和我的意思，都是愿意你到天津去读书，那末你们俩可以常见面，彼此的性情就容易了解了。如果合得来，你们就订婚，合不来再说。"丽石！母亲的恩情不能算薄，但是她终究不能放我们自由！

我大约下礼拜就到天津去。唉！丽石！从此天南地北，这离别的苦怎么受呢？唉！亲爱的丽石！我真不愿离开你，怎么办？你也能到天津来吗？……我希望你来吧！

唉！失望呵！上帝真是太刻薄了！我只求精神上一点的安慰，他都拒绝我！"沅青！沅青！"唉！我此时的心绪，只有怨艾罢了！

正月十五日

我自得到沅青要走的消息，第二天就病了，沅青虽刻刻伴着我，而我的心更苦了！这几天我们的生活，就如被判决的死囚，唉！我回想到那一年夏天，那时正是雨后，蕴泪的柳枝，无力的荡漾着，阶前的促织，切切私语着，我和沅青，相倚着坐在浅蓝色的栏杆上，沅青曾清清楚楚对我说："我只要能找到灵魂上的安慰，那可怕的结婚，我一定要避免，"现在这话，只等于往事的陈迹了！

雯薇怜我寂寞，和失意，这两天常来慰我，但我深刻的悲哀，永远不能销除呵！

今天雯薇来时，又带了一个使我伤心的消息来，她告诉我说："可怜的欣于竟堕落了！"这实在使我惊异！"他明明是个志趣高尚的青年呵？"我这么沉吟着，雯薇说："是呵！志趣高尚的青年，但是为了生计的压迫，——结婚的结果——便把人格放弃了；他现在作了某党派的走狗，谄媚他的上司；只是为四十块钱呵！可怜！"

唉！到处都是污浊的痕迹！

二月一日

懊恼中，日记又放置半月不记了，我真是无用！既不能澈悟，又不能奋斗，只让无情的造物玩弄！

沅青昨天的来信，更使我寒心，她说："丽石，我们从前的见解，实在是小孩子的思想，同性的爱恋，终久不被社会

的人认可，我希望你还是早些觉悟吧！

我表兄的确是个很有为的青年，他并且对我极诚恳，我到津后，常常和他聚谈，他事事都能体贴入微，而且能任劳怨！……”

唉！人的感情，真容易改变，不过半个月的工夫，沅青已经被人夺去了，人类的生活，大约争夺是第一条件了！

上帝真不仁，当我受着极大的苦痛时，还不肯轻易饶我，支使那男性特别显著的少年郦文来纠缠我，听说这是沅青的主意，她怕我责备，所以用这个好方法堵住我的口，其实她愚得很，恋爱岂是片面的？在郦文粗浮的举动里，时时让我感受极强的苦痛，其实同是一个爱字，若出于两方的同意，无论在谁的嘴里说，都觉得自然和神圣，若有一方不同意，而强要求满足自己的欲望，那是最不道德的事实，含着极大的侮辱。郦文真使我难堪呵！唉！沅青何苦自陷？又强要陷人！

二月五日

今天又得到沅青的信，大约她和她表兄结婚，不久便可成事实。唉！我不恨别的，只恨上帝造人，为什么不一视同仁，分什么男和女，因此不知把这个安静的世界，搅乱到什么地步？……唉！我更不幸，为什么要爱沅青！

我为沅青的缘故，失了人生的乐趣！更为沅青故得了不可医治的烦纡！

唉！我越回忆越心伤！我每作日记，写到沅青弃我，我

便恨不得立刻与世长辞，但自杀我又没有勇气，抑郁而死吧！抑郁而死吧！

我早已将人生的趣味，估了价啦，得不偿失，上帝呵！只求你早些接引！……

我看着丽石的这些日记，热泪竟不自觉的流下来了。唉！我什么话也不能再多说了。

彷　徨

我记得我曾乘着一叶的孤舟，荡漾在无边的大海里，
鼓勇向那茫茫的柔波前进。
我记得我曾在充满春夜明月的花园里，
嗅过兰芷的幽香；
穿过轻柔的柳丝，
走遍这座花园，
寻找那管花园的主人。
我记得我曾在微微下着白霜的秋天的早晨，
听芭蕉和梧桐喳喳喊喊地私语，
看见枫叶红得和朝霞似的；
这时我曾恳切的要找到和秋天同来的女神。
我记得我曾在没有人迹的穷崖绝谷里，
听石隙中细流潺潺地低唱着；
山顶上的瀑布怒吼般的长啸着；
我这时曾极力寻找散布自然种子的神秘使者。
但那里有彼岸？
那里有花园的主人？

那里有秋天的女神？

那里有自然的使者？

彷徨！失望！

无论在甚么地方，我只是彷徨着呵！

“无论谁总尝过彷徨和失望的悲哀了！”这种牢不可破的观念——其实是信念常常横梗在无数的人类心里。

秋心他天生好深思——在他额颜上微微有两三道细嫩的皱褶，便可以知道了。他这时已经完了刻板的教师工作，安享那星期六下半天闲暇的清福，学生们都回去了。同事们都忙着个人的事情，也有出去拜会朋友的，静悄悄地学校里，只剩了他一个人，他忙着收拾书籍，洗澡，不觉得已到五点多钟了。

他打开抽屉，拿出一叠四五封朋友们的信来，打算一封封回复。他提着饱吸墨水的笔，展开雪样白的信笺，在上面如飞般写了几行。忽又停住，放下笔，把那张信笺细细轻轻地念道：

友周！

你的信收到了。教育对于人类究竟有甚么效力？我始终不敢回答你……不过你所说的青年的悲哀，我实在有同感！现在我们的同伴，十个有九个是沉沦在悲哀的海里——尤其是沉沦在矛盾的心流的苦海里，在他们脆弱嫩稚的心里，横放着两件不相融洽的战器，——情与智——终日不住的战争……

他看到这里，不觉叹了一口气，又把友周的来信读了几

行，接着往下写道：——

> 不错！悲哀的确是人生不能躲避的，尤其是我们青年人，我们一面受情感的支配；一面又受理智的压迫……我们充满着希望，完美的前途的热情，我们恳切的盼望我们能被每一个人慈祥而含重视的目光照临，当我们偶然听见我们的朋友微笑着，赞扬我们的时候，绚烂的光明的前途，仿佛就要寻到了。我们柔弱的心芽，活泼泼地跳跃起来了。但是当我们初次遇到人们无意的嘲笑，我们的心便受了冷森森锥子的伤痕，对于人间战兢了！甚至于痛哭绝望，否认我们的前途，我们这时没有希望了，绚烂的光明的前途，都成了深夜的梦，这时我们便镇静着愤怒和悲抑的情绪，更深一层问甚么是人生的究竟？唉！聪明人纵牺牲一生的精神，躲在神秘的研究室里，谁又曾找到人生的究竟？呵！明知没有究竟，偏要追求究竟，他们怎能不发狂呢？怎能不求脱弃躯壳；而使我们的灵魂徜徉于我们的故乡——白云深处呢！……

他写到这里不能往下再写了，沙沙地一阵秋声，呜咽着，从一半萎黄的芭蕉树里，轻轻地透出来，他的心好象受了电流的激荡，迷离着，懒散着，睡在一张躺椅上了。他回忆——儿时的年华：

在一棵白杨树下，那时正是黄昏之后，淡薄的青光，映着白杨树摇摆着，震荡着，他第一次离开母亲的保护，儿时第一次的彷徨，深沉的悲哀浸透他嫩弱的心了。但他还希望着，母亲的爱，绚烂的光明的前途。

他第一次进学校的时候，只十岁，他离开他亲爱的母亲，他的心酸痛，但是他忍着泪，和他的小朋友说："我母亲

告诉我，读了书，便可以作先生，便可以独立。”他的小朋友微笑说“我爹爹也是这样说的。”他们俩手牵着手，在白杨树下互相安慰着，这不过十二三年前的事。

光阴一年年的飞跑过去，他也一年年大了。小学毕业了，又考进中学，在中学四年，也是不负责任的过去了。到他进了高等师范，他希望作先生的心十分热烈了，很顺当过了三年。……

当他快毕业的那一年夏天，一个月夜的晚上，清光映进他的自修室里。他凄苦着，坐在案旁的椅上，他盘算着：“再有两个月，就和这三年半朝夕亲近的自修室告别了！”茫茫的世界，生疏的面孔的人们，叫他到甚么地方去呢？吃饭的问题不能不解决了！上午他回到家里去，母亲曾对他说：“好了！好容易盼望着你卒业了！家里以后也多一个帮手了！你的事情有了些眉目吗？”他想到这里只觉着无限心酸，今天听了校长和主任先生的报告，现在知识阶级的生活，差不多要破产了，一般有志的青年，个人都是被压服于生计问题之下，使他们不能再有思想一切的余裕，所以我们这次卒业的三十几个人很不容易安置呢！……若不得安置，怎么对母亲，怎么对亲友……咳！更怎么对自己！肚子饿便要吃饭呵！前途！唉可怕！

昨日听得一个亲戚说，“他这次试教的成绩很好，或者有希望留堂吧……”但是靠不住，比自己好的还有……况且那几个同学同校长主任都特别的联络，并且又是同乡，轮得

到自己吗？……不留堂，怎么样？什么地方可以插足呢？若果终久失望，怎么对得住母亲，……什么意思再倚赖人家吃一口闲饭呢？他想到绝路来了，不禁对着暗淡的月光滴下泪来……

多大的一个伤痕呵！当他听见他的同学和他说："主任先生始终没有提起安置他的问题，留堂的事情恐怕也是失望了！"他想自己的学问或者不如人，平常又不大喜欢联络先生，现在谁又知道自己的抱负？岂不埋没了前途？——那里还有前途？只是绝望和悲哀，他那时正和几个朋友，站在公园里的山石旁，来往的游人，络绎不绝，从他身后走过，他禁不住呜咽哭了！他的朋友十三分温存劝慰着他，把他送回家去，这件事就算告了一个段落。然而深刻的伤痕，不时还要复现。

他想到这里，忽然自己站了起来，把他的住室，上下左右看了半天，又走到窗户面前，对着对面的课堂，望了望，不觉叹了一声道："这不是学堂吗？我不是已经作了先生吗？生活独立了，真的！这一切真真实实绝不是梦了。呵！母亲！对得住她了。……"

这时他似乎很骄傲的，露着自喜的神气，光明绚烂的前途，……成功！呵！成功吗？他忽然又怀疑起来了，他回想他初到这学校里的时候，秋雨正淅淅沥沥地下着，秋风正呜呜咽咽的吹着，他独自坐在冷清清地屋子里，留恋着家人，思念着朋友，要想写封长篇的信，痛痛快快发舒，发舒，但是

他才提起笔来，他的心又跳了，明天第一点钟就要上课，我第一句对他们怎么说？我的功课预备了，恐怕因为矜持，临时或者要遗忘，再看一遍吧！他赶紧放下笔，从书堆里抽出一本地理来，看了两行，仿佛熟了，心又他驰，——母亲含笑的坐在软钢丝的床上，她呢？眼圈微红的，轻轻地说道："年假早点回来！"……"咳！看书吧！明天四十多个人怎么对付呢？"他自言自语的，勉力的打断了思路，极力低下头看书，……明天呵！要上战场了吗？……不是！不过是给四十多个学生讲学呵！我知道甚么？——历史、地理大约都还记得，但是"周朝封建制度的流弊如何！"似乎想不起来了！急忙走到书架上，把《通鉴》拿下来，翻了半天，又把历史教科书打开看看，仿佛知道了！紧张的心弦，微微平定了，写信吧！匆匆忙忙把历史、《通鉴》依旧放在书架上，放下心写信，写了半天，"作人苦！——人生没意思"唉！写不下去！熄了灯，蒙起头努力的睡觉吧！

第二天，天色才朦胧，他便心慌得睡不着了，无精打采的，下了床，披上衣服，坐在案旁，又把讲义拿出来看了一遍，似乎有了把握，洗脸吧！推开窗户，望着讲堂的门，不觉又心跳起来。

时间又象快得很，眼看就要走进那个门，登在那座讲台上去，……不！这时间实在太不好过，快些上了堂吧！命运——没决定的命运；悬着，不如已受裁判！心里象吊桶般，七上八下的跳动着！

"铛铛铛"一阵响，仿佛一阵枪声，心跳了！不觉默默地

沉思："我作学生的时候，钟声怎么那种温和？这里的钟声怎么特别惨厉呢？"……"走吧！上堂了！"他听见一个同事对他这么讲，他跟着他们一齐走了，进了讲堂，四十多双眼睛，逼视的寒光，和电般激得他战慄了！只觉头昏，眼花，心头扑扑地乱跳，学生站起来了，他的右脚迈上讲堂，两腿不觉也抖起来了，勉强镇静了，鞠了一个躬，学生都坐下了静悄悄地，没有一点声音，他仿佛只听见心房跳动，扑扑地响声，无论怎么样，实在得开口了，他用力的说"诸君！……"气又急促起来了！歇了半天，才又接着说……"鄙人很感愉快得有这个好机会……和诸君一堂研究！……"他说着话，看见有两个学生，微微地笑了笑，他不知不觉脸红了，心里更觉慌忙，眼前黑漆漆地；一秒钟里，他的确失了感觉，他想他自己站在四十几个，冷冰冰地面孔的学生面前，好象孤身到了北冰洋，四面寒气紧逼着他，全身的血脉都凝固了！他的心冰冷了！但是还用力高声讲，继续着不竭声的讲，……看看表，下课还差二十分呢！讲！努力的讲！声音抖战着；心弦紧张着，但是不能不作他应作的事："你们都明白了吗？"他问了一声，没有人答应，再问一声，有两三个人，微微点点头，他不由得，又焦灼，又心伤，他极力忍着泪说："你们对于教授上，有什么意见吗？有，请你们说……我一定愿意采纳诸君的意见"……他诚恳的问。学生们只是微笑着，对面相望着，永没有人肯发言，他更心慌了！他想：莫非他们是取消极的抵抗法吗？……要想把他们的心，掀起来看看，但是不能，要想问他们："你们不满意我教吗？"咳！没有勇

气，若果他们果真答应“是！”怎么处呢？等了半天，有一个学生说话了。他说：“我们应当怎么去读书？”好大问题，我不能不对付他们，一件一件告诉他们，说了许多话，还不听见打下堂铃，咳！这一点钟怎么好象快到一年了！……挨了又挨，迟了又迟，赦罪的铃才响了，拍拍身上的白粉面，慌慌张张走下讲堂，无精打采回到屋子里，放下书，莫明其妙的辛酸味道，蹿上心头，咳！人生什么意思？耐不住流泪了！

放下窗帘，斜倚在卧椅上，猜想这一点钟学生们的心理，好意吗？不敢自信，他们笑甚么？……咳！若果不满意，或者不至于这么平安吧！……依旧不能自信，到外面打探打探同事们的口气，……一点的希望……真不敢再想了！掩上门出来，到了同事面前，看看他们的脸色，……要问，然而不敢开口，怯弱羞涩，——嗫嚅了半晌，只得自言自语的说：“今天教得真是不好！”……果然这话有效力，同事们都笑道：“你还有不好的吗？实在好得很！”这话仿佛可以安慰彷徨的心然而不敢深信，深深回想，适才讲堂上的情形，回想自己说的话，一遍两遍好象没有什么大缺漏，成绩大约不至于十分的坏吧！心弦渐渐弛缓了，紧皱的眉峰逐渐舒展了！渐渐地有说有笑，——奇怪这时间真作怪，快乐的时候，一点钟好象一分钟便过去，他觉得还没说上几句话，已经去了两点多钟。天又要黑，明天又得上课，心弦又紧张了！撇了一切，又躲到书堆里去看书，一页，两页，三页，眼皮盖下来了。伏在书案上，要睡，但是那里睡得着，——看看钟已经十二点夜深了，唉！坐在软钢铁床的母亲。她和蔼的微笑，

乡园的相片，又一张张摆在面前了！回想登船的那天晚上，辛酸失望，他伏在枕上哭了！迷迷昏昏，不知怎么便过了一夜……

一天一天和度年般挨过去了。他不觉已上了一星期的课，命运似乎有些把握了。不幸有一天他看见许多学生，围在一起，切切私语着，好象商议什么事，他脆弱的心，久经波折的心，禁不住又狂跳起来，这个私语莫非有关系自己吧？若果失望了，朋友们的冷眼，家人们的埋怨，自己的羞惭，呵！千万把的利刃，刺透了他的心！……

"希望作一个良好的教师，更不容易，现在德谟克拉西的声浪，非常激烈，教授时不取这种精神，总是不高明。"他自己殚精竭虑，想了一夜，到第二天，他上课了，走进讲堂，把气特别抑住，声音特别沉着说："教育的目的，是阐发个人的个性的，所谓德谟克拉西的精神，所以我对于诸君的意见，是异常尊重，诸君有什么意见吗？——对于这一本教科书，觉得深还是浅呢？"他的问题发过了，台下的学生，切切的商议着，嘈嘈杂杂地谈论着，约摸乱了两三分钟，一个学生站起来说："先生！我们觉得这本书生字太多了！换一本浅一点的罢！"他点点头答道："这本书的生字，确实不少，你们大家都感困难吗？"台下一部分学生，小声答道："是！困难得很！"他才要说换书的话，又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说："我们觉得，这本书于我们很适宜，并且已经学了好几页了，再换书，不是很讨厌吗？"这个学生的话说完了，就听见台底下乱烘烘一阵响声，一部分人，仿佛抱愤不平的样子，跟着又有

一个学生站起来说："凡事应由浅而深，学英文更是不能好高骛远的，这本书我们觉得实在读不来，勉强下去，有什么益处呢？"他这时竟没有方法了！心想德谟克拉西的精神，是这个样子呵！……咳！台底下的秩序简直大乱了！有几个学生，私自争执起来，他直觉左右为难，怔怔站在台上，说不出一句话来……大家实在争执得不象样了，他蓄着满腔的闷气，嗫嚅着道："你们……你们先不要乱，慢慢想法子，……才要使你们两方面都不大吃亏！"学生们听了这话，稍微平静了，然而还有几个很露着不满意的神气，自言自语的，不知是抱怨反对自己意见的同学，还是觉得先生不能想个周全办法，他这时只觉心头闷郁，两颊发热，幸而这时下堂铃响了，这个德谟克拉西的教授法的败将，才得脱逃重围！

咳！教授了一个多月的书，没有一天不是在荆天棘地里恐慌着、战兢着办事呢？也一样的困难，——昨天为着学生们更换住室，自己事前大大地费了一番的盘算，——管理上便利，学生们的方便。他把这所有的住所，按着次序画了一张很整齐的图，作一张很有条理的启事，已经弄到夜深更静了，但是总算作成了一件事，心里略觉舒展，睡在床上，很快便入梦了。到了第二天早起，兴兴头头，把这张图和启事都挂出来了，一方面，又去监督着学生搬移，——平常有秩序的生活，立刻呈着紊乱的现象，满院子都是学生们喧哗的声音，满地都是碎纸破书，随着秋风落叶一齐乱飞乱舞，他站在走廊上，默默地看着，自己一方感得肩着很重的责任，似乎很可以骄傲，一方又很感得烦躁，究竟作人是没多大意

义吗？他想到这里，十分心烦，又觉得两腿站得很疲倦，因吩咐了学生们几句话，他便回到教员办事处，坐在椅上，正端着一碗茶，喝了两口，只见两个学生走进来说："先生，我们几个本来好好住在一间屋子里，彼此都很相得，现在把我们分到两三个地方，很觉得不方便，并且那两间屋子，又不是我们同年级的人住的，温习起功课来，种种不方便，请先生替我们掉换掉换吧！"他听完沉吟了半晌说："这里实在有许多困难，你们顾了你们的小团体，管理上便大费麻烦！并且排的时候，四方八面都费了一次盘算，若你们一动，便要全局都牵动了！你们还是将就点吧！"那几个学生，又申说半天，他也照样的解释半天，那几个学生无奈何的走了，他心想或者他们还是可以搬吧？同事们大家也都这样想着，所以都轻轻把这问题放下了。但是没到半点钟又来了三四个学生说："先生，你不是派我们三个住第五间房子吗？但是他们那几个人，不肯搬，说他们住得好好地，为什么又要叫他们分开？先生：我们到底住到甚么地方去呢？"他站了起来说："他们不肯搬，等我和他们说去，"他和学生们一齐走了，到了那里，只是那几个学生，板着面孔，很不高兴的，站在廊庑上，他忍着气，和他们再三的解释，费了两点钟的光阴，才算把他们勉勉强强地说动了，答应搬。他的心略觉安慰，仍回到教务处坐下，不知不觉又把适才的事情，想了一遍，觉得自己为什么要这样低心下气呢？——咳！作人只为了吃饭吗？精神上的苦痛，始终得不到代价，平心静气的，替他们布置了，而永远不能得到他们的谅解，以为先生

总是他们的敌人，……咳！这碗饭真不容易吃！——我为吃饭，……他想到这里不觉脸红了，心酸了，眼泪滴下来了！这时又有几个学生，进来说："先生我丢了东西。"他又只得跟着他们过住室这边来，检查了半天，那里有踪迹，——自己不免觉着责任的压迫，和失物学生的懊丧，定须想个追求的方法，一面又想到教育的效果在那里？教育的事业有甚么趣味？但是到那里去呢？前面是茫茫的大海，后面是荡荡的大河，四面又都是生疏的、冷酷的。没有一只渡船，"咳呀！作人原来只是吃饭——吃饭——值得这么劳碌的活着吗？悲哀呀！无论在甚么地方我只遇见他呵！"

秋心坐在躺椅上，想起往事，竟想出了神，他不觉得这是已往的旧痕，他不觉得这时正安坐着享星期六安闲的清福，他只觉得心头是苦的，喉头是哽着，鼻子是辣着，泪水是澎涨着，他止不住呜咽的哭，泪水湿了襟袖，灵魂的伤痕大大地爆烈了，静悄悄地黄昏里，一切都模糊了。唯有桌上放着的洋灯，吐着惨绿的光焰，从窗隙进来的冷风，吹得灯光摇荡不定。"咳！不可捉摸的命运，只有悲哀是永久系住了！……"

隐隐听得杂乱的脚步声，和谈话声，知道同事们已经回来了，看看手上的表，已经七点了，外面吃饭的铃响了！又惹起他的悲哀来，——不免要咒诅吃饭的事，因吹熄了灯，关上房门立誓不吃今晚上的饭。……

海滨故人

一

呵！多美丽的图画！斜阳红得象血般，照在碧绿的海波上，露出紫蔷薇般的颜色来，那白杨和苍松的荫影之下，她们的旅行队正停在那里，五个青年的女郎，要算是此地的熟客了，她们住在靠海的村子里；只要早晨披白绡的安琪儿，在天空微笑时，她们便各拿着书跳舞般跑了来。黄昏红裳的哥儿回去时，她们也必定要到。

她们到是什么来历呢，有一个名字叫露沙，她在她们五人里，是最活泼的一个。她总喜欢穿白纱的裙子，用云母石作枕头，仰面睡在草地上默默凝思。她在城里念书，现在正是暑假期中，约了她的好朋友——玲玉，莲裳，云青，宗莹住在海边避暑，每天两次来赏鉴海景。她们五个人的相貌和脾气都有极显著的区别，露沙是个很清瘦的面庞和体格。但却十分刚强，她们给她的赞语是"短小精悍"，她的脾气很爽快，但心思极深，对于世界的谜仿佛已经识破，对人们交接，总是诙谐的。玲玉是富于情感，而体格极瘦弱，她常常喜欢人们的赞美和温存。她认定世界的伟大和神秘，只是爱的

作用，她喜欢笑，更喜欢哭，她和云青最要好。云青是个智理比感情更强的人。有时她不耐烦了，不能十分温慰玲玉，玲玉一定要背人偷拭泪。有时竟至放声痛哭了。莲裳为人最周到，无论和什么人都交际得来，而且到处都被人欢迎，她和云青很好，宗莹在她们里头，是最娇艳的一个，她极喜欢艳妆，也喜欢向人夸耀她的美和她的学识，她常常说过分的话。露沙和她很好，但露沙也极反对她思想的近俗，不过觉得她人很温和，待人很好，时时的牺牲了自己的偏见，来附和她，她们样样不同的朋友，而能比一切同学亲热，就在她们都是很有抱负的人，和那醉生梦死的不同。所以她们就在一切同学的中间，筑起高垒来隔绝了。

有一天朝霞罩在白云上的时候，她们五个人又来了，露沙睡在海崖上，宗莹蹲在她的身旁，莲裳、玲玉、云青站在海边听怒涛狂歌，看碧波闪映，宗莹和露沙低低地谈笑，远远忽见一缕白烟从海里腾起。玲玉说："船来了！"大家因都站起来观看，渐渐看见烟筒了，看见船身了，不到五分钟整个的船都可以看得清楚，船上许多水手都对她们望着，直到走到极远才止。她们因又团团坐下，说海上的故事。

开始露沙述她幼年时，随她的父母到外省作官去，也是坐的这样的海船，有一天因为心里烦闷极了，不住声的啼哭，哥哥拿许多糖果哄她，也止不住哭声，妈妈用责罚来禁止她的哭声，也是无效。这时她父亲正在作公文，被她搅得急起来，因把她抱起来要往海里抛。她这时惧怕那油碧碧的海心，才止住哭声。

宗莹插言道露沙小时的历史，多着呢，我都知道。因我妈妈和她家认识，露沙生的那天，我妈妈也在那里。玲玉说你既知道，讲给我们听听好不好？宗莹看着露沙微笑，意思是探她许可与否，露沙说："小时的事情我一概不记得，你说说也好，叫我也知道知道。"

于是宗莹开始说了："露沙出世的时候，亲友们都庆贺她的命运，因为露沙的母亲已经生过四个哥儿了。当孕着露沙的时候，只盼望是个女儿。这时露沙正好出世。她母亲对这嫩弱的花蕊，十分爱护，但同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，不免妨碍露沙的幸运，就是生露沙的那一天，她的外祖母死了。并且曾经派人来接她的母亲，为了露沙的出世，终没去成，事后每每思量，当露沙闭目恬适睡在她臂膀上时，她便想到母亲的死，晶莹的泪点往往滴在露沙的颊上。后来她忽感到露沙的出世有些不祥，把思量母亲的热情，变成憎厌露沙的心了！

"还有不幸的，是她母亲因悲抑的结果，使露沙没有乳汁吃，稚嫩的哀哭声，便从此不断了。有一天夜里，露沙哭得最凶，连她的小哥哥都吵醒了。他母亲又急又痛，止不住倚着床沿垂泪，她父亲也叹息道：'这孩子真讨厌！明天雇个奶妈，把她打发远点，免得你这么受罪！'她母亲点点头，但没说什么。

"过了几天，露沙已不在她母亲怀抱里了，那个新奶妈，是乡下来的，她梳着奇异象蝉翼般的头，两道细缝的小眼，上唇撅起来，露着牙龈。露沙初次见她，似乎很惊怕，只躲

在娘怀里不肯仰起头来，后来那奶妈拿了许多糖果和玩物，才勉强把她哄去。但到了夜里，她依旧要找娘去，奶妈只把她搂在怀里，轻轻拍着，唱催眠歌儿。才把她哄睡了。

“露沙因为小时吃了母亲忧抑的乳汁，身体十分孱弱，况且那奶妈又非常的粗心，她有时哭了，奶妈竟不理她，这时她的小灵魂，感到世界的孤寂和冷刻了。她身体健康更一天不如一天。到三岁了她还不能走路和说话，并且头上还生了许多疮疥。这可怜的小生命，更没有人注意她了。

“在那一年的春天，鸟儿全都轻唱着，花儿全都含笑着，露沙的小哥哥都在绿草地上玩耍，那时露沙得极重的热病，关闭在一间厢房里。当她病势沉重的时候，她母亲绝望了，又恐怕传染，她走到露沙的小床前，看着她瘦弱的面庞说：‘唉！怎变成这样了！……奶妈！我这里孩子多，不如把她抱到你家里去治吧！能好再抱回来，不好就算了！’奶妈也正想回去看看她的小黑，当时就收拾起来，到第二天早晨，奶妈抱着露沙走了。她母亲不免伤心流泪。露沙搬到奶妈家里的第二天，她母亲又生了个小妹妹，从此露沙不但不在她母亲的怀里，并且也不在她母亲的心里了。

“奶妈的家，离城有二十里路，是个环山绕水的村落，她的屋子，是用茅草和黄泥筑成的，一共四间，屋子前面有一座竹篱笆，篱笆外有一道小溪，溪的隔岸，是一片田地，碧绿的麦秀，被风吹着如波纹般涌漾，奶妈的丈夫是个农夫，天天都在田地里作工，家里有一个纺车，奶妈的大女儿银姊，天天用它纺线，奶妈的小女儿小黑和露沙同岁，露沙到了奶

妈家里，病渐渐减轻，不到半个月已经完全好了，便是头上的疮也结了痂，从前那黄瘦的面孔，现在变成红黑了。

“露沙住在奶妈家里，整整过了半年，她忘了她的父母，以为奶妈便是她的亲娘，银姊和小黑是她的亲姊姊。朝霞幻成的画景，成了她灵魂的安慰者，斜阳影里唱歌的牧童，是她的良友，她这时精神身体都十分焕发。

“露沙回家的时候，已经四岁了。到六岁的时候，就随着她的父母作官去，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。”

宗莹说到这里止住了。露沙只是怔怔地回想，云青忽喊道：“你看那海水都放金光了，太阳已经到了正午，我们回去吃饭吧！”她们随着松荫走了一程已经到家了。

在这一个暑假里，寂寞的松林，和无言的海流，被这五个女孩子点染得十分热闹，她们对着白浪低吟，对着激潮高歌，对着朝霞微笑，有时竟对着海月垂泪。不久暑假将尽了，那天夜里正是月望的时候，她们黄昏时拿着箫笛等来了。露沙说：“明天我们就要进城去，这海上的风景，只有这一次的赏受了。今晚我们一定要看日落和月出……这海边上虽有几家人家，但和我们也混熟了，纵晚点回去也不要紧，今天总要尽兴才是。”大家都极同意。

西方红灼灼地光闪烁着，海水染成紫色，太阳足有一个脸盆大，起初盖着黄红色的云，有时露出两道红来，仿佛火神怒睁两眼，向人间狠视般，但没有几分钟那两道红线化成一道，那彩霞和彗星般散在西北角上，那火盆般的太阳已到了水平线上，一霎眼那太阳已如狮子滚绣球般，打个转身沉

向海底去了。天上立刻露出淡灰色来，只在西方还有些五彩余辉闪烁着。

海风吹拂在宗莹的散发上，如柳丝轻舞，她倚着松柯低声唱道：

我欲登芙蓉之高峰兮，

白云阻其去路。

我欲攀绿萝之俊藤兮

惧颓岩而踟躇。

伤烟波之荡荡兮，

伊人何处？

叩海神久不应兮，

唯漫歌以代哭！

接着歌声，又是一阵箫韵，其声嘤嘤似蜂鸣群芳丛里，其韵溶溶似落花轻逐流水，渐提渐高激起有如孤鸿哀唳碧空，但一折之后又渐转和缓恰似水渗滩底呜咽不绝，最后音响渐杳，歌声又起道：

临碧海对寒素兮，

何烦纡之萦心！

浪滔滔波荡荡兮，

伤孤舟之无依！

伤孤舟之无依兮，

愁绵绵而永系！

大家都受了歌声的催眠，沉思无言，便是那作歌的宗莹，也只有微叹的余音，还在空中荡漾罢了。

二

她们搬进学校了。暑假里浪漫的生活，只能在梦里梦见，在回想中想见。这几天她们都是无精打采的。露沙每天只在图书馆，一张长方桌前坐着，拿着一枝笔，痴痴地出神，看见同学走过来时，她便将人家慢慢分析起来，同学中有一个叫松文的从她面前走过，手里正拿着信，含笑的看着，露沙等她走后，便把她从印象中提出，层层地分析，过了半点钟。便抽去笔套，在一册小本子上写道：

"一个很体面的女郎，她时时向人微笑，多美丽呵！只有含露的荼蘼能比拟她。但是最真诚和甜美的笑容，必定当她读到情人来信时才可以看见！这时不止象含露的荼蘼了。并且象斜阳薰醉的玫瑰。又柔媚又艳丽呢！"她写到这里又有一个同学从她面前走过。她放下她的小本子，换了宗旨不写那美丽含笑的松文了！她将那个后来的同学照样分析起来。这个同学姓郦在她一级中年纪最大。——大约将近四十岁了——她拿着一堆书，皱着眉走过去。露沙望着她的背影出神。不禁长叹一声，又拿起笔来写道："她是四十岁的母亲了，——她的儿已经十岁——当她拿着先生发的讲义——二百余页的讲义，细细的理解时，她不由得想起她的儿来了。她那时皱紧眉头，合上两眼，任那眼泪把讲

又湿透，也仍不能止住她的伤心。

“先生们常说：‘她是最可佩服的学生。’我也只得这么想，不然她那紧皱的眉峰，便不时惹起我的悲哀：我必定要想到：‘人多么傻呵！因为不相干什么知识——甚至于一张破纸文凭，把精神的快活完全牺牲了……’”当当一阵吃饭钟响，她才放下笔，从图书馆出来，她一天的生活大约如是，同学们都说她有神经病，有几个刻薄的同学给她起个绰号，叫“著作家”，她每逢听见人们嘲笑她的时候，只是微笑说：“算了吧！著作家谈何容易？”说完这话，便头也不回的跑到图书馆去了。

宗莹最喜欢和同学谈情。她每天除上课之外，便坐在讲堂里，和同学们说：“人生的乐趣，就是情，”她们同级里有两个人，一个叫作兰馨，一个叫作孤云，她们两人最要好。然而也最爱打架。她们好的时候，手挽着手，头偎着头，低低地谈笑。或商量两个人作一样衣服，用什么样花边，或者作一样的鞋，打一样的别针，使无论什么人一见她们，就知道她们是顶要好的朋友，有时预算星期六回家，谁到谁家去，她们说到快意的时候，竟手舞足蹈，合唱起来。这时宗莹必定要拉着玲玉说：“你看她们多快乐呵！真是人若没有感情，就不能生活了。情是滋润草木的甘露，要想开美丽的花，必定要用情汁来灌溉，”玲玉也悄悄地谈论着，我们级里谁最有情，谁有真情，宗莹笑着答她道：“我看你最多情，——最没情就是露沙了。她永远不相信人，我们对她说情，她便要笑我们。其实她的见地实在不对。”玲玉便怀疑着笑说道：

"真的吗？……我不相信露沙无情，你看她多喜欢笑，多喜欢哭呀。没情的人，感情就不应当这么易动。"宗莹听了这话，沉思一回，又道："露沙这人真奇怪呀！……有时候她闹起来，比谁都活泼，及至静起来，便谁也不理的躲起来了。"

她们一天到晚，只要有闲的时候，便如此的谈论，同学们给她们起了绰号，叫"情迷"。她们也笑纳不拒。

云青整天理讲义，记日记。云青的姊妹最多。她们家庭里因组织了一个娱乐会。云青全份的精神都集中在这里，下课的时候，除理讲义，抄笔录，和记日记外，就是作简章，和写信。她性情极圆和，无论对于什么事，都不肯吃亏，而且是出名的拘谨。同级里每回开级友会，或是爱国运动，她虽热心帮忙，但叫她出头露面，她一定不答应。她唯一的推辞只说："家里不肯。"同学们能原谅她的，就说她家庭太顽固，她太可怜。不能原谅她，就冷笑着说："真正是个薛宝钗。"她有时听见这种的嘲笑，便呆呆坐在那里。露沙若问她出什么神？她便悲抑着说："我只想求人了解真不容易！"露沙早听惯看惯她这种语调态度，也只冷冷地答道："何必求人了解？老实说便是自己有时也不了解自己呢！"云青听了露沙的话，就立刻安适了，仍旧埋头作她的工作。

莲裳和她们四人不同级，她学的是音乐。她每日除了练琴室里弹琴，便是操场上唱歌。她无忧无虑，好象不解人间有烦恼事，她每逢听见云青、露沙谈人无味一类的话，她必插嘴截住她们的话说："唉呀！你们真讨厌。竟说这些没意思的话，有什么用处呢？来吧！来吧！操场玩去吧！"她跑到操

场里，跳上秋千架，随风上下翻舞，必弄得一身汗她才下来，她的目的，只是快乐。她最憎厌学哲理的人，所以她和露沙她们不能常常在一处，只有假期中，她们偶然聚会几次罢了。

她们在学校里的生活很平淡，差不多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现。到了第三个年头，学校里因为爱国运动，常常罢课。露沙打算到上海读书。开学的时候，同学们都来了，只短一个露沙，云青、玲玉、宗莹都感十分怅惘，云青更抑抑不能耐，当日就写了一封信给露沙道：

露沙：

赐书及宗莹书，读悉一是，离愁别恨，思之痛，言之更痛，露沙！千丝万缕，从何诉说？知惜别之不免，悔欢聚之多事矣！悠悠不决之学潮，至兹告一结束，今日已始行补课，同堂相见，问及露沙，上海去也。局外人已不胜为吾四人憾，况身受者乎？吾不欲听其问，更不忍笔之于此以增露沙愁也！所幸吾侪之以志行相契，他日共事社会，不难旧雨重逢，再作昔日之游，话别情，倾积愫，且喜所期不负，则理想中乐趣，正今日离愁别恨有以成之；又何惜今日之一别，以致永久之乐乎？云素欲作积极语，以是自慰，亦勉以是为露沙慰，知露沙离群之痛，总难恝然于心。姑以是作无聊之极想，当耐味之榆柑可也。

今日校中之开学式，一种萧条气象，令人难受，露沙！所谓“别时容易见时难”。吾终不能如太上之忘情，奈何！得暇多来信，余言续详，顺颂康健！

云青

云青写完信，意绪兀自懒散，在这学潮后，杂乱无章的生活里，只有沉闷烦纡，那守时刻司打钟的仆人，一天照样打十二回钟，但课堂里零零落落，只有三四个人上堂。教员走上来，四面找人，但窗外一个人影都没有。院子里只有垂杨对那孤寂的学生教员，微微点头。玲玉、宗莹和云青三个人，只是在操场里闲谈，这时正是秋凉时候，天空如洗，黄花满地，西风爽竦。一群群雁子都往南飞。更觉生趣索然。她们起初不过谈些解决学潮的方法，已觉前途的可怕，后来她们又谈到露沙了，玲玉说："露沙走了，与她的前途未始不好。只是想到人生聚散，如此易易，太没意思了，现在我们都是作学生的时代，肩上没有重大的责任，尚且要受种种环境支配，将来投身社会，岂不更成了机械吗？……"云青说："人生有限的精力。消磨完了就结束了，看透了到不值得愁前虑后呢！"宗莹这时正在葡萄架下，看累累酸子，忽接言道："人生都是苦恼，但能不想就可以不苦了！"云青说："也只有作如此想。"她们说着都觉倦了，因一齐回到讲堂去。宗莹的桌上忽放着一封信，是露沙寄来的，她忙忙撕开念道：

人寿究竟有几何？穷愁潦倒过一生；未免不值得！我已决定日内北上，以后的事情还讲不到，且把眼前的快乐享受了再说。

宗莹！云青！玲玉！从此不必求那永不开口的月姊——传我们心弦之音了！呵！再见！

宗莹喜欢得跳起来。玲玉云青也尽展愁眉，她们并且忙跑去通知莲裳，预备欢迎露沙。

露沙到的那天，她们都到火车站接她。把她的东西交给底下人拿回去。她们五个人一齐走到公园里。在公园里吃过晚饭，便在社稷坛散步，她们谈到暑假分别时曾叮嘱到月望时，两地看月传心曲，谁想不到三个月，依旧同地赏月了！在这种极乐的环境里，她们依旧恢复她们天真活泼的本性了。

她们谈到人生聚散的无定。露沙感触极深，因述说她小时的朋友的一段故事：

"我从九岁开始念书，启蒙的先生是我姑母，我的书房，就在她寝室的套间里。我的书桌是红漆的，上面只有一个墨盒，一管笔，一本书，桌子面前一张木头椅子。姑母每天早晨教我一课书，教完之后，她便把书房的门倒锁起来，在门后头放着一把水壶，念渴了就喝白开水，她走了以后，我把我的书打开。忽听见院子里妹妹唱歌，哥哥学猫叫，我就慢慢爬到桌上站在那里，从窗眼往外看，妹妹笑，我也由不得要笑。哥哥追猫，我心里也象帮忙一块追似的，我这样站着两点钟也不觉倦，但只听见姑母的脚步声，就赶紧爬下来，很规矩的坐在那里，姑母一进门，正颜厉色的向我道：'过来背书，'我那里背得出。便认也不曾认得。姑母怒极，喝道：'过来！'我不禁哀哀地哭了，她拿着皮鞭抽了几鞭。然后狠狠的说：'十二点再背不出，不用想吃饭啊！'我这时恨极这本破书了。但为要吃午饭，也不能不拼命的念，侥幸背

出来了，混了一顿午饭吃。但是念了一年，一本三字经还不曾念完。姑母恨极了，告诉了母亲把我狠狠责罚了一顿，从此不教我念书了。我好象被赦的死囚，高兴极了。

“有一天我正在同妹妹作小衣服玩，忽听见母亲叫我说：‘露沙！你一天在家里不念书，竟顽皮，把妹妹都引坏了。我现在送你上学校去，你若不改，被人赶出来，我就不要你了。’我听了这话，又怕又伤心，不禁放声大哭。后来哥哥把我抱上车，送我到东城一个教会学堂里，我才迈进校长室，心里便狂跳起来。在我的小生命里，是第一次看见蓝眼睛、高鼻子的外国人，况且这校长满脸威严。我哥哥和她说：‘这小孩是我的妹妹，她很顽皮，请你不用客气的管束她。那是我们全家所感激的。’那校长对我看了半天说：‘哦！小孩子！你应当听话，在我的学校里，要守规矩，不然我这里有皮鞭，它能责罚你。’她说着话，把手向墙上一捺。就听见‘瑯瑯！’一阵铃响，不久就走进一个中国女人来，年纪二十八九，这个人比校长温和得多，她走进来和校长鞠了个躬，并不说话，只听见校长叫他道：‘魏教习！这个女孩是到这里读书的，你把她带去安置了吧！’那个魏教习就拉着我的手说：‘小孩子！跟我来！’我站着不动，两眼望着我的哥哥，好似求救似的，我哥哥也似了解我的意思，因安慰我说：‘你好好在这里念书，我过几天来看你。’我知道无望了，只得勉勉强强跟着魏教习到里边去。

“这学校的学生，都是些乡下孩子，她们有的穿着打补钉的蓝布褂子，有的头上扎着红头绳，见了我都不住眼的打

量，我心里又彷徨，又凄楚。在这满眼生疏的新环境里，觉得好似不系之舟，前途命运真不可定呵。迷糊中不知走了多少路，只见魏教习领我走到楼下东边一所房子前站住了，用手轻轻敲了几下门，那门便'呀'的一声开了。一个女郎戴着蔚蓝眼镜，两颊娇红，眉长入鬓，身上穿着一件月白色的长衫，微笑着对魏教习鞠了躬说：'这就是那新来的小学生吗？'魏教习点点头说：'我把她交给你，一切的事情都要你留心照应，'说完又回头对我说：'这里的规矩，小学生初到学校，应受大学生的保护和管束。她的名字叫秦美玉，你应当叫她姐姐，好好听她的话，不知道的事情都可以请教她。'说完站起身走了。那秦美玉拉着我的手说：'你多大了？你姓什么？叫什么？……这学校的规矩很利害，外国人是不容情的，你应当事事小心，'她正说着，已有人将我的铺盖和衣物拿进来了。我这时忽觉得诧异，怎么这屋子里面没有床铺呵？后来又看她把墙壁上的木门推开了。里头放着许多被褥，另外还有一个墙橱，便是放衣服的地方，她告诉我这屋里住五个人，都在这木板上睡觉，此外，有一张长方桌子，也是五个人公用的地方，我从来没看见过这种简鄙的生活，仿佛到了一个特别的所在，事事都觉得不惯。并且那些大学生，又都正颜厉色的指挥我打水扫地，我在家从来没作过，况且年龄又太幼弱，怎么能作得来。不过又不敢不作，到烦难的时候，只有痛哭，那些同学又都来看我，有的说'这孩子真没出息！'有的说：'管管她就好了。'那些没有同情的刺心话，真使我又羞又急，后来还是秦美玉有些不过意，抚

着我的头说：'好孩子！别想家，跟我玩去。'我擦干了眼泪，跟她走出来，院子里有秋千架，有荡木，许多学生在那里玩耍，其中有一个学生，和我差不多大，穿着藕合色的洋纱长衫，对我含笑的望，我也觉得她和别的同学不同，很和气可近的，我不知不觉和她熟识了，我就别过秦美玉和她牵着手，走到后院来，那里有一棵白杨树，底下放着一块捣衣石，我们并肩坐在那里，这时正是黄昏的时候，柔媚的晚霞，缀成幔天红罩，金光闪射，正映在我们两人的头上，她忽然问我道：'你会唱圣诗吗？'我摇头说'不会，'她低头沉思半晌说：'我会唱好几首，我教你一首好不好？'我点头道：'好！'她便轻轻柔柔地唱了一首，歌词我已记不得了。只是那爽脆的声韵，恰似娇莺低吟、春燕轻歌，到如今还深刻脑海，我们正在玩得有味，忽听一阵铃响，她告诉我吃晚饭了。我们依着次序，走进膳堂，那膳堂在地窖里，很大的一间房子，两旁都开着窗户，从窗户外望，平地上所种的杜鹃花正开得灿烂娇艳，迎着残阳，真觉爽心动目。屋子中间排着十几张长方桌，桌的两旁放着木头板凳，桌上当中放着一个绿盆，盛着白木头筷子和黑色粗碗，此外排着八碗茄子煮白水，每两人共吃一碗，在桌子东头，放着一筐箩棒子面的窝窝头，黄腾腾好似金子的颜色，这又是我从来没吃过的，秦美玉替我拿了两块放在面前。我拿起来咬了一口，有点甜味，但是嚼在嘴里，粗糙非常，至于那碗茄子，更不知道是什么味道，又涩又苦。想来既没有油，盐又放多了，我肚子其实很饿，但我拿起筷子勉强吃了两口，实在咽不下，心里一

急，那眼泪点点滴滴都洒在窝窝头上了，那些同学见我这种情形，有的诽笑我，有的谈论我，我仿佛听见她们说：'小姐的派头倒十足，但为什么不吃小厨房的饭呢？'我那时不知道这学校的饭是分等第的，有钱的吃小厨房饭，没钱就吃大厨房的饭，我只疑疑惑惑不知道她们说什么，只怔怔地看着饭菜垂泪，直等大家都吃完，才一齐散了出来。我自从这一顿饭后，心里更觉得难受了，这一夜翻来覆去，无论如何睡不着，看那清碧的月光，从树杪上移到我屋子的窗棂上，又移到我的枕上，直至月光充满了全屋，我还不曾入梦，只听见那四个同学呼声雷动，更感焦躁，那眼泪又不由自主的流下来了。直到天快亮，我才迷迷忽忽睡了一觉。

"第二天的饭菜，依旧是不能下箸。那个小朋友知道这消息，到吃饭的时候，特把她家里送来的菜，拨了一半给我，我才得吃了一顿饱饭，这种苦楚直挨了两个星期，才略觉习惯些，我因为这个小朋友待我极好，因此更加亲热，直到光复那一年，我家里搬到天津去，我才离开这学校，我的小朋友也回通州去了。到光复以后我已经十三岁了，我的小朋友十二岁，我们一齐都进公立某小学校，后来她因为想学医到别处去，我们五六年不见，想不到前年她又到北京来，我们因又得欢聚，不过现在她又走了——听说她已和人结婚——很不得志，得了肺病，将来能否再见，就说不定了。"

"你们说人生聚散有一定吗？"露沙说完，兀自不住声的叹息，这时公园游人已渐渐散尽，大家都有倦意。因趁着光

慢慢步出园来，一同雇车回学校去。

露沙自从上海回来后，宗莹和云青、玲玉，都觉格外高兴，这时候她们下课后，工作的时候很少，总是四个人拉着手，在芳草地上，轻歌快谈。说到快意时，便哈天扑地的狂笑，说到凄楚时便长呼短叹，其实都脱不了孩子气，什么是人生！什么是究竟！不过嘴里说说，真的苦趣还一点没尝到呢！

三

光阴快极了，不觉又过了半年，不解事的露沙、玲玉、云青、宗莹、莲裳，不幸接二连三都卷入愁海了。

第一个不幸的便是露沙，当她幼年时饱受冷刻环境的薰染，养成孤僻倔强的脾气，而她天性又极富于感情，所以她竟是个智情不调和的人。当她认识那青年梓青时，正在学潮激烈的当儿。天上飘着鹅毛片般的白雪，空中风声凛冽，她奔波道途，一心只顾怎么开会，怎么发宣言，和那些青年聚在一起，讨论这一项，解决那一层，她初不曾预料到这一点的，因而生出绝大的果来。

梓青是个沉默孤高的青年，他的议论最彻底，在会议的席上，他不大喜欢说话，但他的论文极多，露沙最喜欢读他的作品，在心流的沟里，她和他不知不觉已打通了，因此不断的通信，从泛泛的交谊，变为同道的深契，这时露沙的生趣勃勃，把从前的冷淡态度，融化许多，她每天除上课外，便

是到图书馆看书，看到有心得，她或者作短文，和梓青讨论，或者写信去探梓青的见解，在这个时期里，她的思想最有进步，并且她又开始研究哲学，把从前懵懵懂懂的态度都改了。

有一天正上哲学课，她拿着一枝铅笔记先生口述的话，那时先生正讲人生观的问题，中间有一句说："人生到底作什么？"她听了这话，忽然思潮激涌，停了手里的笔，更听不见先生继续讲些什么？只怔怔的盘算，"人生到底作什么？……牵来牵去，忽想到恋爱的问题上去，——青年男女，好象是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，美丽的颜色足以安慰自己，诱惑别人，芬芳的气息，足以满足自己，迷恋别人。但是等到花残了，叶枯了，人家弃置，自己憎厌，花木不能躲时间空间的支配，人类也是如此，那末人生到底作什么？……其实又有什么可作？恋爱不也是一样吗？青春时互相爱恋，爱恋以后怎么样？……不是和演剧般，到结局无论悲喜，总是空的呵！并且爱恋的花，常常衬着苦恼的叶子，如何跳出这可怕的圈套，清净一辈子呢？……"她越想越玄，后来弄得不得主意，吃饭也不正经吃，有时只端着饭碗拿着筷子出神，睡觉也不正经睡，半夜三更坐了起来发怔，甚至于痛哭了。

这一天下午，露沙又正犯着这哲学病，忽然梓青来了一封信，里头有几句话说："枯寂的人生真未免太单调了！……唉！什么时候才得甘露的润泽，在我空漠的心田，开朵灿烂的花呢？……恐怕只有膜拜'爱神'，求她的怜悯了！"这话和

她的思想，正犯了冲突。交战了一天，仍无结果，到了这一天夜里，她勉勉强强写了梓青的回信，那话处处露着彷徨矛盾的痕迹，到第二天早起从新看看，自己觉得不妥，因又撕了，结果只写几个字道："来信收到了，人生不过尔尔，苦也罢，乐也罢，几十年全都完了，管他呢！且随遇而安罢！"

活泼泼地露沙，从此憔悴了！消沉了！对于人间时而信，时而疑，神经越加敏锐，闲步到中央公园，看见鸭子在铁栏里游泳，她便想到，人生和鸭子一样的不自由，一样的愚钝，人生到底作什么？听见鹦鹉叫，她便想到人们和鹦鹉一样，刻板的说那几句话。一样的不能跳出那笼子的束缚，看见花落叶残便想到人的末路——死——仿佛天地间只有愁云满布，悲雾迷漫，无一不足引起她对世界的悲观，弄得精神衰颓。

露沙的命运是如此。云青的悲剧同时开演了，云青向来对于世界是极乐观的，她目的想作一个完美的教育家，她愿意到乡村的地方——绿山碧水，——的所在，招集些乡村的孩子，好好的培植她们，完成甜美的果树，对于露沙那种自寻苦恼的态度，每每表示反对。

这天下午她们都在学校园葡萄架下闲谈，同级张君，拿了一封信来，递给露沙，她们都围拢来问"这是谁的信，我们看得吗？"露沙说"这是蔚然的信，有什么看不得的。"她说着因把信撕开抽出来念道：

露沙君：

不见数月了！我近来很忙。没有写信给你，抱歉得很！你近状如何？念书有得吗？我最近心绪十分恶劣，事事都感到无聊的痛苦，一身一心都觉无所着落，好象黑夜中，独架扁舟，漂泊于四无涯际，深不见底的大海汪洋里，彷徨到底点了呵！日前所云事，曾否进行，有效否，极盼望早得结果，慰我不定的心。别的再谈。

蔚然

宗莹说，"这个人不就是我们上次在公园遇见的吗？……他真有趣，抱着一大捆讲义，睡在椅子上看，……他托你什么事？……露沙！"

露沙沉吟不语，宗莹又追问了一句，露沙说："不相干的事，我们说我们的吧！时候不早，我们也得看点书才对，"这时玲玉和云青正在那唧唧哝哝商量星期六照像的事，宗莹招呼了她们，一齐来到讲堂。玲玉到图书室找书预备作论文，她本要云青陪她去，被露沙拦住说："宗莹也要找书，你们俩何不同去，"玲玉才舍了云青，和宗莹去了。

露沙叫云青道："你来！我有话和你讲。"云青答应着一同出来，她们就在柳荫下，一张凳子上坐下了。露沙说："蔚然的信你看了觉得怎样？"云青怀疑着道："什么怎么样？我不懂你的意思？"露沙说："其实也没有什么！……我说了想你也不至于恼我吧？"云青说："什么事？你快说就是了。"露沙说："他信里说他十分苦闷，你猜为什么？……就是精神无处寄托，打算找个志同道合的女朋友，安慰他灵魂的枯寂！

他对于你十分信任，从前和我说过好几次，要我先说，我怕碰钉子，直到如今不曾说过，今天他又来信，苦苦追问，我才说了，我想他的人格，你总信得过，作个朋友，当然不是大问题是不是?"云青听了这话，一时没说什么，沉思了半天说："朋友原来不成问题，……但是不知道我父亲的意思怎样?等我回去问问再说吧!"……露沙想了想答道："也好吧！但希望快点!"她们谈到这里，听见玲玉在讲堂叫她们，便不再往下说，就回到讲堂去。

露沙帮着玲玉找出《汉书·艺文志》来，混了些时，玲玉和宗莹都伏案作文章，云青拿着一本《唐诗》，怔怔凝思，露沙叉着手站在玻璃窗口，听柳树上的夏蝉不住声的嘶叫，心里只觉闷闷地，无精打采的坐在书案前，书也懒看，字也懒写。孤云正从外头进来，抚着露沙的肩说："怎么又犯了毛病啦！眼泪汪汪是什么意思呵!"露沙满腔烦闷悲凉，经她一语道破，更禁不住，爽性伏在桌上呜咽起来，玲玉、宗莹和云青都急忙围拢来，安慰她，玲玉再三问她为什么难受，她只是摇头，她实在说不出具体的事情来，这一下午她们四个人都沉闷无言，各人叹息各人的，这种的情形，绝不是头一次了。

冬天到了，操场里和校园中没有她们四人的影子了，这时她们的生活只在图书馆或讲堂里，但是图书馆是看书的地方，她们不能谈心，讲堂人又太多，到不得已时，她们就躲在栉沐室里，那里有顶大的洋炉子，她们围炉而谈，毫无妨碍。

最近两个星期，露沙对于宗莹的态度，很觉怀疑。宗莹向来是笑容满面，喜欢谈说的，现在却不然了，镇日坐在讲堂，手里拿着笔在一张破纸上，画来画去，有时忽向玲玉说："作人真苦呵！"露沙觉得她这种形态，绝对不是无因，这一天的第二课正好教员请假，露沙因约了宗莹到栉沐室谈心，露沙说："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吗？"她沉吟了半天说："你怎么知道？"露沙说："自然知道，……你自己不觉得，其实诚于中形于外，无论谁都瞒不了呢！"宗莹低头无言，过了些时，她才对露沙说："我告诉你，但请你守秘密。"露沙说："那自然啦，你说吧！"

"我前几个星期回家，我母亲对我说有个青年，要向我求婚，据父亲和母亲的意思，都很欢喜他，他的相貌很漂亮，学问也很好，但只一件他是个官僚，我的志趣你是知道的，和官僚结婚多讨厌呵！而且他的交际极广，难保没有不规则的行动，所以我始终不能决定，我父亲似乎很生气，他说：'现在的女孩子，眼里那有父母呵，好吧！我也不能强迫你，不过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，我作父亲的有对你留意的责任，你若自己错过了，那就不能怨人，……据我看那个青年，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将来至少也有科长的希望……'我被他这一番话说得真觉难堪，我当时一夜不曾合眼，我心里只恨为什么这么倒霉？若果始终要为父母牺牲，我何必念书进学校。只过我六七年前小姐式的生活，早晨睡到十一二点起来，看看不相干的闲书，作两首滥调的诗，满肚皮佳人才子的思想，三从四德的观念，那末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

自然遵守，也没有什么苦恼了！现在既然进了学校，有了知识，叫我屈伏在这种顽固不化的威势下，怎么办得到！我牺牲一个人不要紧，其奈良心上过不去，你说难不难？……”宗莹说到伤心时，泪珠儿便不断的滴下来，露沙倒弄得没有主意了，只得想法安慰她说：“你不用着急，天下没有不爱子女的父母，她绝不忍十分难为你……”

宗莹垂泪说：“为难的事还多呢！岂止这一件。你知道师旭常常写信给我吗？”露沙诧异道：“师旭！是不是那个很胖的青年？”宗莹道：“是的……”“他头一封信怎么写的？”露沙如此的问，宗莹道：“他提出一个问题和我讨论，叫我一定须答覆，而且还寄来一篇论文叫我看完交回，这是使我不能不回信的原因。”露沙听完，点头叹道：“现在的社交，第一步就是以讨论学问为名，那招牌实在是堂皇得很，等你真真和他讨论学问时，他便再进一层，和你讨论人生问题，从人生问题里便渲染上许多愤慨悲抑的感情话，打动了你，然后恋爱问题就可以应运而生了。……简直是作戏，所幸当局的人总是一往情深，不然岂不味同嚼蜡！”宗莹说：“什么事不是如此？……作人只得模糊些罢了。”

她们正谈着，玲玉来了，她对她们作出娇痴的样子来，似笑似恼的说：“啊哟！两个人象煞有介事，……也不理人家，”说着歪着头看她们笑，宗莹说：“来！来！……我顶爱你！”一壁说，一壁走，过来拉着她的手，她就坐在宗莹的旁边，将头靠在她的胸前说：“你真爱我吗？……真的吗？”……“怎么不真！”宗莹应着便轻轻在她手上吻了一吻。露沙冷

冷地笑道："果然名不虚传，情迷碰到一起就有这么些做作！"玲玉插嘴道："咦！世界上你顶没有爱，一点都不爱人家。"露沙现出很悲凉的形状道："自爱还来不及，说得爱人家吗？"玲玉有些恼了。两颊绯红说："露沙顶忍心，我要哭了！我要哭了！"说着当真眼圈红了，露沙说："得啦！得啦！和你闹着玩呵！……我纵无情，但对于你总是爱的，好不好？"玲玉虽是哈哈地笑，眼泪却随着笑声滚了下来。正好云青找到她们处来，玲玉不容她开口，拉着她就走说："走吧！去吧！露沙一点不爱人家，还是你好，你永永爱我！"云青只迟疑的说："走吗？……真是的！"又回头对她们笑道："这是怎么回事？……你们不走吗……"宗莹说："你先走好了，我们等等就来。"玲玉走后，宗莹说："玲玉真多情，……我那亲戚若果能娶她，真是福气！"露沙道："真的！你那亲戚现在怎么样？你这话已对玲玉说过吗？"宗莹说："我那亲戚不久就从美国回来了，玲玉方面我约略说过，大约很有希望吧！""哦！听说你那亲戚从前曾和另外一个女子订婚，有这事吗？"露沙又接着问，宗莹叹道："可不是吗？现在正在离婚，那边执意不肯，将来麻烦的日子有呢！"露沙说："这恐怕还不成大问题，……只是玲玉和你的亲戚有否发生感情的可能，倒是个大问题呢！……听说现在玲玉家里正在介绍一个姓胡的，到底也不知什么结果？"宗莹道："慢慢地再说吧！现在已经下堂了。底下一课文学史，我们去听听吧！"她们就走向讲堂去。

她们四个人先后走到成人的世界去了。从前的无忧无

愁的环境，一天一天消失。感情的花，已如荼如火的开着，灿烂温馨的色香，使她们迷恋，使她们尝到甜蜜的爱的滋味，同时使她们了解苦恼的意义。

这一年暑假，露沙回到上海去，玲玉回到苏州去。云青和宗莹仍留在北京，她们临别的末一天晚上，约齐了住在学校里，把两张木床合并起来，预备四个人联床谈心，在傍晚的时候，她们在残阳的余辉下，唱着离别的歌儿道：

潭水桃花，故人千里，
离歧默默情深悬，
两地思量共此心！
何时重与联襟？
愿化春波送君来去，
天涯海角相寻。

歌调苍凉，她们的声音越来越低，直至无声，露沙叹道：“十年读书，得来只是烦恼与悲愁，究竟知识误我？我误知识？”云青道：“真是无聊！记得我小的时候，看见别人读书，十分羡慕，心想我若能有了知识，不知怎样的快乐，若果知道越有知识，越与世不相容，我就不当读书自苦了，”宗莹说：“谁说不是呢？就拿我个人的生活说吧！我幼年的时候，没有兄弟姊妹，父母十分溺爱，也不许进学校，只请了一位老学究，教我读《毛诗》《左传》，闲时学作几首诗。一天也不出门，什么是世界我也不知道，觉得除依赖父母过我无忧无虑的生活外，没有一点别的思想，那时在别人或者看我很可

惜，甚至于觉得我很可怜，其实我自己倒一点不觉得。后来我有一个亲戚，时常讲些学校的生活，及各种常识给我听，不知不觉中把我引到烦恼的路上去，从此觉得自己的生活，样样不对不舒服，千方百计和父母要求进学校，进了学校，人生观完全变了。不容于亲戚，不容于父母，一天一天觉得自己孤独，什么悲愁，什么无聊，逐件发明了。……岂不是知识误我吗?"她们三人的谈话，使玲玉受了极深的刺激，呆呆地站在秋千架旁，一语不发，云青无意中望见。因撇了露沙、宗莹走过来，拊在她的肩上说："你怎样了?……有什么不舒服吗?"玲玉仍是默默无言，摇摇头回过脸去，那眼泪便扑朔朔滚了下来，她们三人打断了话头，拉着她到栉沐室里，替她拭干了泪痕，谈些诙谐的话，才渐渐恢复了原状。

到了晚上，她们四人睡在床上，不住的讲这样说那样，弄到四点多钟才睡着了。第二天下午露沙和玲玉乘京浦的晚车离开北京，宗莹和云青送到车站，当火车头转动时，玲玉已忍不住呜咽起来，露沙生性古怪，她遇到伤心的时候，总是先笑，笑够了，事情过了，她又慢慢回想着独自垂泪，宗莹虽喜言情，但她却不好哭，云青对于什么事，好象都不足动心的样子，这时对着渐去渐远的露沙玲玉，只是怔怔呆望，直到火车出了正阳门，连影子都不见了，她才微微叹着气回去了。

在这分别的期中，云青有一天接到露沙的一封信说：

云青：

人间譬如一个荷花缸，人类譬如缸里的小虫，无论怎样聪明，也逃不出人间的束缚，回想临别的那天晚上，我们所说的理想生活——海边修一座精致的房子，我和宗莹开了对海的窗户，写伟大的作品；你和玲玉到临海的村里，教那天真的孩子念书，晚上回来，便在海边的草地上吃饭，谈故事，多少快乐——但是我恐怕这话，永久是理想的呵！你知道宗莹已深陷于爱情的漩涡里，玲玉也有爱剑卿的趋势。虽然这都是她们俩的事，至于我们呢？蔚然对于你陷溺极深，我到上海后，见过他几次，觉得他比从前沉闷多了，每每仰天长叹，好象有无限隐忧似的。我屡次问他，虽不曾明说什么，但对于你的渴慕仍不时流露出来。云青！你究竟怎么对付他呢？你向来是理智胜于感情的，其实这也是她们不到的观察，对于蔚然的诚挚，能始终不为所动吗？况且你对于蔚然的人格曾表示相信，那末你所以拒绝他的，岂另有苦衷吗？……

按说我的为人，在学校里，同学都批评我极冷淡寡情，其实人间的虫子，要想作太上的忘情，只是矫情罢了！不过有的人喜欢用情——即世上所谓的多情——有的不喜欢用情，一旦若是用了，更要比多情的深挚得多呢！我相信你不是无情，只是深情，你说是不是？

你前封信曾问我梓青的事，在事实上我没有和他发生爱情的可能，但爱情是没有条件的。外来的桎梏，正未必能防范得住呢！以后的结果，实不可预料，只看上帝的意旨如何罢了。

露沙

云青接到这封信，受了极大的刺激，用了两天两夜的思维，仍不能决定，她只得打电话叫宗莹来商量，宗莹问她对

于蔚然本身有无问题，云青答道："我向来没有和男子们交接，我觉得男子可以相信的很少，至于蔚然的人格，我始终信仰，不过我向来理智强于感情，这事的结果，若是很顺当的，那末倒也没什么，若果我父母以为不应当……或者亲戚们有闲话，那我宁可自苦一辈子，报答他的情义，叫我勉强屈就是作不到的。"

宗莹听完这话，沉想些时说："我想你本身若是没有问题，那末就可以示意蔚然，叫他托人对你父母提出，岂不妥当吗？"云青懒懒道："大约也只有这么办了，……唉！真无聊……"她们商量妥当，宗莹也就回去了。

傍晚的时候，兰馨来找云青，谈话之间，便提到露沙，兰馨说："我前几天听见人说，露沙和梓青已发生恋爱了，但梓青已经结婚了，这事将来怎么办呢？"

云青怔怔地看着墙上的风景画出神，歇了半天说："这或者是人们的谣传吧！……我看露沙不至于这么糊涂！"

"咦！你也不要说这话，……固然露沙是极明白，不至于上当，但梓青的婚姻是父母强迫的，本没有爱情可言，他纵对于露沙要求情爱，按真理说并不算大不道，不过社会上一般人，未免要说闲话罢了。……露沙最近有信吗？"

"有信，对于这事，她也曾说过，但她的主张，怕不至于就会随随便便和梓青结婚吧？她向来主张精神生活的，就是将来发生结婚的事情，也总得有相当的机会。"

"其实她近年来，在社会上已很有发展的机会，还是不结婚好，不然埋没了未免可惜……你写信还是劝她努力

吧!”

她们正谈着，一阵电话铃响，原来是孤云找兰馨说话，因打断了她们的话头，兰馨接了电话。孤云要约她公园玩去，她于是辞了云青到公园去。

云青等她走后，便独自坐在廊子底下，默默沉思：“觉得人生真是有限，象露沙那种看得破的人，也不能自拔？宗莹更不用说了……便是自己也不免宛转因物!”云青正在遐想的时候，只见听差走进来说有客来找老爷，云青因急急回避了，到屋里看了几页书，倦上来就收拾睡下。

第二天早晨。云青才起来，她的父亲就叫她去说话，她走进父亲的书房，只见她父亲皱着眉道：“你认得赵蔚然吗?”云青听了这话，顿时心跳血涨，嗫嚅半天说：“听见过这人的名字，”她父亲点头道：“昨天伊秋先生来，还提起他，我觉得这个人太懦弱了，而且相貌也不魁武，”一壁说着，一壁看着云青，云青只是低头无言，后来她父亲又道：“我对于你的希望很大，你应当努力预备些英文，将来有机会，到外国走走才是。”说到这里才慢慢站起来走了。

云青怔怔望着窗外柳丝出神，觉有无限怅惘的情绪，萦绕心田，因到书案前，申纸染毫写信给露沙道：

露沙：

前信甫发，接书一慰，因连日心绪无聊，未能即覆，抱歉之至!来书以处世多磨，苦海无涯为言，知露沙感喟之深，子固生性豪爽者，读到“雄心壮志早随流水去”之句，令人不忍为设地深思也。“不享物质之幸福，亦不愿受物质之支配。”诚然!但求精神

之愉快，闭门读书，固亦云唯一之希望，然岂易言乎？

宗莹与师旭定婚有期矣，闻宗莹因此事，与家庭冲突，曾陪却不少眼泪。究竟何苦来？所谓“有情人都成眷属”亦不过霎时之幻影耳，百年容易，眼见白杨萧萧，荒冢累累，谁能逃此大限？此诚“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也。”渠结婚佳期闻在中秋，未知确否，果确，则一时之兴尚望露沙能北来，共与其盛，未知如愿否？

玲玉事仍未能解决，而两方爱情则与日俱增，可怜！有限之精神，怎经如许消磨，玲玉为此事殊苦，不知冥冥之运命将何以处之也！嗟！嗟！造化弄人！

最后一段，欲不言而不得不言，此即蔚然之事，云自幼即受礼教之薰染。及长已成习惯，纵新文化之狂浪，汩没吾顶，亦难洗前此之遗毒，况父母对云又非恶意，云又安忍与抗乎？乃近闻外来传言，又多误会，以为家庭强制，实则云之自身愿为家庭牺牲，何能委责家庭，愿露沙有以正之！至于蔚然处，亦望露沙随时开导，云诚不愿陷人滋深，且愿终始以友谊相重，其他问题都非所愿闻，否则只得从此休矣！

思绪不宁，言失其序，不幸！不幸！不知无常之天道，伊于胡底也，此祝

健康！

云青

云青写完信后，就到姑妈家找表姊妹们谈话去了。

四

露沙由京回到上海以后，和玲玉虽隔得不远，仍是相见苦稀，每天除陪了母亲兄嫂姊妹谈话，就是独坐书斋，看书念诗，这一天十时左右，邮差送信来，一共有五六封，有一封是梓青的信，内中道：——

露沙吾友：

又一星期不接你的信了！我到家以来，只觉无聊，回想前些日子在京时，我到学校去找你，虽没有一次不是相对无言，但精神上已觉有无限的安慰，现在并此而不能，怅惘何极！

上次你的信说，有时想到将来离开了学校生活，而踏进恶浊的社会生活，不禁万事灰心，我现虽未出校，已无事不灰心了！平时有说有笑，只是把灰心的事搁起，什么读书，什么事业，只是于无可奈何中聊以自遣，何尝有真乐趣！——我心的苦，知者无人——然亦未始非不幸中之幸，免得他们更和我格格不入了。

我于无意中得交着你，又无意于短时间中交情深刻这步田地！这是我最满意的事，唉！露沙！这是我们一线的生机！有无上的价值！

说到“人生不幸”，我是以为然而不敢深思的，我们所想望的生活，并不是乌托邦，不可能的生活，都是人生应得的生活；若使我们能够得到应得的生活，虽不能使我们完全满意，聊且满意，于不幸的人生中，我们也就勉强自足了！露沙！我连这一层都不敢想到，更何敢提及根本的“人生不幸”！

你近来身体怎样，务望自重，有工夫多来信吧！此祝

快乐！

梓青书

露沙接到信后，只感到万种凄伤，把那信翻来覆去，看了无数遍，直到能背诵了，她还是不忍收起——这实在是她的常态，她生平喜思量，每逢接到朋友们的来信，总是这种情形——她闷闷不语，最后竟滴下泪来，本想即刻写回信，恰巧蔚然来找，露沙才勉强拭干眼泪，出来相见。

这时已是黄昏了，西方的艳阳余辉，正射在玻璃窗上，由玻璃窗反折过来，正照在蔚然的脸上，微红而黑的两颊边，似有泪痕，露沙很奇异的问道"现在怎么样？"蔚然凄然说："不知道为什么？这几天心绪恶劣，要想到西湖，或苏州跑一趟，又苦于走不开，人生真是枯燥极了！"露沙只叹了一声，彼此缄默约有五分钟，蔚然才问露沙道："云青有信吗？……我写了三封信去，她都没有回我，不知道怎样，你若写信时，替我问问吧！"露沙说："云青前几天有信来，她曾叫我劝你另外打主意，她恐怕终久叫你失望……她那个人作事十分慎重，很可佩服，不过太把自己牺牲了！……你对她到底怎样呢？"蔚然道："我对于她当然是始终如一，不过这事也并不是勉强得来的，她若不肯，当然作罢，但请她不要以此介介，始终保持从前的友谊好了，"露沙说："是呀！这话我也和她谈过，但是她说为避嫌疑起见，她只得暂时和你疏远，便是书信也拟暂时隔绝，等到你婚事已定后，再和你继续前此友谊……我想云青的心也算苦了。她对于你绝非无

情，不过她为了父母的意见，宁可牺牲她的一生幸福……说到这里，我又想起今年春假云青、玲玉、宗莹、莲裳，我们五个人，在天津住着，有一天夜里，正是月色花影，互相厮并，红浪碧波，掩映斗媚，那时候我们坐在日本的神坛的草地上，密谈衷心，也曾提起这话，云青曾说对于你无论如何，终觉抱歉，因为她固执的缘故，不知使你精神上受多少创痕，……但是她也绝非木石，所以如此的原因，不愿受人訾议罢了。后来玲玉就说：这也没有什么訾议，现在比不得从前，婚姻自由本是正理，有什么忌讳呢？云青当时似乎很受了感动，说道：'好吧！我现在也不多管了。叫他去进行，能成也罢，不成也罢！我只能顺事之自然，至于最后的奋斗，我没有如此大魄力——而且闹起来，与家庭及个人都觉得说来不好听……'当日我们的谈话虽仅此而止，但她的态度可算得很明瞭。我想你如果有决心非她不可，你便可稍缓以待时机。"蔚然点头道："暂且不提好了。"

蔚然走后，玲玉恰好从苏州来，邀露沙明天陪她到吴淞去接剑卿去，露沙就留她住在家里，晚饭后闲谈些时，便睡下了，第二天早晨才五点多钟玲玉就从睡中惊醒，悄悄下了床，梳好了头。这时露沙也起来了，她们都收拾好了，已经到六点半，因乘车到火车站，距开车才有十分钟，忙忙买了车票，幸喜车上还有坐位，玲玉脸向车窗坐着，早晨艳阳射在她那淡紫色的衣裙上，娇美无比，衬着她那似笑非笑的双靥，好象浓绿丛中的紫罗兰，露沙对她怔怔望着。好象在那里猜谜似的。玲玉回头问道："你想什么？你这种神情，衬

着一身雪般的罗衣，直象那宝塔上的女石像呢！”露沙笑道：“算了吧！知道你今天兴头十足，何必打趣我呢？”玲玉被露沙说得不好意思了，仍回过头去，佯为不理。

半点钟过去了，火车已停在吴淞车站。她们下了车，到泊船码头打听，那只美国来的船，还有两三个钟头才进口。她们便在海边的长堤上坐下，那堤上长满了碧绿的青草。海涛怒啸，绿浪澎湃，但四面寂寥。除了草底的鸣蛩，抑抑悲歌外，再没有其他的音响和怒浪骇涛相应和了。

两点多钟以后，她们又回到码头上。只见许多接客的人，已挤满了，再往海面一看，远远的一只海船，开着慢车冉冉而来，玲玉叫道“船到了！船到了！”她们往前挤了半天，才站了一个地位，又等半天，那船才拢了岸。鼓掌的欢声，和呼唤的笑声，立刻充溢空际。玲玉只怔怔向船上望着，望来望去终不见剑卿的影子，十分彷徨。只等到许多人都下了船，才见剑卿提着小皮包，急急下船来，玲玉走向前去，轻轻叫道“陈先生！”剑卿忙放下提包，握着玲玉的手道：“哦！玲玉！我真快活极了！你几时来的？那一位是你的朋友吗？……”玲玉说“是的！让我给你介绍介绍。”因回过头对她道：“这位是陈剑卿先生。”又向陈先生道：“这位是露沙女士。”彼此相见过，便到火车站上等车。玲玉问道：“陈先生的行李都安置了吗？”剑卿道：“已都托付一个朋友了，我们便可一直到上海畅谈竟日呢！”玲玉默默无言，低头含笑，把一块绢帕叠来叠去。露沙只听剑卿缕述欧美的风俗人情。不久到了上海，露沙托故走了，玲玉和剑卿到半淞园去，到

了晚上，玲玉仍回到露沙家里，住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就回苏州。

过了几天，玲玉寄来一封信，邀露沙北上，这时候已经是八月的天气，风凉露冷，黄花遍地，她们乘八月初三早车北上。在路上玲玉告诉露沙，这次剑卿向她求婚，已经不能再坚执了。现在已双方求家庭的通过，露沙因问她剑卿离婚的手续已办没有？玲玉说："据剑卿说，已不成问题，因为那个女子已经有信应允他。不过她的家人故意为难，但婚姻本是两方同意的结合，岂容第三者出来勉强，并且那个女子已经到英国留学去了。……不过我总觉得有些对不住那个女子罢了！"露沙沉吟道："你倒没什么对不住她。不过剑卿据什么条件一定要和这女子离婚呢？"玲玉道："因为他们定婚的时候，并不是直接的，其间曾经第三者的介绍，而那个介绍人又不忠实，后来被剑卿知道了，当时气得要死，立刻写信回家，要求家里替他离婚，而他的家庭很顽固，去信责备了他一顿，他想来想去没有办法，只有自己出马，当时写了一封信给那个女子，陈说利害。那个女子倒也明白，很爽快就答应了他，并且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家人，意思是说，婚姻大事，本应由两个男女，自己作主，父母所不能强逼，现在剑卿既觉得和她不对，当然由他离异，等语，不过她的家人，十分不快，一定不肯把订婚的凭证退还，所以前此剑卿向我求婚，我都不肯答应。……但是这次他再三的哀求，我真无法了，只得答应了他。好在我们都有事业的安慰，对于这些事都可随便。"露沙点头道："人世的祸福正不可定，能

游嬉人间也未尝不是上策呢？”

玲玉同露沙到北京之后，就在中学里担任些钟点，这时她们已经都毕业了。云青、宗莹、露沙、玲玉都在北京，只有莲裳到天津女学校教书去了。莲裳在天津认识了一个姓张的青年，不久她们便发生了恋爱，在今年十月十号结婚，她们因约齐一同到天津去参与盛典。

莲裳随遇而安的天性，所以无论处什么环境，她都觉得很快活，结婚这一天，她穿着天边彩霞织就的裙衫，披着秋天白云网成的软绡，手里捧着满蓄着爱情的玫瑰花，低眉凝容，站在礼堂的中间。男女来宾有的啧啧赞好，有的批评她的衣饰，只有玲玉、宗莹、云青、露沙四个人，站在莲裳的身傍，默默无言。仿佛莲裳是胜利者的所有品，现在已被胜利者从她们手里夺去一般，从此以后，往事便都不堪回忆！海滨的联袂倩影，现在已少了一个。月夜的花魂不能再听见她们五个人一齐的歌声。她们越思量越伤心，露沙更觉不能支持，不到礼完她便悄悄地走了。回到旅馆里伤感了半天，直至玲玉她们回来了，她兀自泪痕不干，到第二天清早便都回到北京了。

从天津回来以后，露沙的态度，更见消沉了。终日闷闷不语，玲玉和云青常常劝她到公园散心去，露沙只是摇头拒绝。人们每提到宗莹，她便泪盈眼帘，凄楚万状！有一天晚上，月色如水，幽景绝胜，云青打电话邀她家里谈话，她勉强打起精神，坐了车子，不到一刻钟就到了。这时云青正在她家土山上一块云母石上坐着，露沙因也上了山，并肩坐在那

块长方石上，云青说："今夜月色真好，本打算约玲玉宗莹我们四个人，清谈竟夜，可恨剑卿和师旭把她们俩伴住了不能来——想想朋友真没交头，起初情感浓挚，真是相依为命，到了结果，一个一个都风流云散了，回想往事，只恨多余！怪不得我妹妹常笑我傻。我真是太相信人了！"露沙说："世界上的事情，本来不过尔尔，相信人，结果固然不免孤零之苦，就是不相信人，何尝不是依然感到世界的孤寂呢？总而言之，求安慰于善变化的人类，终是不可靠的，我们还是早些觉悟，求慰于自己吧！"露沙说完不禁心酸，对月怔望，云青也觉得十分凄楚，歇了半天，才叹道："从前玲玉老对我说：同性的爱和异性的爱是没有分别的，那时我曾驳她这话不对，她还气得哭了，现在怎么样呢？"露沙说："何止玲玉如此？便是宗莹最近还有信对我说：'十年以后同退隐于西子湖畔呢！'那一句是可能的话，若果都相信她们的话，我们的后路只有失望而自杀罢了！"

她们直谈到夜深更静，仍不想睡。后来云青的母亲出来招呼她们去睡，她们才勉强进去睡了。

露沙从失望的经验里，得到更孤僻的念头，便是对于最信仰的梓青，也觉淡漠多了。这一天正是星期六，七点多钟的时候，梓青打电话来邀她看电影，她竟拒绝不去，梓青觉得她的态度变得很奇怪。当时没说什么，第二天来了一封信道：

露沙！

我在世界上永远是孤零的呵！人类真正太惨刻了！任我流涸

了泪泉；任我粉碎了心肝，也没有一个人肯为我叫一声可怜！更没有人为我洒一滴半滴的同情之泪！便是我向日视为一线的光明，眼见得也是暗淡无光了！唉！露沙！若果你肯明明白白告诉我说：“前头没有路了！”那末我决不再向前多走一步，任这一钱不值的躯壳，随万丈飞瀑而去也好；并颓岩而同堕于千仞之深渊也好；到那时我一切顾不得了。就是残苛的人类，打着得胜鼓宣布凯旋，我也只得任他了……唉！心乱不能更续，顺祝

康健！

梓青

露沙看完这封信，心里就象万弩齐发，痛不可忍，伏在枕上呜咽悲哭，一面自恨自己太怯弱了！人世的谜始终打不破，一面又觉得对不住梓青，使他伤感到这步田地，知情交战，苦苦不休，但她天性本富于感情，至于平日故为旷达的主张，只不过一种无可如何的呻吟。到了这种关头，自然仍要为情所胜了，况她生平主张精神的生活，她有一次给莲裳一封信，里头有一段说：

“许多聪明人，都劝我说：‘以你的地位和能力，在社会上很有发展的机会，为什么作茧自束呢？’这话出于好意者的口里，我当然是感激他，但是一方我却不能不怪他，太不谅人了！……若果人类生活在世界上，只有吃饭穿衣服两件事，那末我早就葬身狂浪怒涛里了，岂有今日？……我觉得宛转因物，为世所称，倒不如行我所适，永垂骂名呢？干枯的世界，除了精神上，不可制止情的慰安外，还有别的可滋生趣吗？……”

露沙的志趣，既然是如此，那末对于梓青十二分恳挚的态度，能不动心吗？当时拭干了泪痕，忙写了一封信，安慰梓青道：——

梓青！

你的信来，使我不忍卒读！我自己已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！何忍再拉你同入漩涡？所以我几次三番，想使你觉悟，舍了这九死一生的前途，另找生路，谁知你竟误会我的意思，说出那些痛心话来！唉！我真无以对你呵！

我也知道世界最可宝贵，就是能彼此谅解的知己，我在世上混了二十余年，不遇见你，固然是遗憾千古，既遇见你，也未尝不是夙孽呢？……其实我生平是讲精神生活的，形迹的关系有无，都不成问题，不过世人太苛毒了！对于我们这种的行径，排斥不遗余力，以为这便是大逆不道，含沙射影，使人难堪，而我们又都是好强的人，谁能忍此？因而我的态度常常若离若即，并非对你信不过，谁知竟使你增无限苦楚。唉！我除向你诚恳的求恕外，还有什么话可说！愿你自己保重吧！何苦自戕过甚呢？祝你

精神愉快！

露沙

梓青接到信后，又到学校去会露沙，见面时，露沙忽触起前情，不禁心酸，泪水几滴了下来，但怕梓青看见，故意转过脸去，忍了半天，才慢慢抬起头来，梓青见了这种神情，也觉十分凄楚，因此相对默默，一刻钟里一句话也没有。后来还是露沙问道："你才从家里来吗？这几天蔚然有信没有？"

梓青答道：“我今天一早就出门找人去了，此刻从于农那里来，蔚然有信给于农，我这里有两三个礼拜没接到他的信了。”露沙又问道：“蔚然的信说些什么？”梓青道：“听于农说，蔚然前两个星期，接到云青的信，拒绝他的要求后，苦闷到极点了，每天只是拚命的喝酒。醉后必痛哭，事情更是不能做，而他的家里，因为只有他一个独子，很希望早些结婚，因催促他向他方面进行，究竟怎么样还说不定呢！不过他精神的创伤也就够了。……云青那方面，你不能再想法疏通吗？”

“这事真有些难办，云青又何尝不苦痛？但她宁愿眼泪向里流，也绝不肯和父母说一句硬话。至于她的父母又不曾十分了解她，以为她既不提起，自然并不是非蔚然不嫁。那末拿一般的眼光，来衡量蔚然这种没有权术的人，自难入他们的眼，又怎么知道云青对他的人格十分信仰呢？我见这事，蔚然能放下，仍是放下吧！人寿几何？容得多少磨折？”

梓青听见露沙的一席话，点头道：“其实云青也太懦弱了！她若肯稍微奋斗一点，这事自可成功……若果她是坚持不肯，我想还是劝蔚然另外想法子吧！不然怎么了呢？”说到这里，便停顿住了。后来梓青又向露沙说：“……你的信我还没覆你，……都是我对不住你，请你不要再想吧！”说到这里眼圈又红了。露沙说：“不必再提了，总之不是冤家不对头！……你明天若有工夫，打电话给我，我们或者出去玩，免得闷着难受。”梓青道：“好！我明天打电话给你，现在

不早了，我就走吧。”说着站起来走了。露沙送他到门口，又回学校看书去了。

宗莹本来打算在中秋节结婚，因为预备来不及，现在改在年底了。而师旭仿佛是急不可待，每日下午都在宗莹家里直谈到晚上十点，才肯回去，有时和宗莹携手于公园的苍松荫下，有时联舞于北京饭店跳舞场里，早把露沙和云青诸人丢在脑后了。有时遇到，宗莹必缕缕述说某某夫人请宴会，某某先生请看电影，简直忙极了，把昔日所谈的求学著书的话，一概收起。露沙见了她这种情形，更觉格格不入，有时觉得实在忍不住了，因苦笑对宗莹说：“我希望你在快乐的时候，不要忘了你的前途吧！”宗莹听了这话，似乎很能感动她。但她确不肯认她自己的行动是改了前态，她必定说：“我每天下午还要念两点钟英文呢！”露沙不愿多说，不过对于宗莹的情感，一天淡似一天，从前一刻不离的态度，现在竟弄到两三个星期不见面，纵见了面也是相对默默，甚至于更引起露沙的伤感。

宗莹结婚的上一天晚上，露沙在她家里住下，宗莹自己绣了一对枕头，还差一点不曾完工，露沙本不喜欢作这种琐碎的事，但因为宗莹的原故，努力替她绣了两个玫瑰花瓣。这一夜她们家里的人忙极了，并且还来了许多亲戚，来看她试妆的。露沙嫌烦，一个人坐在她父亲的书房，替她作枕头。后来她父亲走了进来，和她谈话之间，曾叹道：“宗莹真没福气呵！我替她找一个很好的丈夫她不要，唉！若果你们学校的人，有和那个姓祝的结婚，真是幸福！不但学问

好，而且手腕极灵敏，将来一定可以大阔的。……他待宗莹也不算薄了，谁知宗莹竟看不上他！"露沙不好回答什么，只是含笑唯诺而已。等了些时她父亲出去了，宗莹打发老妈子来请露沙吃饭，露沙放下针线，随老妈子到了堂屋，许多艳装丽服的女客，早都坐在那里，露沙对大家微微点头招呼了，便和宗莹坐在一处。这时宗莹收拾得额覆卷发，凸凹如水上波纹，耳垂明珰，灿烂与灯光争耀，身上穿着玫瑰紫的缎袍，手上戴着订婚的钻石戒指，锐光四射。露沙对她不住的端相，觉得宗莹变了一个人。从前在学校时，仿佛是水上沙鸥，活泼清爽。今天却象笼里鹦鹉，毫无生气，板板地坐在那里，任人凝视，任人取笑，她只低眉默默，陪着那些钗光鬓影的女客们吃完饭。她母亲来替她把结婚时要穿的礼服，一齐换上。祖宗神位前面点起香烛，铺上一块大红毡子，叫人扶着宗莹向上叩了三个头。后来她的姑母们，又把她父母请出来，宗莹也照样叩了三个头。其余别的亲戚们也都依次拜过。又把她扶到屋里坐着。露沙看了这种情形，好象宗莹明天就是另外一个人了，从前的宗莹已经告一结束，又见她的父母都凄凄悲伤。更禁不住心酸，但人前不好落泪，仍旧独自跑到书房去，痛痛快快流了半天眼泪，后来客人都散了，宗莹来找她去睡觉。她走进屋子，一言不发，忙忙脱了外头衣服，上床脸向里睡下。宗莹此时也觉得有些凄惶，也是一言不发的睡下，其实各有各的心事，这一夜何曾睡得着。第二天天才朦胧，露沙回过脸来，看见宗莹已醒，她似醉非醉，似哭非哭的道："宗莹！从此大事定了！"

说着涕泪交流，宗莹也觉得从此大事定了的一句话，十分伤心，不免伏枕呜咽。后来还是露沙怕宗莹的母亲忌讳，忙忙劝住宗莹。到七点钟大家全都起来了，忙忙地收拾这个，寻找那个，乱个不休，到十二点钟，迎亲的军乐已经来了，那种悲壮的声调，更搅得人肝肠裂碎，露沙等宗莹都装饰好了，握着她的手说："宗莹！愿你前途如意！我现在回去了，礼堂上没什么意思，我打算不去，等过两天我再来看你吧！"宗莹只低低应了一声，眼圈已经红润了，露沙不敢回头，一直走了。

露沙回到家里，恹恹似病，饮食不进，闷闷睡了两天，有一天早起家里忽来一纸电报，说她母亲病重，叫她即刻回去。露沙拿着电报，又急又怕，全身的血脉，差不多都凝注了，只觉寒战难禁。打算立刻就走，但火车已开过了，只得等第二天的早车，但这一下半天的光阴，真比一年还难挨。盼来盼去，太阳总不离树梢头，再一想这两天一夜的旅程，不独凄寂难当，更怕赶不上与慈母一面，疑怕到这里，心头阵阵酸楚，早知如此，今年就不当北来？

好容易到了黄昏。宗莹和云青都闻信来安慰她，不过人到真正忧伤的时候，安慰决不生效果，并且相形之下，更触起自己的伤心来。

夜深了，她们都回去，露沙独自睡在床上，思前想后，记得她这次离家时，母亲十分不愿意，临走的那天早起，还亲自替她收拾东西，叮嘱她早些回来，——如果有意外之变，将怎样？她越思量越凄楚！整整哭了一夜，第二天早起，匆

匆上了火车，莲裳这时也在北京，她到车站送她，莲裳惜然的神情，使露沙陡怀起，距此两年前，那天正是夜月如水的时候，她到莲裳家里，问候她母亲的病，谁知那时她母亲正断了气，莲裳投在她怀里，哀哀地哭道："我从今以后没有母亲了！"呵！那时的凄苦，已足使她泪落声咽。今若不幸，也遭此境遇，将怎么办？觉得自已的身世真是可怜，七岁时死了父亲，全靠阿母保育教养。有缺憾的生命树，才能长成到如今，现在不幸的消息，又临到头上。……若果再没有母亲，伶仃的身世，还有什么勇气和生命的阻碍争斗呢？她越想越可怕，禁不住握着莲裳的手，呜咽痛哭。莲裳见景伤情，也不免怀母陪泪，但她还极诚挚的安慰她说："你不要伤心，伯母的病或者等你到家已经好了，也说不定……并且这一路上，你独自一个，更须自已保重，倘若急出病来，岂不更使伯母悬心吗？"露沙这时却不过莲裳的情，遂极力忍住悲声。

后来云青和永诚表妹都来了。露沙见了她们，更由不得伤心，想每回南旋的时候，虽说和她们总不免有惜别的意思，但因抱着极大的希望——依依于阿母肘下，同兄嫂妹妹等围绕于阿母膝前如何的快活？自然便把离愁淡忘了，旅程也不觉凄苦了。但这一次回去，她总觉得前途极可怕，恨不得立时飞到阿母面前。而那可恨的火车，偏偏迟迟不开，等了好久，才听铃响，送客的人纷纷下车，宗莹莲裳她们也都和她握手言别，她更觉自已伶仃得可怜，不免又流下泪来。

在车上只是昏昏恹恹，好容易盼到天黑，又盼天亮，念到阿母病重，就如堕身深渊，混身起栗，泪落不止。

不久车子到了江边，她独自下了车，只觉混身疲软，飘飘忽忽上了渡船，在江里时，江风尖利，她的神志略觉清爽，但望着那奔腾的江浪，只觉到自己前途的孤零和惊怕，唉！上帝！若果这时明白指示她母亲已经不在人间了，她一定要藉着这海浪缀成的天梯，去寻她母亲去……

过了江上了沪宁车，再有六七个钟头到家了，心里似乎有些希望，但是惊惧的程度，更加甚了，她想她到家时，或者阿母已经不能说话了，她心里要怎样的难受？……但她又想上帝或不至如此绝人——病是很平常的事，何至于一病不起呢？

那天的车偏偏又误点了，到上海已经十二点半钟，她急急坐上车奔回家去，离家门不远了，而急迫和忧疑的程度，也逐层加增，只有极力嘘气，使她的呼吸不至壅塞。车子将转湾了，家门可以遥遥望见，母亲所住的屋子，楼窗紧闭，灯火全熄，再一看那两扇黑门上，糊着雪白的丧纸，她这时一惊，只见眼前一黑，便昏晕在车上了，过了五分钟才清醒过来，等不得开门，她已失声痛哭了，等到哥哥出来开门时，麻衣如雪，涕泪交下，她无力的扑在灵前，哀哀唤母，但是桐棺三寸，已隔人天，露沙在灵前哭了一夜，第二天更不支，竟寒热交作卧病一星期，才渐渐好了。

露沙在母亲的灵前守了一个月，每天对着阿母的遗照痛哭，朋友们来函劝慰，更提起她的伤心。她想她自己现在

更没牵挂了，把从前朋友们写的信，都从书箱里拿出来，一封封看过，然后点起一把火烧了。觉得眼前空明，心底干净。并且决心任造物的播弄，对于身体毫不保重，生死的关头，已经打破。有一天夜里她梦见她的母亲来了，仿佛记起她母亲已死，痛哭起来，自己从梦中惊醒，掀开帐子一看星月依稀，四境凄寂，悄悄下了床把电灯燃着，对着母亲的照像又痛哭了一场。然后含泪写了一封信给梓青道：

梓青！

可怜无父之儿复抱丧母之恨，苍天何极，绝人至此——清夜挑灯，血泪沾襟矣！

人生朝露，而忧患偏多，自念身世，怆怀无限！阿母死后，益少生趣。沙非敢与造物者抗，特雨后梨花，不禁摧残，后此作何结局，殊不可知耳！

目下丧事已楚，友辈频速北上，沙亦不愿久居此地，盖触景伤情，悲愁益不胜也！梓青来函，责以大义，高谊可感。唯沙经此折磨，灰冷之心，有无复燃之望，实不敢必。此后惟飘泊天涯，消沉以终身，谁复有心与利禄征逐，随世俗浮沉哉，望梓青勿复念我。好自努力可也。

沙已决明旦行矣。申江云树，不堪回首，嗟乎？冥冥天道，安可论哉？……

露沙

露沙写完信后，天已发亮。因把行李略略检楚，她的哥哥妹妹都到车站送她。临行凄凉，较昔更甚，大家洒泪而别。露沙到京时，云青曾到车站接她，并且告诉她，宗莹

结婚后不到一个月，便患重病，现在住在医院里，露沙觉得人生真太无聊了！黄金时代已过，现在好象秋后草木，只有飘零罢了！

玲玉这时在上海，来信说半年以内就要结婚，露沙接信后，不象前此对于宗莹、莲裳那种动心了，只是淡淡写了一封贺她成功的信。这时露沙昔日的朋友，一个个都星散了。北京只剩了一个云青和久病的宗莹，至于孤云和兰馨，虽也在北京，但露沙轻易不和她见面，所以她最近的生活，除了每天到学校里上课外，回来只有昏睡。她这时住在舅舅家里，表妹们看见她这样，都觉得很可忧的。想尽种种方法，来安慰她，不但不能止她的愁，而且每一提起，她更要痛哭。她的表妹知道她和梓青极好，恐怕能安慰她的只是他了，因给梓青写了一封信道：

梓青先生：

我很冒昧给你写信，你一定很奇怪吧？你知道我表姊近来的状况怎样吗？她自从我姑母死后，更比从前沉默了！每天的枕头上的泪痕，总是不干的，我们再三的劝慰，终无益于事，而她的身体本来不好，那经得起此种的殷忧呢？你是她很好的朋友，能不能想个法子安慰她？我盼望你早些北来，或者可稍杀她的悲怀！

我们一家人，都为她担忧，因为她向来对于人世，多抱悲观，今更经此大故，难保没有意外的事情发生。……要说起她，也实在可怜，她自幼所遇见的事，已经很使她感觉世界的冷苛，现在母亲又弃她而去，一个人四海飘泊，再有勇气的人，也不禁要志

馁心灰啊！你有方法转移她的人生观吗？盼望得很，再谈吧！此祝

康乐！

露沙的表妹上

露沙这一天早起，觉得头脑十分沉闷，因走到院子里站了半晌，才要到屋里去梳头，听差的忽进来告诉她说，有一个姓朱的来访，她想了半天，不知道是谁，走到客厅，看见一个女子，面上微麻，但神情眼熟得很，好象见过似的，凝视了半天，才骇然问道："你是心悟吗？我们三年多不见了！……你从那里来？前些日子竹荪有信来，说你去年出天花，很危险，现在都康全了？"心悟愔然道："人事真不可料，我想不到活到二十几岁，还免不了出这场天灾，我早想写信给你，但我自病后心情灰冷，每逢提笔写信，就要触动我的伤感。人们都以我病好了，来称贺我！其实能在那时死了，比这样活着强得多呢？"露沙说："灾病是人生难免的，好了自然值得称贺，你为什么说出这种短气的话来？"心悟被露沙这么一问，仿佛受了极大的刺激般，低头哽咽，歇了半天，她才说："我这病已经断送了我梦想的前途，还有什么生趣？"露沙不明白她的意思，只为不过她一时的感触，不愿多说，因用别的话岔开，谈了些江浙的风俗，心悟也就走了。

过了几天，兰馨来谈，忽问露沙说："你知道你那朋友朱心悟已经解除婚约了吗？"露沙惊道："这是怎么一回事，怪道那天她那样情形呢？"兰馨因问什么情形，露沙把当日的谈话告诉她。兰馨叹道："作人真是苦多乐少，象心悟那样

好的人，竟落到这步田地？真算可怜！心悟前年和一个青年叫王文义的订婚，两个人感情极好，已经结婚有期，不幸心悟忽然出起天花来，病势十分沉重，直病了四个多月才好。好了之后脸上便落了许多麻点，其实这也算不得什么，偏偏心悟古怪心肠，她说：‘男子娶妻，没一个不讲究容貌的，王文义当日再三向她求婚，也不过因爱她的貌，现在貌既残缺，还有什么可说，王文义纵不好意思，提出退婚的话，而他的家人已经有闲话了。与其结婚后使王文义不满意，倒不如先自己退婚呢！’心悟这种的主张发表后，她的哥哥曾劝止她，无奈她执意不肯，无法只得照她的话办了。王文义起初也不肯答应，后来经不起家人的劝告，也就答应了。离婚之后心悟虽然达到目的，但从此她便存心逃世，现在她哥哥姊妹们都极力劝她。将来怎么样，还说不定呢？”兰馨说完了，露沙道：“怎么年来竟是这些使人伤心的消息呵！心悟从前和我在中学同校时，是个极活泼勇进的人，现在只落得这种结果，唉！前途茫茫，怎能不使人望而生畏！”不久兰馨走了。露沙正要去看心悟，邮差忽送来一封信，是梓青寄的。她拆开看道：

露沙！露沙！

你真忍决心自戕吗？固然世界上的人都是残忍的，但是你要想到被造物所播弄的，不止你一个人呵，你纵不爱惜自己，也当为那同病的人，稍留余地！你若绝决而去，那同病者岂不更感孤零吗？

露沙！我唯有自恨自伤，没有能力使你减少悲怀，但是你曾

应许我作你唯一的知己，那末你到极悲痛的时候，也当为我设想，若果你竟自绝其生路，我的良心当受何种酷责？唉！露沙！在形式上，我固没有资格来把你孤寂的生活，变热闹了。而在精神上，我极诚恳的求你容纳我，把我火热的心魂，伴着你萧条空漠的心田，使她开出灿烂生趣的花，我纵因此而受任何苦楚，都不觉悔的，露沙！你应允我吧！

我到京已两日，但事忙不能立时来会你，明天下午我一定到你家里来，请你不要出去。别的面谈，祝你快活！

梓青

露沙看过信后，不免又伤感了一番，但觉得梓青待她十分诚恳，心里安慰许多，第二天梓青来看她，又劝她好些话，并拉她到公园散步，露沙十分感激他，因对梓青道："我此后的岁月，只是为你而生！"梓青极受感动，一方面觉得露沙引自己为知己，是极荣幸的，但一方面想到那不如意的婚姻，又万感丛集，明知若无这层阻碍，向露沙求婚，一定可操左券，现在竟不能。有一次他曾向露沙微露要和他妻子离婚的意思，露沙凄然劝道："身为女子，已经不幸！若再被人离弃，还有生路吗？况且因为我的缘故，我更何心？所谓我虽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，不但我自己的良心无以自容，就是你也有些过不去，……不过我们相知相谅，到这步田地；申言绝交，自然是矫情。好在我生平主张精神生活，我们虽无形式的结合，而两心相印，已可得到不少安慰。况且我是劫后余灰，绝无心情，因结婚而委身他人，若果天不绝我们，我们能因相爱之故，在人类海里，翻起一堆巨浪，也就足以自

豪了！”梓青听了这话，虽极相信露沙是出于真诚，但总觉得是美中不足，仍不免时时怅惘。

过了几个月，蔚然从上海寄来一张红帖，说他已与某女士订婚了，这帖子一共是两张，一张是请她转寄给云青的，云青接到帖子以后，曾作了一首诗贺蔚然道：

燕话莺歌，
不是赞美春光娇好，
是贺你们好事成功了！
祝你们前途如花之灿烂！
谢你们释了我的重担！

云青自得到蔚然订婚消息后，转比从前觉得安适了，每天努力读书，闲的时候，就陪着母亲谈话，或教弟妹识字，一切的交游都谢绝了，便是露沙也不常见，有时到医院看看宗莹的病，宗莹病后，不但身体孱弱，精神更加萎靡，她曾对露沙说："我病若好了，一定极力行乐，人寿几何？并且象我这场大病，不死也是侥幸！还有什么心和世奋斗呢！”露沙见她这种消沉，只有凄楚，也没什么话可说。

过了半年宗莹病虽好了，但已生了一个小孩子，更不能出来服务了。这时云青全家要回南，云青在北京教书，本可不回去，但因她的弟妹都在外国求学，母亲在家无人侍奉，所以她决计回去。当临走的前一天，露沙约她在公园话别，她们到公园时才七点钟，露沙拣了海棠荫下的一个茶座，邀云青坐下。这时园里游人稀少，晨气清新，一个小女娃，披

着满肩柔发，穿着一件洋式水红色的衣服，露出两个雪白的膝盖，沿着荷池，跑来跑去，后来蹲在草地上，采了一大堆狗尾巴草，随身坐在碧绿的草上，低头凝神编玩意，露沙对着她怔怔出神，云青也仰头向天上之行云望着，如此静默了好久，云青才说："今天兰馨原也说来的，怎么还不见到？"露沙说："时候还早，再等些时大概就来了。……我们先谈我们的吧！"云青道："我这次回去以后，不知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？"露沙说："我总希望你暑假后再来！不然你一个人回到孤僻的家乡，固然可以远世虑，但生气未免太消沉了！"云青凄然道："反正作人是消磨岁月，北京的政局如此，学校的生活也是不安定，而且世途多难，我们又不惯与人征逐，倒不如回到乡下，还可以享一点清闲之福。闭门读书也未尝不是人生乐事！"她说到这里，忽然顿住，想了一想又问露沙道："你此后的计划怎样？"露沙道："我想这一年以内，大约还是不离北京，一方面仍理我教员的生涯，一方面还想念点书，一年以后若有机会，打算到瑞士走走；总而言之，我现在是赤条条无牵挂了。作得好呢，无妨继续下去，不好呢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，碧玉宫中，就是我的归局了。"云青听了这话，露出很悲凉的神气叹道："真想不到人事变幻到如此地步，两年前我们都是活泼极的小孩子，现在嫁的嫁，走的走，再想一同在海边上游乐，真是作梦，现在莲裳、玲玉、宗莹都已有结果，我们前途茫茫，还不知如何呢？……我大约总是为家庭牺牲了。"露沙插言道："还不至如是吧！你纵有这心，你家人也未必容你如此；"云青道："那倒不成问题，只要我

不点头，他们也不能把我怎样。”露沙道：“人生行乐罢了，也何必过于自苦！”云青道：“我并不是自苦……不过我既已经过一番磨折，对于情爱的路途，已觉可怕，还有什么兴趣再另外作起？……昨天我到叔叔家里，他曾劝我研究佛经，我觉得很好，将来回家乡后，一切交游都把她谢绝，只一心一意读书自娱，至于外面的事，一概不愿闻问。若果你们到南方的时候，有兴来找我，我们便可在堤边垂钓，月下吹箫，享受清雅的乐趣，若有兴致，作些诗歌，不求人知，只图自娱。至于对社会的贡献，也只看机会许我否，一时尚且不能决定。”

她们正谈到这里，兰馨来了，大家又重新入座，兰馨说：“我今天早起有些头昏，所以来迟！你们谈些什么？”云青说：“反正不过说些牢骚悲抑的话。”兰馨道：“本来世界上就没有不牢骚的人，何怪人们爱说牢骚话！……但是我比你们更牢骚呢！你知道吗？我昨天又和孤云生了一大场气。孤云的脾气真可算古怪透了。幸亏是我的性子，能处处俯就她，才能维持这三年半的交谊，若是遇见露沙，恐怕早就和她绝交了！”云青道：“你们昨天到底为什么事生气呢？”兰馨叹道：“提起来又可笑又可气，昨天我有一个亲戚，从南边来，我请他到馆子吃饭，我就打电话邀孤云来，因为我这亲戚，和孤云家里也有来往，并且孤云上次回南时也曾会过他，所以我就邀她来，谁知她在电话里冷冷地道：‘我一个人不高兴跑那么远去。’其实她家住在东城，到西城来也并不远，不过半点钟就到了！——我就说：‘那末我来找你一同去

吧！’她也就答应了，后来我巴巴从西城跑到东城，陪她一齐来，我待她也就没什么对不住她了。谁知我到了她家，她仍是作出十分不耐烦的样子说：‘这怪热的天我真懒出去。’我说：‘今天还不大热，好在路并不十分远，一刻就到了。’她听了这话才和我一同走了。到了饭馆，她只低头看她的小说，问她吃什么菜？她皱着眉头道：‘随便你们挑吧，’那末我就挑了，吃完饭后，我们约好一齐到公园去。到了公园我们正在谈笑，她忽然板起脸来说：‘我不耐烦在这里老坐着，我要回去，你们在这里畅谈吧！’说完就立刻嚷着‘洋车！洋车！’我那亲戚看见她这副神气，很不好过，就说：‘时候也不早了，我们一齐回去吧。’孤云说：‘不必！你们谈得这么高兴，何必也回去呢？’我当时心里十分难过，觉得很对不住我那亲戚，使人家如此的难堪！……一面又觉得我真不值！我自和她交往以来，不知陪却多少小心！在我不过觉得朋友要好，就当全始全终……并且我的脾气，和人好了，就不愿和人坏，她一点不肯原谅我，我想想真是痛心！当时我不好发作，只得忍气吞声，把她招呼上车，别了我那亲戚，回学校去，这一夜我简直不曾睡觉，想起来就觉伤心，”她说到这里，又对露沙说：“我真信你说的话，求人谅解是不容易的事！我为她不知精神受多少痛楚呢！”

云青道：“想不到孤云竟怪僻到这步田地？”露沙道：“其实这种朋友绝交了也罢！……一个人最难堪的是强不合而为合，你们这种的勉强维持，两方都感苦痛，究竟何苦来？”

兰馨沉思半天道：“我从此也要学露沙了！……不管人

们怎么样，我只求我心之所适，再不轻易交朋友了。云青走后可谈的人，除了你（向露沙说）也没有别人，我倒要关起门来，求慰安于文字中。与人们交接，真是苦多乐少呢！”云青说：“世事本来是如此，无论什么事，想到究竟都是没意思的。”

她们说到这里，看看时候已不早，因一齐到来今雨轩吃饭，饭后云青回家，收拾行装，露沙、兰馨和她约好了，第二天下午三点钟车站见面，也就回去了。

云青走后，露沙更觉得无聊，幸喜这时梓青尚在北京。到苦闷时，或者打电话约他来谈，或者一同出去看电影。这时学校已放了暑假，露沙更闲了，和梓青见面的机会很多，外面好造谣言的人，就说她和梓青不久要结婚，并且说露沙的前途很危险，这话传到露沙耳里，十分不快，因写一封信给梓青说：

梓青！

吾辈夙以坦白自勉，结果竟为人所疑，黑白倒置，能无怅怅！其实此未始非我辈自苦，何必过尊重不负责任之人言，使彼喜含血喷人者，得逞其伎俩，弄其狡狯哉？

沙履世未久，而怀惧已深！觉人心险恶，甚于蛇蝎！地球虽大，竟无我辈容身之地，欲求自全，只有去此浊世，同归于极乐世界耳！唉！伤哉！

沙连日心绪恶劣，盖人言啧啧，受之难堪！不知梓青亦有所闻否？世途多艰，吾辈将奈何？沙怯懦胜人，何况刺激频仍，脆弱之心房，有不堪更受惊震之忧矣！梓青其何以慰我？临楮凄惶，不

尽欲言，顺祝

康健！

露沙上

梓青接到信后，除了极力安慰露沙外，亦无法制止人言，过了几个月，梓青因友人之约，将要离开北京，但是他不愿抛下露沙一个人，所以当未曾应招之前，和露沙商量了好几次，露沙最初听见他要走，不免觉得怅怅，当时和梓青默对至半点钟之久，也不曾说出一句话来。后来回到家里，独自沉沉想了一夜，觉得若不叫梓青去，与他将来发展的机会，未免有碍，而且也对不起社会，想到这里，一种激壮之情潮涌于心，第二天梓青来，露沙对他说："你到南边去的事情，你就决定了吧！我觉得这个机会，很可以施展你生平的抱负，……至于我们暂时的分别，很算不了什么！况我们的爱情也当有所寄托，若徒徒相守，不但日久生厌，而且也不是我们的夙心。"梓青听了这话，仍是犹疑不决道："再说吧！能不去我还是不去。"露沙道："你若不去，你就未免太不谅解我了！"说着凄然欲泣，梓青这才说"我去就是了！你不要难受吧！"露沙这才转悲为喜，和他谈些别后怎样消遣，并约年假时梓青到北京来。他们直谈到日暮才别。

云青回家以后曾来信告诉露沙，她近来生活十分清静，并且已开始研究佛经了，出世之想较前更甚，将来当买田造庐于山青水秀的地方，侍奉老母，教导弟妹十分快乐。露沙听见这个消息，也很觉得喜慰，不过想到云青所以能达到这种的目的，因为她有母亲，得把全副的心情，都寄托在母亲

的爱里，若果也象自己这样漂零的身世，……便怎么样？她想到这里不禁又伤感起来。

有一天露沙正在书房，看《茶花女遗事》，忽接到云青的来信里头附着一篇小说：露沙打开一看，见题目是《消沉的夜》，其内容是：

只见惨绿色的光华，充满着寂寞的小园，西北角的榕树上，宿着啼血的杜鹃，凄凄哀鸣，树荫下坐着个年约二十三四的女郎，凝神仰首。那时正是暮春时节，落花乱瓣，在清光下飞舞，微风吹皱了一池的碧水，那女郎沉默了半晌，忽轻轻叹了一口气，把身上的花瓣轻轻拂拭了，走到池旁，照见自己削瘦的容颜，不觉吃了一惊，暗暗叹道："原来已憔悴到这步田地！"她如悲如怨，倚着池旁的树干出神，迷忽间，仿佛看见一个似曾相识的青年，对她苦笑，似乎说："我赤裸裸的心，已经被你拿去了，现在你竟弃了我！唉！"那女郎这时心里一痛，睁眼一看，原来不是什么青年，只是那两竿翠竹，临风摇摆罢了。

这时月色已到中天，春寒兀自威凌逼人，她便慢慢踱进屋里去了，屋里的月光，一样的清凉如水。她便拥衾睡下，朦胧之间，只见一个女子，身披白绢，含笑对她招手，她便跟了去，走到一所楼房前，楼下屋窗内，灯光亮极，她细看屋里，有一个青年的女子，背灯而坐，手里正拿着一本书，侧首凝神，好象听她旁边坐着的男子讲什么似的，她看那男子面容极熟，就是那个瘦削身材的青年，她不免将耳头靠在窗上细听，只听那男子说："……我早应当告诉你，我和那个女子交情的始末，她行止很端庄，性情很温和，若果不是因为她家庭的固执，我们一定可以结婚了。……不过现在已是过去的事，我述说爱她的事实，你当不至怒我吧！"那青

年说到这里，回头望着那女子，只见那女子含笑无言……歇了半晌那女子才说："我倒不怒你向我述说爱她的事实，我只怒你为什么不始终爱她呢？"那青年似露着悲凉的神情说："事实上我固然不能永远爱她，但在我的心象里，却始终没有忘了她呢？……"她听到这里，忽然想起那人，便是从前向她求婚的人，他所说女子，就是自己，不觉想起往事，心里不免凄楚。因掩面悲泣，忽见刚才引她来的白衣女郎，又来叫她道："已往的事，悲伤无益，但你要知道许多青年男女的幸福，都被这戴紫金冠的魔鬼剥夺了！你看那不是他又来了！"她忙忙向那白衣女郎手指的地方看去，果见有一个青面獠牙的恶鬼，戴着金碧辉煌的紫金冠。那金冠上有四个大字是"礼教胜利"。她看到这里，心里一惊就醒了，原来是个梦，而自己正睡在床上，那消沉的夜已经将要完结了，东方已经发出青白色了。

露沙看完云青这篇小说，知道她对蔚然仍未能忘情，不禁为她伤感，闷闷枯坐无心读书，后来兰馨来了，才把这事忘怀，兰馨告诉她年假要回南，问露沙去不去，露沙本和梓青约好，叫梓青年假北来，最近梓青有一封信说他事情太忙，一时放不下，希望露沙南来，因此露沙就答应兰馨，和她一同南去。

到南方后，露沙回家，到父母的坟上祭扫一番，和兄妹盘桓几天，就到苏州看玲玉，玲玉的小家庭收拾得很好，露沙在她家里住了一星期。后来梓青来找她，因又回到上海。

有一天下午露沙和梓青在静安寺路一带散步，梓青对露沙说："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，不知肯答应我不？"露沙

说:“你先说来再商量好了。”梓青说:“我们的事业，正在发轫之始，必要每个同志集全力去作，才有成熟的希望，而我这半年试验的结果，觉得能实心踏地作事的时候很少，这最大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悬怀于你……所以我想，我们总得想一个解决我们根本问题的方法，然后才能谈到前途的事业，”露沙听了这话，呻吟无言，……最后只说了一句:“我们从长计议罢!”梓青也不往下说去，不久他们回去了。

过了几个月，云青忽接到露沙一封信道:

云青!

别后音书苦稀，只缘心绪无聊，握管益增怅惘耳，前接来函，借悉云青乡居清适，欣慰无状!沙自客腊南旋，依旧愁怨日多，欢乐时少，盖飘萍无根，正未知来日作何结局也!时晤梓青，亦郁悒不胜，唯沙生性爽宕，明知世路险峻，前途多难，而不甘踯躅歧路，抑郁痍死。前与梓青计划竟日，幸已得解决之策，今为云青陈之。

曩在京华沙不曾与云青言乎?梓青与沙之情爱，成熟已久，若环境顺适，早赋于飞矣，乃终因世俗之梗，夙愿莫遂!沙与梓青非不能铲除礼教之束缚，树神圣情爱之旗帜，特人类残苛已极，其毒焰足逼人至死!是可惧耳!

日前曾与梓青，同至吾辈昔游之地，碧浪滔滔，风响凄凄，景色犹是，而人事已非，怅望旧游，都作雨后梨花之飘零，不禁酸泪沾襟矣!

吾辈于海滨徘徊竟日，终相得一佳地，左绕白玉之洞，右临清溪之流，中构小屋数间，足为吾辈退休之所，目下已备价购妥，

只待鸠工造庐，建成之日，即吾辈努力事业之始。以年来国事蜩螗，固为有心人所同悲，但吾辈则志不在斯，唯欲于此中留一爱情之纪念品，以慰此干枯之人生，如果克成，当携手言旋，同逍遥于海滨精庐，如终失败，则于月光临照之夜，同赴碧流，随三闾大夫游耳。今行有期矣，悠悠之命运，诚难预期，设吾辈卒不归，则当留此庐以飨故人中之失意者。

宗莹、玲玉、莲裳诸友，不另作书，幸云青为我达之。此牍或即沙之绝笔，盖事若不成，沙亦无心更劳楮墨以伤子之心也！临书凄楚，不知所云诸维珍重不宣！

露沙书

云青接到信后，不知是悲是愁，但觉世界上事情的结局，都极惨淡，那眼泪便不禁夺眶而出。当时就把露沙的信，抄了三份，寄给玲玉、宗莹、莲裳，过了一年，玲玉邀云青到西湖避暑。秋天的时候，她们便绕道，到从前旧游的海滨，果然看见有一所很精致的房子，门额上写着“海滨故人”四个字，不禁触景伤情，想起露沙已一年不通音信了，到底也不知道是成是败，屋迩人远，徒深驰想，若果竟不归来，留下这所房子，任人凭吊，也就太觉多事了！

她们在屋前屋后徘徊了半天，直到海上云雾罩满，天空星光闪烁，才洒泪而归，临去的一霎，云青兀自叹道：“海滨故人！也不知何时才赋归来呵！”

沦　落

医生左手插着腰，右手轻轻敲着右边的胯骨，对病人表示一种悲悯的同情，微蹙着眉峰，看护妇递过寒暑表，放在病人的舌下，约四五分钟才又从嘴里拿出来，对着窗子望了一望道："热度仍和昨晚一样，"医生点了点头，安慰病人道："多睡觉，不要用心思就好了！"病人懒懒地点了一点头，医生便发出慈母般微笑，轻轻摸了摸病人的头，说了一声再会，跟着病房的门开了，医生就出去了。

这时候夜景幽寂，从窗子里射进灰白色的月光来，照得这病房，仿佛囚牢的惨厉可怕。看护妇在一张蓬布椅子上，已沉沉入梦了。病人怕灯光，电灯早就熄了。这房里竟露出可怕的幽冷，街上的更夫已打三更了。病人的心脏急剧烈的跳着，睡魔永不敢近她，她只睁着眼，努力向那没有月光的暗陬凝望，那眼神的锐利，好象可穿鬼物的肝胆似的，如此半点钟以后，她实在不支了。无力的闭上两眼，迷蒙中忽见一个魁伟的少年，站在她的床前，仿佛很伤心她病到这般地步，摇着头，深郁的嘘了一口气，那阴森只象荒丘上的鬼风，病人很惊吓的对他望着。呀！他头上带着白布蓝缘的水手帽子，身上也是白布蓝缘的水手衣服，她禁不住抖战着

垂泪了。那少年水手两腿渐渐软了，战栗着跪在她的床前，伏在她的胸上呜咽着。她觉得如火般热的眼泪，都浸入她心窝里去了。她无力的嘘了一口气，用手抚着那水手，她想起认识这水手的事情来了。

在一年夏天的早晨。天上一片云彩也没有，只在天水连接的地方有一道灰色而带蓝的带子，横在那里，海边上只有一只海舰停着。住在海边上的孩子，赤着脚爬下沙滩去，什么尖的螺，圆的贝壳，捧满了两手，她那时正在捉一个活的小螃蟹，不提防滑了脚滚到海里去，那浪花发怒般涌起来，她只觉鼻管辛辣，水往嘴里直灌，便迷昏不省人事了。

过了不知多少时候，她睁开眼一看，只是一个青年的水手，站在她的面前，见她恢复了知觉，微笑着递过一杯糖水，慢慢扶着她的头灌下去，她觉得更清醒些，又睁开眼往四面望望，只见自己卧的地方是一间洋式小房屋。很使她注意的，便是这小洋屋挂着五六个白色的救命圈，她怀疑着想，不知究竟是什么地方，那水手仿佛已明白她的意思，因微笑道："小姑娘好险呵！不是我正扶着栏杆看风景，你一定要被浪头卷去了。……你愿意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……这就是停在海边的军舰，你家住在哪里，我可以送你回去。"她这时已坐了起来，对着那水手，很亲昵的微笑着，投在他温暖的怀里说："我要回去。"水手点点头，领着她下了舰，沿着沙滩走了一里多路，她已看见家门，只见母亲正擦着眼泪，仿佛等什么消息呢，她便撇了那水手急急飞奔她母亲去了。水手远远站着，等那母子都进去了，他才唱着凯歌回舰去。

在这件事发生两天以后，她的父亲到那军舰谢那水手，那军舰已开得无影无踪了，那老人只望着海，如默祝海神保佑这可爱的青年。

后来这一只海舰虽然又开到这地方两次，但那个水手却没有同来，她一家的人都觉得很失望，这样可爱的青年，竟不能再看见第二次，并且不能对他表示一家人感激他的意思。

过了八九年她已经二十岁了，那时她中学校已经毕业，她的故乡教育很不发达，因和母亲商议，到都会的地方求学去。临离家的头一天下午，她和几个同学仍到幼年的乐园，海边作最后的亲昵，这时正是黄昏，海雾受太阳的渲染，幻成紫的、红的、青的种种色彩——不很明显的混合色，仿佛闪光的轻纱罩子，罩在碧澄澄的海面上，西方的红霞又把海水染成紫的、淡红的各种颜色，在天水交接的地道，横着一道五色的绒毡。她正在留意看海景时，忽见沙滩的东边，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，穿着一身海军的军服，两手插着裤袋，口唇嘘嘘作响，两目望着天空，仿佛在回忆从前的往事般，有时在那沉静里，微露着笑容，好象阴云幕里的轻淡的阳光。她觉得这军人有些眼熟，不住用眼神打量他，但是记不起来了。这究竟是在什么地方看见过的呢？

她的同伴，同她谈海上冒险的故事，渔船遇着巨大的鳄鱼倾覆了，渔人捉住一只木排，漂泊到一个没人迹的岛上，虎豹怎样凶恶，毒蛇怎样伤人，她的同伴述说着，仿佛象曾亲眼见过似的。她从这些有趣的故事里，忽然想起她遇险

的一段故事，于是她告诉她们说："我告诉你们落水的故事吧！亏了那少年水手！"她的同伴都围拢说："大一点声音，"她高声述说了。大家听了都现出惊怕的神情说："呵！好危险呵！"

她这时忽然低下头，仿佛受了意外的刺激似的，不时偷眼向沙滩东边看，大家也不知不觉都回过头只见那中年的军人，向这边看着微笑，这些女孩子便如触了电般，狐疑着，不知这微笑里头，定伏着什么不测的事，有一个胆小的便说："我们快走吧！那一定是个坏人，"大家被她一提醒都觉得真正可怕，便忙忙往回去，只见那军人仍旧望着她们微笑。她们更觉得心虚，仿佛后面那少年拿着利刃追来了。便忙忙往家里飞奔。

第二天她正在拥挤的票房门口等买车票，只见人丛里走出那个中年的军人来，她止不住心头狂跳，紧依着她父亲的肘下，不敢动弹，面上的红色都淡了，后来她父亲因为替她拿行李票走开了。她独自站在票房门口，战栗着，低头不敢望四面看，忽觉背后有人说话的声音道："姑娘！记得前九年救你命的人吗？"她听了这句话，这才明白原来就是那个水手呵！因放下了心，望着那水手说："先生为什么早不说，我们一家人都极望见先生一面呢……好！我父亲来了，他老人家更是时时不忘先生的一个人。"她父亲见她和一个男人说话，很惊怪的看着她，她只微笑说："爹爹！这位先生便是救儿命的那个水手，"这老人才明白欢呼道："呵！真是有幸，先生救了小女之后，老夫曾到海边去访先生，可惜军舰

已开走了。但老夫没一天不在记念先生，等送小女上车后，请先生同老夫吃杯茶去。”

这时火车已到了，客人纷纷赶上车去，那军人和她的父亲一齐送她上了火车，不久开车的铃响了。火车头便蠕蠕动起来，越动越快，霎时间便离开故乡的城市了。

她到了北京以后，不久便进了学堂，她的脸上时时含着愉快的微笑，同学们都和她很亲厚，都觉得她是个幸运儿，忘忧草，她常喜欢带着娇憨的滑稽，惹同学发笑，学堂里的同学，无论谁提到她，都立刻感觉着自然的美。

有一天正是星期六，同学们多一半都回家去了，她因为北京没有亲戚，所以只住在学校里，这时天气已有四点钟了，她从浴室里，抱着一包换下来的衣服，一壁唱着，一壁往洗衣服的地方去，顶头遇见那个有麻子的校役，拿着一张名片道：“小姐！有人找。”她觉得很奇怪，不禁“哟”了一声道：“谁来找我呵？”因伸手接过片子来，只见上头写着“海军部副官赵海能。”她更怀疑了，心想我向来不认识这个人呵！因向那校役道：“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呵？”校役说：“很高大的身材，四方脸，有两撇八字胡子。”她听了自言自语道：“高大身材，四方脸，八字胡子，莫非是那个救我命的水手吗？”想到这里，便回头对那校役说：“好吧！你先去，我就来，”她忙把衣服放在寝室里，对着镜把头发拢了拢，匆匆走到会客室，已经有许多人在那里会同学们，她慌忙向四面望了望，只见靠门坐着那个赵海能迎了出来，很恭敬鞠了一个躬。她这时仿佛作梦似的，也不知和他说什么，稍谈几句，赵海能便

走了，她只记得一句是："有机会还要来谈。"

她会过赵海能以后，仍旧照常活泼作她的事去。

她们学校的旁边，有一所花园，她每逢放假时，常常独自到那园里，坐在花荫下看书，倦了便放下书，倒在假山石背后，静静嗅着草际的幽香，听草虫奏着细妙的音乐，有时仰头看着天上变幻的行云，有时象鱼鳞般闪烁着，有时象轻纱般飘拂着。她仿佛作梦似的，想象天宫的白玉雕栏，和低眉浅笑的天使，有时忽觉天上的云异样的深碧，儿时久游的海景，一一涌现出来，那少年的水手——中年的海军部副官很明显印在她的脑里，游泳在她似梦非梦的眼前。

她不知上帝何时设下陷阱了！她感激救命的赵海能，常常流下热情的泪来，她看过从前的小说，对于有恩的男子，应该牺牲身心报答他。但她似乎知道赵海能已经不是独身的男人，她想要报赵海能救命的机会很少了。时时怅惘着，发出无可奈何的长叹。

有一次上心理学，她很留心的听讲：教员说："女子富于情感，对于待她有恩情的人，时时不忘，根据这种心理，青年向少女求欢爱时，只有一个方法，表示对于少女极热诚，仿佛一切都可为她牺牲，纵使失败一百次，也不要灰心，终久必成功。"同班的同学听了都彼此互视着微笑，只有她脸上渐渐失了红润，头俯下去，倘若没有书桌挡着，恐怕直要低到膝上了，而且眼泪如泉水般的涌了出来，同学们很诧异，课堂里立刻静止，彼此面面相觑。便是那教员也皱着眉，默然无言，仿佛其中伏着极不测的动机，觉得再讲下去很不方

便，因为早下堂了。

教员才走出讲堂的门口，同学们都一拥而前，将她围住。诘问和劝慰的声音，杂乱成一片。

她只伏在书案上，两肩不停的耸动，喉里不住的哽咽，始终探不出个究竟。同学们都怀疑着，渐渐走开了。有两三个聚在回廊底下，低声猜想着，其中有一个同学说："她必是上了谁的当吧？"……"谁知道呢？"另一个同学插嘴说："我觉得她近来的情形很不对，总是锁着眉峰，仿佛内心蕴藏无限的秘密似的。……唉！现在的社会，真好象荆棘的荒园了，只要一分不留心，便要被锐利的棘针刺破了……尤其是我们女子倒霉，心又软，情又热，只要男子在她面前落过一颗眼泪，无论什么便都被蒙蔽过去了。……"

种种的议论，接二连三的鼓荡在空气中，有时候一两句传到她的耳朵里，便变成有毒质的针，使她身心都感到痛楚和麻醉。

直到她病倒床上，当夜月幽淡的时候，她回想着，兀自心痛。她用手紧紧握着那水手的手，极用力的"唉"的一声。忽然打了一个寒战，睁眼一看，她全身如焚般烧起来，削瘦而灰败的两颊上，渐渐转成胭脂般的红润，失神的眼球，略略转了一转，那眼皮又慢慢垂下来了。

这时冷静的夜已过，那绿色的窗幔，闪着微紫色的朝旭。看护妇推门进来，手里端着一碗鲜而且白的牛乳，那热气如烟雾似的一缕缕都从杯里涌了出来。

看护妇右手端着茶盘，左手伸在背后，扭那门上的机

关，一壁对着床前站着的少年点头说："先生早呵！"

这声浪把她从半梦里惊醒，细看那少年，原来并不是水手，他穿着灰色布的长袍，覆额的头发很自然的松散着，仿佛很美丽的遮阳般。极活泼的眼神，表示他青年之美，他这时含愁站在病人的面前，很怜惜的替病人整着散乱枕旁的柔发，看见病人已睁开倦眼，用极柔和的低声问道："今天觉得好些吗？"病人这时只微微摇了一摇头，依旧把眼闭上，他很伤心的嘘了一口气，目不转睛对病人望着，觉得上帝太不仁了，为什么使这脆弱的玫瑰花，受病魔的作践呢？不然这种好天气，和她并肩坐在公园的松林里，听早晨的云雀，娇婉的唱歌，看莲苞的露珠，向朝旭争闪，有时她含羞向着自己微笑，呵！这多么使人醺醉！

"哎哟"病人又发出苦痛的呻吟了，他便立刻被驱出于幸福的花园，深锁着愁闷的海，将他全个盖没了。他坐在她的身旁，握着她久病枯瘦的手，含着泪的微笑，安慰她说："不想病的苦痛吧？ 只想你没病之先，我们许多幸福的光阴，……你记得有一次我们喂猿子花生，你笑得弯了腰，这些要多有趣呵！你病好我们还要寻更美妙的乐趣去，你不是最爱听海里的风，吹在松枝上，发出悲壮的松涛的声音吗？……只要你能出了医院，我们便有快乐日子过了。"这少年极力安慰着她，想尽了种种方法，甚至祈祷上帝，再给他些智慧，使他把他的爱人从愁苦的海里救出来，便使牺牲了一切，他也绝不埋怨的。

看护妇将牛奶端到床前说："小姐！吃吧！已经不很热

了!”那少年连忙从看护妇手里接过来。顾不得看护妇很冷淡的微笑,他用羹匙一瓢瓢往病人的嘴里送着,只要病人咽下一匙,他心头便开一朵美丽的欣悦的花,但病人只咽了三口,便摇头不肯吃了。他这时想二十几岁的少女,只吃得三匙牛奶便够了吗?他忘了那病人已经摇头拒绝这牛奶,他依旧用匙,很小心的舀着,送到她淡红而带浅灰的唇边,病人不耐烦的唉了一声,把头侧到里边去了。少年很失望的放下匙子,独坐着凝想,心头几次发酸,幸没有落下泪来。这不能不感谢世故很深的看护妇了。

太阳骄傲着走他的路,对于人间的欢迎与憎厌,他都不理会。他不注意那些怕分离的青年男女,而为他们稍停留,而且那些青年男女,觉得他们需要太阳照临的时候,太阳跑得更要快些。

病人床前坐着的少年,看见病人似乎睡着了,他轻轻走开,到门外换一换空气,当他抬头,看见西方一带柳树梢上,满都染着金黄色时,他不觉得吃了一惊,什么时候跑马的太阳已走到这里了。照规矩医院六点钟便不许外人停留了。他看一看手上的表只差五分,便需离开这地方了。他又走进病房里,病人已醒,望了望他道:“你没走吗?……”他说:“还早还早。”但他那不自然的微笑,已令病人不能坚信他的话。

门外头一阵脚步声,医生来看病人了。看护妇拿着寒暑表,推门进来说:“先生到关门的时候了,”他仿佛罪人听了最后的判决,只得绝望走了。看护妇送他出了门,依旧淡

然微笑着。

三个星期以后，这病房里已另换了一个病人了。她搬到学校的休养室住下，同学们听见了这消息，都抱着欣悦的同情，到她那里看望她。这休养室在操场后面，另外一个小花园里，窗前有几株美人蕉，正开着金红色的花，在朝露未干时，从那花下过，可以嗅到一种清微的幽香，蕉叶象孔雀美丽的尾，翠碧上有许多金星，那正是露珠儿在朝阳下闪烁的时候了。

满屋子的光线都异常轻柔，淡绿象湖心的水色。窗上都幔着葡萄叶色的轻纱，杨柳的柔条，美妙的飘射在上面。她披着玫瑰色的大衣，静默的坐在靠窗的大沙发上，在左手这一边放着一封信。眼前游泳着可怕的恶梦。

不能忘的水手——中年的副官，魁伟的身干，直立着仿佛一根石柱。他只要轻轻一动，就可使无数的人头破血流。记得他曾述说他攻打敌人时的猛鸷，一个枪子打进对面敌人的左眼，那眼珠网着血丝——赤红象火般，滚了出来，他绝不动心，接续第二枪第三枪一直开下去，仿佛小孩子看放花一样有趣，红光——血和火焰都混合成为一片，他只觉活跃好看——唉！勇敢的军人！多么可怕的活剧，他只要一样把这不情的活剧，从新演一遍，不消两个枪子，什么都完了。

她惊惧仰起头来，只见绿纱窗上，染上几道淡紫的波纹，在那波纹底下仿佛有一个人影，于是她开始问道：

“门外是谁？”

“松文姊姊！你起来了吧！”

“起来了！你是彬彩吗？……进来坐坐。”她说着，开了房门，只见彬彩笑嘻嘻走了进来，对她脸上望了望说：“怎么今天脸色又不好啦！昨晚好睡吗？”

她惊惧而羞涩的应道：“怎么？……不至于吧，”因拿起桌上的小镜子，细细照了一照，又用手在两颊上搓了一搓道：“想是天气比较凉了。我病后禁不住，脸色所以更苍白了。”

“这也不要紧，你不要忧惧吧！只要畅放胸襟，复原自然就容易了。”彬彩抚摩着松文的肩，很诚挚的安慰她。她只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象我这种不幸！……死了倒也干净！”

“为什么总要往这一条路上走，死也没这么容易呢！”彬彩很感慨的说着。

她把沙发上的围巾拿起来，那封信掉在地下了。“呀！他又来信了吗？你也太不干脆了！象这样藤蔓似的，将牵到什么时候才了呵！”她面色渐渐红了，好象火般的燃烧着头俯下来，紧紧靠着胸口，泪和露珠般滚过两颊，又流到衣襟上了！

“唉！”彬彩的颜色苍白了。但她除了这一声“唉！”没有更多的话了。这美丽的晨光，被弱者的泪浸得黯淡了。窗纱上的红色波纹，变成素湍的清流了。满屋里沉寂着，象死神将要来临的森阴可怕。一只青白色的面孔，四只凝着泪光的眼睛，仿佛在神的莲座前，待最后的判决般不安和

忧郁。

后来彬彩慢慢恢复了她为忧伤而错乱的神经，用绢帕拭干了眼角的泪痕，从地下捡起那封信来说："我能看一看吗?"松文只点了一点头，仍不住的流泪。

彬彩用发抖的手——仿佛已听见强者的枪在封套里跳跃了——轻轻从那封口里抽出信来，眼前顿觉一亮，一个火热的十字在那信尾，明明白白的画着。仿佛经过知县老爷批行的文书，只要一公布出去，罪人便没有希望了。彬彩极力镇定着，把那信笺展开，但连信笺都一同的发着抖。她对着空气深深的吸了一口，似乎胸口的压迫松了些。于是才看见信上所写的东西：

松文：

我是军人，我是不知道明天的生命的人，我的感情是象海里的波涛一样的，当我听见指挥官的号令："前进！"我全身便燃烧在火热的情感里，这时不打得敌人的眼球滚了出来，我手上的枪绝不向下松一松。但事情过了，我睡在野外的帐幕里，偶尔看见头顶上的青天，和淡白色的月光，我也会想起我白天的动作很可笑，而且危险，这时我感情的潮落下去了。但是没有用处，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

这一段故事，仿佛是题外旁枝，但你若懂得，就可以免了许多的麻烦！

我热烈的感情，能象温柔的绸带缠着你，使你如醉般的睡在我的臂上，但你若背过脸去，和另一个少年送你的眼波，我也能使这温柔的绸带，变成猛鸷的毒蛇，将你如困羊般送了命。

你或者要祈祷上帝，使可怕的战事——无论为什么而战，只要将我因此送了命，你便可以很自由了，这一层我不能禁止你，而且真到这时候，我看不见，听不见了。我也不愿再管了。只是我活的时候，我绝不能使曾经和我接近的人，更和别人演一样的剧。

我救你的命，我并不曾想你报答，但你既很慷慨的愿意以身报我，那就不能再由你的意了。

赵海能

彬彩看完这字字含刺的信，哀悯的同情，染着愤激的色彩，责备松文说："你为什么不想一想！"松文又羞又伤心。将头埋在手里。猛烈的热情，逼着她放声痛哭了。

彬彩看着这可怜的弱者，也禁不住落了许多同情的泪。

在她们哭得伤心的时候，日色越变越阴沉，一阵阵凉风吹得芭蕉叶刷刷价响，立刻便有暴雨要来似的。

彬彩看看手上的表，已到正午了。因说道："你一早还不曾吃东西，我们一同到食堂吃碗面吧！"她摇头道："你自已去吃吧！我一些不饿。"说着那雨点已渐渐滴了下来，彬彩说："我不能再耽搁了。你现在不去吃也好，等雨晴了我叫人给你送来吧！"说着开开门急急的走了。

彬彩走到食堂里。同学们都早已在那里坐好了。她捡了靠窗子的那位子坐下。大家嘈嘈杂杂谈话，彬彩并不注意她们，只顾低着头吃，忽听靠她左边坐着的那个同学说："彬彩！ 你的好朋友松文病好了吗？"彬彩说："还没十分好！"另有两个同学，正看着，露出很鄙薄的冷笑，含着讽刺

的语调说："松文病得真奇怪！""哼！什么怪事没有啊？这才给妇女解放露脸呢！"彬彩听她们的话头，简直是骂松文，自己也不好插嘴，只装没听见，忙忙吃了，放下筷子就走。她们看了她这不安的神气，等她才转过脸去，便发出使她难堪的冷笑，仿佛素日和松文过不去的宿仇，这一笑便都报复了。

彬彩装着一肚子牢骚，来到洗脸房里洗脸，当她拿着脸布在脸上擦的时候，愤怒和不平的情感，使得她的眼泪和脸盆里的水相合了。她想："人们最残忍，对于人家的错总不肯放过一分一厘，松文当日待她们也不薄，何至于这样的糟践她呢？人们只是自利的虫呵！这世界究竟有什么可宝贵的东西？"彬彩越想越伤心，终至于把眼睛都擦红了。

同学们走过她的面前，只是冷然的，似乎有些惊异的微笑着。

松文的病，为听见同学们的闲言，又加重了。这时除了彬彩对她仍和从前一样的诚挚，其余的都极隔膜，有时因为到操场去，从她的门口过，也只对着她的门窗，露着鄙薄的冷笑，她们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叫"害群之马"。从此她们说到她，只以"害群之马"为影射之辞。

有一天正是学校纪念日，同学们演新剧，彬彩约着松文到演剧场，打算使她开开心，病也可以好得快。她们到那里只剩东边犄角有两个空位子，彬彩坐在外边，松文坐在里边。这时趣剧已开幕了，演醉汉的笑史，只见那醉汉跄跄踉踉在台上乱撞，把一个卖豆腐的担子撞倒了，弄了满脸满身

的豆腐，好象雪地里钻出来的一只笨猪。看客都哄堂大笑，松文也觉得这是病后头一次开心了。

趣剧演过，接着演正剧——心狱——，是一个青年从外国回来，留在他姑母家里，他姑妈没有子女，抱了一个养女，这时已经十八岁了。出脱得和含露的蔷薇般，十分艳丽。这少年因色动情，引诱这少女和他发生关系。那少年不久就回家去了。这少女不幸有了孕，被家人发见，把她赶了出去，沦落得将成乞丐了，而那少年早把这件事忘了。当这少女正抱着小孩跪在戏台上，凄声的哀求上帝的怜悯的时候，看的人有的发出同情的悲叹来。而在东边犄角上，忽砰的一声，仿佛什么沉重的东西倒了，会场的秩序立刻乱起来。

"谁摔倒了？"

"松文！松文！"

"快请学监去！"

闹嚷中那个高身材的学监先生，慌张着来了，叫女仆将她连扶带抬弄到休养室去，一直过了半点钟，会场的秩序才渐恢复了。

松文两眼紧闭，脸色和纸般的惨白，嘴唇发紫，一声不响的睡在床上，彬彩用急迫的声调，抖战着呼唤，有经验的女仆，用力掐她的人中。过了半天，松文才回过气来，"呀"的一声哭了！彬彩含着泪说："这是何苦呢？"

女仆忙着灌糖水，揉心口，直到松文嘴唇有了红色，大家才慢慢散了，彬彩在对面床上陪伴她，夜里偶然醒了，还听见松文深郁的悲叹，仿佛荒原里，沦落的小羊。

从那天晚上起，学校里的人们对松文的议论，又如潮水般澎涨起来。彬彩把休养室的门关得紧紧的，唯恐不情的嘲笑传到她的耳朵里，增加她的病。

人们无情的嘲笑，渐渐好些了，因为她们的嘴已经为这议论疲倦了，她们的耳朵也为听这议论疲倦了。松文的病也渐渐好起来。

在松文病里，那个活泼的少年，担了不少的心，背着人流了许多的泪。但学校里他不方便来，并且松文又屡次阻止他来。他每次走到学校里的门口徘徊了许多时候，但依旧照样回去了。

现在听说松文已经能出来，他才从愁苦的海里逃了出来，这一天气候很温暖，梨花静默的睡在太阳的怀里，怯弱的兰蕙，也亭亭直立在白石的栏杆边，透着醉人的清香，松文无力的倚着雕栏坐着，那少年站在旁边，握着她瘦弱的手，低声道："比从前又瘦许多，怎么好？"很诚挚的情感的表示，松文惊得缩回手来，少年似乎不解的对她望着。紧咬着嘴唇，虽然没说出一句话来，而他心弦的紧张更比说什么表现得清楚。

夜来香的密叶下，飞出一只小麻雀来，仿佛嘲笑似的，从他们头顶上飞过去。梨花的瓣如蝴蝶般，随着微风飘落在她的衣襟上，她含泪拾起梨花，用手抚摩着，似乎说："你的零落憔悴正和坐在你底下可怜的女子一样呵！……但你还有我怜你……"她的泪滴在梨花碎瓣上，染成淡红色的斑痕。那少年说："这是人间最不值得理会的东西，不过一片零

落的花瓣，何必用你宝贵的泪去染她呢？”她抖战着，重覆那少年的话说：“不过一片零落的花瓣！”

少年觉得，他们这一次的聚会，没有多少吉兆。快快的送她到了学校的门口，便独自回家了。

他到了家里，回忆着日间事，他觉女子们的心情，真是过分的易受感动。不值什么的一片落花，也会使得她们流泪。

这一天夜里，松文等彬彩睡着了，她又坐起来，拥着温暖的棉被，细细的思量，她觉得那少年对她十分的真挚，或者能原谅她一时的错，而终身包涵她……但她一转念间，又觉得自己的测度靠不住，倘若他放下脸说：“我纯挚的爱情，只能赠给那洁白如玉的女子，不能给你……”或者他勉强容忍了，当时不使我太难堪，但渐渐和我疏远了，甚至于在街上遇见我的时候，竟仿佛不认识：这都足使我失却生活的勇气啊！

我不告诉他吧！人生朝露，象我这种身体更不知什么时候就结束了，何苦不尽力在生前享乐呢？……享乐！唉！不能！绝不能！良心之不安，比凌迟处死的罪还难受呢。并且没有同情的人类，专好攻人家的过处的人类，我纵不说，他也未必终久不知道，那时候岂不更多了一层欺骗的罪吗？

他仿佛很真诚，或者他能看爱的面上饶恕我一切。可怜我易受骗的小羔羊，用他丈夫的大度，来包容我。……

但是他向来很胆小，为了那强凶的赵海能他或者要遮着耳朵，急急躲开了，那我岂不是一样的沦落。

真的，我没认识他以前，我没到爱的花园里边去过。没理会过紫罗兰的香气，是很精妙的。

赵海能三十九岁的副官，我为感他救命的热情，不幸一时走错了一步，但绝不会因此开很精美的爱的花。而且这又不能和太阳一样的光冕堂皇，只象躲在墙缝里的水牛，如何的龌龊和束缚呵！

几千根没有头绪乱麻般的思想，将她萦绕得头目发晕。

夜已深沉了，星光很黯淡，仿佛醉人朦胧的眼。细小的风，从玻璃缝里悄悄钻了进来，吹在她的散发上，根根便如青色的飘带般舞动，犬儿遥遥的吠着，打断她的思路，她实在疲倦得不支了，放好了枕头，将身上披着的衣服拿了下来，慢慢钻进被筒里去。数着壁上的钟摆一二三四五六……不知数了多少她才走到短期的安息国去。

当松文披衣深思的时候，同时离她十里路左右有一所公寓，最后进的一所房子。兀闪烁着灯光，在灯光底下，坐着一个少年。正用金色的笔头，蘸着紫罗兰的墨水，往一张很美丽的信笺上写道：

松文！我为你的荏弱，几次心都裂了！他看见兰花，支着纤细的干儿在夜风里摇摆着，我便心慌的张开我的两臂，遮着那无情的风说：“风呵！你留一些情吧！她禁不起你的摧残哟！”

松文！我或者有些过虑。但我看见你削瘦淡白的两颊，我无论什么时候都在抖战着……

他写到这里，似乎有些停顿了，他放下笔，拿起桌上的香烟，不住的吸着。满屋子都漫了烟雾。过了不知多少时候，烟雾散净了。他举起两手，伸了伸腰，打了一个呵欠，回头看了壁上的钟，已经两点了。于是将这不曾写完的情书，郑重收起来，安然的睡下。

两星期以后，他打算到南边去省亲，便约松文在公园里话别。这一天天气比较得热，并且一点风都没有，在那河边的柳条静静的动也不动，那路旁的蝴蝶兰，也默默无语，对着那炎热的骄阳，仿佛乞怜似的低垂着弱茎。河池里的水平如镜，映着两岸的倒影。水亭子的红柱，一根根逼真的印在水里，有时波底的游鱼，征逐着捉那赤色的小虫时，水上便起了漩纹。

那少年坐在水边的悬崖上，两只脚踏在一根老松根上，在悬崖旁边，长着许多碧绿的爬山虎，和赤红的马樱花，那马樱树的叶子，正象一把伞般，遮着那炙人的阳光。这时松文还不曾来，他不很焦急，因为他正思量着，用什么安慰她，使她觉得这暂时的小别不算什么。他第一层想到了，他今天对她不说一句惜别的话，他更要极力作出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，或者还是一件很快壮的事。但他不知怎么，想到留下她很孤零的在北京，心弦便禁不住要紧张了，他向无云的碧蓝天空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仿佛觉得松快些。他无意的回过头去，神经象受了电流，不觉"呀"了一声，因为在他的背后，正是他的爱神，含笑的站在那里。

"你想什么？竟如此入神？"松文含笑的对他诘问。

“我只打算你从这一条路来，正在盼望你，不想你到那边绕过来，躲在我的背后，使我不期的吓了一跳。”

松文不再说什么，只拣了一块平的山石，用手巾垫着坐下了。他也不知要说什么才适当，也踌躇着一语不发。他们默对了半天，只是他们的眼神，都一时不曾缄默，惜别和怅惘的情绪，都尽量的传达了。

“哦！你要走吗？”松文突然问着那少年。

“打算明后天走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他用犹豫的目光望着松文，仿佛只有她一句话才可以决定他的行止。

“你既决定走，还有什么好不好呢？”她含着深微的幽怨，和失望的情绪，使他坚定就走的心摇动了。

“倘若可以不走，我……”

“走也好，在北京也很无聊，”她不等他的话完便插入这么一句，打断他的下文了。

他似乎有些不高兴了，脸色微露苍白，两目失了灵转的力，只凝注在没有一点好看的白墙上。

“你怎么不说话了？”她又故意的问他。他觉得更伤心了，眼圈仿佛红着，她这才不忍再戏弄他了，用极温挚的态度向他道：“你能不去，我当然希望你不去，因为我现在也很孤零。想到你路上的凄寂，更不舒服……可是你的家里有要紧事，你又不能不去，只望早点回来……”她说到这里，觉得不能再这么一直说下去。恐怕自己先制不住自己的眼泪，因换了方面说：“你到南边把好的风景片给我寄几张来。”他听了这话，立刻活泼起来，因问她要那一样的，要多

少，说个不休。两人都把惜别的情绪宕开了，好象一阵的大风，吹散天空的浮云。

这时候暮色很深了，游人依旧很多。他们便离了这水涯，在松林下并肩慢步着。

新月如眉般的，印在蔚蓝的天上。疏星似棋般排列着，从高茂的树林中，露出几道的白光，照在马路上，叶影如画。他们踏着这美丽的影子，互视着传他们密致的心波。他们无言，但他们彼此听得见彼此的心声，深深沉醉在清淡悄默的月光和星辉之下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松文叫人送了一封信给那少年。这信共有两层封套，里边的那封信，用红漆锁着信口，在信封的背后注道："这封信请你在车到天津时，再拆看。千万！千万！"

那少年似乎不可耐，他焦急着皱紧眉头。"到天津再看，为什么呢？"他自己问着自己，但他终久只在云雾里罩着。几次要待不遵她的嘱咐，但当他用手动那封口的红漆时，总要不安的顿住了。

在车上三点多钟的时间，在他急迫的心看起来，至少三年了。车到天津的时候已经七点了，但日色还很明亮，他靠着窗子，把信拆看了。不知不觉他的心弦又紧张起来。他看那封信上说，他的爱神已不是含苞未放的花了，他怀疑着想，这大约是梦吧！世界上那有这种可惊异的事呢？她娇羞默默，谁说她不是处女的美呢……竟有这种的事吗？……赵海能可鄙的武夫，他也配亲近她吗？那真是含露的百合，遭了毒蜂的劫了！他如回文般，织着不断的思网，有时觉得

心火着了，烈炎烧了全身，使他焦灼。有时仿佛失足到封锁着的冰窟里去，心身都冷得战栗了……他想割弃了吧！但是她的印象太深了，总有些不可能。不割弃呢？我夺了别人的所爱，良心的酷责，不能轻恕，或者敌人用他那身上的刺刀对付我。这未免太冤枉了！

冲突的两念，亘在他的胸中，直到他回家那一天，他父亲含着泪对他说："我的身体一天差似一天，不知道还有几个月的命了。你年纪也大了，我若能看见你在我咽气之先，办了你的喜事，我死也瞑目了……我这次叫你回家就为这事，因为怕你受了外头那些新思潮，不肯回来，所以我只告你我病重了……现在你的意思怎么样？"

他这时渐把对松文的念头，慢慢打断了。他说："父亲的意思我明白了。但那张家女儿听说今年也回来了……"

"哦！是的，她在女师范毕业了……正是今年才回来的。"他父亲含笑的回答他，他这时心里打算要求他父亲要和张家女儿见面。但终有些不好意思出口，低着头，等了半天才嗫嚅着说："我打算见她一面。"他父亲微笑着，露出很慈爱的样子说："这个慢慢商量吧！现在你先去休息，"他这才退了出来。

走到自己的屋子里，看见所有的家具都新漆过了，知道这都是为婚事的预备。他正在四围赏览着，只见书案上，放着一个白银刻花的像架，里面有一个极美丽的女子，手里撚着一朵玫瑰花，倚在太湖石上，眼望云天微笑。他心里吃惊，他想这女子比松文更秀丽了，这倒是谁呢？怎么放在他

的屋子里来呢？他把这像片从案上拿了下来，只见这像的背后，有一行字是，“张静兰年十九岁三月五日酉时生，”他这时心花都放了。他晓得这就是他未来的妻子，美丽而年青的安琪儿，这时把松文更忘怀了。并且他渐渐生了鄙薄松文的念头，他想自己纯洁的爱情，只能给那青春而美丽的贞女。松文已不是含露未放的花苞了。把从前松文的印影，用新的幔子罩起来了。

松文自从那少年走后，情绪只觉无聊，常常一人独坐，回溯水涯畔的美丽图境，那少年的笑容，怎样使她忘了愁苦。这时她瘦白的两颊上，渐渐涌起两朵红云，仿佛晨光朦胧里的彩霞。但一想到她现在的孤零和凄寂，那美丽的梦，便幻成可怕的毒蛇，驱逐她到失望的国里去，她的眼泪又缘着两颊流下来了。

这一天清早，她正独自在廊下徘徊着，忽见邮差送来一封信。那熟谙的笔迹，使她的心头立刻开了花。她忙忙拆开封口，一张美丽粉红色的片子，落在地下，她想这一定是新出的风景片，忙忙拾了起来，“呀”她突喊出这惊奇悲惨的调子来。她的手抖着，只见那张结婚的请帖，个个字都象魔鬼向她伸爪似的，她无力的倒在地下了。彬彩正在房里看书，听见这声音，急出来看，只见松文面色苍白，牙关紧闭，昏倒地下。忙忙叫老妈子，帮着把她扶起，放在床上，叫喊了半天，她才慢慢醒了过来，但她的神经已经乱了，忽笑忽哭，有时用手在空中乱抓。彬彩慌了，忙忙通知学监，请了医生来看，医生只是摇头说：“这病很有疯狂的可能，必

须赶紧使她热度减少，才保得性命。”当晚使用汽车把她送到医院去了。

这消息一传布开，彬彩又受了许多的苦痛，人们真怪，某一个人有了一点不是，连朋友都要被凌辱。彬彩本想搬到医院去看护她。因怕同学们的冷嘲热骂，把她的心吓冷了。虽然心里怜她，面子上也不愿亲近她。

松文在医院里，过了两个星期，危险的时期已经过了，但当她迷糊的时候，还不觉苦。只要她略一清醒时，睁眼一看，自己身旁一个人都没有，便是窗前的树叶，也仿佛对她很冷淡的，也好象已经走到天尽头的孤岛里了，这时只有哀求万能的慈悲上帝，来接引她了，但上帝也似乎没有听见她的哀求，只有黄昏的灰幔，犹恋恋的覆着她。使她看不见人类冷刻的眼波的流盼罢了！

旧　稿

在这炎热的下午，大家全在睡午觉，梅生也拿着《小说月报》躺在沙发上，看了几页，觉得眼皮盖下来了，但是睡魔十分作弄，当她把《小说月报》放下，预备梦游极乐世界的时候，睡魔早又躲得无影无踪了。她在沙发上翻来覆去，总睡不着，精神十分兴奋。因坐起来，把书架上一堆零乱的书籍，一本本整齐的放在桌上，最后剩下一本薄薄的小册子，上面写着“旧稿”两个字，她的确忘了，这旧稿是什么时候作的？当下凝神回想了半天，但总想不起来，免不得打开细看：

真的！悟哥太喜欢哭了，他昨天给我一封信，写得真可怜。而且在那信纸上，点点斑斑地泪痕，还辨认得出呢！他说：“妹妹！你总象不懂什么事情似的，当我和你同坐在海棠树下，听鹦鹉叫的时候，你总是望着天，默默含笑，我呢？又象是很得意，其实我也够伤心了！你知道吗？我爹老了，我妈呢？早已回去了，我没有兄弟，也没有姊妹，只是我一个人，我真是落寞极了……妹妹！你怎么不理会我呵！你真要使我把霜雪般尖刀，割出鲜红的心给你看吗？……我知道小孩子未必有什么经验，她们对于大人的伤心，总不大受感动，但是妹妹你是人间第一聪明的，你的两眼神光，

常常照澈我的心，你绝不至于不明白我呵！昨天晚上，我们坐在太湖石上，我问妹妹说：'你能爱我吗？'你怎么只是憨憨地笑，呵！我真的伤心极了，妹妹呵！你是春天里温馨的风，能吹散人间的怨愁，但是你总不向我吹哟！你是上帝的宠儿，能予人以生命，但是你总不理会我哟！唉！我低声的祷告，妹妹怎么总是憨憨地笑呵！妹妹你不要太使我过不去吧。……"

悟哥只是喜欢愁，喜欢哭，我有时候也好象很难过，但我觉得哭总不如笑容易，我记得有一次嬷嬷病得很利害，哥哥们都暗暗弹泪，我便也想哭，可是到了晚上妈妈好些，我依旧笑起来。

有一天下午，我和娟姊同到公园散步，我们走到后边竹亭子的左近，看见一个少年拿着书，放在膝盖上，眼睛却看着天，默默出神，我们在远处只看见背影，娟姊指着那少年告诉我说："你瞧！那个人不是发疯吗？一定是受了什么委曲，一个人跑到这里出神来了，"我听了这话，不禁笑了。我心想这个人，真好伤心，跟悟哥可以作朋友了。娟姊不住声的说"奇怪！奇怪，我们倒要看看这是什么人？"我们因此故意折回来，走到亭子面前，呵！我不看还好，一看我又禁不住哈哈笑起来，原来就是悟哥哟！

第二天悟哥看见我，好象有些不高兴，他说："妹妹，你怎么总不了解我呵？"我依旧觉得好笑。而且我还笑着问他："你昨天在公园想什么呵！娟姊说你一定受了谁的委曲了，真的吗？"悟哥仿佛要哭了，我有些怕，真的！我最怕看大人哭，我便急急跑了。

悟哥在我家里住了一年，他哭的次数真是无数了，我从前听见人家说：世界上只有女人爱哭，悟哥其实比女人更爱哭呢。

悟哥好象老怪着我为什么不陪他哭，其实我那回偷着擦眼泪，他偏偏没看见，怪得我吗？我怎么好意思告诉他我哭了呢？

那一天晚上，张升替他拿着行李，哥哥拍着他的肩说：以后

有机会到北京，还在我们家里住，到那边常常给我们信，我这时正站在大门口，看着车夫抬箱子，那汗珠儿从额上流下来，好象黄豆般滚着，有一颗恰好滚到他嘴里去，我不由得想起小妹拿眼泪，当作甘露咽下去，禁不住又笑了。悟哥忽然叹了一口气，拉着我的手说："妹妹！我们从此不能再在一处玩了！"我听了这话，好象丢了什么东西似的，仰头看看悟哥，好象他又哭了，我这次禁不住心头发酸，掉转头跑到卧室里，把头藏在被窝里，呜呜咽咽哭起来，不过我哭的时间很短，不到十分钟我就睡着了。真的，这一次要算我最伤心了！可惜悟哥不曾看见！

悟哥走了以后，我总觉着怅惘，花园也懒去，饭也懒吃，妈妈问我为什么？我不知道说什么，过了五六天娟姊搬到我们家里来住，我的精神渐渐恢复了，但是提到悟哥我便觉得怅惘，不象从前那种好笑了。

这一天悟哥的信来了，他说："爱笑的妹妹，你猜我现在住在那里？那屋子的陈设，和我的情景是怎么样？你倘看见了那象豆般的小火焰，发出淡绿的幽光，和听见窗前促织儿，凄凄地叫，你或者要皱皱眉头吧！但是我想起我总喜欢拿悲哀的事告诉你，把你天真活泼的心芽或者要挫折了。这一点我实在觉得罪过，可是我自己又制不住自己。妹妹呵！你原谅我吗？我自从离开了你，我更觉得没有生趣了，我只求上帝不绝人，使你永久是含露的仙葩，永久植在冷漠的花池里，使它略有生气。"

我从来没给人写过信，尤其是没有给男子写过信，我接到悟哥信的第二天，绝早起来了。拿着笔和纸，写来写去，直写到吃午饭还不曾写好，我真奇怪，怎么这信很是难写。娟姊跑来要看，我更不会写了，后来勉强写了几句说："……悟哥！我现在不大爱笑了。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。是的！我想起来。我从你走

后，我只大笑过两回，一回是娟姊从床上掉下来——因为和弟弟抢苹果吃，一回是弟弟写字，画了一脸的胡子，除这两回以外我真的再不曾大笑了。”我只写了这几句，不能再写了。——不过这信我终久没寄去。

过了两年悟哥不再来信了。听哥哥说：“悟哥去年娶了悟嫂。现在也不爱哭了。”可是我的笑却再也不能恢复了！

旧稿到此为止，后面还有一首小诗说：

云雀飞遍了九天，
笑之神呵！
只深深藏伏云霓之间，
寻寻觅觅，
来到茫茫大海边，
只有白浪如烟；
海雾迷眼，
笑之神呵！
原来不在这冷漠的世界！

“哦！这只是一束旧稿，无意味的收藏着，何苦呵？”梅生自言自语着，把旧稿搓成飞絮般，片片飘舞，但她还嫌着迹，点著一把火，把这旧稿顷刻化为灰尘了。

前　尘

春天的早晨，醾醾含笑，悄对着醉意十分的朝旭。伊正推窗凝立，回味夜来的梦境：山崖叠嶂耸翠的回影，分明在碧波里轻漾，激壮的松涛，正与澎湃的海浪，遥相应和。依稀是夕阳晚照中的千佛山景，还有一声两声磬钹的余响，又象是灵隐深处的佛音。

三间披茅附藤的低屋，几湾潺湲蜿蜒的溪流，拥护着伊和他，不解恋海的涯际，是人间，还是天上，只憬憧在半醉半痴的生活里，不觉已销磨了如许景光。

无限怅惘，压上眉杪，旧怨新愁，伊似不胜情，放下窗幔，怯生生的斜倚雕栏，忽见案头倩影成双；书架上的花篮，满栽着素嫩翠绿的文竹，叶梢时时迎风招展，水仙的清香，潜闯进伊的鼻观，蓦省悟，这一切都现着新鲜的欣悦，原来正是新婚的第二天早晨呵！

唉！绝不是梦境，也不是幻相，人间的事实，完全表现了，多么可以骄傲。伊的朋友，寄来《凯歌》新咏，伊含笑细读，真是味长意深；但瞬息百变的心潮，禁不得深念，凝神处，不提防万感毒集，往事层层，都接二连三的，涌上心来。

无聊的来到书橱边，把两捆旧笺，郑重的从新细看。读

到软语缠绵的地方，赢得伊低眉浅笑，若羞似喜。不幸遇到苦调哀音的过节，不忍终篇，悄悄地痛泪偷弹，这已是前尘影事，而耐味榆柑，正禁不起回想啊！

人间多少失意事，更有多少失意人；当他们楚囚对泣的时候，不绝口的咒诅人生，仿佛万种凄酸，都从有生而来：如果麻木无知，又悲喜何从，——伊也曾失望，也曾咒诅人生，但如今怎样？

收拾起旧恨新愁，
拈毫管，
谱心声，
低低弹出水般清调，
云般思流；
人间兴废莫问起，
且消受眼底温柔。

无奈新奇的异感，依然可以使伊怅惘，可以使伊彷徨；当伊将要结婚之前，伊的朋友曾给伊一封信道：——

想到你披轻绡；衣云罗，捧着红艳的玫瑰花，含情傍他而立；是何等的美妙，何等的称意；毕竟是有情人终成了眷属，可是二十余年美丽的含蓄而神秘的少女生活，都为爱情的斧儿破坏了。不解人事的朋友——你——我们的交情收束了，更从头和某夫人订新交了。这个名称你觉得刺耳不？我不敢断定；但我如此的称呼你时，的确觉得十分不惯；而且又平添了多少不舒服的感想！噫我真怪僻！但情不自禁，似乎不如此写，总不能尽我之意，

好朋友！你原谅我吧！……

这是何等知心之谈，伊何能不回想从前的生活；甚至于留恋着从前的幽趣，竟放声痛哭了。

伊初次见阿翁，——当未结婚之前，只觉羞人答答地；除此外尚不曾感到别种异味，现在呢？……记得阿翁对伊叮嘱道："善持家政，好和夫婿……"顿觉肩上平添多少重量，伊原是海角孤云，伊原是天边野鹤；从来顽憨，那解得问寒嘘暖，那惯到厨下调羹弄汤？闲时只爱读离骚，吟诗词，到现在，拈笔在手，写不成三行两语，陡想起锅里的鸡子，熟了没有？便忙忙放下笔，收拾起斯文的模样，到灶下作厨娘，这种新鲜滋味，伊每次尝到，只有自笑人事草草，谁也免不了哟！

不傍涯际的孤舟，终至老死于不得着落的苦趣中，彷徨的哀音，可以赊不少人同情的眼泪，但紧系垂杨荫里的小羊，也不胜束缚之悲，只是人世间，无处不密张网罗，任你孙悟空跳脱的手段如何高，也难出如来佛的掌握。况伊只是人间的弱者，也曾为满窗的秋雨生悲，也曾因温和的春光含笑，久困于自然的调度下，纵使心游天阊，这多余的躯壳，又安得化成轻烟，蒸成大气，游于无极之混元中呢！

记得朔风凛冽的燕京市中，不曾歇止的飞沙，不住的打在一间矮屋角上。伊和她含愁围坐炉旁，不是天气恼人，只怪心海浪多，波涌几次，觉得日光暗淡，生趣萧索。

伊手抚着温水袋，似憾似凄的叹道："你的病体总不见好；都由心境於邑太过，人生行乐，何苦自戕若是？"她勉强

苦笑道："我比不得你，……现在你是一帆风顺了，似我飘零，恐怕不是你得意人所能同日而语的；不过人生数十年的光阴，总有了结的一天，我只祝福你前途之花，如荼如火，无限的事业，从此发轫；至于我呵，等到你重来京华的时候，或者已经乘鹤回真！剩些余影残痕，供你凭吊罢了。……"伊听了这话，只怔怔的一言不发，仿佛她的话都变作尖利的细针将伊嫩弱的心花，戳成无数的创伤。不禁含泪，似哀求般说："你对于我的态度，为什么忽然变了？你这些话分明是生疏我，我不解你从前待我好，现在冷淡我是为什么？虽然我晓得，我今后的环境，要和你不同了，但我的心依旧不曾忘你，唉！我自觉一向冷淡，谁晓得到头来却自陷惟深！……"

唉！一番伤心的留别话，不时涌现于伊的心海之上，使她感到新的孤寂，尝受到异样的凄凉，伊相信事到结果，都只是煞风景的味道。伊向来是景慕着希望的隽永，而今不能了，在伊的努力上是得了胜利，可以傲视人间的失意者，但偶听到失意者的哀愤悲音，反觉得自己的胜利，是极可轻鄙的。

自从伊决定结婚的信息传出后，本来极相得忘形的朋友，忽然同伊生疏了。虽有不少虚意的庆祝话，只增加伊感到人间事情的伪诈。

她来信说："……唯望你最乐时期中，不要忘了孤零的我，便是朋友一场……"

她来信说："……独一念到侃侃登台，豪气四溢的良友，

而今竟然盈盈花车中，未免耐人寻思，终不禁怅然了。往事何堪回首?”多感善思的伊，怎禁得起如许挑拨?在这香温情热的蜜月中，伊不时紧皱眉峰，当他外出的时候，伊冷清清地独坐案前，不可思议的怅恨，将伊紧紧捆住，如笼愁雾，如罩阴霾；虽处美满的环境里，心情终不能完全变换，沉迷的欣悦，只是刹那的异感，深镂骨髓的人生咒诅，不时现露苍凉的色彩。

这种出乎常情的心情，伊只想强忍，无奈悲绪如蒲苇般柔韧而绵长，怯弱的伊，终至于抗拒无力，伊近来极不愿给朋友们写信，当伊提起笔，心里便觉得无限辛酸，写起信来，便是满纸哀音，谁相信伊正在新婚陶醉的时期中?伊这种的现象，无形中击碎了他的心。

在一天的夜里，天空中，倒悬着明镜般的圆月，疏星欲敛还亮的，隐约于云幕的背后，伊悄然坐在沙发上，看他伏案作稿，满蓄爱意的快感使伊不禁微笑了。但当伊笑意才透到眉梢头，忽然又想到往事了。伊回忆到和他恋爱的经过——

最初若有若无的恋感，仿佛阴云里的阴阳电，忽接忽离，虽也发出闪目的奇光，但终是不可捉摸的，那时伊和他的心，都极易满足，总不想会面，也不想晤谈，只要每日接到一封信，这心里的郁结，便立刻洗荡干净，老实说，信的内容，以至于称呼，都没有什么特著的色彩，但这绝不妨碍伊和他相感相慰的效力。

而且他们都有怪僻，总不愿意分明的写出他们的命意，

只隐隐约约写到六七分就止了。彼此以猜谜的态度，求心神上的慰安，在他们固然是知己知彼，失败的时候很少，但也免不了，有的时候猜错了，他们的心流便要因此滞住了，但既经疏通之后，交感又深一层。

在他们第一期的恋感中，彼此都仿佛是探险家，当摸不着边际的时候，彷徨于茫茫大海的里头，也曾生绝望的思想，但不可制止的恋流，总驱逐着他们，低低的叫道："往前去！往前去！"这时他们只得再鼓勇气，擦干失望的泪痕，继续着努力了。

他们来往的书信，所说的多半是学问上的讨论，起初并不见得两方的见解绝对相同，但只要他以为对的，伊总不忍完全反对，他对伊也是一样的心理，他们学问的见解，日趋于同，心情上的了解也就日深一日了，这种摸索着探险的生活，希望固可安慰他们的热情，而险阻种种，不住的指示他们人生的愁苦，当他们出发的时候，各据一端，而他们的目的地，全在那最高的红灯塔边。一个从东走，一个从西来，本来相离很远，经过多少奇兀的险浪、汹波，还有猛鲸硕鼋，他们便一天接近一天了。

天下绝没有如直线般的道路，他们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，往往被困在悬崖的边上，下面海流荡荡，大有稍一反侧，便要深陷的危险，这时候伊几次想悬崖勒马，生出许多空中楼阁，聊慰凄苦的方法来，伊曾写信给他说：

……我不敢想人间的幸福；因为我是不幸者，但我不信上帝苛酷如是，便连我梦魂中的慰安，也剥夺了吗？

我记得悬泉飞瀑的底下，我曾经驻留过，那时正是夕阳满山，野花载道，莺燕互语的美景中你站在短桥上，慢吟新诗，我倒骑牛背，吹笛遥应，正是高山流水感音知心。及至暮色苍茫，含笑而别，恬然各归，郑重叮咛，明日此时此地，莫或愆期，唉！这是何等超卓的美趣啊！我希望——唯一的希望，不知结果如何，你也有意成就我吗？

超越世间的美趣，如幽兰般，时时发出迷人的醉香，诱引他们不住的前进，不觉得疲弊，有时伊倦了，发出绝望的悲叹，他和泪濡墨恳切的写道：

"唉！我已经灰冷的心为谁热了，啊！"这确实是使伊从颓唐中兴奋。

沉迷在恋海里面的众生，正似嗜酒的醉汉，当他浮白称快的时候，什么思想都被摈斥了。只有唯一的酒，是他的生命。不过等到清醒的时候，听见朋友们告诉他醉里的狂态，自己也不觉哑然失笑。至于因酒而病的人，醒后未尝不生悔心，不过无效得很不闻酒香，尚可暂时支持，一闻酒香，便立刻陶醉了。伊和他正是情海里的迷魂，正如醉汉的狂态。他们的眼泪只为他们迷狂而流，他们的笑口也只为他们的迷狂而开。

伊想到未认识他以前，从不曾发过悲郁的叹声，纵有时和同学们，争吵气愤至于哭了，这只是一阵的暴雨，立刻又分拨阴霾，闪烁着活泼的阳光了。自从认识他以后，伊才了解人间不可言说的悲苦。伊记得有一次，正是初秋的明月夜，他和伊在公园里闲散，他忽然因美感的强激，而生出苍

凉的哀思，微微叹了一声，伊悄悄地问道“你怎么了？……”他只摇头道：“没有什么。”这种的答话，在伊觉得他对自己太生疏了，情好到这种地步，还不能推心置腹。伊想到这里，觉得自己真是天地间的孤零者了，往日所认为唯一可靠的他，结果终至于斯，作人有什么意义，镇日价奔波劳碌，莫非只为生活而生活吗？这种赘疣般的人生，收束了到干净呢！伊越思量越凄楚，这时他们正来到石狮蹲伏着的水池边，伊悲抑的倚在石狮的背上，含泪的双眸，凄对着当空的皎月，银光似的月影正笼罩着一畦云般的蓼花，水池里的游鱼，依稀听得见唼喋的微响，园里的游人，都群聚在茶肆酒馆前。这满含秋意的境地里，只有他们的双影，在他们好和无间的时候，到了这种萧瑟苍凉的地方，已不免有身世之感。况今夜他们各有各的心事：伊憾他不了解自己的衷怀，他伤伊误解自己的悲凄，他本想对伊剖白，无奈酸楚如梗，欲言还休。伊也未尝不思穷诘究竟，细思又觉无味。因此悄默相对，伊终久落下泪来，伤感既深，求解脱的心，忽然如电光一闪，照见人生究竟，大有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之思，把痴恋之柔丝，用锋利的智慧刀，一齐割断，立刻离开那蹲伏的石狮子，很斩决的对他道：“我已倦了，先回去吧！”他这时的伤感绝不在伊之下，看了伊这种绝决的神气，更觉难堪，也一言不发的走了。伊孤孤零零出了园门，万种幽怨，和满心屈曲，缠搅得伊如腾云雾。昏沉中跳上人力车，两泪如断线珠子般，不住滚落襟前，那时街上的行人，已经稀少了，鱼鳞般的丝云，透出暗淡的月色，繁夥的众星，都似无力的微睁倦眼，向伊

表示可怜的闪烁。

伊回到家里，家人已经都睡了。静悄悄地四境，更增加不少的凄凉，伊悄对银灯，拈起秃笔，在一张纸上，一壁乱涂，一壁垂泪，一张纸弄得墨泪模糊。直到壁上的钟敲了三点，伊才觉倦惰难支，到床上睡了，梦里兀自伤心不止。辗转终夜，第二天头晕目胀，起床不得，——伊本约今天早晨找他去，现在病了去不得，一半也因昨夜的芥蒂不愿去。在平日一定要叫人去通知，叫他不用等，或者叫他来，而现在伊总觉得自己的心事，他一点不知道，十分怨怒，明知道伊若不去，他一定要盼望，或者他也正伏枕饮泣；只是想要体谅他，又不胜怨他，结果这一天伊不曾去访他，也不派人通知他，放不下的心，和愤气的念头，缠搅着，唯有蒙起被来痛快的流泪。

到第二天的早晨，伊的病已稍好些，勉强起来，但寸心忐忑，去访他呢？又觉得自己太没气了，不去访他呢？又实在放心不下，伊草草收拾完，无聊闷坐在书案前，又怕家人看出破绽，只得拿了一本红楼梦，低头寻思，遮人耳目。

门前来了一阵脚步声，听差的拿进一封信来，正是他的笔迹，不由得心乱脉跳，急急拆开看道：

> 今天你不来，料是怒我，我没有权力取得世界一切人的同情的谅解，并也没有权力取得你的同情与谅解了！我在世界真是一个无告的人了！随他难过去吧！随他伤心去吧！随他痛哭去吧！随他……去吧！人家满不在乎这多一个不加多；少一个不见少的人，我又何苦必在乎这个，生也没有快乐；死也不见可惜；糟粕似的人生！我只怨自己的看不破，于人乎何尤！——明日能来也好，

不来也好！——

伊看了这封信，怨怒全消，只不胜可怜他委曲的悲伤，伊哭着咒骂自己，为什么前夜绝决如此，使他受苦，现在不晓得悲郁到什么地步，憔悴到怎般田地了，伊思着五衷若焚，急急将信收起，雇上车子去访他，在路上心浪起伏，几次泪液承睫，但白天比不得夜里，终不好意思当真哭起来，只得将眼泪强往肚里咽。及至来到他的屋子门口，那眼泪又拚命的涌出来，悄悄走进他的房间，唉！果然他正在伏枕呜咽，伊真觉得羞愧和不忍，慢慢掀开他的被角，泪痕如线，披挂满脸，两目紧闭，惜淡欲绝，伊禁不住伏在他的怀里，呜咽痛哭，他见了伊，仿佛受委曲的小孩见了亲人更哭得伤心了。

人生有限的精神，经得起几许销磨？伊和他如醉如痴的生活，不只耽搁了好景光，而且颓唐了雄心壮志，在这种探索彼岸的历程中，已经是饱受艰辛，受苦恼，那更禁得起外界的刺激呵！

他们的朋友；有的很能了解他们的，但也有只以皮毛论人的，以为他们如此的沉迷，是不当的，于是造出许多谣言，毁谤他们，这种没有同情的刺激，也足使伊受深刻的创伤，记得有一次，伊在书案上，看见伊的朋友寄伊表妹的一封信，里头有几句话道："你表姊近状到底怎样？她的谣言，已传到我们这里来了。人们固然是无情的，但她自己也要检点些才是。她的详状，望你告我何如？"

伊读了这一段隐约的话，神经上如受了重鼎的打激，纵

然自己问心，没有愧对人天的事，但社会的舆论也足以使人或生或死呢？同学的彬如不是最好的例吗？她本来很被同学的优礼，只因前天报上登了一段毁谤她的文字，便立刻受同学们的冷眼，内情的真伪，谁也不晓得，但毁谤人的恶劣本能，无论谁都比较发达呢！彬如诚然是不幸了。安知自己不也依然不幸呢？伊越想越怕，终至于忏悔了。伊想伊所受的苦已经够了，真是惊弓之鸟，怎禁得起更听弹弓的响声呢！

唉！天地大得很呵！但伊此刻只觉得无处可以容身了。伊此时只想抛却他，自己躲避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孤岛上，每天吃些含咸味的海水，和鱼虾，毁誉都不来搅乱伊，到了夜里，垫着银光闪灼的细纱的褥子，枕着海水洗净的白石，盖着满缀星光的云被；那时节任伊引吭狂唱恋歌，也没人背后鄙夷了！便紧紧搂着他，以天为证，以海为媒，甜蜜的接吻，也没有人背后议论了！况且还有依依海面的沙鸥，时来存问，咳，那一件不是撇开人间的桎梏呵！……但不知道他是否一样心肠？唉！可怜！真愚钝呵！不是想抛弃他，怎么又牵扯上他呢？

纷乱的矛盾思流，不住在伊心海里循荡着，不知道经过多少时光，伊才渐渐淡忘了。呵！最后伊给伊表妹的朋友写封信道：

读你致舍表妹信，知道你不忘故人，且弥深关怀，感激之心真难言喻。不过你所说的谣言，不知究竟何指？至于我和他的交往，你早就洞悉详细，其间何尝有丝毫不坦白处？即使由友谊

进而为恋爱，因恋爱而结婚，也是极平常的人事，世界上谁是太上，独能忘情？人间的我，自愧弗如。但世俗毁谤绝非深知如你的之所出，故敢披肝沥胆，一再陈辞，还望你代我洗涤，黑白倒置，庶得幸免。……

伊这信寄去后，心态渐次恢复原状，只留些余痕，滋伊回忆。情海风波，无时或息，叠浪兼涌，接连不止，这时他和伊中间的薄膜，已经挑破了，但不幸的阴云，不提防又从半天里涌出，当伊和他发生爱恋以后，对于其他的朋友，都只泛泛论交，便是通信，也极谨慎，不过伊生性极洒脱，小节上往往脱略，许多男子以为伊有意于己，常常自束唯深，伊有时还一些不觉得，有一次伊的朋友，告诉伊说："外面谣传，伊近来和某青年很有情感，不久当有订婚的消息，"伊听了这话，仿佛梦话，不禁好笑，但伊绝不放在心上，依然是我行我素。

有一天早晨，伊尚在晓梦沉酣的时候，忽听见耳旁有人叫唤，睁眼细看，正是伊的表妹，对伊说快些起来，姓方的有电话。伊惺忪着两眼，披上衣服，到外面接电话，原来是姓方的约伊公园谈话，伊本待不去，无奈约者殷勤，辞却不得，忙忙收拾了到公园，方某已在门旁等待。伊无心无意的敷衍了几句，便来到荷花池边的山石上坐下，看一群雪毛的水鸭，张开黄金色的掌，在水面游泳。伊正当出神的时候，忽听方问伊道："你这两天都作些什么事？"伊用滑稽的腔调答道："吃了睡，睡了吃，人生的大事不过尔尔！"方道："我到求此而不得呢？"伊说："为什么？"方忽然叹道："可恼的失眠病

现在又患了。这两天心绪之不宁，真算利害了！唉！真是彷徨在茫漠的人间，孤寂得太苦了，……”伊似乎受了暗示；仿佛知道自己又作错了，心里由不得抖战，因努力镇定着，发出冷淡的声调道：“草草人生，什么不是作戏的态度，何必苦思焦虑，自陷苦趣呢？我向来只抱游戏人间的目的，对于谁都是一样的玩视，所以我倒不感到没有同伴的寂寞，而且老实说起来，有许多人表面看起来，很逼真引为同伴的，内心各有各的怀抱，到头来还是水乳不相容，白费苦心罢了。……”

方对于伊的话，完全了解；但也绝不愿意再往下说了。只笑道：“好！游戏人间吧！我们到前面去坐坐。”他们来到前面茶座上，无聊似的默坐些时，喝了一杯茶，就各自散了。

到家以后，他刚好来了，因问伊到什么地方去，伊因把到公园，和方的谈话全告诉了他。他似乎有些不高兴，停了好久，他才冷冷的道：“我想这种无聊的聚会，还是少些为妙，何苦陷人自苦呢？”伊故意问道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，我笨得很。实在不大明白。……放心吧！……”他禁不住笑了道：“我有什么不放心？”

在伊只是逢场作戏，无形中，不知害了多少人，但老实说，伊绝不曾存心害人；伊也绝不想到这便是自苦之原。

在那一年的夏天，白色的茶花，正开得茂盛，伊和他的一个朋友，同坐在紫藤架下，泥畦里横爬出许多螃蟹来，沙沙作响。伊伏在绿草地上，有意捉一只最小的，但终至失败了，只弄得满手是泥，伊自笑自己的顽憨，伊的朋友也笑道：

“你仿佛只有六岁的小孩子，可是越显得天真可爱！”他说完含笑望着伊，伊不觉脸上浮起两朵红云，又羞又惊的低着头，那种仓惶无措的神情，仿佛被困狼群的小羊，但他绝不放松这难得的机会，又继续着道：“我原是黑夜奔前程的孤舟，你就是那指示迷途的灯塔，只有你我才能免去覆没之忧，我求你不要拒绝我，”伊急得几乎要哭了颤声道：“你不知道我已经爱了他吗？……我岂能更爱别人！”他迫切的说：“你说能爱他，为什么不能爱我？我们的地位不是一样吗？”伊摇头道：“地位我不知道，我只晓得我只爱他，……好了！天不早了，我应当回去了。”他说：“天还早，等些时，我送你回去，”“不！我自己晓得回去，请你不要送我！……”伊说着等不得更听他的答言，急急往门口走，他似含怒般冷笑望着伊道：“走也好！但是我总是爱你呢！”

这种不同意的强爱，使伊感到粗暴的可鄙，无限的羞愤和委曲，当伊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制不住落下泪来。但不解事的那朋友又派人送信来，伊当时恨极，不曾开封，便用火柴点着烧化了，独自沉想前途的可怕，真憾人类的无良，自己的不幸。但这事又不好告诉他，伊忧郁着无法可遣，每天只有浪饮图醉，但愁结更深，伊憔悴了，削瘦了！而他这时候，又远隔关山，告诉无人，那强求情爱的朋友，又每天来找伊，缠搅不休。这个消息渐渐被他知道了，便写信来问伊：究竟是什么意思？伊这时的委曲，更无以自解，想人间无处而不污浊，怯弱如伊，怎能抗拒，再一深念他若因此猜疑，岂不是更无生路了吗？伊深自恨，为什么要爱他，以至自陷苦海！

伊深知人类的嫉妒之可怕，若果那朋友因求爱不得，转而为恨，若只恨伊倒不要紧，不幸因伊而恨他，甚至于不利于他，不但闹出事来，说起不好听，抑且无以对他，便死也无以卸责呵！唉！可怜伊寸肠百回，伊想保全他，只得忍心割弃他了。因写信给他道：

唉！烧余的残灰，为什么使它重燃？那星星弱火——可怜的灼闪，——我固然不能不感激你，替我维持到现在，但是有什么意义？不祥如我，早已为造物所不容了，留着这一丝半丝的残喘，受酷苛的冷情！宰割感谢，你不住的鼓励我，向那万一有幸的道路努力，现在恐怕强支不能，终须辜负你了！

我没什么可说，只求你相信我是不祥的，早早割弃我，自奔你光辉灿烂的前程，发展你满腹的经纶，这不值回顾的儿女痴情，你割弃了吧！我求你割弃了吧！

我日内已决计北行，家居实在无聊。况且环境又非常恶劣，我也不愿仔细的说，你所问的话，我只有一句很简单的答复：为各方面干净，还是弃了我吧！我绝不忍因爱你而害你，若真相知，必能谅解这深藏的衷曲。……

伊的信发了，正想预备行装，似悟似怨的心情，还在流未尽的余泪，忽然那朋友要自杀的消息传来了，其他的朋友，立刻都晓得这信息，逼着伊去敷衍那朋友，伊决绝道：“我不能去，若果他要死了，我偿命是了，你们须知道，不可言说的欺辱来凌迟我，不如饮枪弹还死得痛快呵！”伊第二天便北上了。伊北上以后，那朋友恰又认识了别的女子，渐渐将伊淡忘；灰冷的心又闪灼着一线的残光。——正是他北

去访伊的时候。

唉！波折的频来，真是不可思议，这既往的前尘，虽然与韶光一齐消失了，而明显的印影，到如今兀自深刻伊的脑海。

皎月正明，伊那里有心评赏，他的热爱正浓，伊的心何曾离去寒战。

这时伏案作稿的他，微有倦意，放下笔，打了一回呵欠；回视斜倚沙发的伊；面色愁惨，泪光莹莹，他不禁诧异道："好端端的为什么？"说着已走近伊的身旁，轻轻吻着伊的柔发道："现在作了大人了，还这样孩子气，喜欢哭。"说着含笑的望着伊；伊只不理，爽性伏在沙发背上痛哭了。他看了这种情形，知道伊的伤感，绝不是无因，不免要猜疑：他想道："伊从前的悲愁，自然是可以原谅，但现在一切都算完满解决了，为什么依旧不改故态，再想到自己为这事，也不知受了多少痛苦，只以为达到目的，便一切好了，现在结婚还不到三天，唉！……未免没有意思呵！"他思量到这里，也由不得伤起心来。

在轻烟淡雾的湖滨，为什么要对伊表白心曲？若那时不说，彼此都不至陷溺如此深，唉！那夜的山影；那夜的波光，你还记得我们背人的私语吗？伊说：伊飘泊二十余年的生命，只要有了心的慰安，——有一个真心爱伊的人，伊便一切满足了，永远不再流一滴半滴的伤心泪了。……那时我不曾对你们——山影波光发誓吗？我从那一夜以后，不是真心爱伊吗？为什么伊的眼泪兀自的流，伊的悲调兀自的

弹，莫非伊不相信我爱伊吗？上帝呵！我视为唯一的生路，只是伊的满足呵！伊只不住的弹出这般凄调，露出这般愁容……唉！

伊这时已独自睡了，但沉幽的悲叹，兀自从被角微微透出，他更觉伤心，禁不住呜咽哭了。伊听见这种哭声，仿佛沙漠的旷野里，迷路者的悲呼，伊不觉心里不忍，因从床上下来，伏在他的怀里道："你不要为我伤心，我实在对不住你！但我绝不是不满意你；不过是乐极悲生罢了。夜已深，去睡吧！"他叹道："你若常常这样，我的命恐怕也不长了。"说着不禁又垂下泪来。

实在说伊为什么伤心，便是伊自己也说不来，或者是留恋旧的生趣，生出的嫩稚的悲感。或者是伊强烈的热望，永不息止奔疲的现状。伊觉得想望结婚的乐趣，实在要比结婚实现的高得多。伊最不惯的，便是学作大人，什么都要负相当的责任，煤油多少钱一桶？牛肉多少钱一片？如许琐碎的事情，伊向来不曾经心的，现在都要顾到了。

当伊站在炉边煮菜的时候，有时觉得很可以骄傲，以为从来不曾作过的事情，居然也能作了。有时又觉得烦厌，记得从前在自己家的时候，一天到晚，把书房的门关起，淘气的小侄女来敲门，伊总不许她进来。左边经，右边史，堆满桌上，看了这本，换那本，看到高兴的时候，提笔就大圈大点起来，心里什么都不关住，只有恣意作伊所爱作的事情。作到倦时，坐着车子，访朋友去。有时独自到影戏场看电影，或到大餐馆吃大餐，只是孤意独行，丝毫不受人家的牵掣，也从

来没有人来牵掣伊，现在呢？不知不觉背上许多重担，那得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呵！

昨夜有一个朋友，送给伊和他一个珍贵的赠品——美丽而活泼的小孩模型。他含笑对伊道：“你爱他吗？……”伊起初含羞悄对，继又想起，从此担子一天重似一天了，什么服务社会？什么经济独立？不都要为了爱情的果而抛弃吗？记得伊的表兄——极刻薄的青年，对伊道：“女孩子何必读书？只要学学煮饭、保育婴儿就够了。”他们蔑视女子的心，压迫得伊痛哭过，现在自己到了危险的地步，能否争一口气，作一个合宜家庭，也合宜社会的人？况且伊的朋友曾经勉励伊道：——

“吾友！努力你前途的事业！许多人都为爱情征服的。都不免溺于安乐，日陷于堕落的境地。朋友呵！你是人间的奋斗者。万望不要使我失望，使你含苞未放的红花萎落！……”

伊方寸的心，日来只酣战着，只忧愁那含苞未放的红花要萎落，况且醉迷的人生，禁不起深思，而思想的轮辙，又每喜走到寂灭的地方去。伊的新家，只有伊和他，他每天又为职业束身，一早晨就出去了，这长日无聊，更使伊静处深思。笔架上的新笔，已被伊写秃了。而麻般的思绪，越理越乱。别是一般新的滋味，说不出是喜是愁，数着壁上的时计，和着心头的脉浪，只是不胜幽秘的细响，织成倦鸟还林的逸音，但又不无索居怀旧之感，真是喜共愁没商量！他每说去去就来，伊顿觉得左右无依傍。睡梦中也感到寂寞的怅惘。

豪放的性情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悄悄地变了。独立苍茫的气概，不知何时悄悄地逃了。记得前年的春末夏初，伊和同学们东游的时候，那天正走到碧海之滨，滚滚的海浪，忽如青峰百尺，削壁千仞。直立海心，忽又象白莲朵朵，探蕁荷叶之底，海啸狂吼，声如万马奔腾，那种雄壮的境地，而今都隐约于柔云软雾中了。伊何尝不是如此，伊的朋友也何尝不是如此？便是世界的人类，销磨的结果，也何尝不是如此？

伊少女的生活，现在收束了，新生命的稚蕊，正在茁长，如火如荼的红花，还不曾含苞，环境的陷人，又正如鱼投罗网，朋友呵！伊的红花几时可以开放？伊回味着朋友们的话，唉！真是笔尖上的墨浪，直管浓得欲滴，怎奈伊心头如梗，不能告诉你们，什么是伊前途的运命，只是不住留恋着前尘，思量着往事，伊不曾忘记已往的幽趣。伊不敢忘记今后的努力。

这不紧要几叶的残迹，便是伊给朋友们的赠品，便是伊安慰朋友们的心音了。

归　雁

三月四日

北方的天气真冷，现在虽是初春的时序，然而寒风吹到脸上，仍是尖利如割，十二点多钟，火车蜿蜒的进了前门的站台，我们从长方式的甬道里出来，看见马路两旁还有许多积雪，虽然已被黄黑色的尘土点污了，而在淡阳的光辉下，兀自闪烁着白光。屋脊上的残雪薄冰，已经被日光晒化了，一滴一滴的往下淌水。背阴的墙角下，偶尔还挂着几条冰箸，西北风抖峭的吹着。我们雇了一辆马车坐上，把车窗闭得紧紧的，立刻觉得暖过气来。马展开它的铁蹄，向前途驰去，但是土道上满是泥泞，所以车轮很迟慢的转动着。街上的一切很逼真的打入我们的眼帘，——街市上车马稀少，来往的行人，多半是缩肩驼背的小贩和劳动者——那神情真和五六年前不同了，一种冷落萧条的样子，使得我很沉闷的吁了一口长气。

马车出了城门，往南去街道更加狭窄，也很泥泞，马车的进度也越加慢了。况且这匹驾车的马，又是久经风霜的老马，一步一蹶的挣扎着，后来走过转角的地方，爽性停住不动了；我向车窗外看了看，原来前面的两个车轮，竟陷入

泥坑里去了。一个瘦老的马夫，跳下车来，拚命的用鞭子打那老马，希望它把这已经沦陷的车轮，努力的拔起，这简直等于作梦，费了半天的精力，它只往上窜了一窜便立着不动了。那个小车夫，也跳下车来，从后面去推动那车辆，然而沦陷得太深又加着车上的分量很重，人，箱子大约总有四五百斤吧，又怎样拔得起来呢？因此我们只得从车上下来，放在车顶上的箱子也都搬了下来，车上的分量减轻了，那马也觉得松动了，往前一挣，车轮才从泥水里拔了出来，我们重新上了车，这时我不禁吐了一口气——世途真太艰难了！

车子又走了许久，远远已看见一座耸立云端里的高楼，那是一座古老的祠堂，红色的墙和绿色的琉璃瓦，都现出久经风日的灰黯色来。但是那已经很能使我惊心怵目，——使我想起六年前的往事，那是我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姊妹住在楼的东面——我姑妈的房子相邻比的那所半洋式的房子里，每天晨光照上纱窗的时候，我们就分头去上学，夕阳射在古楼的一角时，我们又都回来了，晚上预备完功课时都不约而同齐集在母亲的房里，谈讲学校里的新闻，或者听母亲述说她年轻的时候的遭遇，呵！这时怎样的幸福呢，然而一切都如电光石火转眼就都逝灭了。这番归来的我，如失群的迷羊，如畸零的孤雁，母亲呢，早到了不可知的世界，因此哥哥妹妹也都各自一方，但是那高高的白墙，和蓝色的大门，依然是那样嶷立于寒风淡阳里。唉！我真不明白这短短的几年，我竟尝尽人世的难苦，我竟埋葬了我的青春，人事不太飘渺了吗？我悄悄咽着泪，车已到门前了，我下车后

我的心灵更感到紧张了，我怔怔的站在门口，车夫替我敲门，不久门开了，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仆向我上下打量了一番，问道："您找谁？"我镇定我的心神，告诉他我的来历。他知道我是侄小姐，立刻现出十三分的殷勤，替我接过手里的提箱。正在这时候，里面又出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仆，我看她很面熟，但一时想不起她姓什么，她似也认得我，向我脸上注视半天，她失声叫道："您不是侄小姐吗？怎么几年不见就想不起来了呢？"我点头道："太太在家吗？""在家呢！快请里边去！"她说着便引着我进了那个月洞门，远远已看见姑妈站在阶沿等我呢。我一见她老人家——两鬓上添了许多银丝，面目添了不少的皱纹，比从前衰老多了，不禁一阵心酸，想到天真是无情，永永用烦苦惨伤的鞭子，将人们驱到死的路上去。——母亲是为烦苦忧伤而逝了，唉！这残年的姑妈呵！不久也是要去的，——我的泪涮涮的流下来了！我哽咽着喊了一声"姑妈"心里更禁不着酸凄了，泪珠就如同决了口的河水滚滚的打湿了衣襟，姑妈也是红着眼圈，颤声道："天气冷！快到屋里坐去，只怕还没有吃饭吧？"说着用那干枯的瘦手牵着我进去——屋里的火炉正熊熊的燃着，一股热气扑到脸上来，四肢都有了活跃的气，心呢，也似乎没有那么孤寒紧张了。我坐在炉旁的椅上，姑妈坐在我的对面的小床上，她用那昏花的老眼看了我许久，不禁叹道："我的儿！我几年不见你，竟瘦了许多，本来也真难为你！那一年你母亲病重，听说你在安徽教书，你哥哥打电报给你，你虽赶回去，但是已经晚了，……你母亲的病，来得

真凶，听说前前后后不到五天就完了，我们得到电报真是好象半天空打了一个霹雷，……"姑妈说到这里也撑不着哭了，我更是忍不住痛哭，我们倾泻彼此久蓄的悲泪，好久好久才止住了。姑妈打发我吃了些东西，她又忙着替我收拾屋子，我依然怔坐在炉旁，心思杂乱极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忽听见院子里，许多脚步声和说话声；跟着进来了一大群的人，我仔细的一认，原来正是舅母、表嫂、表弟、表妹们，他们听说我来了，都来看我。我让他们坐下后，我看见大舅母是更苍老了，表嫂也失却青春的丰韵，那些表弟妹都长大了。唉！一切都变了，我心里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滋味：又是怅惘，又是欣慰，他们也都细细的打量我，这时大家都是想说话，然而都想不起说那一句话，因此反倒默默无言了。

晚上姑妈请我吃饭，请他们做陪，在大家吃过几杯酒，略有些醉意的时候，才渐渐的谈起从前的许多事情来。后来她们谈到我的爱人元涵的死，我的神经似乎麻木了，我不能哭，我也不能说话，只怔怔的站着，我失了魂魄，后来我的舅母抚着我的肩，一滴滴的眼泪，都滚落在我的头发上，我接受了这同情的泪，才渐渐恢复的情感。我发见我的空虚了，我仿佛小孩般的扑在舅母的怀里痛哭，后来我的表妹念雪将我扶到床上睡下，她坐在我的身旁安慰我道："姊姊！千万不要再伤心了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只好扎挣点，保重你有用的身体吧——其实人世也没有永远不散的筵席，况且你对于元哥也很可以了，听说他病了一个多月，都是你看护他，他死时，也只有你在他跟前。他一定可以安慰

了,——现在你应当保重自己,努力你的事业才是,岂可以把这事放在心里,倘若伤坏了身体,九泉下的元哥一定也不安的,……你这次来,我本想请你到我们那里去住,不过我们那里也比不得从前了,自从父亲去世以后——真树倒猢狲散——没有作主的人,又加着我们家里的情形太复杂,所以一切都特别凌乱,因此我也不愿请你去;你暂且就住在姑妈这里吧,好在我们相隔不远,我可时时来陪伴你,唉!说起来真够伤心了,这才几年啊!……"念雪的眼圈红了,声音带着哽咽,我将头伏在枕上也是泪如泉涌。

今夜念雪因为怕我伤心,没有回去,就住在我这里,夜午醒来,看见窗前一片月光,冷森的照在寂静的院子里,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,搅得念雪也醒了,两人又谈了半夜的话,直到月光斜了,鸡声叫了,我们才又闭上疲倦的眼皮打了一个盹。

三月五日

今天天气很清明,太阳也似乎没有昨天那样黯淡,看见浅黄色的日光,射在水绿色的窗幔上,美丽极了。从窗幔的空隙间,看见一片青天,澄澈清明,没有飘浮的云,仿佛月下不波的静海,偶尔有几只飞鸟从天空飞过,好象是水上的沙鸥。我正在神驰的时候,听见壁上的自鸣钟响了十下,我知道时候不早了,赶紧翻身坐起,念雪早已打扮好了。

吃完了早点后,我就打电话通知朋友们来了,当然我是希望他们来看我,下午果然文生,萍云都来了,他们告诉我

许多新消息。文生并且已替我找好了事情——在一个书局里当编辑，萍云又告诉我某中学请我教书，当时我毫不迟疑的答应了，因为我自己很明白象我这样的心情，除了忙，实在没有更好的安慰了。

文生我们已经五年不见，他还是那样有兴趣，不时说些惹人笑的滑稽话，不过他待人很周到，他一眼就看出我近来的窘状，临走时他望我留下三十块钱。但是我因此又想起元涵来了，他若不死我何至如此落魄——到处受别人的怜悯的眼光的注视呢！唉！元涵!!

文生走后，莹和秀来了，这是我幼年的好友，我们曾共同过着青春的美妙的生活，因此我们相见时所感到的也更深刻。在彼此沉默以后，莹提议逛公园，我也很愿意去看看久别的公园；到公园时，柳枝依然是秃的，冷风也依然是砭人肌骨，只有河畔的迎春，它是吐露了春的消息，青黄色的蕊儿，已经在风前摇摆弄姿了。我们沿着马路，绕了一圈，大体的样子虽还依稀可认，但是却也改变了不少，最使我触目的是那红绿交辉的十字回廊，平添了许多富丽的意味。那山上的小松树也长高了，河畔上的土墙也拆了，用铁栏杆作了河堤，我们在小茅亭里可以看见缓缓的春波，不休的将东流去，我们今天谈得高兴，一直到太阳下山了，晚霞灰淡了，我们才分途归去。

到家时舅母家的王妈正在那里等我呢，因为舅母今晚请我吃饭，我稍微歇了歇就同王妈走去了。

到了那里，表嫂们正围在炉旁谈天，见我进来都让我到

堂屋坐——我来到堂屋只见桌上已摆了许多的糖果和瓜子花生。我们都坐好后，我舅母告诉表嫂说："今晚谁都不许提伤心的话，总得叫菁小姐快活快活。"念雪表妹听了这话就凑趣道："今晚我们吃完饭，还得来四圈呢，菁姊好久没和我打牌了，一定也赞成，是不是?"我没有说什么，只笑了笑。吃饭的时候她们要我喝酒，以为叫我开开心，那里晓得是酒到愁肠愁更愁？我喝了十杯上下就有点支持不住了，心幕被酒拉开了，一出出的悲剧涌上来，我的眼泪只在眼皮里乱转。但是最后我忍住了，我将咸涩的泪液悄悄的咽下去，她们看出我的神气不好，劝我去歇一歇，我趁着这个台阶忙忙的出了席，走到我表嫂屋里睡下，用被蒙住头悄悄的流泪，好久好久我竟睡着了，醒来时已经十二点了，他们打发马车送我回来。路上静寂极了！

三月六日

　　这几天的生活真不安定，亲友请吃饭，一天总有一两起，在那盛宴席上，我差不多是每泪和酒并咽的，然而这是他们的善意，我也无法拒绝，因此整天只顾忙碌，什么事都作不了。

　　今天上午文生请我到他家里吃便饭，没有喝酒，因此我倒吃了一顿安适的饭。回家以后我告诉看门的：今天无论谁来都回绝他——只说我出去了，我打算今天下午定定心，写几封信——姑妈替我收拾的屋子幽雅极了，一间长方形的屋子，靠窗子摆了一张三尺来长的衣柜，柜面上放着两盆

盛开的水仙，靠西边的墙角放着一盆淡白的梅花，一阵阵的香气不住的打入鼻孔。我静静的坐在案前，打算给南方的哥哥妹妹写信，但是提起笔，还没有写上两三句便写不下去了。心里只感到深切的怅惘，想到我离开上海的时候，哥哥送我上火车，在那汽笛尖利的声响里，哥哥握住我的手说："你既是心情不好，暂且到北京去散散也好，不过你哪一天觉得厌倦的时候，你哪一天再回来，我希望你不要太自苦……保重身体努力事业……"妹妹呢，更是依恋不舍的傍着我，火车开时，我见她还用手巾拭泪呢。唉！一切的情景都逼真的在眼前，然而我们是已相去千里了。况且我又是孤身作客，寄栖在姑妈家里，虽说她老人家很痛爱我，然而这也不是了局呵！前途茫茫，我将何以自解呢？唉！天呵！

我拭着泪把几封信勉强写完，忽接到我二哥哥寄来的快信——我来京的时候他同我的二嫂嫂都在宁波，所以他们并不知道我来，不过我临走的时候曾给他们一封信。

二哥的信上说："……我接到你的信，知道你到北京去了，我很不放心，你本是个多愁善感的人，况且现在又在失意中，到北京住在舅舅家里，又是个极复杂的环境，恐怕你一定很难过。去年舅舅死后情形更坏了，至于姑妈呢，听说近来生意也不好，自然家境也就差了。你岂能再受什么委曲，所以我想你还是到宁波来吧，你若愿意请即电覆，我当寄盘川给你，唉！自从母亲死后，我们弟兄姊妹各在一方，我每次想到就不免伤心，所以很希望你能来，我们朝夕相聚，也可以稍杀你的悲怀，你觉得怎样呢……"

我接到这封信，我的心又立刻紧张起来，我明知道二哥所说的都是实情，然而我才息征尘，又得跋涉，我实在感到疲乏；可是不走呢，倘若将来发生不如意事又将奈何？我真是委曲不下，晚上我去找文生和他谈了许久，但是结果他还是劝我不走，当夜我就写了一封长信覆我二哥。

今天疲乏极了，十点钟就睡了。

三月七日

今天早起，文生打电话叫我十点钟到某书局去，——经理要和我细谈，我因怯生就请文生陪我去，他已答应我九点多钟来。打完电话，表妹就来了，她说星痕下午来看我，我答应在家候他，不及多谈什么话，文生已经来了，我们一同到了书局的编辑处，遇见仰涤、玄文几个熟人，稍微应酬了几句，不久经理出来和我们相见——他坐在我的对面，态度很英爽，大约三十多岁，穿着一身靛青哔叽呢的西服，面貌很清秀，额上微微有几道皱纹，表示着很有思想的样子。他见了我，说了许多闻名久仰的客气话后，慢慢就谈到请我到书局编辑教科书的事情，并告诉我每天八点钟到局，四点钟出局的办公规约，希望我明天就去工作，我暗想在家也是白坐着，就答应他，明天可以去。

我们由书局出来，文生到东城去看朋友，我就回家了。吃完午饭姑妈邀我同去市场买东西，回来的时候已经三点多了，心想星痕一定早来了，因忙忙跑到屋里，果然星痕正独自坐在案前，翻《小说月报》呢。她见我进来抬头向我看

过之后，用着慨叹的语调说道："你瘦了！"我握她的手，久久才答道："你也瘦了！"她眼圈一红低声道："本来同是天涯沦落人，你，你瘦我安得不瘦？"我听了这话更觉凄伤，只垂头注视地上的枯枝淡影，泪一滴一滴的泻下，星痕只紧紧握住我的手嘘了一口长气，彼此就在这沉寂中，温理心伤。

今天我们没有深谈，自然星痕她也是伤心人，她决不愿自己再用锥子去刺那尚未合口的创痕，因此只得缄默的度过这凄凉的黄昏，天快黑的时候她回去了。

三月八日

昨夜是抱着凄楚的心情安眠的，梦中走到一所花园，正是一个春天的花园，满园的红花绿草开得璨烂热闹，最惹人欣羡的是一丛白色的梨花，远远望去一片玉白，我悄悄的走到梨树下面的椅子坐下。忽见梨树背后站着一个青年男子，我心里吃了一惊，正想躲避，只见那男子叹息了一声叫道："菁妹！你竟不认识我了呵！"我听那声音十分耳熟，想了一想正是元涵的声音，我心里不觉一惊失声叫道："你怎么来到这里？……这又是个什么地方呢？"元涵指那一丛玉梨说道："这里叫作梨园，我为了看护这惨白的玉梨来到这所园中，……""为什么别的花都不用人看护呢？"我怀疑的问道，元涵很冷淡的说道："那些都是有主名花，自然没人敢来践踏，只有这玉梨是注定悲惨飘泊的命运，所以我特来看护她。"我听了简直不明白，正想再往下问，忽见那一丛梨树，排山倒海似的倒了下来，完全都压在我的身上，我吓醒

了，睁眼一看四境阴黯，只见群星淡淡的幽光闪烁于人间。唉！奇异的梦境呵，元涵这真是你所要告诉我的吗？你真不放心你的菁妹吗？天呵！这到底是怎么一件事呢！我又大半夜没睡觉了。

天色才朦胧我就起来，今天是我第一天走入陌生的环境去工作，心情是紧张极了，我想那书局里的同事，用锋利的眼光注视我，分析我，够多么可怕呢?!所以我脚踏进公事房的时候，我禁不住心跳，我真象才出笼的一只怯鸟儿，悄悄的溜到我的公事桌前的椅上坐下，把白铜笔架上的新笔拔了下来，蘸得满满的墨汁，在一张稿纸上，写了“第一课”三个字，再应当写什么呢？一时慌乱得想不出来，只偷眼看旁边许多同事，一个个都在销磨灵魂呢，什么时候将灵魂销磨成了灰时，便是大归束了。有时他们也偷眼瞧瞧我，从一两个惊奇的眼光中，我受了很深的刺激，只觉得他们正在讥笑我呢！似乎说，“你这么个女孩儿，也懂得编辑什么吗?”本来在我们的社会里，女人永远只是女人，除了作人的玩具似的妻，和奴隶似的管家婆以外，还配有其它的职业和地位吗？我越想越觉得我们这种含恶意的注视使我难堪，我只有硬着头皮，让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——我如同傻子似的坐了一上午，什么也没写出来，吃午饭的时候就溜了，下午也懒得去，打电话去请了半天假。

三月九日

今午到公事房去，恰好碰见仰涤了，他替我绍介了许多

同事，情形比昨天好得多了，我的态度也比较自如了。

我们都一声不响的用心构思，四境清静极了，只听见笔尖写在纸上涮涮的声音，和挪动墨水瓶，开墨盒盖的声音。但是有的时候，也可以听见一种很奇特的声音，好象机器房的机器震动的声音。原来有一位三十左右的男同事，他每逢写文章写到得意的时候，他就将左腿放在右腿上面，右脚很匀齐的点着地板，于是发出这种声音来了。我看了看他那种皱眉摇腿的表情惹起我许多的幻想来，我的笔停住了，我感觉到人类的伟大，在他们的灵府里，藏着整个的宇宙呢。这宇宙里有艳凄的哀歌，有沉默深思，可以说什么都有，随他们的需要表现出来，这真是真奇迹呢；但同时我也感到人类的藐小，他们为了衣食的小问题，卖了灵魂全部的自由，变成一架肉机器，被人支配被人奴使，……唉！复杂的人间，太不可议了。

下午回家的时候，接到星痕请客的短笺，我喜极了，拆开看见上面写道：

> 菁姊！我今天预备一杯水酒替你洗尘，在座的都是几个想见你的朋友——那是几个不容于这世界的放浪人，想来你必不至讨厌的，希望你早来，我们可以痛快的喝他一个烂醉。
>
> 星痕

在短笺的后面，开明宴会的地点和时间，正是今日午后六点钟，我高兴极了，我觉得这两天在书局里工作，真把我拘束苦了，正想找个机会痛快痛快，星痕真知趣，她已窥到

我的心曲了。

六点钟刚打我已到了馆子里，幸好星痕也来了，别的客人连影子都不见呢。星痕问我这几天的新生活，我就从头到尾的述说给她听，她瞧着这种狼狈像不禁笑了说："你也太会想了。人间就是人间，何必深思反惹苦恼！"我说："那你只好问天，为什么赋与我如是特别的脑筋吧！"星痕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。

半点钟以后客人陆续的来了，共有七个客人，除了我和星痕外都是三十以下的青年。其中有几个我虽没会面，却是早已闻名，只有一个名叫剑尘的，我曾经在一个宴会席上见过一面，经星痕替我们彼此介绍后，大家就很自然的谈论起来。我们仿佛都不懂什么叫拘束，什么叫客气，虽然是初会，但是都能很真实的说我们要说的话，所以不到半个钟头，彼此都深深认识了。只有一个名叫为仁的我不大喜欢他，——因为他是带着些政客的臭味——虽然星痕告诉我他是学政治的，似乎这是必有的现象，然而我觉得人总是人，为什么学政治，就该油腔滑调呢？

今夜我喝了不少的酒，并且我没有哭——这实在出我所意料的，我今夜觉得很高兴，饭后星痕陪我回来，她今夜住在我这里。

三月十日

今天在公事房里编了一课书，题目是《剿匪》，我自己觉得很满意。晚上回家的时候，接到剑尘给我一封信，他问我

昨天醉了没有，并安慰我许多话，唉！苦酒还是自己悄悄的咽下好，因为在人面前咽苦酒是苦上加苦的呵！

晚上我给剑尘写回信，我不想多说什么，无奈提起笔来便不由自主的写了许多，其中有几句我觉得很有记下来的必要，我说“我自己造成这种的运命，除了甘心生活于这种运命中有何说?!——况且世界上还有比我所处更凄楚的环境的人，因为缺限是这个世界必有的原则呵！……”

凄苦的命运是一首美丽的诗，我不愿从这首诗里逃出，而变成一篇平淡的散文呢；但是剑尘他那里知道呵！我青春的幻梦已随元哥消逝了，此后，此后呵，就是这样凄楚悲凉的过一生吧！

三月十三日

唉！这几天真颓丧，每日行尸走肉般进公事房，手里的笔虽然已写秃了，但我自己都不明白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压榨自己，将一个活人变成一座肉机器，只是为了吃饭呵！太浅薄了！当我放下笔的时候，就不禁要这么想一遍，我感到彷徨了，日子是毫不回头的，一天一天逝去，而且永不回来的逝去，我就随着它的逝去而逝去，也许终此生永远是这样逝去，天！你能告诉我有什么深奥的意义吗？唉，我彷徨极了。

下午剑尘打电话来，说熙文请我到便宜坊吃饭，我真懒得去，但是熙文一定坚持要我去，他知道今天是星期六没有什么事，我没法拒绝，只好勉强去了。

熙文今天请了十位客人，都是些什么博士学士太太，那一股洋气，真有些咄咄逼人的意味，我和他们真是有点应酬不来，我只俯着窗子看楼下的客人来往，而他们在那里高谈阔论，三句里必夹上一句洋文，我越听越不耐烦，心想这才是道地的人间，那洋而且俗的气味，真可以使人类的灵魂遭劫呢。

我一直沉默着，到吃饭的时候，我也是一声不响的拚命喝酒，我愿意快些醉死，我可以苏息我的灵魂，因此我一杯一杯的不断的狂吞，约莫也喝了二十几杯，我的世界变了，房子倒了似的乱动，人的脸一个变成两个三个，天地也不住的旋转，我什么都不知道了！

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，我清醒了，睁开眼一看，那些博士学士都走了，只剩下熙文和他的夫人汝玉坐在我的左边，剑尘站在我的跟前。他们见我醒来，汝玉用热手巾替我擦脸，我心里一阵凄酸，眼泪流满了衣襟，熙文道："这是怎么说呢？唉！"汝玉也怔怔的看着我叹气，剑尘跑到街上去买仁丹，我吃过仁丹之后略觉好些，汝玉扶我下楼，送我上了马车，剑尘陪我回来。

到家我吐了，吐后胸口虽是比较舒服，但是又失眠了，——今夜真好月色，冷静空明，照见窗外树影，有浓有淡，仿佛是一幅美丽的图画。月光渐渐射进屋来，正照在书案上的一角，那里摆着元哥的一张遗像，格外显得清秀超拔，但是这仅仅是一张幻影呵！我的元哥他究竟在那里呢？此生可还能再见一面？唉！天！这是怎样的一个缺憾呵！——万劫

千生不可弥补的一个缺憾！唉！元哥，我的青春之梦，就随你的毁灭而破碎了，我的心你也带走了！但是元哥你或者要怀疑我吧！有时我扮得自己如一朵醉人的玫瑰，我唱歌我跳舞……这些，这些，岂不都可以使你伤心吗？但是元哥这只是骗人自骗的把戏呵！盛宴散后，歌舞歇时，我依然是含着泪抚摸着刻骨的伤痕呢，唉，元哥你知道吗？聪明的灵魂！

三月十六日

今天下午我正想出去看文生，忽然见邮差站在我的门口，递给我一封信，我拆开看道：

纫菁！

你既是知道你的命运是由你自己造成的，那么你为什么不造一个比较更好的命运呢，为什么把自己永远沉在悲哀的海里呢？……我以为一个人，既是已经作了人，就应当时时想作人的事情，……但是你一定要问了：究竟什么是人应当作的事情呢？这自然又是很费讨论的一个问题，况且处在现在一切都无准则的年头，应当作什么事就更难说了。不过我觉得我们总当抱定一个宗旨，就是不管作什么事，都用很充分的兴趣去作，生活也应当很兴趣的去生活，如此也许要比较有意义些。

昨晚我送你回家以后，我脑子里一直深印着你那悲惨的印象，——你的脸色由红转白，由白转青，满头是汗，眼泪不住的流，站既站不着，坐又坐不稳，躺在籐椅上，真仿彿害大病的神气，我真不知怎样才好，纫菁！你太忍心的摧残自己了。

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狂饮，借酒浇愁吗？而我不敢相信你的深愁是酒可以浇掉的，——并且你每喝酒每次总要流泪的，唉！纫菁！那么你的狂饮，是想蹧踏自己吗？那犯得着吗？纫菁！我并不是捧你，以你的能力，的确很能作点有益社会国家的事，不但应当为自己谋出路，更当为一切众生谋出路。我们谈过几次话，我深知道你也并不是这样想，不过你总打不破已往的牢愁，所以我唯一的希望你，不要回顾过去的种种，而努力未来的种种，纫菁！你能允许我吗？

我看完了剑尘的信，我感激他待我的忠诚，我欣羡他有过人的魄力，但是我也发愁我自己的怯弱，唉！我将怎样措置我这不安定的心呢！

三月二十日

日记又放下几天不记了，原因是这几天没有心情，其实有的时候也真无事可记，你想吧！世界上那一个不是依样葫芦的生活着——吃饭睡觉跑街反正是这一套——自然我有的时候是为了懒呢。

自从那次在便宜坊喝醉了以后，三四天以来头痛，腰酸，公事房也三四天没去。唉！这种颓唐的心身真不知怎样了局。但是仔细的想一想又似乎用不着叹气，就这样一直到死也何尝不是大解脱呢，总之解脱就是了，管他别的呢！

近来不知道什么原故，我的思想紊乱极了，好象一匹没勒头的奔马，放开四只铁蹄上天入地的飞奔，坐也不是走也

不是。有时感到凄凉，但也不愿去找朋友们谈，有时他们来看我，我又觉得讨厌，唉！可怜的心情呵！

下午被剑尘邀去逛公园，我们坐在河池畔，看那护城河的碧波绿漪，我又不免叹气，剑尘很反对我这样态度。本来我有时也觉得这种多愁善感是无聊的，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——从古到今是展露着缺憾的，如果不能自骗，不能扎挣，就干脆死了也罢；如果不死呢，就应当找出头——这些理智的话，也曾在我的脑里涌现过，并且我遇见和我诉说牢愁的人，我也会这样的教训他一顿，不过到了我自己身上，那就很难说了。

今天剑尘很劝了我许多话，他希望我打开一切的束缚，去作一番伟大的事业，他的态度诚恳极了，我不能说没受感动，并且我也相信国家是需用人才的时候，不论破坏方面，建设方面，在在都得人才——说到我呢，虽是自己觉得很渺小，但我也没看见比我更伟大的，如果我觉得自己是伟大的，也许就立刻变成伟大了。

我们没有系统的谈了许多话，虽然得不到结论，然而我心里似乎痛快点了。回家时已经是沿路的电灯和天上的群星争耀了。

三月二十一日

今天我从公事房回来后，独自坐在院子里的丁香树下，树枝已经发青了，地上的枯草也长了绿芽，人间已有了春意，西方的斜辉正射在墙角上，那枯黄的爬山虎，尚缀着一

张深黄色的残叶，在斜辉中闪光。晚霞一片娇红，衬着淡色的天衣，如晚妆美女。

我的心——久已凝冷的心，发出异样的呼声，自然，这有我自己明白，……唉……我真没想到我竟是如此懦弱，看见我胸膛中的心房在颤动，我的彷徨于这含有诱惑的光中。

燕子已经归来，而丁香还不曾结蕊，桃枝也只有微红苞蕾，蛰虫依然僵伏，但温风已吹绉了一池春水。我怯弱心池也起了波浪。

独自坐在这寂寞的庭院里，听自己的心声哀诉，这惆烦恼真无法摆布，无情无绪走进卧房，披上一件银灰色夹大衣，信步踱进公园的后门，在红桥畔，看了许久的御碧漪，便沿着马路来到半山亭，独自倚住木栏看流霞紫抬头忽见紫藤架下，一双人影，那个穿黑衣服的女郎很星痕正低着头看书呢，在星痕的左边坐着一个少年，那脸轮廓似乎在那里见过——一时想不起来，我正对着他们神呢，星痕已经看见我了，她含笑向我招手，我连忙下去，们也迎了来，星痕说："你怎么一个人来了？"我笑道："本打算逛公园，一人坐在家里闷极了，不自觉的便从后门来——这自然是我家离公园太近的缘故。"星痕笑了笑又指那个少年说道："你们会过吗？"我正在犹疑，只听那少年道："见过见过，上次你请客，我们不是在一桌吃饭吗？"我了这话陡然记起来了，原来他正是星痕的好友致一，新近很听见人们对他俩的谈论，说是他俩的交情已经很深了，

我想到这里又不禁把致一仔细打量一般，见他长颀的身材，很白净的脸皮，神气还不俗，不过很年轻，好象比星痕小得多。

我们来到御河的松林下坐着，致一去买糖果请我们吃，我就悄悄的向星痕道："那孩子还不错，——人们的话也许不是无因吧？"星痕听了这话，脸上立刻变了神色冷笑道："别人怀疑我罢了，你怎么也这样说，我的心事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——我的心早已随飞鸿埋葬了，……"自然我也相信星痕不至于这样容易改变她的信念，不过爱情这东西有时候也真难说，并且我细察星痕的举动，有时候迷醉得不能自拔，所以我当时没有再往下说什么，我只点了点头表示我明白她的意思就完了。恰好致一买了东西回来，我们饱餐后又兜了一个圈子就回去了。

三月二十二日

这一天过得平淡极了，差不多没有什么事可记，晚上接到一个远方的朋友的信。他里头有一段话说：

纫菁！我真不明白世界为什么永远是奏着这哀音呢？啊！我真感到灰心！——昨夜我去看一个亲戚的病，那晓得他的病象已经很危险了，他的太太脸色焦黄的呆呆的站在床前，他的大女儿雅玫低头垂泪，灯光是那样惨淡的，一切都沉入恐怖与寂寞，我慢慢推开门进去，他们只是垂泪呜咽，床上的病人正在发喘，和上帝争命呢，我不忍走开，过了半点钟那病人两眼向上一翻便去了！永远的去了！她们惨号，雅玫竟昏厥过去，大家手忙脚乱，仿

佛宇宙都颠倒了，我心头只觉发梗，后来我只得暂且离开她们，唉！你想人间每天都演着这种可怕的惨剧——我们总有一天也是逃不掉这个劫数的，唉！……

我看完这封信，我忽然生出一种奇异的感想，我觉得人生既是谁也不能逃此大限，那么在有生之年，为什么不尽量快乐呢？为什么自己压扎呢？……我从今以后应当毫无顾忌的去追求快乐才是。

三月二十七日

我病了一个星期，不知辜负了几许春光，今天早晨起来，已经看见窗前的丁香了，浅紫色的那一株已经开得很茂盛。我掀开窗幔，推开玻璃，一阵温香透过来；精神兴奋了不少，春真是宇宙的骄子！

下午剑尘来看我，在我家里吃过晚饭后，新月的清辉，已经照在地上，我们很高兴，一齐走出门口，沿着马路踱到公园去，这时桃花已经开残了，我们走过桃花林，踏着憔悴的花瓣，来到沿河的小山石旁，我们并肩坐在一块平坦的白石上，河里的月影，被暖风吹动，光荡波扬，我们的身影也倒映在水里，四境清幽温馨，我们都似乎沉醉于美的幻梦里。剑尘仰头看着繁星，说道："纫菁！……怎么样可以使天地翻一身呢？"我蓦听这话，简直不明白他的意思，我只向他怔怔的注视，他见我这样，不禁微微的笑道："你忘了你前天对我说的话吗？"我陡然想起来，——原来前天夜里剑尘来看我的病，我们曾谈到将来的命运，我曾告诉他，我愿意维持我

现在的样子一直到死。他说："永远不会改变吗？"我说"要改变除非等天地翻了一个身"，当时说过我也就丢开了，不想他今天又提起这句话，我不免暗暗心惊，我是从蚕茧里扎挣出来的困蚕，难道现在还要从新作个茧把自己装在里面吗？天呵！我又走错路了！

这一晚上，我的心灵不安极了！我们从公园出来，各自分道回家，他临去时低头叹着气，我虽然没有什么表示，但是也够了，在归途上我是一直含着眼泪的，我知道我自己太浅薄，虽是经过多少磨难，然而我是强不过自然，它时时布下迷局挖下陷阱，使我沉溺，使我自困。唉！天呵！我将怎样自救呢？

到家时已经很晚了，姑妈他们都睡了，我独在院子里，不知呆立了多少时候，后来起了风，一股飞沙扑面打来，我才如梦初醒，怅然回到屋里睡了。

三月二十八日

今天下午，我被朋友邀去听讲演，听说是一个某党的领袖，演讲中国时局问题。

我们走进会场的时候，已经有不少的人在座，我忙在后排的椅子上坐了。不久就听见掌声如雷，在这热烈的掌声中，走进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；态度十分沉着，下面的听众也都屏气无声，会场里的空气严重极了。他将中国时局分析得很清楚，一种爱国爱民的精神，使得我震惊了，我好象处惯囚牢的犯人早已失却知觉，但是经他一拨撩，我才感到我

自己所处的境地，是污秽，是耻辱，唉！伟大的英雄呵！我不禁向他膜拜了！

听完讲演回来，血液一直在沸腾着。

三月二十九日

的确！一个人若处在被人们真心倾服的时候，他的人格就立刻伟大了千万倍，而且同时觉得任何事都有意义了，由这一点可以认识人类的伟大处，但同时也可以明白人类究竟是太有限的。

今天忽然想到这个问题，当我站在讲堂上给学生讲授时，由不得，就想从她们的眼光中，态度上，去体验她们对我的心，结果我是失败了，她们没有什么表示，我告诉她们什么，她们照样的作了，很平淡的作了，没有惊喜，也没有怀疑，唉！我是机器，她们也是机器。

今天一直不高兴，对于人生又起了疑念。

四月一日

人类的思想比什么都复杂，并且无时无地不受外界的影响；我独坐发闷，不免又想起，我上半年流落的生活来，那时我在某大学当指导员，领着五六十个少女，住在荒郊的寄宿舍里，她们都是青春的骄子，每天早晨钟声响后，在楼前的绿草路上，可以看见她们一个个打扮得如仙女般，陆续到大学校去上课。有时可以嗅到种种的粉香，在这时候，我骄傲如牧羊女儿，——这一群可爱的驯羊都在我看护之下。

她们走后，一所大洋楼，只留下我一个人，开开窗子，看见荒郊上的孤坟，虽然才过清明，但也没有纸钱的灰痕，唉！那一坯黄土下，正不知埋的是谁——这样萧条可悲！

人生真是一个漂零的旅客哟！什么事业，什么功名，真不过一个梦呢，说来真够伤心！明知生死只隔一线，但有时真解脱不了，——唉！谁知我的心情呵！恐怕只有元哥——你聪明的灵魂，是已经看透我撩乱的心了！

四月三日

今天是星期日，绝早便到北海，剑尘已经在御桥畔等我了。这时候园里开遍了芍药牡丹，我们坐在柳阴下的长椅上，温风时时吹拂我们的薄衣，真是满目春光，不由得勾起我日来的怅惘，我悲悼这烂霞似的美景，转眼便成过去，也正如那已葬送青春的男女，希望之火，冰冷了，只剩下被尘世所荼毒的残余——肮脏浓血之躯，还转动于人间。唉！天，这是多么刻苦的刑罚呢？

剑尘握了我的手，很惊疑的问道："纫菁，你今天又为什么这样不高兴呢！"我勉强咽住我凄楚的酸泪掩饰道："没有什么，"我立刻低下头。我装作看河里的游鱼，我的眼泪一滴滴流在地上。剑尘见了我这样难过，他不期然也叹着气，我们沉默了许久。最后我们便站起来，约剑尘去吃点心，吃完我就回家了。剑尘不放心一直送我到门口，唉！真罪过，为了我这个不幸的人，使剑尘无形中，受了许多苦楚，每次想起我真是对他不住呢！

四月四日

昨夜又失眠了，今天头脑暴痛，也不能出门，中午接到剑尘的信，他说：

菁姊！昨天你为什么那样不高兴，我几次抬头，看见你在咽泪，我心里真难过，我不知为什么，我感到悲哀了！

唉！菁姊！我送你回家以后，我在回来的路上，一直怅怅的菁姊！你又为什么事伤心呢！我时时刻刻惦着你，惦着你啊！

菁姊！你的身世我是明白的，——凄苦悲凉——但是这又有什么法子呢？但那是已经摆定的局面，白白的伤感，又有何益！而且菁姊，你的身体又既然这样虚弱，若果再这样煎熬，怎能支持？唉，菁姊！我真不敢深想下去。希望你凡事看开一点，若果你不讨厌我的话，我愿将我赤子纯洁的心来爱护你，使你在寂寞的世界上，得到一点安慰，菁姊！你接受我的诚意吧！

唉！剑尘！我怎能不感激他？我譬如一只无家可归的孤雁，蒙他这样诚挚的待我，还有什么不接受的呢！但是天呵！你太恶作剧了，你既给我一个缄情葬荒丘的环境，你为什么又给我一个纯真的爱！唉，我徘徊，我苦闷，我跑到无人的郊野痛哭；我的神志完全混乱了！

四月五日

今天东风特别温暖，薄棉袄已经穿不住了，院子里的藤树也开了花，香气特别浓厚，一群一群的蝶蜂绕着花心采花粉，我站在阶前看花，轻衫被风吹起襟角，飘洒如仙，我很想

骑上一匹神驹，去到没有人烟的春山上，看美丽的春之女神，她把世界装得这样漂亮，她自己不知怎样沉醉欢欣呢——我正在遐想时，忽听见壁上的钟敲了几下，已到上公事房的时候了，无可如何，只得抱起书报稿纸去上工，唉！人生好景能有几次，况且每每又为生活问题所耽搁？不能尽兴欣赏，真是“秋月春花等闲度”了！

今天心里很愁闷，晚上虽然又是好月色，但是意兴慵懒也无心赏玩，而且心里还有点怕看月光，最后，仍旧回到房里去睡了。

四月六日

星痕许久不见了，我正想去看她，下午她恰好到公事房来找我，她告诉我，今天在北海里有一个聚会，——因为今天是月望，致一和剑尘预备夜里在北海划船。

我收拾了书报，星痕和我慢慢走到北海，这一路都种着槐树和杨柳，槐花的香气，很好闻；柳梢轻轻拂在我们的肩上，真是人在画图中。

到北海的时候，更是春江浪缓，遍山开着紫色的野兰花，花畦里有木芍药，有牡丹，有月季；到处都是清香扑鼻，我走到濠濮园的时候只见致一、剑尘笑着迎了出来！我们在万绿丛中的茶座上坐下，举目一望，草绿花红，流水缓潺，在河的当中，驾着一道石桥，我和星痕走到桥上站了许久，星痕说这里诗意很厚，她让我作诗，我说一时那里有诗，留着诗情回家去写吧，彼此一笑而罢！

致一从山上采了一朵野兰花，他含笑道：别看这花倒也有些香味。星痕道："春神本来是一视同仁，她要不香蜂蝶也不光顾了。"我们正说着剑尘也来了。大家又说笑了许久，太阳已经西斜了，我们便到仿膳吃饭，我和星痕都喝了几杯酒，心里又都有些怅怅的，我们出了仿膳，就到船屋去雇了一只船——是一只白色的小划子，我们上了船，恰好陆萍也赶来了，在船上我和星痕分配他们三个的工作，剑尘把舵，致一和陆萍划船，我坐在船头，星痕坐在船尾，不久船已驰到河心，荷梗才有半尺多高，浮萍散飘在水面上，我和星痕都采了不少。天色渐渐晚了，月儿也慢慢高起来，照得水面如同泻银一般，四面静悄悄没有什么声音，我们仿佛睡在母亲的摇篮里，舒服极了，远远忽发出铁笛的声音来，那声音非常凄凉清越，星痕低低的唱着《送春归》的哀调，我们都有些伤感——真是心情萦绕着绮丽的哀愁呢！

十点多钟，我们从船上下来，游兴未阑，又约着大家，上了白塔，这时月光比以前更空明皎洁，我们从白塔上俯视古城，万家灯火彷若天上星辰，那些房屋和梳子齿儿般排列着，我们站在白塔顶上，地高风大，吹得我们夹衣如蛱蝶似的飞舞。我这时低头往地下看，忽然发生了奇想，——倘若这时我用白色的绸帕，蒙住头向下一跳，不是什么都完了吗？人类真太藐小了！想到这里又不免叹气！致一说道："时间不早了，回去吧！"但是陆萍一声不响的睡在白石上；剑尘说："回去睡吧！看回头着了凉！"陆萍仍是不理，似乎脸上还有泪痕，我们也不敢再向他看，致一和剑尘勉强把他

拉起来，才一同下了白塔，各自回去了。

四月七日

昨夜玩得太高兴了。——也许心情是过分的奋发，因之今天似乎起了反动，事情是懒得作，心灵里萦绕着一种微妙的哀感，不时想到昨夜飘浮海心，对月噙泪的情景，从早晨起，一直怔怔的坐在房里，——今天又是星期，书局不办公，有了空闲的时间，免不得万种闲愁兜上心来，更觉得苦闷的时光，无法排遣了。

下午接得致一的信，那孩子真聪明，在昨夜绮丽哀凉的情景里，他了解了人间的悲哀，他的信上说："昨夜的情景太凄凉了，我看着你和星痕的一双泪影，深深的了解人间的哀愁，我虽没有你们那样的难过，但是心情也感到从来所未有的惆怅。

我把致一的信从头到尾看了两遍以后，我莫明其妙的落下泪来，——这一个黄昏便在悄声咽泪里销磨尽了。唉！

四月八日

最近我常常感觉到我心情的消沉，不是好现象，有时候和星痕谈起彼此都不免叹气。我们几次想变换我们的生活，但是到处都插不下脚去，不消沉又将奈何！可怜！我们谈来谈去都无结果，最后星痕说道："纫菁！我们还是忍着吧！……你看露文跑到南方去，形式上似乎比我们热闹，其实还不是一样潦倒。……"自然星痕年来的心情，自不免过

分的颓唐，在她的眼光里看过去，世界上也真没有什么事可作呢……我本来也是最不喜欢活动的人，我的脾气，倔强乖僻，和一般人周旋不来，从前在学校的时候已经对处世有所惧怯，现在到社会上来生活，更是走一步怕一步；况且现在的情形，比从前更坏更复杂，——就是作一个教员吧，也不能象从前那样安适，往往三四个月拿不到薪水，因之生活屡屡起恐慌，精神自然也就更痛苦了。

今天和朋友们谈到救国，整顿民生的问题，……在他们激昂慷慨的态度里，使我久已压熄的灵焰，又渐渐重燃起来，我恨不得立刻放弃一切，到前敌去，——我想象匹马奔驰于腥风血泊中的生活，一腔热血几乎喷了出来，但是惭愧，这又有什么用呢！？几分钟以后，一切又都缓和了。我真是怯弱无用的人呢！

下午我站在院子里，看晚霞，小翠，我的表妹，递给我一封信，正是剑尘的，我倚着葡萄架，遥对着流霞，将信拆开看了，他说：

菁姊：前天晚上北海之游，真美妙极了，可是你大约又勾动了心伤吧！我一直惦着你，不知道你现在的心情如何？我希望你好好的扎挣吧！你的身体不好，最大的原因，还是心情的抑郁，——昨天我听致一说你病了，我真不放心，现在好了吗？……

唉！我如痴如呆的望着半天流霞出神，手里的信已掉在地下，小翠正蹲在葡萄架下采野菜花呢，她不提防到吓了一跳，抬头望了我一眼，把信递给我道：“怎样！？……这信不

要了吗?"我摇了摇头，把信放在衣袋里，走回屋里，——小翠看了我这样子诧异极了，一声不响的跑到上房找姑妈——大约总是告诉姑妈什么去了。唉！聪明的小翠你知道我的心事吗？

四月十日

今天接到超西从英国寄来的一封信，他说：

纫菁吾友：我自从去国以后，生活完全变更了，心情也不同了，近来到各大图书馆念书，很感兴趣，——并且发见了几本在国内买不到的绝版中国书，真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欢欣，所以我打算天天到图书馆去抄一份，预备将来带回来。

你近来的心情怎样？我时时念着你。有时候我独自跑到公园，坐在芭蕉树的巨影下，常常默想国内的朋友，不知近来怎样？尤其是你那清瘦的身影，时时浮上我的心头，使我不禁叹气！……日子也真快，元哥已死了三年了，回想当年我们住在上海的时候，几个人没有一天不在一处谈笑捣乱，你还记得我们曾组织过改革社会团？成立会是在松社开的，当天兴高采烈聚餐以后，还拍了一张照片，现在这张照片还在我的书架上放着，但是像上的人，都不是从先的样子了，元哥与绍哥死了，其余的平和琦也都没有消息，唉！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呢！

我有时想到我们这些人，若果还像从前那样勇敢热诚，今天的国事，或者不至糟到如此地步！唉！我想着真不免痛哭，元哥他实在是我们友人中最有才略担当的，偏偏短命而死，真叫人愤愤难平呢！

超西的信好象是一把神秘的钥匙，将我深锁的灵箱打开了。已往的事迹，一件一件展露在眼前，尤其使我痛心的是永远不能再见的元哥，我拿起他的遗像，我轻轻的呼唤，但是任我叫干了喉咙，从不曾听见他一声的回应。唉！我哭了，——真的两三个月以来，今天是最难过了。我紧紧握着自己的手，心也绞成一团，唉！我无力的睡倒了。

四月十一日

昨夜是低咽着，流了一夜的泪，今天心里觉得发闷，头目作痛，我恐怕又要病了。公事房不能去，请表弟打电话去告假，我只凄楚的躲在床上，下午星痕听见表弟说了，她不放心，立刻跑来看我，她坐在我的床沿，怔怔的看着我叹息，她也说不出话来，只是握了我的手垂泪，姑妈见了这种样子，也禁不住用衣襟拭泪，小表妹只是怔怔的望着，四围的景象真凄凉极了。

星痕今夜没有回去，我们对谈对哭的又闹了一夜，不过心情倒比较舒服了，黎明时，我们都沉沉的睡去。

梦中我看见元哥了，他还是生前一样沉默无言的望着我，眼角似乎尚有泪痕，他凄楚着说道："菁！我苦了你！……"他嘘着气，同时听见窗棂里呼呼的风鸣，真是可怕的鬼境呢！我吓醒了，睁眼看见窗户幔上，已射上晓日的光辉，星痕还睡着呢。我悄悄披上衣服下床，走到穿衣镜前，看见自已憔悴的瘦影，心头兀自酸梗，唉！命运之神呵！我永远是你手下的俘虏！

四月十二日

两天没到公事房办公了！不免积下许多应办的事情，整整料理了一个上午。编辑教科书，有时真感到干燥，没有兴趣，尤其因为我的心，正是时时涌起波浪的海，我拿着笔不知写什么好，只感到自己是生于梦幻中，——理智的工作譬如是断续的警钟，一声响动，也能从梦幻里醒来，但是钟声一停，便又恢复原状。

有时作得不耐烦，就想放下笔，辞别这单调的公事房，永不再进去，但是想到吃饭的问题，这个决心又动摇了。唉！渺小的人类往往为了物质的生活，而牺牲了意志的自由，在这种环境之下，人间那里还有伟大！

下午回家，接到剑尘的电话，约我明早到北海去玩，——今天人很觉疲乏，不到九点就睡了。

四月十三日

今天天气特别晴明，当我还没起床的时候，已看见金黄色的太阳，照在东边的墙上，窗前的藤花，一穗一穗的都开了，颜色是浅紫——这是我生平最喜欢的颜色，所以每年藤花开时，我是有工夫就向它饱看，直到香消色退，它是软瘦得抬不起头来，我也不忍再去看它，只是每日从外面回来时，经过藤萝架，偶尔踏着那飘零花瓣时，总要为它不幸的命运叹气。

但是这时候却是藤花的黄金时代，叶子有的是深碧如

翡翠，有的淡绿如美玉，花穗倒悬着，如美人身上的绣香囊，娇丽可爱。那浓郁的香气，更是使人迷醉，我从床上下来，便推开纱窗，怔怔的望着藤花，我醉于它的丽色，我醉于它的温香，这时我如高贵的王子，我感到幸福了。

我坐车到北海去，经过金鳌玉蝀的时候，已看北海的绿漪清波，远远的白塔，和景山都罩于紫气朝雾中，我进了北海的大门，就沿着北边那条山路前进，一群白羽如雪的鸭，正浮在水面，真是"白毛分绿水，红掌荡青波"，我不觉看呆了。后来布谷鸟在树上，"快快布谷，快快布谷"的叫着，才把我唤回人间，我提起青油小伞，向前走去，看见园里的一草一木，都娇媚的披上新装，在含笑欢迎我呢！

我数着自己匀齐的步伐，不知不觉已来到红色牌楼的石桥上了。远远已看见剑尘站在漪澜堂旁边的山坡边等我，那半山腰的木芍药开得灿烂如锦，我们就在半山的藤椅上坐下谈话。剑尘报告他这几天的工作，又报告我关于时局的几种消息，我只默默的听着，后来他又谈到那夜在月下荡舟的情景，心里又起了莫名所以的怅惘，后来他又再三问我的病状，我告诉他已经好了，他似乎不相信只注视着我的脸道："纫菁！你又在骗我了，看你的两个眼窝，是那样陷入而且又围着一圈灰色……唉！叫我也没办法！我几次劝你看开些，我也知道这是白说……我深知道你的烦愁，绝对不是几句话所能劝慰得来的，……我自己的能力又薄弱，……但是纫菁！……"他说到这句上便顿住了，眼圈红了红，我更觉得难过，眼泪禁不住滚了下来。

在回来的路上，我一直是咽着眼泪坐在车上，我近来觉得剑尘待我太好了。这一方面固然使我得到安慰，但是另一方面呢？我自己的事情，我自己是明白的，……唉！他要是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人生幸福，那末我更是对不起他，我是不幸的人，我所能给人的，只有缺陷悲哀……唉！天呵！你太播弄我了！

可怜剑尘他是英秀挺拔的青年，但是我怀惧，我恐慌，我是怯弱无用的人，总有一天，我自己把持不住，不定什么时候，我将让他看到我赤裸裸的心——那是一颗可怕的足以诱惑他的心，然而天知道，这不是我故意造成的罪孽，只是我抗不过运命的狡狯，我们彼此都是命运的俘虏。

现在我还是努力的扎挣，我还能咽着泪拒绝他纯洁的爱，所以近来他虽在说话时，或信中有所表示，我只是背人滴够了泪而后掩饰着——正象我真一无所知的样子。

可怜我宛转的心谁又明白！人们只觉得我是受过大阵仗的，一定能如老僧般一无所动，但是事实又那里如此简单！我近来为了这可怕的前途，不知又绞了多少血泪，戳了几处心伤，——明明知道蚕子作茧，终是自缚，而明知故犯，甘作愚钝。唉！可怜！

我们黄昏时才由北海回来，到家后心神一直不安，我写了一封信给剑尘道：

剑尘：你想吧！一只孤零的疲雁，忽然在这冰天雪地的古城中，停在枝枯叶落的梧桐树上，四境是辽廓得找不到边际，没有人烟，没有村落，你想这孤雁将如何的忍受这凄凉！

但是剑尘：你要知道，如果它是永远永远被造物所弃，让它孤楼的僵死在这广漠的荒郊，也倒有了结果；然而就是这一点希望它都得不到！结果它被一个旅人，捉下来放在檀木雕成的鸟笼里了。那是旅人的善意，它本当感激，从此忠忠实实的作个依人小鸟，不也就完了吗？无奈它天生成的不羁之性，况且心创难平，因之它几次想悄悄的逃避，到底又放不下待它忠诚的旅人，而且前途也太孤凄了。唉！从此它将彷徨歧路，它将自己焚毁自己。

剑尘！这只孤雁真值得可怜呢！唉！聪明的剑弟！我不敢再在你面前装英雄了，我实在是一个平庸的人，我有人所应有的情感，我一样的易被人所感动，不过我们遇见太晚了，只这一点便足铸成我们终身的大憾！我们将永远辗转于这大憾之下，直到我们的末日来临……

四月十四日

今天到公事房去，表面上虽然是作了不少的事，可是心神仿佛野马般放开四蹄，不知跑到那里去了。时时想到黯淡无光的前途，——荆棘遍径的前途，以后是迈一步险一步这可怎么好呢！我想到凄迷的时候，手里的笔落在纸上，墨汁污湿了稿纸，在这黑团当中，我似乎看见魔鬼在狞笑，我不禁气塞咽喉，浩然长叹，同事们都惊奇的向我注视，我被他们冷严的眼光所恐慑，才慢慢的镇静了。

下午回家，觉得心灰意懒四肢疲弱，放下蚊帐悄悄的睡了，但是那里睡得着，只觉思绪万端，如怒潮如白浪，不止息的搅扰着，中夜才朦胧睡去。

四月十五日

恹恹心情仿佛一只困鹤，低头悄立于芭蕉荫下，无力展翅便连头也懒得抬起来，唉！病又乘隙来侵，怎样好！？今天公事房又不能去，只静静的睡着，有时掀开幔帐，看看云天过雁，此心便波掀浪涌。

下午剑尘打电话来，我告诉他我病了，他很焦急立刻跑来看我。

今夜是极美丽的星夜，天上没有一朵浮云，碧澄澄的天衣上，满缀着钻石般的繁星，温风徐徐的吹拂着，我披上夹衣，同剑尘在白色茶花丛前的长椅子上坐了，我无力的倚在椅背上默默注视着远处的柳梢，——那是轻盈柔软的柳条，依依于合欢树间，四境幽寂，除了星群的流盼，时时发出闪电似的光华外，大地是偃息于暗影中了。

寂静中我听见自己心弦的颤动，同时我也听见剑尘心弦的幽音了。我们在沉默中过了许久，剑尘银钟般爽朗的声音，忽然冲破了寂静，他说：

“菁！我告诉你一件可笑的消息，……那文学教授在打你的主意呢？”

“这本是我早已预料到的笑话，……但是你从那里听来？”我向剑尘追问。

剑尘微微笑了笑，他并不回答我的话；又过了许久，他又说道：“你知道除他以外还有人也作此想呢？”

这确是我所未之前闻的事，不觉惊奇的问道，“真的吗？……谁？请你赶快告诉我吧！”剑尘低了头道：“我不告诉你，

你自己猜去吧！"我有些焦急了，"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在……"剑尘不等我说完，他忽然向天长叹，——这实在是很明显的暗示，我的心抖颤了，我不愿意再往下问，于是我们又沉默了。

剑尘走后我兀自在院子里坐了许久，直到夜露浸湿了我的衣裳才回到屋里睡下。

四月十六日

今天扶病到公事房作了一上午的工，回家来，已经神疲力倦，正打算睡下休息，忽然张妈拿进一封信来，看是剑尘的笔迹，我手发抖，我心发颤，忙忙拆看道：

菁姊：昨夜在你家小园里的谈话，我知道你是想不到的——当时我还有许多话。但是我怕你怪我唐突，所以不敢说。不过菁姊！隐瞒又有什么用呢，求你还是让我说了吧！

我明明知道，我所希望于你的……无论如何是办不到，但我自己也不晓得，何以我会发生这类愿望——等于幻想的愿望。

菁姊！我自己也不明白为的是什么？先是同情于你，后是可怜你，最后是——这句话我不该说，不过不说也是事实。菁！你原谅我吧！——最后我是爱你！唉！菁！我明明知道自己是幻想，但我也不能不让你知道，即使现在不说，我以后也得设法使你知道。

其实你过去的残痕，我知道得很清楚，别人可以作这种幻想，按理说，我怎么也不该有这些幻想——而且幻想能成事实的，从来所未有过。然而菁！我告诉你，幻想虽然是幻想，但是我

无论如何，你是不能阻止但底去爱比呵垂斯的呵！幻想虽然是幻想，但是你无论如何是不能阻止我的心幕上印上你的印象呵！这种的幻想我也不敢奢望它能成为事实，菁！我们就走到这里为止吧！不过我最后还要告诉你，菁姊：你的印象已经很深很深的印在我的心幕上了。这也许是我们生命史上一点痕迹吧！

唉！真是罪孽，——剑尘终于赤裸裸的向我表白了，我今后将怎样处置呢？剑尘呵！我对不起你，我将终身对你负疚！

我的眼泪湿透了信笺，我的心将碎于惨酷的命运的铁拳下，我伏在床上，我默默的祷告了。但是那里有神的回声呢！

四月十七日

夜和死般的寂静，便连风吹树叶的声音也不容易听见。只有暗影里的饥鼠，在啮啃木头，发出一些刺耳的声音来。我倦倚在窗前的藤榻上，——我的心伤正在暴烈呢。唉！可怜由战场上逃归的败兵哟！我的心弦正奏着激烈的战曲，然而我已经没有勇气，没有力量了。最后我将成为敌人的俘虏！

唉！我真浅薄！我真值得咒诅！我永远不能赶出心头的矛盾的激战！

现在更糟了，不知什么时候，连一些掩饰能力也失却了。今晚在淡淡的星光下，我一切无隐的向他流露了。我迷惘得忘了现实，我只憬憧在美妙的背景里，我眼里只有洁

白的花；热烈的情感。——如美丽的火焰似的情感，笼照了整个的宇宙，温柔舒适，迷醉。但是我发现了我的罪恶，我不应当爱他，也不配承受他的爱，我的心是残伤的，而他的呢——正是一朵才绽蕊的玫瑰，我不应当抓住他，但是放弃了他吧，然而天知道这是万分不自然的，我也曾几次想解脱，有时他的信来，我故意迟些回信，打算由我的冷淡而使他灰心，可是我又无时无刻的不希望他的信来，每次从街上回家，头一件就是注意到书桌上的信，如果桌上是空的我便不自觉的失望，心神懊丧得万事都没心作，必等到他的信来了我才能恢复原状。唉！这是多么可怕的迷恋呵！

这几天我的精神苦痛极了，我常恨我自己不澈底，我一面觉得世间的一切可咒诅，一面又对于一切留恋着，有时觉得人间万事都可以拿游戏的态度来对付，然而到了自己身上，什么事都变成十分严重了，唉！这心情真太复杂了。因此我的喜怒无常，哀愁瞬变，比那湖面上的天气，变得还快，但是心情虽然是如此，为了生活，整天仍是扎挣于车尘蹄迹之中。未免太可怜了！

四月十八日

人真太神秘了，最聪明也就是最糊涂，比如一个人对于某一件事情已经看到结局了，但是没有走完这条路，他总不肯就止步的，我早已推测到剑尘和我的恋爱是不能成功的，按理我就不应当再往前走。可是事实上又不是这样，我觉得心灵中有一种不可抗的力，时时支配着我，在心波平定的

时候，还有自制的能力，不过微风过处，又吹起一池波浪！

今天我很决心，——打定主意到此以后不再给剑尘写信，纵使有必需写信的时候，我也再不说一句感情话，慢慢的使他冷下去，……但是太可耻了，今午接到剑尘的信后，我又不能自禁的给他写了信。自然这也许是因为剑尘的信太有力了，他说：

> 敬爱的菁姊：我看见你昨天的信，不知为什么，我觉得你信中的每一个字，都似利锥般，在我心头狂刺，我看到第三遍时我不禁流下泪来。
>
> 菁姊！你只知道你是一只飘零的孤雁，所以不愿意我来同情你，爱护你——你的意思是我们俩的境遇太差远了，其实你错了，菁姊！你真错了，……唉！我不忍说……可怜我也只是一个落魄的旅人呵！我走遍了郊野，我爬尽了山峦，然而我依旧是孑然一身，我到如今——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伴侣，不幸你再弃我不顾，叫我怎样惨凄呢？
>
> 我也很清楚你的心——你确是茹忍着苦辛呢，但是我也不敢有非分的希望，我只求你让我将我一腔热烈的同情，贡献于你的面前，你收纳了吧！

唉！我流出了怯弱的眼泪还有什么？！现在我顾不得许多了，暂且骗骗他和我自己吧！说来真够伤心了。

今夜我依然给剑尘写了回信，而且是一封情辞绮丽的信，封上信时，我觉得羞惭，我恨我自己呢！

四月十九日

今天我到学校去，恰好遇见星痕，她紧锁着双眉，泪光盈盈的对我说："整天这样，失了知觉似的混着，真不知如何是了？"我默然无言，我本想劝她看开点。可是这话我觉得碍口，我们不是只有应酬而无真情的朋友，我不能对她说那不关痛痒的安慰话，她的身世和心情我很清楚，我的不能安慰她，正如同我不能安慰我自己是一样的情形；所以当时我只有叹气，后来我将要走的时候，我咽了咸涩的眼泪说道："星痕想法子自己骗骗自己吧！"她瞧了我一下，眼圈红了，拿起粉笔盒子，低著头到课堂去了。我直看着她伶仃的瘦影，转过夹道，我才黯然的回家去了。

今天家里真寂静，姑妈也出去了，我独自坐在书房里翻了几页书，心头觉得闷闷的，便信步到后院的小花园里看看。只见葡萄架已经搭好了，嫩绿的葡萄在温风里摆动，丁香桃杏都已开残了，满地残红碎紫，使人不忍细看，我正在替花悲伤的时候，忽然间一阵风过，又吹落了不少丁香花朵，洒在白色的衣襟上。我将它兜起来，都倒在金鱼缸里，那些金鱼都受了一惊，蓦然沉到缸底去，后来看见没有别的动静，才又慢慢的浮上来，摆动着它那美丽的金色尾巴，在花下游来游去。

我觉得有些倦了，回到屋里，姑妈也已经回来了。

四月二十日

昨夜作了一个怪梦，梦见我独自一个人，不知怎么跑到乱山错杂的荒野去，而且天又是十分阴沉昏暗，我站在十字

路口，四境沉寂，没有人，连飞鸟也都绝迹。我正在惊慌失措的时候，忽听见远远有哀乐的声音，——还有人唱着送葬的挽歌，远远的有许多人向这边走来，恍惚有人告诉我，他们是替元哥送葬的。我听了这话，果真相信是这么回事，心里一阵凄酸我望着那些人哭了。正在万分凄楚的时候，忽见我死去的朋友伊文在我肩上拍了一下，叹道："走吧！跟我们一同走吧！这种世界究竟有什么可留恋的，而且你又是这样孤寒？……"我听了真伤心，想道"果然！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，还是同他走吧。"我正要迈步的时候，忽然听见有人拦阻我道："走不得，你还有多少事呢？"我踌躇了，伊文似乎鄙视我的抛不下，他冷笑着推了我一下，叹道："早呢！早呢！你的梦醒！"我被他一推冷不防摔了一跤，便惊醒了。睁眼一看原来是一个梦。为了这奇怪的梦，我怅惘了大半夜，我恨我自己愚钝，不知什么时候才是大解脱呢！

我的梦虽然奇怪，但是细想起来，也并非无因，可怜我平日就是在生和死的矛盾中生活着。

近来的心情，似乎有点异样，比较从前更复杂，从前只是一昧的诅咒人生，感觉得四境的冷寂，但是我还很镇定，如同冻成坚冰的湖水，永远不起波浪。近来呢！似乎坚冰已经解冻了，心底的残灰又从新燃烧起来——那里来的燃料，天呵！我知道——然而这不过是毁灭自己的结果呵！

不幸我又跑到歧路上来了，前面是乱山丛杂，后面是虎吼狼号，我不能停在十字路口，然而我也找不到我应走的道路！这真太可怜了，自己几次踏践着自己的足迹，恨不得扯

碎宇宙的一切，使之都化归乌有，不然我是将要死于矛盾的生活中，万劫不回呵！

四月二十二日

今天是星期日，比较清闲，天气又特别好，太阳照在翡翠色的葡萄叶上，光芒四射，杜鹃鸟在海棠花荫，不住哀啼，风是温馨得使人沉醉，我起床后，随便擦了脸，覆额的短发飘拂在肩上也无心梳掠，只呆呆倚着门槛出神。

这些日子，我实在变了一个人，我的心由冷漠而温暖，现在又由温暖而沸腾了，唉！灵的火焰，灼灼的烧着了，怎么好，我有些沉醉了。好像喝了毒酒后的沉醉，我竟失却自制的能力。

午饭后剑尘来看我，我们坐在丁香花下的椅子上，这时小园中的一切，都似浴后美女，娇慵无言，便是鸟儿也似乎有了些春困，蜷伏在叶底，四境阒寂，我们就在这阒寂中，迷醉了，剑尘从丁香树上摘下一小箭丁香花来，插在我的衣襟上笑道："有花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"我听了这话心里禁不住一阵悲惘，想到人生数十年，除了衰老病死，得意的时期真太短促了；况且像我这样的身世，自己打碎了青春的梦，便连那短促的得意也失却了，这时我的心抖颤着，我不禁流下泪来！剑尘很诧异的望着，他自然不明白，我这突如其来的悲感；他握住我的手，安慰我道："纫菁！不要伤心吧！以前的一切都算是昨天死了，现在我们好好的快乐，好好的生活吧！"我只点点头，我不愿多说什么，尤其在剑尘面

前，我不忍深说什么，因为我深明白他是十分热烈的希望我因他而振作，我也希望我能从他那里得到刹那的迷醉，使我灰色的生命，偶尔也放些光芒。这时我的心弦颤动了，眼前的一切都变了形色，一张温柔的绮丽的情网展开了，我如同初恋的少女，迷醉于爱的醇浆里，我无力的倚在剑尘的怀里；他好像是牧羊人，骄傲而得意的抚摩着这只驯羊。

我听见剑尘心弦的颤动，它弹出神秘的音调，他轻轻的说道："纫菁！我从你那里认识了生的伟大和美丽，所以设使我离开你，我便失却生的意义了。"

我蓦然受了良心的责谴，我错了，我不应当故设陷阱使他深溺呵！我陡然抬起头，我离开他温暖的怀抱，我抱住梨花的树干，我呜咽了！

剑尘如同堕在五里雾中，他莫明其妙的望着我，最后他叹着气将我送到房里，……直到深夜他才走了。

四月二十三日

今天早晨我到公事房的时候，在路上遇见许多马队，和背着明亮刺刀的步兵，和警察，压定五辆木头的囚车奔天桥去。路上的行人，如一窝蜂般跟在后面看热闹，来往的车马都停顿了，我的车便在一家干果店的门前停着。那些马队前面，还有一队兵士，吹着喇叭，那音调特别的刺耳动心，我真有生以来头一次听见，简直是含着杀伐和绝望愁惨的意味，使我不自主的鼻酸泪溢。兵队过去了一半，那五辆囚车络续着来了，每一辆囚车上有四五个武装警察，绑定一个犯

人，在犯人后面背上插着一根白纸旗子，上面写着抢匪一名李小六，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，面容焦黄样子很和平，并不是我平日所想象的强盗——满脸横肉凶眉怒眼的那样可怕。又一辆囚车上是一个灰色脸的病夫模样的人，此外还有两辆囚车被人拥挤得看不清，最后一辆囚车上是绑着一个穿军装的人，他把头藏在大衣领里，看不清楚，听路上的人议论，那是一个军官呢！不知犯了什么罪……囚车的左右前后都是骑马的兵队密密层层跟着，唯恐发生什么意外，其实人到了这个时候，四面都是罗网，那里还扎挣抵抗呢？

这一大队过去了，我又坐上车子到公事房去。在车上不住想这些囚人就要离开世界，不知他们在这一刹那是咒诅世界呢？还是留恋世界？是忏悔呢？还是怨恨？我很想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窥察他们的心，但是我看不出他们有特别的表示，还很平常的，也许他们是真活够了，死在他们也许认为是快乐的归宿，我虽这么想，而我不敢深信我的话是对的。因为我自己的体验，死，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情，除非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死，忽然出其不意的死了。那也许没有什么苦痛。否则预备去死的那一段时间，又是多么难忍的苦痛和失望呵！

我的思想乱极了，在公事房里办着公，依然魂不守舍，一直惦记着早晨那一出人间的惨剧，我真觉得烦闷，为什么人总是那样自私呢！这几个被枪决的囚犯，是为了他们的自私而作出杀人放火的事情，现在大家又为了大家的安

逸——自私——而枪决了他们，这世界上都是些偏狭的人类吗？唉！我为了这个要咒诅世界的人类了。

四月二十五日

现在是将近暮春的天气了。我起得很早，七点钟的时候已经到书局去了，在城门洞里我遇见一个奇异的老人，头发须眉都白得象一把银丝，被温风吹得四散飘扬，一张发红光的圆胖脸十分精神，手里拿着四五十份报纸，向着走路的人叫道“买报呵，买报！”接着就唱起朱买臣的《马前泼水》来了。我的车子从他面前走过，看见他含笑高唱我不禁怔着了，觉得这真是一个奇异的老人，虽然已经有了一把子年纪还是这么有兴趣，同时我不免伤悼自己入世虽然只有二三十年，已经被艰难销磨得毫无生趣了。为了这意外遇见的老人，又使我怅然终日。

下午致一来看我，他近来意兴也很萧条，我们谈些不关紧要的话，大家都象有什么心事似的。我忽然想到星痕。我要问致一他们的近状，但我很明白，这就是使致一很难过的原因，我何忍再去撩拨他，后来致一对我发了半天牢骚，他说他觉得烦闷觉得苦恼，他觉得近来内心和外形的不妥协，往往外面越冷静心里越沸腾，这一颗心好像海洋中的孤舟一刻不能安定……他说着凄然了，我也无法安慰他，只有陪他垂泪，后来致一看见我桌子底下放着一瓶玫瑰酒，他拿来打开接连喝了两茶杯，那神气凄楚极了，我不忍看下去，夺过酒杯来藏到别处去了。但致一已经醉了，他伏在椅背悄悄

的垂泪，我将他扶在沙发上睡下，我掩了门回到卧房里，心神也十分不快，不免把那瓶里的余酒一气喝完，昏昏有些想睡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已将近黄昏了，致一还睡着没有醒，我把他叫起来，让他喝了两杯浓茶似乎好些了，又坐了些时，就走了。

四月二十七日

昨夜睡的很不安稳，头半夜一直作着可怕的梦，后半夜又失眠了，睁着眼看月亮，先是清光照在我的墙壁上，后来渐渐移到窗子上，最后看不见月光。天已经快亮了，疏星在灰蓝的天空闪烁着，远远的公鸡唱晓了，不久老仆人起来扫院子，宿鸟也都起来，站在枝头孜孜的叫唤。而我呢，还是白睁着眼无论如何都睡不着，头部觉得将要暴裂似的痛。

今天公事房又去不了，只得打电话去请假，下午接得剑尘的信，他说：

> 菁姊，我告诉你一件很悲惨的事情，前天我由你家里回来已经是深夜了，可是还有一个人坐在我的书房等我——他是我中学时的同学，他见了我对我说：“姓史的祖父快死了，希望我明天去看看他，他家里很贫寒，实在很可怜。”我想姓史的也是我朋友的兄弟，——虽是我的朋友已经死了，但是看见他兄弟这样的境遇，自然应当去看看他。
>
> 昨天早晨我由东四牌楼乘电车，到了那条街找了许多时候，才找到他的那条胡同，真狭窄极了，况且他又是住在一个大杂院

里，一家七八人只住一间破房子，他的祖父又正病着，一家大大小小都围在那老人的床前，等候医生呢。那位姓史的正在院子里，一张破桌上抄书呢——因为他家里现在就靠他抄书得几个钱过活，这情景真够悲惨了。我见了他几乎落下泪来。

他见了我脸上的颜色更惨淡了，他低声告诉我说，他祖父的病恐怕没有什么指望了，若是早晚发生了意外，钱是一个也没有着落呢！他说着眼圈红了，我真不知怎样安慰他才好。当时我摸摸衣袋，通身只剩一块多钱，我就把那钱塞在他手里，说道："我今天手边没带什么钱，这一点先送给你零用吧，以后我再替你打算一点。"他接了钱，对我谢了又叹道："当年祖父也曾作过总督，谁想到下场是这样凄凉呢！"我听了这话真是更难过了。忙忙告别走了。到家以后心里一直发闷，想到世界上可怜的人太多了，可惜自己又没有能力，遇见这种事情只有难过一阵子算了，唉，菁姊，世界难道永远这样黯淡吗？……

我看完剑尘的信，心里更是烦上加烦恨不得立刻死了，便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了。

我也懒得写回信，没有吃晚饭我又睡了。

四月二十八日

今天心情依然不好，早晨看报，知过智水被枪决了。我更禁不住伤心，智水我认识他很久了，我很相信他是一个有志趣有作为的青年，但是他的结果是这样悲惨，怎样不叫人愤恨呢？唉！什么叫作正义，什么叫作人道，谁又是英雄，谁又是反叛，反正是自私的结果呵！那一个倒霉便作了枪下之囚；走运呢，叛徒立刻又成了伟人了，唉！上帝呵！望

你发个慈悲把宇宙毁灭了吧！

我愤恨了一阵，又想到智水身后的可怜了，他的妻也是我的朋友，今年才二十三四岁吧，他最大的儿子也只有六岁，小的一个还未满周岁呢。智水这一死，这一家寡妇孤儿又将何以聊生，我想到这里真不知怎样才好，什么事也作不下去，吃完午饭，我就跑到智水家里去看他的夫人……唉，天呵！这是一种什么世界呢？太阳失了往日的光色，风发出悲怒的呼声，我才迈进他们家的门槛时，我的眼泪便泻下来了，我的两腿似乎有千斤重，简直抬不起来了！我的心忐忑的跳着，他的夫人满身缟素，伏在灵桌上哀哀的哭，我一把掣住她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有放声痛哭！最伤心是他的六岁的儿不住声叫着“爹爹呵！我要爹爹！”我将他抱在怀里，他的热泪都滴在我的手背上，唉！我的心真仿佛碎了，这那里是人间呢，简直森罗地狱也不过如是吧！

我到晚上才回家，深夜时我又找到智水送我的一本书——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给我的纪念品，那里知道这本书真成了我毕生纪念智水的唯一纪念物了！我看了这本书不免又想到人事太无凭了！

一夜又没好生睡。可怜的菁！呵！一重重的刺激，接二连三的向我侵袭，怯弱的心又怎么担负得起。唉！……

五月六日

连日心情不好，身体也失却康健，终日卧床昏睡，日记也间断了五六天，在病里剑尘时常来看我，他的热情使我暂

时忘了形体上的苦痛，但是当他离开我的时候，我的心受了更深的谴责。

今天早晨他敲着我的房门的时候，我为了他那惯熟的声音，我流泪了，我转过脸去，闭上眼睛，装作睡着了；他轻轻开了门进来，见我睡着，他就悄悄的坐在对面的椅子上，我等到咽下了泪液拭干了泪痕，才装作初醒的样子。睁眼向他点头招呼，他走到我的床前，看了我半天，他叹了一口气道："纫菁！今天你的脸色更憔悴了，神情更黯淡了；唉！……难道我真不能安慰你吗！"我听了这话，不禁眼圈又红了，我转过头去。

四境现出可怕的死寂，我装作睡着了，听见剑尘轻轻的离开我的屋子，他叹着气出了房门，我知道他走了，我才敢呜咽的哭……唉！天呵！这真是太惨酷的刑罚呢，我那里是不需要安慰的，剑尘以赤心来爱护我安慰我，我那能拒绝，但是天已诏示我悲凉的前途了，我那敢任情，当热情如怒火在我心里焚烧的时候，我自己替自己浇下一桶冷水，我自己用剑扎伤我自己，我喝自己的鲜血！唉！这一切一切只有我自己明白……可怜我已是这样压制自己了，而结果剑尘还是受了我的影响，他现在的态度完全变了，从前他是很积极的，似乎不大明白悲哀的意义，然而自从认识了我，他感到人间的缺陷，他觉得自己的不幸，他前几天的信里有一段话道："菁姊！我近来也常常感到烦闷，所有的朋友，只看到我的表面，他们都认为我是乐观的人……其实我内心的苦痛是说不胜说呵！不过除了你没有懂得我的人罢

了……”唉！剑尘太不幸了！我辞不得拉人下水的嫌疑……最使我惭愧的是一面要想追求生命的火花，一面自己又来扑灭它，这是多么矛盾的思想呵！

五月八日

今天已经起来了。下午星痕、致一、剑尘都来看我，并邀我到公园散散心，我答应了他们，吃完点心以后，我们便到公园去，这时已经是暮春天气，满地落红，残英碎瓣，因风飘零，真是春色阑珊花事了啊！我不免又想到人间花草太匆匆，不知不觉又是悲从中来，唉！真太脆弱了哟！可怜的灵魂！我自己慢慢的叹息着，但是星痕已看出我的神色来，她不由的也叹了一声，这时我们已来到荷池畔，致一露着有意撩拨的神气，对我道："呵，纫菁！你看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。"剑尘听了这话，笑道："得咧！得咧！你几时也学会了这一套！"致一明白剑尘不愿意他惹我们难过，想到刚才所说的话，也不免有些后悔，因此东拉西扯的说些笑话，剑尘也是拿腔作势的谈了些作人的大道理。他们这样傀儡似的扮演，惹得我们又可笑又伤心，星痕不时拿眼瞟着我，我们的心灵正交通着呢，所以当两个人四目相对时，那一种无名的凄酸都冲上心来，眼泪打湿了眼睫毛。

我们在河畔坐了许久，才离开它，经过那条最热闹的马路到后门去。那时我们看见马路两旁坐了许多的人，当我们走过他们面前的时候，人们的眼光似乎都在我们身上激射，星痕悄悄说："纫菁！你信吗？……也许有人正在羡慕我

们是青春的骄子，幸福的宠儿呢。”我道：“这是可能的，而且我们也并不希望他们了解，是不是？”致一和剑尘听了这话，都说：“你们也真是太神经过敏了。”我们不禁也笑了！

我回来以后记了今日的日记，也就睡了。

五月十日

这几天的生活已比较安定，每日按时到公事房去办公，下午没事的时候，不是找朋友谈谈，就是看些新出版的文学书，一切都很平淡的过去。

下午剑尘来看我，我们谈得很痛快，他说：“纫菁！我们真是弱者，你想吧！现在的这种社会，我们自然对它表示不满，按理我们应当打破这个社会的组织，而创造一个新的，比较差强人意的才是，但是我们仔细的想一想，我们镇日的咒诅现社会，可是同时我们还是容纳这个现社会，甘心生活于现社会之中，这不是弱者是什么？……”剑尘这一段话很使我受感动，我从来不大相信我是弱者，因为我的思想，是对一切反抗过；不过事实呢，我是屈服于一切。从前，我曾作着理想生活的梦，我要找一个极了解我而极同情于我的人，在一个极美丽的乡村里过一种消闲单纯的生活，……最初是因为找不到同调毁灭了我理想的一半，现在以至于将来，假使有了这么同调的人，我又顾虑别人的不了解，或者要加以种种恶意的猜疑，卑鄙的毁谤，最后还是去不成。我太没出息了。为什么我要受环境的支配呢?!……不过我相信只要是一个人，不论是天才，或是平庸，谁都不能从环境

的镣铐下面逃亡的。……不过天才是时时感觉得那镣铐的压迫，时时想逃亡——时时作着逃亡的梦，而平庸的人呢，他们渐渐的习惯了，不感觉镣铐是镣铐，最后他们与镣铐作了好朋友；天才与平庸之间，所差的不过这一点，要说逃出，谁也办不到，除非是死的时候。

五月十二日

这两天的心情又变了，实在最近一个月来，我虽然也常伤心，但是恍惚中还有一件东西，可以维系我——那就是剑尘纯挚的"爱"，但是现在，现在，我的梦又醒了，使我梦醒的原动力，与其说是受外面冷刻的讽刺的打击，不如说是我先天的根性是如此，——我的根性是飘浮的云，又是流动的风，我时时飘浮，我时时流动，有时碰到山岬中，白云也可以暂时安定，有时吹到山谷里，风也可以暂时息止，但是这仅仅是暂时的，不久云依然要冲出山岬，风也仍旧要逃出山谷，恢复它的自由，——我的灵魂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捉摸的东西，剑尘固定的"爱"怎能永远维系得住我？到了这个时候，一切一切都失了权威。

晚上作了一首诗：

晨风不住的吹，吹起灵海里的悲浪，我咒诅，咒诅这惨酷无情的剧场！个个粉饰自己，强为欢笑舞蹈于歌场。

不幸这幻梦，刹那便完，最后人类了解那刻骨的悲伤！吁！这时候呵！爱情的桂冠也遭了摧残！翼覆下的一

切，从此都沉默无言！

只有我的咒诅，仍充溢于这惨酷的剧场！

我把这首诗寄给剑尘去了，但是当我将信放在信筒里的时候，又不免有一点后悔……我知道剑尘他虽然很同情我，一切都肯原谅我，而同时他也最关心我的言谈举动，他比我站的地方要牢固得多，他的见解是比较冷静而理智的，因此我这首诗对他更是一个大打击了。唉！我越想越后悔，只得打电话给剑尘，告诉他我那首诗是写着玩，请他看过之后就烧了，或者根本就不用看吧！信差送到时就立刻烧了，但是他说他不能不看，最后他应许我无论如何，他不以这首诗介怀的。打完电话以后，我又不免可怜自己的不彻底。

今晚月色非常清明，我在院子里坐到夜深才去睡觉。

五月十五日

天气渐渐燠暖起来，热烈的太阳光，炙得窗前的藤叶，都软弱得低了头，人们呢也都是十分困倦的，扎挣着一直等到黄昏将近的时候，一切的生物才恢复了活泼的精神。

六点钟的时候，星痕来了，她手里拿着一束鲜花，穿着一身缟素，衬着静穆淡白的面容，一种脱然冷淡的表情，使我震惊了。真的，我每次看见星痕，我的灵魂都得到一种特别的启示呢。

她放下手里的浅红芍药，向我道："你这时候有工夫吗？……"我点头道："怎么样？你要我陪你到南郊去吗？""是的。"星痕说完叹了一口气。我说"好吧！我也觉得这几天

太沉闷了，出去玩玩也许痛快些！”

不久我们到了南郊，这时的斜阳，温柔的照着一望无际的碧草。一阵阵的清风，吹干了身上的汗液，身体上一切的压迫都轻松了，这时候的灵魂也得了自由，不必为着身体的痛苦而撑持了。

我同星痕顺着一条土道来到坟园。那里有许多坟墓，有的是土堆起来的，坟头上已长了野草，有的上面新添了土，旁边有纸钱的残灰。有的建筑得很讲究，坟是用白石砌成的，坟前树着白色的石碑，碑上的字都糁着石青，颜色碧绿。星痕走到这座坟前叹了一口气，将鲜花放在石碑前，怔怔的静立着，我偷看她的脸，十分悲惨，一滴滴的眼泪直泻下来，流到坟前的土里去。我的心也正绞着酸辛的情绪，我不能安慰她，只有陪她落泪。

她哭了许久，才渐渐止住了，这时天色渐渐黑下来，郊外的地方，人少坟多，再加着晚风吹过碧苇，发出凄凉肃杀的声音，使得我们不禁胆寒；只得忙忙找着我们的车子回来。

我约星痕到我家来玩玩，她似乎很难过的拒绝我，我知道她的脾气也不愿勉强她，我们的车子进了城时就分路了。

今晚我独自坐在葡萄架下看北斗，寂静的小园中，时时听见蟋蟀的鸣声，不知不觉又惹动了我的愁绪，想到今天和星痕郊外悲楚的神情，胸头犹有余酸，我想着我和星痕两个人，真可以算是一对同命的可怜虫，这个世界上除了我没有

人了解她；除了她也没有人了解我，我们常常把自己粉饰得如同快乐之神，我们狂歌，我们笑谑，我们游戏人间，但是我们背了人便立刻揩着眼泪。有许多朋友对我说："纫菁！你原来是这样活泼，而多情趣的人呵！但是在你作品里，我所认识的你，却和你正相反，到底那一个是真的呢？……"我听了这话，常常只有一笑，因为我不愿意对不了解我的人解释我自己，而且这是我仅有一点虚伪的幸福，我只要作得到，我总把自己扮饰得比谁都高兴，比谁都快乐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能够多骗得一个人羡慕我，我就比较多一分的幸福。假使有一个人，为了我的快乐而妒忌我，我更感到幸福了。我最怕人们窥到我的心，用幸灾乐祸的卑鄙的眼光怜悯加之于我的时候，那比剐了我还要难过，因之我从来不愿向人类诉苦，我永远装作快乐的面孔，对于伤心的事情，似乎都不足引起我的注意。——除非那一个伤心人能了解我，那末都等到欢筵散后，舞台闭幕的时候，我可以找到她我们一同流泪，一同掬出心的创伤彼此抚摸。……无论如何！我总不肯向幸福的人的面前叹一口气，我总得装得我比他更幸福，我总得挫了他骄傲的气焰，我要看他如小羊般服服贴贴的跟着我，直等到他向我恳求怜悯的时候，我才心满意足，用卑鄙不屑的冷笑报复他，使得他十分难堪后，我才丢下他扬长而去。

我记到这里，忽然想到星痕给了我一个绰号，她说"纫菁！……你是一碗辣子鸡！"我现在觉得还不够，将来总有一天，我将变成最辛辣的红而多刺激性的辣椒糊呢！

五月十七日

可笑！我不是决心要作辣椒腐吗？我要人人见了我眼泪就辣出来，但是这只能希望于不了解我的人，可不足为知我者道呢！

在知我者的面前，我是失却一切造作的能力，这时我又成一只小羊了，需要她的温存和抚爱。

下午我同剑尘逛北海，我们站在全园最高的白塔上，风很狂放的向我吹，白雪变着各种形态，向我头顶飞过去。娇艳的晚霞，横卧在西方的天上，淡淡的眉月，在万绿隙中向人间窥探，远山发出紫色的光来，这时四境真美极了。我忘了现实，只憬憧于美丽的幻景中，我仿佛一个女王般的伟大而丰富。

不久暮色悄悄的包围了大地，灰色的天空，闪烁着万点繁星，夜渐渐的逼近人间，我们便离了白塔下山找我们的归路。

一路上明月眷恋的送着我，一直送我到了家，它犹是不肯舍去，在窗外一直看着，直到我入了神秘的梦境后。

五月二十日

人真是太懦弱——我更是弱懦中的更懦弱者——因之我今天又受了不可忍的打击，直到如今我的心还是流着受伤的血。

今天在一个朋友家里吃晚饭，在座的熟人很多，致一也

是一个。饭后我们在院子里闲谈，致一忽向我报告说："纫菁！你知道有人在说你的闲话吗？"我脆弱的心弦紧张了，紧张得将要绷断了，但是我还极力镇定，装作不在乎的样子冷笑道："我早知道总有这些不相干的闲话……但是你是从那里听来的，我们又是怎么个说法呢？……"致一道："自然我也知道那是不相干的话，但是人类浅薄的多，……所以也很讨厌呢……""哦！到底是怎么一件事呢？你早点说罢！"我的心不住的跳，我有点沉不住气了。致一笑道："他们说你和剑尘发生恋爱……并且说你们快要结婚了。……其余还有些轻薄话，也不必说了，我听了都觉得可气。……"

我听了这话，虽是极力不去介意它，但是不能，……我的眼圈红了，致一见我很难过的样子，他赶忙安慰我道："我早已替你辩白过了，……随他们说去吧！又有什么关系呢，……那些人真太爱管闲事了。"我们正谈到这里，萍云他们走过来，我们只得不再谈下去了，我怔怔的坐着，心里一阵一阵的酸梗上来，我想人们这样议论我们，自然不是什么善意的议论。唉！真是不幸，现在我又成了众矢之的了！

我知道这个闲话，一定传得很久了，前天见着星痕她曾对我说："纫菁！你要留意你的前途，现在人们都对你重视，完全是为了你能扎挣于苦厄的命运中，如果你要是在人前现露了怯弱，便立刻要被人鄙视了。"当时我听了这话不明白所指，现在我才清楚了。唉！是的，我为了要得人们的重

视，我只好永远扎挣于苦厄的命运中，还有什么可说！还有什么可说！！

五月二十三日

今天我在巽姐的家里，见着美生，她还是从前那样的娇艳，流光催老了一切，但是没有损害她的分毫，——那一双含情的俏眼，细而且长的翠眉，含着愉悦的笑容，呵！一切一切都和七年前一样，——她幸福的梦，也和七年前一样的沉酣，当然这不免使我嫉妒——不过嫉妒又何济于事！最后我只有恨天，为什么在所有的人群中，偏让我有点特别！唉！天，它给我的一双夜莺的眼，永远追求人们所忽略的夜之神秘。它给我的是琉璃球的头脑，我看透一切事实的背景，因此我无论在什么样的好环境里，我只感到不满足，我总是不断的追求，所以我的好梦比谁都容易醒。唉！而今呵！我造成我自己为一首哀艳的诗歌，我造成我自己为一出悲剧中的主人。

我们今天谈得很有趣，——本来今天这样的天气，槐花的清香，时时刺激人们麻痹的脑筋，合欢树开着鲜艳的红花，时时向人们诱惑——自然这是很合宜谈讲许多浪漫事迹的环境，最初是巽姐的一声长叹，引起美生一篇有趣的议论，她说："巽姐！这正是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！……"巽姐看着我凄然的一笑，我不由得对她说道："只为你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！"巽姐听了这话不禁也低吟起来，美生就借着这个心的空隙，直攻进来，说道："巽姐！快一点

找一个爱人吧！不要辜负了你的青春呵！”这句话又引起我一个特快的意想。我细细将巽姐上下打量了一番，觉得巽姐的确很美，——身材窈窕如玉树临风，五官又非常清秀，真好象日光下的一朵玉簪花，但是最后我发现了一点缺陷，就是巽姐的脚，是缠过的，现在虽然放了，但仍然有包缠的痕迹，我不禁笑道："巽姐！你如果是一双天足就十分美了！”巽姐摇头道："还好我不是天足，不然岂不更可惜了吗！”美生听了这话也不禁叹了一口气说道："巽姐！人生不过几十年，何必自苦如是，我看你和纫菁都应当找个结束！”美生说到这里，停了一停，又向我问道："纫菁！……听说你和剑尘很好！……那么你们就赶快结婚罢！”巽姐听见美生的话，也回过头来看着我。唉！这时我心里不由得一阵凄酸！我想到世界上的人尽多，为什么能了解我的人，却这样少——简直少得等于零呢！美生和巽姐总算和我比较相处得久，而他们还是这样不清楚我，别人就更难说了，我一直含着泪默然无言，美生还是再三的要问我究竟，后来我忍着悲痛答道："美生你放心吧！纵使天下的有情人都成了眷属而我也是除外的，……我和剑尘不能说没有感情，但是我愿意更深刻的生活下去，我不愿把一首美丽的神秘的诗歌而加以散文化……”美生点头道："自然你也有你的道理，不过剑尘他未必也这样想吧！”这话真正的又是很利害的戳了我的心，我说："唉！……如果剑尘也作此想，那么缺陷的人间，至少也有一件美满的事情了！可是现在呢……我是无意中伤害了一个青年，我只想取得人心的热情，我却没有防备其

他的事实……而且剑尘的环境又是个非结婚不可的，……现在他是比从前憔悴了消瘦了，唉！美生我近来正为这些事情焦愁呢！……”美生想了一想道：“纫菁！……我有一句肺腑之言对你说，我想你一定能够采纳，……我想你既是不能和剑尘结婚，你就应当疏远他些，不然将来的结果真不堪深想！”我听这话真是感激得流下泪来，“我何常心里不是这样想呢，但是天呵！我的心是空落落呵！”巽姐见我哭了，她也陪着我落泪，后来我实在不能再支持了，我就辞了她们回家，到家后我又喝了半瓶葡萄酒，泪痕酒滴把一件白色的绸纱弄得斑烂不堪。……直到了苦酒在心里燃烧时，我无力的躺下了，天呵！真太残忍了哟！

五月二十五日

这两天心情坏极了，真好象是一所战场，在那里偃卧着惨白无血的死尸，满场都是殷黑色的血污，呵，多可怕的战场呵！……可怜这就是我的心哟！我不愿和剑尘结婚……我打算疏远他，但是真可羞呵！我一面替他介绍他的配偶，而我一面暗暗的揩着眼泪。我常常想：假使有一天剑尘和他的妻站在礼堂里行婚礼的时候，我心里的剑尘也就同时离开了我，这时我成了沙漠中的旅行者，而且是黄昏时唯一踯躅于沙漠中的旅人，说不定什么时候飞沙将我掩埋了，唉！这样的运命我又怎能抵抗得了呢……可怜我竟因此疲惫了！但是我还不能不拭干了眼泪，写这封是泪是墨，不容易辨认的信，给剑尘。

我写道：

剑弟！……我已经撕碎了我们理想的幻影了，人间只有事实——这些事实自然要逐件的解决，那么你的婚姻也正是应当即刻解决的一件事情，唉！剑弟！你父亲的银须，雪亮的在胸前飘拂着，母亲的双鬓，也似晨霜般的闪烁着，呵！他们老了！他们希望他们的爱子赶快成家，不但那是他们的责任，也就是他们劬劳抚育所换来的一点报酬，因此剑弟！千万不可违背他们的话，他们对于你的事情真够伤心了！我记得前夜，我在你家里吃饭，我同你妹妹坐在堂屋里说闲话，你的母亲，提起有人和你作媒的事情……你母亲为了你屡次的否认，她非常伤心，她叹着气对我说："菁小姐，你不知道，我也老了，其实也管不了许多，不过我两个眼没有闭上，一口气没有断，我总不能不问他们的事，再说剑尘也已经二十五六了，也是该成家的时候了，那里承望他张家不要李家不行，将来不知要娶个什么样子的呢！……也许我看不见这个媳妇了，……"唉！剑尘！她老人家的话，真使我听着伤心，当时我看了她老人家那种悲凄的样子，我真恨不得跪在她的面前痛哭，我将对她忏悔……唉！剑尘！我真觉得我是你母亲的罪人，我真对不起她！所以你如果想使我的灵魂被赦免的话，你赶快顺从母亲的意思结婚罢！剑弟！你为了你一双年迈的父母，为了你可怜的菁姊！你在人间扮演一出喜剧罢！

你的菁姊

呵！多谢上帝，给了我绝大的勇气，叫我写了这封信，但信是发了出去，我呢！深深的感到人间的寂寞了，……眼前除了一片广大无边的沙漠外一无所有，唉！我禁不住跪在母亲的遗像前，向她哀哀的低诉，似乎她的眼也凝着泪向

我看着，……呵！母亲！你如果有灵，你快些来接引你这可怜的女儿吧！

六月一日

我现在又感到心的空虚了，有时虽然剑尘的纯情依然使我沉醉，然而天呵！我不敢不自己打破这个幻影，因为我很明白，这终于是一个自骗的幻影呵！我想在这种可怕的情形下，只有设法忘了我自己，象一个喝毒酒的醉人，——虽是酒醒的时候，更要感到空虚与冷漠——不过时间总可以减少一些呵！生命在我没有恩惠，只有仇怨呢！

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法子，——除非我是忍着心痛扮演一出又可悲又可怜的滑稽剧……！然后使剑尘恨我，卑视我，从此我在他纯洁的心里，失掉从前的地位，因此也许可以增加我一些勇气！疏远他。

这两个月以来，我摒绝了一切无聊的酬应，我疏远了许多泛泛的朋友，——我起初很想对自己的生命忠实些，换句话说就是平心静气的作人，然而现在，现在，一切都变动了，我才晓得我这样的人，就不能对我的生命忠实，我就不配平心静气的活下去，实在的，我是更深的认识了我自己，认识了天给我安排的宿命。

我今天的心绪乱极了，我的心绞结着种种不能清理的情绪，我好象是一个失了方向的旅行者，独自站在满目黄沙的旷野，眼看着落日只剩了一些淡淡的余辉，而我还是找不到一个躲避风沙猛兽的地方，只有看着黑暗的大翅膀，从我

头顶上盖下来，那时候我将如死尸般偃卧在沙漠上，我失却了一切反抗的力，只有任运命的尖刀在我身上狂刺，我的血便如鲜艳的桃花般，一点一滴的染了我的衣服，染了黄色的沙土，直到我的血流干，我的死尸成了白骨的时候，天虽有些亮了，然而我已经等不得了！

不过我也有一个愿望，我不敢向宿命求赦免，我不敢向人间求怜爱，我只愿把绞刑改成枪毙，使我早一些归来，……呵！我常常幻想着一个可怕的将来，——我耽延我的生命直到"老"找到我的时候，那我比现在更要难堪……现在我虽是遍体疮痍，然而我还能扮饰得自己如春之女神，我的力量尚足诱惑一般浅薄的人们，使他们追逐着我，向我唱出欢乐歌调，虽然这只是使得人们听了肉麻的粗俗的歌调。然而形式上也比较得热闹些了，……可是到了老来的时候，我连扮演的力量也没有，诱惑的力量也失去了，那么那些浅薄的人们也都远远的躲着我了，呵！到这个时候呵！不但心是寂寞得不能形容，身也将枯寂得如同到了鬼境，唉！这怎么能再忍受得了呢？……这个可怕的幻影时时在我眼前涌现，使我心里觉得有快死的必要……可是我生性更是脆弱得可怜，积极的自杀，无论如何我是没有勇气的，——而且我一想到自杀时那种的狞状，我的什么心都歇了，我还是让运命慢慢的消磨吧！总有一天生命的火灭了，我自然可以闭目安静的死去，并且我也算和星宿奋斗了一场，最后虽是失败，也可以无愧于心了。

呵！天！我现在是决定间接的自杀，我想尽能糟蹋我

自己的方法，烟酒不是最伤身的吗？然而现在爱它，我要时时刻刻的亲近它，熬夜不是最伤身的吗？现在我每夜都要到歌舞场中，或者欢宴席上，消磨夜的时光，总之怎样能使我生命的火，快些熄灭，我便怎样去作。

六月三日

今天我又毒醉了，醉得失了知觉，——

黄昏的时候，我到报馆去找致一、萍云，恰好遇见莫君和锡——这是我最近才认识的朋友，莫君是一个有孩子气的大人，他的相貌非常有趣——好象痴呆同时又是特别的深刻，最有趣是他说话的语气和腔调，滑稽有趣，但是有时言浅意深，使人笑口才开，立刻又感到深心的打激，至于锡呢，平日我们谈话的机会不多，不过今天听见萍云说他的过去——有诗意的哀艳的过去，因此帮助我对他不少的了解——他是一个深于情的伤心人呢！我们谈得很有趣，谈到前几天莫君请我们吃饭，我和萍云的酒，都不曾尽量，我对他说："莫君！一个人是那样希望刹那的沉醉，而且忘掉暂时的痛苦，这种人是怎样的可怜，你为什么偏偏忍心不让他醉，——连这一点微小的愿望都不许他满足呵！真使我永永不能忘记你的残忍……"莫君听了我的话，皱起那一双浓眉，细眯着眼，叹了一口气说道："呵！纫菁！何必呢！……下次一定请你痛饮如何。"锡说："纫菁！我今天请你痛饮，……你可以尽量好不好？"萍云没有等我答言就接着说道："真的吗？……锡我虔诚的恳求你一定履行你的约

言，今天谁也不许阻止我们！让我们这些可怜人醉一醉吧！”锡说：“一定！一定！……不过也不要闹得太狼狈了呢！”萍云说：“管他呢！狼狈又怎样，我们反正是消磨精神，零卖灵魂的呵！……”锡似乎很脆弱，禁不起再深的打激似的。他低下头，默默的注视着地板。后来他又仰头吟道：“举杯消愁愁更愁……”致一这时只坐在旁边微微的笑着“唉”了一声道：“你们这都是干什么的？……要喝酒就走吧！时候也不早了，恐怕巽姐和美生都已经去了呢！”我们被他的话所提醒，才都从牢愁的梦里醒来，如疯子般狂叫狂跑的来到大门口，坐下车子到长盛楼去。

我们到那里坐了一坐，美生和巽姐就来了，于是大家点菜，而我和萍云两个人的心却不在菜上，只预备如鲸鱼吞江海似的大喝一场，如果能够就此把世界吞下去了，也许人间的缺陷也同时消逝了！

不久伙计摆上冷荤碟子，跟着两瓶花雕也放在桌上，先是锡替我们每人斟了一杯，美生和巽姐还斯斯文文的没有端起杯子来，而我和萍云彼此高举玉杯，厮看着了叫一声“喝”一杯酒便都干了，跟着又是第二杯，我们俩人不过每人七八杯，已经把两斤花雕弄光了，萍云对着锡叫道：“快些来酒！锡今天晚上可不能再失信的，……谁要不让我们喝够了，你瞧着，我们有本事把这桌子全推翻了。”锡忙应道：“喝吧！喝吧！不用着急，有的是酒！”美生瞧了我们那近于疯狂拚酒的样子！几乎吓呆了，在她的生命里只有温柔与甜蜜，她从来没有尝过这种辛辣的味道，也没有看过这种悲惨

的样子，……她拉着巽姐的手说道："这是为什么？唉！我看了真难过，你快叫她们不要喝吧！"巽姐摇头说："她们已经疯了，那里管得住呢，……唉！来！让我也陪你们喝一杯。""好！巽姐你也许比我们幸福些，不过你能陪我们这一杯酒，我们要深深的感谢你呢！"美生的脸色都变了，她呆呆瞧着我们，锡也是陪着我们一杯一杯的吞下去，莫君只把紧酒壶说，"慢慢的！你们要喝酒可以的，何必这样拚呢？……呵！纫菁、萍云！——"我和萍云这时已经喝了二十几杯了，大约总有三四斤酒罢！菜一碗一碗的摆在桌上，谁也顾不得吃了！后来萍云对我叹道："毒醉吧菁！……至少可以忘去你一切的伤痕！……唉！什么梦都作过了，而什么梦也都已经醒了哟！"我听了萍云的话，好似听见半天空一声焦雷，把我从醉昏昏的世界里抓出来，摔在冰凌枒杈的深渊里，我感到刻骨的冷硬，我觉得非常的痛苦，我无力的倒在一张藤椅上，我辛酸的眼泪便从那一双紧闭的眼里流出来，……我看见母亲惨淡的面靥了，我听见元哥长叹的声音了，一切过去的悲哀，又都一幕一幕重现眼前，而目前的一切现实！反倒模糊得如从重雾摸索前尘，只见一片茫茫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她们把我扶上汽车，也不知什么时候，我是睡在自己的床上。……在我醒来时，我头涔涔的痛，我的口干得象要冒火，低头一看，出门时所穿的衣服也不曾脱，大襟上满了黄色和血色的斑点，大约是醉后吐的残痕，其中还有许多水点，大约是眼泪了，我为了自己这种狼狈的

样子，由不得又流出辛酸的泪来。……隐隐的看见窗外的星光，和在星光下树影的摇摆。呵！光那样幽碧而烂烁，影子呢是那样捉摸不定！夜之神哟！你现示着我可怜的心的象征呢！……我追寻着这幽光暗影下的一切，不知什么时候入了梦。

六月五日

这两天以来，害了酒病，什么事都不能作，全身的骨节酸痛！动弹不得，心里呢，也是怅怅如同失了什么，唉！这是刹那沉醉后的报酬呵！

下午剑尘有电话来，我告诉他我病了，他似乎已经知我是因为拚酒而病的，当他用那种又似怨愤，又似怜惜的音调说道，“纫菁何必那样糟蹋自己？”……我什么话也再说不出来，我怔在电话边，如同失去了知觉，好久好久，才被电话那面“突突”的声音震醒了，我只说了一句“没有什么事了挂上吧！”……我也不等他的答覆便挂上耳机，跑到屋里，不禁痛苦的哭起来。“唉！天，我何必那样糟蹋自己？！”……我也曾想过真是何必呢？无奈我无法忍耐这缓刑的长时间的难过，还不如我自己用力刺伤自己的心，也许痛苦可以减少一些。可是天下的事太复杂了，我所感受的也太复杂了，我现在好象困于轇轕杂乱的网罗里，我真不知道怎样可以逃出这可怕的环境。唉！只好让它去吧！不必求解脱也总有一天自然解脱的。

今天下午依然扮饰得如娇艳的玫瑰似的，去赴友

人的盛筵。……反正不到那一天——手足僵硬得没有办法了，脸成了枯腊脂粉也涂不上了，我总得打起精神来扮演的。

六月八日

美酒高歌，我又厌倦了，不但厌倦，我简直对于这一种生活发出诅咒的呼喊了，可怜我寂寞的心，更寂寞了！我的心弦，永远弹着孤独的单音，我静静的听，甚至整夜不睡静静的听，——我希望万一能发见谐和我这单音的歌调。然而那有——这只是永永远远的幻想啊！我将永远弹着单音，直到我死去吗？然而我总不甘心，我还要奋勇的敲开人们的心门，我不信我永远是站在人们心门之外的。

我近来的行为，也许是更无羁了。我自己可是并不觉得，不过据剑尘说，我近来的态度大大的变了；他为了我这种不可捉摸的态度很伤心，他怀疑我对他有什么不满意，他畏惧将要从我心里失去从前的地位，他那种因疑虑而憔悴的精神，真使我难过！他有时很气愤我对他的不忠实，我也不愿意申辩，因为我怕申辩之后，更显然他的不了解我。——我不是更要感到寂寞了吗？而且我故意疏远他的一片隐衷，他那里知道，他近来见了我总是露着怨愤的颜色，唉！可怜我也只有咬着牙忍受吧！

近来我的心是分外空虚，而我的思想却如乱麻般在心底交萦着，我的灵魂，它是多么狼狈啊！因此我现在的生活更不安定了。我好象一个渴极饿极的夜莺！我捉住玫瑰的

桔瓣！用力的吮吸，我看见萤虫的绿光，我以为是深夜的露珠，我拚命的抓住，……及至明白我的错误时，又将怎样失望呢！我，渴得几乎发了狂，心头的火焰看它高起来，一尺一尺的向上高去，最初看见我血淋淋的心被它烧干，渐渐成了灰，以后我的全身慢慢的都变成冰冷的灰了。唉！天啊！这是多么残忍的荼毒呢！

昨夜我几乎通夜没有安眠，我对着满天星斗卜我的未来的命运。我对着黑影问我未来的休咎。然而无效！它们永远是沉默着。冷淡的看着我！我愤恨极了！从床上跳了起来，把绿色的窗幔撕碎了；一片一片的飘在地上，然而一切仍然是那样冷淡——没有同情，这时我才明白我真正是世界上的孤独者，我禁不住发抖，我悄悄的倒在地下，也不知道经过多少时候，我是失了知觉。及至我醒来时，世界已经变了，夜早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！明晃晃的阳光，射在我的身上，啊，好惭愧我依然还扎挣于人间！

六月十日

我真没有方法使我自已安静，我甚至不敢一个人独坐在房里，因为我的心是太纷乱了，它好象一架风车一般不住的鼓荡着，我真是支持不了，我无“目的”的坐上车子到街上乱跑，当车夫拉起车把问我到“那里去？”我怔住了，只得胡乱答应道“上西单牌楼吧！”车夫如飞的跑了，不一刻就到了西单牌楼，我惘然的下了车，站在电车站旁，车夫以为我是等电车的，就说道：“您上那儿去，我再拉您去不好吗？”我摇

摇头拒绝他了，他只好扫兴的走开了，我等他走远了，我又跳上一部车子说："到天桥去"，到了天桥，我又坐着车子回到家里，当我走进我自己的房门的时候，我不禁掉下泪来，世界这样小，我跑了半天依然还在我的屋里！？而且我跑了半天，我怎样什么也没得到依然是空虚的。……

下午睡在床上，仿佛失了知觉，直到太阳下了山，夜幔盖住了阳光，我才渐渐的醒来，我照着穿衣镜，慢慢的看见了我的形体，我帆泊的灵魂，才又回到这可嫌憎的躯壳里来。

吃完晚饭的时候，姑妈问我今天一天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我瞪着眼注视着姑妈，我不知道怎么样回答才好。姑妈见了这种样子，露着惊奇的眼光，向我脸上打量，我被这种探索的眼光所惊吓了，我不禁打了一个冷战，我撒谎了，我说我去找巽姐玩去了，……此刻不知为什么头很痛呢！自然这话可以把她们对付过去，不过姑妈很聪明，她好象知道我有说不出来的苦衷，她连忙应了一声，低下头吃饭不再看我，但是我觉得，她的眼还不时偷偷的瞟着我呢。

六月十二日

天呵！我耐不住了——暗愁的压迫使我失了常态，这时我想从这个压迫底下逃亡，我去找那些不相干的人玩，素日我最看不上的，那些只有躯壳没有灵魂的人，现在我似乎离不了他们，天天和他们厮缠着，于是看电影，吃馆子，一天天的接着这样鬼混下去，也许他们是故意的敷衍我，然而我

现在不管这些，我总认为他们陪着我玩，是再好没有了。

现在我不愿意看见比较了解我的人，因为我正扮演着一出神出鬼没的滑稽戏文，我不愿谁用灵的光，来点破我所创造出来的愚迷，所以我好几天不见剑尘，他有时来看我，我也淡淡的不大同他说话。他自然是摸不清我的心，因此他恼怒了，也是冷淡的对待我，但我好象一点不觉得似的，好象这种冷淡是很自然的。

今天他来看我，一走进门我只冷冷点头让他坐下，他默默的望着窗外的天出神，我呢，低头看一本新买来的小说，大家都象有什么芥蒂似的，屋里的空气，和我们的心，都是一样的紧张。然而我们是一直的沉默着，后来他站了起来，拿着帽子预备回去，他含着怒愤对我说："纫菁！你也稍稍给我留一点余地。"他的话自然是指着我近来的态度了，不过他又那里知道我的苦衷呢?!当时本想分辩几句，然而再想一想，一个人既然找不到能了解自己的人，而偏去向他解释，太没有意思了。因此我只淡然的苦笑，并不去理他，他自然更是含着愤恨，最后他长叹了一声，头也不回的去了。他刚走，我的眼泪就禁不住流下来，我把门用力的推上，"砰"的一声响，震醒我自己因伤愤所迷失的灵魂，四面一看，我才更清楚的认识了我自己，认识了我现在的地位呵！天！我太孤单了哟！

晚上我接到剑尘派专差送来的信，我的心忐忑不宁，我怕——那冷酷的讽刺，我把信拿到手里很久很久我的心只是不停的抖颤。我不敢拆开来看，我睡在床上，我努力的镇

定我的心，我好象立刻要绑赴法场的罪囚，我想象那将要来的荼毒。唉！我真恨不得把我的灵魂，赶快离开这个世界！

我睡的时间也许没有我觉得的那样长久，当我起来拆信时，我仿佛听见报时的钟声只打了九下送信来的时候大约是八点四十分，可是天知道我恐惧战兢的心，好象经过一个可怕的长世纪呢！现在我把信拆开了，我往下一字一字的念了。他说：

菁姊：（请你恕我还是这样称呼你）

你是知道我的为人的，我不愿意在平淡无奇的生活里鬼混，我更不愿意在虚伪欺骗里生活。如果是个极相得的朋友，只要他曾经有一次欺骗我，而被我知道的时候，我就不愿意再和他交识，我情愿没有朋友，一个人永远孤独，我不愿勉强敷衍面子。

我的为人虽然没有一点长处，虽然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人；自然我不配得到社会任何人的赏识与了解。不过倘使有人要能以国士相许的时候，我也很能忠诚的为这人服务，无奈这都等于梦想，从来就没遇到这一种幸运！

我自己也许没有确定的见解，然而是非恩怨我是懂得的，只要别人不以虚伪相加，我也绝不会以虚伪待人；否则耍耍手段我也不见得不会。

我平常虽然很理智，但同时我也有热烈的感情，我也是很易受刺激的，所以当我看见你和别人亲近，而把我置之脑后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如同受了极剧烈的弹伤，我当时的气愤，和灰心，我自己真也形容不出，大约我那苍白的面色，和失望的神情，你也不至于没有见吧？！唉？纫菁！你难道真这样忍心吗？

唉！世界上的事情变化得太利害了！但是我真想不到你的变

化，更是不可捉摸的呵！纫菁！最后我只希望你不要忘记了自己的前途，好好努力你的事业……酣歌宴舞，固然可得到刹那的快乐，但是你要想到欢宴有散的时候，舞台也有闭幕的时候呵！再见吧！菁姊！

剑尘

这封信是看完了，当时我心情的剧变，比夏天的云的变化还要厉害，我一时觉得伤心，一时又觉得气愤，一时又觉得委曲，一时又觉得世界上的人太浅薄了，我有些鄙视他们，这种多料的毒剑，刺伤我的心，我看着那一滴一滴的鲜血，由胸前流了下来，那血总有一天把我飘起来，送到天为我预备好的坟墓里去，那便是我的归宿。

六月十三日

昨夜睡不着，心里是满着绝望的凄调，在夜深人静的时期，我悄悄的坐了起来，天上有点薄薄的凉云，星宿在凉云后面静静的闪视，我跪在母亲的遗像前，虔诚的祈祷，我告诉母亲我坎坷的运命，但是母亲只含愁凝注着我，她再不肯用温柔的声音诏示我，那时我怎样需要安慰呵？我如同恶虎得不到食物般，由悲哀而变成狂愤，我用怒火燃烧着的眼光注视母亲的遗像，我要把我还给她，我再不愿意扎挣了！然而我忽见我母亲的眼里，似乎流出泪来，星光闪在玻璃框上，是那样静默幽深，我的愤火低下去了！我抱住我的头痛哭……最后我失了知觉……

今天早晨心口作痛，又犯了肝气病，然而我不愿意爱惜

这无用的身体，现在我就希望它一天一天的破损，等到那一天成了灰，我的灵魂便解脱了！

下午想到回剑尘一封信，怎样的写法呢？他的信是那样的有刺……唉！可是同时我想到这种由愤恨而淡忘的情形，本来就是我的计划，现在第一步已经作到了，不是可以骄傲了吗！为什么倒因此而怨恨呢？唉！太愚蠢了哟！……可是剑尘的性情我是很清楚的，他有时可以作出出人意表的激烈行为，因此我这封回信更难写了！我只得暂时先缓和他紧张的心吧！唉！纫菁！一劫未平一劫又起！然而这是天心呵！反抗又有什么用处呢！

我扶枕给剑尘写信，——我的眼泪是一直不曾干过，我写道：

剑弟！

我病了！我心口痛，头晕，然而这都不算什么，可怜我的心是受了毒镖的射击！我的心是得了可怜的伤损！现在我是睡在床上给你写这封信。唉！剑尘！请为了我的苦难，特别的原谅我，——冷静些听我凄楚的诉说：

剑弟！你说我近来态度变了，不错！真的变了！但是我所以变的原因，乃由于我的苦闷所迫成的，我怯弱，我没有伟大的扎挣力，我受不了苦闷的锤子的打击，我要想从那里逃亡，——逃亡的唯一方法，就是毫不顾忌的浪漫，然而不幸！你是爱我太深了！你所希望于我的太大了！结果我的浪漫，就变成你最深刻的苦闷了，唉！剑弟！你对我的诚挚，我虽粉身碎骨也难图报于万一，我何敢亦何忍使你过分难堪！不过近来我的心境太坏了，

因此我们每次见面，差不多都是不欢而散，——我的心太郁抑了，我只有设法消遣，因此我对我自己的生命，开始不忠诚，我欺骗我自己，……也许这要影响到对你的态度——你所说的欺骗了。

可是剑弟！我求的是刹那的遗忘我自己，我求的是暂时苏息我苦楚的灵魂，那里知道，这又是铸成今日彼此苦痛的原因，当然是我对不起你！不过请你再认清我的身世，——我是塞外的一只孤雁，我是被幸福摒弃的失望者，我不希望在人间有悠久的岁月，因此在这短促的生命里，我希冀热闹些，为的这日子比较容易混些，况且我也不愿任何人对于我沉迷太深，以致妨害他们将来的幸福，因此我不愿用愚笨的忠诚对待我的朋友；尤其是我认为好的朋友。

我自从觉悟到这一点，我变了我处世的态度，我要疯狂，我要浪漫，我要热闹我自己，同时我也要蹂躏我自己，总之越快收束越好！

剑弟！世界上对我最忠诚的是你，所以我最后希望你认我是你的亲姊妹，—— 一个可怜飘泊的姊妹，你原谅她，你包容她吧！

你看见我和别人亲近，你自然要感到气闷，不过你看明白我对别人的态度，更明白我的委曲的心事，呵！剑弟！我知道你绝不忍以鄙视的眼光对待我以残酷冷笑讽刺我了！

唉！剑弟！各人都有前途，而我的前途呢也许是有的，然而那只是孤单黯淡的前途呵！到倦鸟各归林的时候，我还是独自踯躅于荒郊。剑弟！象这样的人你又何忍过严的责备她呢！

剑弟！我不恨别的，我只恨命运太播弄人了，我永生都是命运手中的泥；但是剑弟！你太不幸了，我对你将终生负疚，我只祷

祝你将来有一快乐的家庭，好好的生活，那时候我或者可以免除一些罪孽。

剑弟！我现在是你阶前待罪的囚犯，我只求你大量的赦免我吧！

我也知道这个世界，绝不是我的世界，总有一天我将由这个世界逃亡，我现在是更深一层的感到悲凉了，我不敢希冀任何人的温存了，我愿生命愈短促愈好，我实在不能忍受这残酷的折磨！剑弟！我虽然是你认为虚伪不堪的怪物，但是这封信我确是含着凄楚的眼泪写的，你相信否？我没有请求的权力，只愿将来我死后，能因为了这封可怜的信，你少恨我几分吧！！

纫菁。

六月十六日

这两天的空气燥闷极了，太阳闪着灼炙的热光，人的体温抵抗不了外面的高热，感到十分的疲软更加上我狼狈的心情真是内外交攻，我简直没有扎挣的力量了。下午美生邀我吃饭我也拒绝了，——往日我能够压抑住悲伤，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，今天我觉得我失去了这种能力，我只感到心底的凄酸，我只看见我破裂的心房，不停的流着血滴，……镇日昏沉的睡在床上，看着窗前的藤叶，在风中涌起碧浪，——我便直觉到我孤独的，飘浮海心，无援的悲伤，在这种绝望的时候，我只希望世界发生剧烈的变动，我或者可以在一切经常的束缚中逃出来，然而这只是些无益于事实的空想，造物主那肯轻易释放了他的罪囚呢！

晚上剑尘有电话来，他说他接到我的信了他很难过，他

要想即刻到我这里来谈一谈，我听了这话禁不住心酸落泪，我实在怕见他，我不愿使他看见我可羞的怯弱，我不愿使他看见我冷寂空虚的心，这时我是在追求生命的意义，但同时我是避免我所追求到的东西，我回答他今天时候太晚了，明天再谈吧，他怅叹的挂上了耳机，同时我的心感觉到不安和压迫！

六月十七日

今天剑尘绝早就来了，他憔悴的神色和微红的眼圈，很鲜明而剧烈的刺激我的神经，我全身不住的发抖，我怔怔的望着他，我连请他坐都忘记说了，他抬头望着我，也许他已看出我的狼狈，也许他正在后悔他对我过甚的责备，他挨近我的身傍，很温和的抚着我的肩说："纫菁！不要难过吧……今天我们好好的谈一谈！"我听了这话，心里凄酸更克制不住，我不禁伏在他的怀里呜咽起来，他就势坐在我身傍的沙发上，颤声说道："请你原谅我吧！你要知道我的心也够难堪了，这几天我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去作，……你想吧，一件顶心爱的东西，忽然间不见了，我怎么不伤感，同时我又看见这个心爱的东西，为旁人所得，我怎能不怨愤，当然我不免要想到你忍心，而责备你了！……但是纫菁！你的苦楚我也很清楚，不过你这样放浪，就真能逃出苦闷的压迫吗？唉！你的身世本来是很凄凉了，但为什么自己还要找悲苦来受呢！我希望你不要只希图一时的癫狂，一时的兴趣而造成终生更深的痛苦！"

唉！剑尘的话何尝不对，但是他太理智了！他只能以平常的眼光，来定我的价值，他那里知道我的癫狂，有更深的意义呢！……这时我真想告诉他，我的心是怎样的需要他，……然而我不敢！我用力压下我激荡的感情，我冷然的说道："将来的痛苦怎么样，我现在没有余力去预料；我只望眼前稍微松动一些！……生命在我绝无可恋，也许因此可以很快的收束也难说……总之剑尘！你是认错了人，我们绝不是这世界上的好伴侣…… 如果你对我有伟大的同情，你只当我是你的姊姊！我希望你始终帮助我，但我不愿你爱我——因为我们的方向不同，既然宿命是如此，我们就应当早些分手……今天我极诚恳的求你……你快些找一合意的伴侣，把你纯洁完整的情爱贡献于她，……到那时候，我敢担保我们的友谊更可以维持到永远……而且也使我飘泊无定的孤雁，有一个依傍的所在……剑尘你答应了我吧！你看！我是怎样的狼狈，你还忍心不赦免我吗？……"

剑尘怔怔的听着我哀婉的诉说，他的热泪溅到我的头发上了，很久很久他不能回答我的话，他只叹了一口气说："呵！难道说这就是我们的收场！……"我不愿意再去挑动他的心，故作得意的神态说道："剑尘！这样的收场不也很好吗？……我觉得天下的事情能留些有余不尽的缺陷，是最有意味的，我们好好保留着这一段美丽的而哀伤的印象吧！……"

我们谈到这里彼此的心情似乎都超脱些，我们已经跳出人间的羁靡，而游心于神秘之境了！这时我们不感到悲伤，也不感到欣悦，我们只感到飘洒和泰然。

六月二十日

唉！我真算得可怜，……变把戏的人，是骗看把戏人的钱，他自己虽然知道这完全是假的，而看把戏的人却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，而发生欣悦，在这种欣悦中两方就都有了意义，但是假若变把戏的人，变出把戏自己看，这其间是含着滑稽的悲哀，我不幸现在就是自己变把戏自己看，并且妄想从这里得些安慰，唉！太笨了哟，我在剑尘面前，幻想出种种超然的美丽的影子，我虽是想安慰他，其实我是更想安慰自己，昨天剑尘在我这里谈话我说到许多奥妙美丽的生活，我强把灵和肉分开，我说我们的形迹虽然终久要隔离的，然而我们的心灵可以永远交绕，我说这话的态度非常真切，剑尘也许受了我的催眠，他也曾一度向这条路上追求，他说："好吧！我们的关系仅此而止，我们了解了超然之爱……我们可以向一般的俗人骄傲了。"他虔信我的幻想的态度使我惊奇了，当时我也受了他的催眠，我狂喜得流出欣悦的泪来，然而天知道，这是太滑稽而可怜了！我送剑尘出去，我独自转来，院子里静悄悄的一片通明的月光，从淡雾里透出来，照着我伶仃的身影，夹竹桃的温香，一阵阵由风里吹过来，我如同喝了醇酒般，心身都感到疲软，我斜身坐在碧草地上，隐约看见草隙中的小虫跳动，忽然间我感到寂寞了，我觉到这种美丽的风景，是不宜孤独赏鉴，这时我的灵魂发出饥渴的呻吟，我急切的追求和协的音调……但是很快的，我就觉得这种的追求是永远无望的。

这是一阵夜风穿过藤幔，发出澎湃的叶浪声，同时我也听见我心海激潮的声音了，呵！什么超然的美，我是需要捉住那美的一切，我用我的心眼捉住他们过，然而同时我的手也想捉住他们，可是捉来捉去都是空的，因之我感到不满足，在这种心神恐慌的时候，我忽然看见藤幔背后，有一双洁白而柔嫩的手，我不问他是谁，我发狂似的跳了起来，将他牢牢的捉住，唉！这是怎样柔滑的！……不知那一个英雄的手呵！我将他这双手按着我剧烈跳动的心房，同时我希望他低声的叫我……温柔的叫我，但是我等待了许久，还是寂然，我不禁抬起头来看他，唉！怎么美丽的英雄不见了，再看我手里握住的是一朵白色的茶花，我羞愧我悲愤，我咒诅这美丽诱人的幻影。我不敢再在这种神秘的境地逗留了。我回到屋子里，在明亮刺人的灯光下，我逐件的再认尽现实界的一切，唉！一切都是粗糙的，一切都是污浊的，我站在穿衣镜前，看见我那可憎的形体，我真不能再向他逼视，我如同遇见鬼似的，急忙跑开，我全身发冷，我如同发了疟疾似的，上下牙齿战战有声，我用夹被蒙上我的头，昏昏沉沉不知过了许多时候，才入了梦境。

六月二十三日

唉！天呵！这是真的吗？……这是想到的事情吗？星痕死了！今天早晨我到医院去看她的时候，她已经失了知觉，我握住她枯瘦如柴的手，那手是冰冷的，我由不得打了一个寒噤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她喉间响了一声，两只眼珠便不

动了，她怔怔的向上翻着的眼，好象在追求什么，我赶快放下她冰冷的手，我看她漆黑散乱的头发，我看她无血的口唇，我看她僵硬没有温气的尸体，……然而我不信她是死了。死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它一向藏在什么地方？它为什么忽然光临到她？呵！死！我知道了它的伟大，它是收束一切的英雄，它是人类最后的家，然而死是有一双黑色的大翼当它覆盖在某一个人的身上时，这个人便与生隔离了，然而是谁给它这一双黑翼呢……哦！我的思想杂乱极了！我站在星痕的尸旁一直想着这些问题，剑尘拭眼泪，致一顿脚痛哭，然而我没有一滴眼泪，我一点都不感觉得心酸，我只感到神秘，我只感到死时候的伟大！"真奇怪，她平常那样爱哭，今天则不哭了。"致一和剑尘悄悄在议论我！我听了这话也很想："哭吧！人人都哭我为什么不哭？"但是我无论怎样努力想哭，可是还没有眼泪，我也想我真有点奇怪，怎样平日心一酸，眼泪便如泻的流下来，今天却这样麻木呢？我真有些不好意思，我悄悄的躲开了，我坐上洋车回家，我的心神一直是麻木的，到了家里，我刚一走到院子里，我忽然间想起星痕素日的行动来了，我坐在书房里，只要听见急促的皮鞋声，就是她来了，我一定放下笔跑去欢迎她，有的时候我觉得在人生的道上跑得太疲倦了，我就跑到她的面前求些安慰，……难道说这一切从此便不会再有了吗？难道说她死了就更不能活了吗？难道说从此再不能听见她的温和的说话了吗？难道说从此就不能看见她潇洒的丰容了吗？……我问……唉！我向空虚上苍问，然而那里有回音呢！唉呀！我

才知道死是这样残酷的，我抱住她的遗像放声痛苦——我失去的灵魂我觉得它已经回来了，我能感觉到别人所感到的悲喜了，我才明白刚才我的灵魂是超脱了，现在我自己恋着这个臭皮囊，又把灵魂寻了回来，使它受折磨，唉！星痕呵！你的死又在我心上插上一把利刃了！

六月二十七日

今天是星痕出殡的日期，我失了魂似的跟着她的灵棺去到庙里，许多人都围着她的遗像哭！——尤其是那些天真的学生，她们流着纯洁的热泪，深深的感动了我，——平时看不到的同情，在这一刹那间我是捉到了，为什么一个人在生的时候，所得到的同情，绝没有她死的时候的伟大呢……我想到这里不禁发出鄙视的冷笑，人总是人——浅薄利己是人的本性，彼此都在人生的舞台上充一个角色的时候，唯恐失却了个人的利益，互相倾轧。等到一个人死了，他是离开了人生的舞台，这时候他绝不能有所争夺，因之便可以大量的去赞美他惋惜他。唉！真是太无聊了！

我看着许多人在拭着眼泪，我怀疑他们的眼泪是真因惋惜死者而流的，我看见他们的眼泪含有利己的成分呵！我对于人间的一切怀疑了，我看见人和人中间的隔阂了，谁说人的心是相通的？

我忍不住剑镞的穿刺，我不愿再在人群中停驻，因为人越多越足映出我的孤单来，我只得悄悄的逃开。

我抱着漠漠深哀的心情，回到我凄清的书房里，我的

头发晕，我的眼发花，我的耳壳里轰轰的发响，我要发狂了！

七月五日

这几天以来，我的精神发生剧烈的变化，我的心太不安定了，我憎厌所有的人类，我要想逃避，今天我拟想种种逃亡的方法，吃安眠药水吧……触电吧……但是我太没有勇气了！我不能自己来收拾生命的残局，只有等待自然的结果……好在我的身体已经渐渐的衰弱了，好象是将终的蜡泪再让它滴几滴也就要熄灭了。

今天黄昏的时候，天气骤然起了变化，太空遮满了阴云，气压非常的低，似乎将要压着人们的眉梢，不久就听见树叶上面雨点淅沥的声音，雨势越来越紧，檐前的铁管里的水涌了出来，院子里积成了一个小池塘，约有两点钟的光景雨止了，凉风习习的吹着，赶散了天空的薄云，太阳如浴后美女，停在西方的天上，一道彩虹卧桥似的横亘天际，一切的生物都从困闷压抑中苏醒，真是太美丽了！我站在廊子上看彩虹，听风吹柳枝，涮涮飘落的残雨声，一切的烦闷都暂时隔离，我沉醉了。

七月八日

今天是我的姑丈生日，姑妈从昨天就忙着收拾房屋，又从花厂买来许多月季和玉兰花每一个花瓶里都插上了。芬馨的花气充溢了四境，表妹们都收拾得齐齐整整，我看着她

们欣悦的忙碌着，我也仿佛有些兴奋。我也换了一件漂亮的衣裳，很消闲的坐在藤椅上，屋子里的一切都似乎含着微笑，到处都充溢着喜气，最初我沉醉于其中，但是不久我发见我的寒伧，我是没有父母的孤儿，——看见人家骨肉团聚的快乐——虽然他们待我也和家人一样，但是我总感到我在这一群之中是个例外，他们越待我好，我越觉得自己的单寒似乎到处需要人们怜悯的眼光，后来我仍然躲到自己的房间去。

下午客人来得更多了，而且她们是那样不知趣，不管人心里高兴不高兴，偏偏问长问短，我又不能不应酬，唉！在这种概不由己的时候，只好象傀儡似的，扮演吧！

十二点多了客人才算散尽，我惘然的坐在屋里的藤椅上，我感觉到四境的压迫一天一天重起来，生命还有多少时候，我虽然说不定，不过这种日渐加重的压迫，恐怕我是扎挣不得了，唉！我想逃……

七月十二日

这些日子多半是在昏沉的状态中度过，烟抽得可怕的多，有时一连气抽十几枝。鼻管里常常出血，姑妈几次婉言相劝叫我戒烟，我知道她的好意，但是天呵！姑妈呵！恕我不能接受你们的好意，我这种失了主宰的心，好象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，如果不借烟酒的麻醉，那么，这悠悠长日，又将怎样发付呢！

剑尘近来有些怨我，或者也许在恨我，……自然他是不

了解我，近来他的行为偏急得使我流泪，人真是太浅薄了，为的是爱一件东西，必要据为己有，否则爱将变为怨恨！

读法国小仲马的《茶花女》，——我有些看不起亚猛了，他那样蹂躏马克看着她死灰色的脸而发出有毒的笑——其实马克的牺牲他那里体谅到分毫，直到他知道个中曲折，后悔时——但已经晚了！晚了！

唉！我现在也只有盼望在我死的时候，或者可以得到别人一滴忏悔的眼泪罢了。

七月二十四日

事情是越来越离奇，今天我和剑尘在一个朋友家的宴会席里遇见了，他的态度是那样辛辣，他故意作出得意的颜色对一般的来宾说："近来我得到了教训——金钱实在是万能的，尤其是恋爱缺不得这个条件……"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轻鄙的眼光不住的扫射着我。呵！我几乎昏了过去，我觉得全身作冷，我悄悄的逃到回廊上，装作看缸里的金鱼，那不能克制的泪水便滴在水缸里，幸喜他们都没有看出，不过致一有些疑心，他走到我的背后说："喂！纫菁！你干什么呢？"我勉强答道："看金鱼。"自然那声音是有些发颤，致一拉着我的左臂说："去吧！到那边看看荷花去。"我只得惘然的跟着他走了。

荷花果然开得很茂盛，而且气味异常清香，然而我流着血的心，正象那艳丽的红花瓣。我觉得我所看见的不是荷花，只是我浴血的心，我全身又在发寒战，致一怔怔的望着

我，低低的叹了一声说道："你们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，怎么剑尘说话总好象有刺似的。"

我听了这话，我只好苦笑着走开了！……

七月二十五日

我真不明白人间的友谊是怎样发生的，——昨夜我为探究这个问题，通夜不曾安眠，我很渴望从这里找到一些人间的伟大和纯洁，然而太不幸了，结果我的答案是：友谊就是互相利用，而这个利用又必须是均衡的，如果那一天失掉均衡，那一天友谊就宣告死刑。唉：人与人的关系是这样组成的，人类真太可怜了！

我近来的思想总是向使自己更为孤独的方面跑，致一说我是变态，但我自己以为与其说是变态，不如说是有计划的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够超脱，我才能够作出好象伟大的事情，近来我能对剑尘这样冷淡，真要多谢这种思想的帮忙，我能鄙视一切众生，我才能逃出作茧自束的命运，不过这种思想究竟能维系我到什么时候，我是毫无把握的。

我最近的生活，表面上是异常的孤寂，不过精神的变化也最为剧烈，在我眼前展露着无数的道路，然而我并没有选择到一条，不过在无数的路口上徘徊，盘旋，最后我恐怕是徒劳而死，——死于矛盾冲突中。

我听见两个绝对不同方向的魔鬼在呼，喊，同时他们又用尽技巧来诱惑我，我怕同时我又迷恋，在他们的搏斗中我

看见生命的火花在闪烁着，可是我这样脆弱的心身怎能负荷这繁巨的重担，最后我倒了，倒在泥泞污秽的沟涧中，拖泥带水，呵！我的两腿抖颤，我一步也不能走了，我的呼吸急促，天呵！我要发狂了！我要发狂了，谁能救一救我呢……

七月三十日

今天下午我无意中遇见一个朋友——她从前和我同过学，是一个很深刻的人，一般人都觉得她脾气有些乖张，而我觉得她很合脾胃，她很直爽有些带男性，她对于我是很关心的，常常问到我的生活，所以她今天看见我第一句话就问道："你近来的心境好吗？"我说："现在很平静，每天很规则的工作休息。"她听了这话似乎有些不相信，接着又问道："果真能如此吗？……那我白替你难受了一场。"我听了这话莫明其妙的动了心，我似乎预感到一种不幸的打激，又要临到我身上了。我很诚恳的握住她的手道："请你明白告诉我吧，你究意又听到什么消息？"这时我的脸色有点发白，我听见心跳得非常快，说话的声音也有些发抖，她自然多少明白我内心的空虚，无论话说得怎样漂亮，也是掩饰不来的，她极力的先劝解我一番，然后她报告我一个使我难受的消息。她说："剑尘已经有了爱人，你应当知道了吧！"这真是一根锋利的针，恰恰刺在我的心上，但是我不愿意把自己心里的矛盾现示给她，我极力镇定，故意作出非常冷淡的情形说道："这我虽不大清楚，但是我却早已预料到了，而且可以说正是我计划的成功，但不知是怎么个始末，你明白的告诉我

吧！”她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剑尘那个人利害起来真够人怕的，但是殷勤起来却也比任何都会，前天我去看电影，在电影场遇着他同着一个年轻的女人——那个女人也并不漂亮，不过皮肤还白净，他们俩坐在一处作出非常亲热的表示，剑尘对她是十三分的柔情，当时我很奇怪，而且我又替你设想，自然我有些不满意剑尘……不过你说是你的计划那就当别论了，不过男人总是男人，……”“其实这种事情我也早听惯看惯了，只要他快乐，我就安心了！”我对她说过这话以后，就连忙设法躲开了，我不愿我的怯弱被她看出。

回到家里，我的心一直在隐隐作痛，我想到人情真是太不可靠了，我常梦想一个牺牲自己，而成全别人的伟大情感之花，能有一天在我面前开放，结果呢梦想永远是梦想，没有一个对象是值得我给她这样的神奇的礼赠，同时也没有人肯给我这种礼赠，在这个世界除了求利避害之外，没有更多伟大的事情了，我真有点对于自己的愚笨发笑，在世界奔波了二三十年究竟追求到什么？我是从母亲怀里赤裸裸而来，最后我还是赤裸裸而去，除了身上心上所刻镂的伤痕没有更多的东西了，呵！我怨恨吗？……谁值得我的怨恨！

八月五日

八月十五日

今天下午我独自到南郊去看星痕的新坟，当我走到人迹稀少的旷野时，我的心有些酸梗，这是我半年来常同星痕

游憩洒泪的地方，曾几何时她已作了古人，在累累群塚上又添了一座新坟，人生真太不可思议了！

她的坟前有两株茂密的白杨树，在这将近黄昏的淡阳里，发出瑟瑟的声音，我站在白杨树下凝视她安息的佳城，我仿佛看见她腐烂的尸体和深陷的眼窝，孤露的白牙，我禁不住有些发抖，远处丛苇在风里摇曳，似乎万千的阴灵都在那里出没，况且斜阳更淡了，夜幕渐渐往下沉，使我不能再留恋了，我只低声叫着"星痕"以后，便匆匆的回来了。

到家时，空庭寂静，只听见墙阴蛙声咕咕，我坐在绿藤荫下，遥望天空星点渐繁，晚风习习，这时，我心里有着不可说的惆怅，唉！落魄的归雁呵！我为追求安慰而归来，我为休息灵魂的剑伤而归来，但是我所得到的是什么？——唉！更深的空虚更深的剑伤罢了！

夜深了，衣上似乎有些露滴，但月已高高的升到中天，很清晰的照着我寒伧的瘦影，我的视线在模糊的泪液中闪动，我的心正流着新创的血滴！……

八月十七日

今天萍云来看我，我们坐在回廊下面闲谈，热风带来阵阵玉簪花的香气，蜜蜂环绕着我们嘤嘤的叫，天气是多么困人，我们都似乎跋涉远路的旅人，感到心身的疲倦，萍云侧身躲在宽仅及尺的木棚杆上，我只靠着柱子看地上婆娑的树影，我们这样嘿嘿的度过了一个下午，后来萍云提议去

看电影，我没有反对，因为我也正在找消闲这无聊长日的方法。

不久我们就坐在黑暗的电影场里，今天演的片子，是一出悲剧，情节非常凄楚，再加着那悲感刺心的音乐，我们都为悲情所鞭打，脆弱深忧的心流出不可制止的热泪来了。

休息的时候，我偶然回头，蓦然使我一惊，唉！天呵！只有你知道，我这时所受的槌击，是怎样的惨酷，这时我的头嗡嗡的作响，我的心如用钢绳绞紧，我用死力握住萍云的手，我的身体不住在打颤，萍云惊奇的望着我，一面低声安慰我道："纫菁！不要伤心吧！忽然间你又想到什么了？"我只摇摇头道："萍云！我不能忍受了，让我们离开这地方吧！"萍云听了这话，知道一定有点缘故，她便也回头张望，最后她看见剑尘了，他是同着一个妙年的女郎坐在一起，萍云这时站了起来道："纫菁！镇静些把你的眼泪擦干，为什么要叫别人看出你脆弱的心，你应当装作很高兴的样子。"

我听了萍云的话，不知从那里冲起一股勇气来，我果然咽下酸泪，并在眼角两颊上扑了粉，装作很高兴很专心的样子看电影。

当电影散了的时候，我们故意慢慢的走，萍云看见剑尘已经走得很远了，她才叫我说："走吧！菁！"我们出了电影场，萍云替我叫好车，并且她也陪着我回来。

唉！可怜这一夜我们都没有睡，我们彼此谈讲着苦厄的命运，磨消这可怕的长夜。

九月一日

我自从电影场受了深刻的打击后，我一连病了十几天，在这十几天里，只有萍云时来看我，她大约总是每天九点到十点的时间来，在她来的时间，我虽然还不时的流泪，但那已经要算我最幸福的时候了，她走了以后，我便更沉入冷漠的苦境，虽然用着一个老妈子，然而她是那样麻木可厌，我看见她的脸就要感到苦闷的压迫，所以除非万不得已，我从不叫她到屋里来。

我的病情，据医生话是因忧郁而起的，后来又加上胃病，吃了东西就要呕吐；在这种情形下我很希望死神的来临，后来我姑妈请了一位中医，吃几剂药之后竟又好了，唉！大约是磨折还没受完吧！

今天算是大好了，居然又看见阳光，又呼吸室外的空气，没有前途的我，还是得准备去碰壁吧！

九月三日

九月五日

这几天气候渐渐凉了，清晨我起来的时候，看见藤叶在秋风里颤动，我的心感到秋意了。秋日的蔚蓝色的天，比任何时候都皎洁，都高爽，风也是很和温的触着我的皮肤。

下午的时候，我去找巽姐，但是她出去了，我便去找陆萍，他正在写文章，见我去了，他放下笔说道："你今天不来我正想找你去呢！"我问道："有什么事情吗？……"他笑了笑

道："也没有什么事情，不过听说你病了许久，我老没得工夫去看你，今天我没到学校上课，想着写完这篇文章去看你，很好你先来了，你到底生什么病呀？"我听了这话心里有些发酸，我默然的答道："胃病。"

我不愿意他再问我什么，我便拿起一本小说来看，他呢，对着他自己的文稿出神，这时候已近黄昏了，屋里的光线非常黯弱，我们都沉默着，忽听门外有皮鞋声，门开了，致一举着活泼的步伐走进来，屋里的空气顿时热闹起来，致一要我请他吃炒栗子，我叫车夫去买，这时候致一坐在我对面，忽然他凝注着我的脸说道："纫菁！你怎么瘦了？"

陆萍没有等我答言，瞟了致一一眼道："嘿！你别废话吧！老实等着吃栗子吧！"

致一很聪明，便笑了笑不再说什么。

我们吃着新炒的热栗子，栗皮便作了武器，致一开始用栗皮抛击我，——当然我知道他的用意，他是想变换变换空气，果然很有效力，我顿时忘了一切的伤痕，也用栗皮还击，陆萍在旁边看着我们笑，正在这个时候，剑尘推门进来了。我仿佛触了电似的，全身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，悄悄的退到墙角的椅上坐了。

最近我和剑尘之间，似乎是竖起一座石屏，我们久已不通信，不见面了，有时无意中遇到——象今天的这种情形，大家也都是默然无言。

屋里现在是有着可怕的冷寂，没有灯光，没有月影，只在模糊的光线中浮动着几个人影。

剑尘这时是用愤怒和卑视的眼光扫射着我，并且不时发出沉重的叹息，我只有低着头默默的忍受，几次我的心是燃烧着热情，我要想把我坦白的心，在剑尘面前披露，但是我不敢，我的理智不应许我，同时我不知为什么，我不能静默了，我的心将要从我的胸膛中跳出来，于是我跑到了琴边，唱起苏东坡的《满江红》来，而且我是非常高兴，非常活泼，好象春天花园中的小鸟，致一见我这样高兴，他也真高兴起来，便随着我的声音唱，我们正在要得迷离惝恍的时候，忽听见“拍”的一声响，大家不约而同的怔住了，只见剑尘把一根文明棍，从中间撅成两节，然后对着致一冷笑道：“你的兴致倒真不错呵！…… 这个年头的人们真没有什么说头……”

致一莫名其妙的望着他，陆萍低头无言的看着墙上的照片，我呢伏在琴上哭了。

过了些时，剑尘叹了一口气，拿着帽子愤愤的走了，我心里受着非常的压迫，到这时候我怎么也忍耐不住了，我呜咽的痛哭，致一再三的安慰我，陆萍只有悄悄的叹气。……

九月八日

我近来是走到荆棘的路上来了，不断的血滴在使我非常惊吓，我再也不能扮演了，今天我思量了一早晨，结果我决计走，虽然我明知道，此去依然飘泊，前途也未必就有光明，不过这眼前的荼毒也许是可以避免。

我正预备到书局去辞职，忽然剑尘来找我，这时我的心禁不住怦怦的跳，我用抖颤的手开了房门让他进来，我的视线不敢向他脸上注射，只低声问道："你从那里来？"他的声音也似乎有点发抖道："从家里来。"隔了些时，他接着说道："我早想来和你谈谈！呵，纫菁！这些日子我们的形迹却是疏了，可是我对你的心还是一样，可不知道你对我如何？……你最近的生活怎样呢？ …… 你的心情没有改变吗？……"我听了这些话，真不知道怎样回答，过了许久我才勉强答道："我还是这样，反正是销磨时光……"我说到这句，我的心禁不住冲上一股酸浪来，我低下头去。

剑尘不住用锐利的目光打量我，后来他又说道："当然你总觉得我不了解你，在以前也许是事实，不过最近我却似乎明白些了，……朋友们聚在一处谈话，偶尔谈到你，有人说你不久要和某人订婚，我虽然有些怀疑，但是我想你也不过象演剧似的，演完就算，未必真有这事吧？……"

唉！天呵！现在我应当对他说什么，我能把我一向委曲向他面前倾吐吗？……如果我这样办了，谁知道以后将要发生什么结果呢！我还是继续我的计划吧！但是这两个月以来我总算受尽了苦痛，我还有勇气再负担吗？

这种纠纷和冲突在心里交战了很久，最后理智是告诉我应作的事情了，我对剑尘说："……一个人的命运，有时候可以自己创造，有时候是要凭造物主的意旨，所以现在我不能确实答覆你。我将来要作的是什么事情，总之你现在既已有了光明的前途，你好好的追逐。至于我呢，现在不脆弱

了，不顾忌了，……实在的我近来的思想却比从前进步了，这一点你大约也看得出，从前我虽不喜欢这个社会，但是我还不敢摈弃这个社会，现在我可不管那些了，我想尽量发展我的个性，至于世俗对我的毁誉我不愿意理会，并且我也理会不了许多，所以近来我虽听见人们在谈论我，我也绝不能为这事动心，我已经没有力量为了讨别人的欢喜而扎挣了！”我这时的心真兴奋极了，我好象已经把人类社会的一切摔碎了，我傲然望着云天，似乎我现在是站在云端里呢！

剑尘听了我的话，看了我的样子，他似乎觉得惊奇，他笑道：“你的思想的确改变了，既然这样我也就放了心，现在我把我近来的生活告诉你：从前你不是有一封信劝我结婚吗？当时我心里怎么想，不必说你一定很明白了，……不过我呢，事实上最迟两年内也非结婚不可，后来恰好有一个亲戚替我介绍密司秦——这个人你大约许见过，她虽然年纪很轻，但还没有现在一般小姐们的习气，并且彼此感情也很好，……大约我的问题不久也就可以解决了。……并且她很想见见你！”

“见见我吗？”我不由得有些惊吓的问他。

“是的，见见你；我想你一定很愿意，是不是？”

“对了！我很愿意见见她……的确的，我时时刻刻祝祷你们的幸福，因为至少可以补救人间的缺陷于万一……”

“既然这样礼拜天萍云请我们吃饭，就在那里，我替你们介绍介绍。”

“好吧！……”我不能再说下去了。

剑尘走后我怔怔的好象才从梦里醒来！

九月九日

呵！我的心现在是装着万重的悲伤，我的两眼发花，我的耳朵发聋，我的心满了新的剑镞。

呵！我掀开窗幔，院子里浮动着黑暗的鬼影，一切的人类正在沉酣的睡着，——秋凉的树叶是多么清爽多么美丽，然而我现在摒弃了睡魔，捣碎了幻梦，我现在只感到梦醒后的惆怅，它好象利剑尖刺痛我，又好象铅块紧压着我。

想到今午在萍云那里吃饭，他说我有尤三姐的风度，不错，前此我的确还能粉饰自己如一朵玫瑰，香甜辛辣，有时又象是夏夜的素馨，使人迷醉，但是现在我不愿意再骗自己了。

我把数月来的日记，从头读了一遍，我除了自恨愚钝还有什么可说！

好了现在一切都有了结局，最初使我残灰复燃的是剑尘，现在扑灭我心头火焰的也是剑尘。

唉！我要见密司秦吗？不，不，那是比任何刑罚都难忍受，我没有勇气！没有勇气！

今天是礼拜六；唉上帝呵！我决不能再迟延了，让我在明晨日出之前，离开这个地方吧！

我的日记也可以从今天起告一段落。

归雁！归雁！而今负荷着更重的悲哀去了——去了！

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

第二批书目

地之子　建塔者　　台静农
（短篇小说集）

怂恿　喜讯　　彭家煌
（短篇小说集）

作家论　　茅　盾等
（评论集）

分类白话诗选　　许德邻编

海滨故人　归雁　　庐　隐
（小说集）

财主底儿女们　　路　翎
（长篇小说）

装帧设计：李吉庆

书　号：10019·3884
定　价：　1.65 元